



ALL SOULS TRILOGY

魔法觉醒三部曲

《魔法觉醒》

A DISCOVERY OF WITCHES

《黑夜魅影》

SHADOW OF NIGHT

◎ 《生命之书》

THE BOOK OF LIFE



ALL SOULS TRILOGY

魔法觉醒三部曲 [Ⅲ]

生命之书 上卷

THE
BOOK
OF LIFE

DEBORAH HARKNESS

[美] 德博拉·哈克尼斯 著 刘清山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The Book of Life (Book One of the ALL SOULS TRILOGY), by Deborah Harkness

©Deborah Harkness, 2011

EISBN: 978-0143127529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4208 号

🌙 献给卡伦，她懂的。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之书 / (美) 德博拉·哈克尼斯著; 刘清山译.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魔法觉醒三部曲)

书名原文: The Book of Life (Book Three of the ALL SOULS TRILOGY)

ISBN 978-7-302-52317-8

I. ①生… II. ①德…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8526 号

责任编辑: 纪海虹

装帧设计: 郑新东 夏玮玮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22.75 字 数: 56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上下卷)

能够存活下来的既不是最强大的物种，
也不是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适应变化的物种。

——菲利普·德·克莱蒙
(这句话经常被认为出自查尔斯·达尔文)

产品编号: 069388-01



CONTENTS

目 录

001 太阳在巨蟹座
Sol in Cancer

117 太阳在狮子座
Sol in Leo

229 太阳在处女座
Sol in Virgo

363 太阳在天秤座
Sol in Libra

475 太阳在天蝎座
Sol in Scorpio

525 太阳在射手座
Sol in Sagittarius

571 太阳在摩羯座
Sol in Capricorn

665 太阳在水瓶座
Sol in Aquari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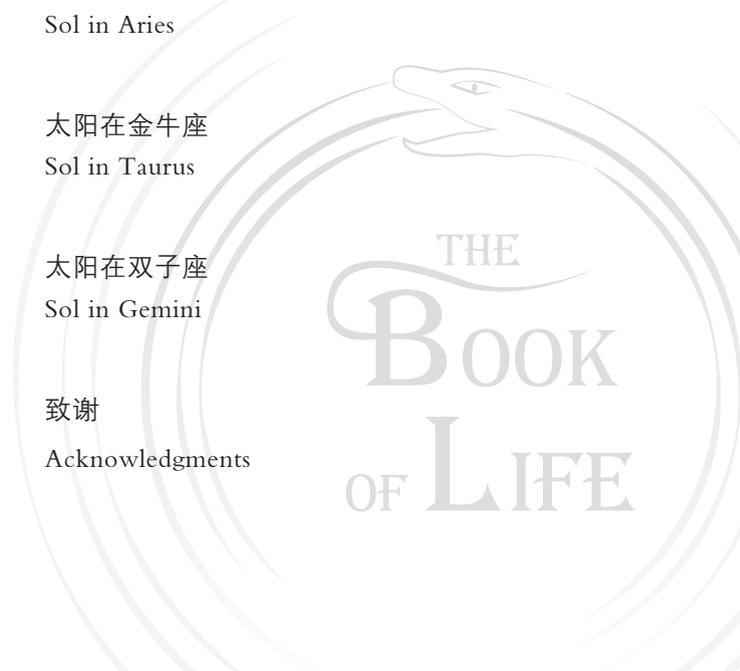
673 太阳在双鱼座
Sol in Pisces

681 太阳在白羊座
Sol in Aries

691 太阳在金牛座
Sol in Taurus

701 太阳在双子座
Sol in Gemini

712 致谢
Acknowledgments



THE
BOOK
OF LIFE



Sol in Cancer
太阳在巨蟹座

巨蟹座与房屋、土地、财宝以及一切隐藏的事物有关。它是十二星座中的第四个星座。它象征着死亡和事物的终结。

——匿名英国札记簿，c.1590，
贡萨尔维斯手抄本 4890，f.8^r

鬼魂并没有太多的物质成分。他们仅仅由记忆和心灵组成。在塞图尔城堡的一座圆塔上方，埃米莉·马瑟将透明的手按压在胸口上。即使是现在，她依然觉得心中充满了恐惧。

观察，等待，认知，这些都变容易了吗？她的声音就像她的身体一样，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没觉得，菲利普·德·克莱蒙简单回答道。他停在附近的屋顶上，正在摆弄自己透明的手指。对于死亡，菲利普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比如无法触摸他的妻子伊莎波，嗅觉和味觉减弱，以及由于没有肌肉而无法与人搏击。不过，最让他讨厌的就是别人无法看见他。这件事不断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

埃米莉的脸沉了下来，菲利普暗暗诅咒自己。自从埃米莉去世后，这位巫师一直陪在他身边，替他分担孤独。他刚才怎么能用对待下人的态度和她说话呢？

也许当他们不再需要我们时，事情就会变得轻松了，菲利普用更为柔和的语气说道。身为鬼魂，他也许比埃米莉更有经验，但埃米莉却能以形而上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这个女巫告诉菲利普的观点与他对阴间的理解完全相反。他曾认为活人之所以能看到死人，是因为他们需要获得已逝之人的帮助、原谅和回报。埃米莉则坚持认为，这些只不过是人类的误解，只有当活人忘记死者，继续前进时，已逝之人才会显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说法让菲利普稍稍宽慰了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他一直为伊莎波无法看到自己而感到难过。

“我真想现在就看到埃姆的反应。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黛安娜温暖的女低音飘到了城垛上。

黛安娜和马修，埃米莉和菲利普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俯下身，向城堡周围的鹅卵石庭院望去。

在那儿，菲利普指着行车道说。虽然他已经死去，但身为吸血鬼，他的视力比任何人类都要更加敏锐。他有着宽宽的肩膀和魔鬼般的笑容，比任何一个人类都要更加英俊。他笑着转向埃米莉，后者也禁不住对他露出了笑容。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不是吗？看看我儿子变化多大。

按道理，吸血鬼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因此埃米莉认为她还会在马修身上看到和以前一样白皙的皮肤，宽大的嘴巴，闪着蓝色光亮的黑发，还有那双犹如冬日大海般冷静深邃而又灵动多变的灰绿色眼睛。不过，菲利普认为，马修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的头发变短了，而且留了胡子，这使他看上去更加危险，就像是一个海盗。埃米莉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马修他……变胖了吗？

是的。他和黛安娜 1590 年住在这里的时候，我把他养胖了。当时他在读书，这使他变得更加温和。马修需要多打打仗，少读点书。菲利普一直认为，接受太多的教育不是一件好事。马修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黛安娜看上去也变了。那紫铜色的长发让她看上去很像她的母亲，埃姆指出了外甥女最明显的变化。

黛安娜被鹅卵石绊了一下，马修立即伸出手去搀扶她。埃米莉曾将马修彷徨不安的样子看作吸血鬼对他人的一种过度保护。现在，凭

借鬼魂的洞察力，她意识到，这种状态源于他对黛安娜每一次表情变化、每一次情绪波动，每一个或疲劳或饥饿征兆之无微不至的关注。不过今天，马修的关怀似乎更加专注，更加强烈。

黛安娜变化的不只是头发。菲利普的脸上显现出了惊奇的表情。她怀上了孩子——马修的孩子。

埃米莉用死亡赋予她的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仔细打量外甥女。菲利普说得没错，但他只猜对了一半。你应该说“孩子们”。黛安娜怀上了双胞胎。

双胞胎！菲利普惊叹道。他把目光转向别处，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妻子。看，那是伊莎波和萨拉，还有苏菲和玛格丽特。

现在会发生什么，菲利普？埃米莉问道。她的心由于不祥的预感而变得更加沉重。

结束和开始，菲利普故意用含糊不清的词语回答道。变化。

黛安娜从不喜欢变化，埃米莉说。

那是因为黛安娜对她必须要成为的样子心怀恐惧，菲利普说。

自从 1781 年马修·德·克莱蒙将马库斯·惠特莫尔变成吸血鬼以来，马库斯遇到过许多恐怖的事情。不过，面对今天的艰巨任务，他还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需要告诉黛安娜·毕晓普，她亲爱的姨妈埃米莉·马瑟去世了。

当马库斯接到伊莎波打来的电话时，他正和纳撒尼尔·威尔逊在家族藏书室里看电视。纳撒尼尔的妻子苏菲和他们的宝宝玛格丽特正在旁边的沙发上打盹儿。

“神庙，”伊莎波喘着粗气，说出来的话显得有些语无伦次。“过来。马上。”

马库斯毫无异议地遵从了祖母的命令，他没做任何停顿，一边呼

喊堂兄加洛格拉斯和姑姑韦兰，一边跑出门去。

当马库斯朝山顶的空地跑去时，他透过树林瞥见了超自然力量发出的光芒，这光芒将夏日傍晚的天空映照得格外明亮。面对空气中的这股魔法，他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接着，他嗅到了吸血鬼的气息，是欧里亚克的热尔贝。此外，还有一个巫师。

石头走廊那边响起了轻快有力的脚步声，将马库斯从回忆中拉了回来。厚重的大门像以前一样吱吱呀呀地打开了。

马库斯将视线从奥弗涅的乡村美景上移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菲比·泰勒身上的味道使他想起了自家农场漆成红色的大门外生长的那丛丁香。过去，这种雅致而又强烈的芬芳象征着马萨诸塞州严冬过后春天即将到来的希望，仿佛能让马库斯看到久已逝去的母亲那令人安慰的笑容。现在，马库斯只关心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身材娇小、意志坚强的女人。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菲比伸出手，正了正马库斯的衣领，她那双橄榄色的眼睛充满了关切之情。当马库斯开始在信件中用马库斯·德·克莱蒙作为签名的时候，他也变得更加喜欢穿正装，而不是摇滚T恤。当菲比刚刚认识马库斯时，他使用的还是马库斯·惠特莫尔这个名字。后来，他向菲比讲述了吸血鬼的故事，讲述了一千五百岁的父亲，那座住着一群可怕亲戚的法国城堡，以及一个名叫黛安娜·毕晓普的巫师。在马库斯看来，菲比能够继续留在他的身边，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奇迹。

“不，情况很严重。”他抓起她的一只胳膊，在她的手掌上留下了一个吻。菲比不认识马修。“待在这儿，陪着纳撒尼尔和其他人，好吗？”

“在这最后的关头，马库斯·惠特莫尔，我要陪着你一起去见你

的父亲和他的妻子。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讨论这个问题了，”菲比伸出了手，“好吗？”

马库斯抓住菲比的手，但他没有像她预想的那样跟着她出门，而是将她拉向自己。菲比伏在他的胸前，一只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按在他的心口上。她吃惊地望着他。

“很好。不过，要想跟着我下去，菲比，你需要答应我几个条件。第一，你必须永远待在我身边或者伊莎波身边。”

菲比张开嘴想要抗议，但马库斯严肃的表情让她又闭上了嘴。

“第二，如果我让你离开房间，你就必须离开房间。别磨蹭，别提问，直接去找费尔南多。他在小教堂或者厨房里。”马库斯看她露出谨慎的表情表示接受，“第三，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要走到我父亲触手可及的范围内。同意吗？”

菲比点点头。她像一个优秀的外交官一样，做好了遵守对方规则的准备——至少目前如此。不过，如果正如城堡里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马库斯的父亲是一个恶魔，那么菲比就会做出她不得不做的事情。

费尔南多·贡萨尔维斯将打好的鸡蛋倒进烧热的煎锅里，覆盖在已经烧成棕色的土豆上。他的西班牙蛋饼是萨拉·毕晓普会吃的少数几样菜肴之一，而今天，这位寡妇尤其需要食物。

加洛格拉斯坐在餐桌旁，正在从一块年代久远的木板的裂缝里收集蜡屑。他那垂至衣领的金色头发和强壮的身躯使他看上去像是一头乖僻的熊。他的前臂和肱二头肌上露出了蜿蜒回旋、颜色鲜艳的文身。这些文身的主题可以显示出加洛格拉斯当前的关注点，因为文身在吸血鬼身上只能维持几个月。目前，他似乎正在思考自己的出身，因为他的胳膊上覆盖着凯尔特图腾和诗歌，以及挪威和盖尔神话中的猛兽。

“别再担心了。”费尔南多的声音像装在橡木桶里的陈年雪利酒

一样温暖而醇厚。

加洛格拉斯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蜡屑上。

“没有人能阻止马修去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加洛格拉斯。为埃米莉的死复仇是一种荣誉。”费尔南多关掉炉火，赤着脚悄无声息地穿过石板地面，走到加洛格拉斯身边，同时将白衬衫的袖子卷下来。他已经在厨房里待了几个小时，但是这件衬衫依然光洁如新。他将衬衫掖进牛仔裤的裤腰里，用手指捋了捋乌黑卷曲的头发。

“你知道，马库斯准备去承担责任，但埃米莉的死不是这个孩子的错。”加洛格拉斯说。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山上的那一幕出奇得平静。在马库斯到达神庙后不久，加洛格拉斯也来到了这里。周围一片寂静，只见埃米莉·马瑟跪在一个用白色岩石画出来的圆圈里。埃米莉身旁是巫师彼得·诺克斯，他把双手放在她的头上，脸上呈现出一种期待——甚至是渴望——的表情。与德·克莱蒙家族最为亲近的吸血鬼同胞、来自欧里亚克的热尔贝正饶有兴致地站在一旁观看。

“埃米莉！”萨拉那撕心裂肺的喊声打破了沉寂，惊得热尔贝倒退了一步。

诺克斯吃了一惊，放开了埃米莉。埃米莉瘫倒在地，失去了意识。萨拉施展出一道魔咒，向诺克斯发出了重重的一击，他飞了起来，摔到了空地的另一边。

“不，她并不是马库斯害死的，”费尔南多将加洛格拉斯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之中，“但他的疏忽——”

“缺乏经验。”加洛格拉斯插了一句。

“疏忽，”费尔南多重复道，“的确在这场悲剧中起了一定作用。马库斯知道这一点，而且接受了这份责任。”

“马库斯并没有主动要求掌权。”加洛格拉斯抱怨道。

“他没有。是我提名他担任这个职位的，马修也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费尔南多按了按加洛格拉斯的肩膀，然后回到烤炉旁边。

“这就是你来到这里的原因吗？当马修请你帮忙领导兄弟会时，你拒绝了他的请求，所以你感到内疚？”当费尔南多出现在塞图尔城堡时，没有人比加洛格拉斯更加吃惊。自从加洛格拉斯的父亲休·德·克莱蒙于14世纪去世以来，费尔南多一直在有意回避这个地方。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当法国国王处死休的时候，马修帮助了我。在当时那个偌大的世界上，我只能与悲伤为伴。”费尔南多的嗓音有些嘶哑。“而我之所以拒绝领导拉撒路骑士团，是因为我不是德·克莱蒙家族成员。”

“你曾经是父亲的伴侣！”加洛格拉斯抗议道，“你和伊莎波或者她的孩子一样，都是德·克莱蒙家族的一员！”

费尔南多小心翼翼地关上烤箱门。“我现在依然是休的伴侣，”他仍然背对着加洛格拉斯，“你的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对不起，费尔南多。”加洛格拉斯很受感动。虽然休已经离开了将近七个世纪，但费尔南多从未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加洛格拉斯怀疑他永远也无法忘却这种悲伤。

“关于我的德·克莱蒙家族成员身份，”费尔南多仍然盯着烤炉上方的墙壁，“菲利普不认可。”

加洛格拉斯重新开始神经质般地收集蜡屑。费尔南多倒了两杯红酒，拿到桌子上。

“来，”他把一杯酒推向加洛格拉斯，“你今天也需要振作起来。”

玛尔特冲进了厨房。作为伊莎波的管家，她是城堡这片区域的主人，不希望看到有人私自闯入。她向费尔南多和加洛格拉斯露出了厌恶的表情，然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用力打开了烤箱门。

“那是我最好的平底锅！”她带着责备的语气说道。

“我知道。所以我才用它的。”费尔南多抿了一口酒，回答道。

“你不属于厨房，费尔南多老爷。上楼吧。带上加洛格拉斯。”玛尔特从水槽旁的橱柜里拿出一包茶叶和一把茶壶。这时，她注意到在茶杯、茶托、牛奶和白糖旁边的一个托盘上放着一个包着毛巾的罐子。她皱起了眉。

“我为什么不能待在这里？”费尔南多问道。

“你不是仆人。”玛尔特说。她取下罐顶的盖子，带着狐疑的表情朝里面嗅了嗅。

“这是黛安娜的最爱。你忘了吗？是你告诉我的。”费尔南多露出了苦笑，“这个城堡里的每个人都在为德·克莱蒙家族服务，玛尔特。唯一的区别在于，你、阿兰和维克图瓦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我们其他人应当为拥有这种特权而心存感激。”

“这是一个不错的理由。其他吸血鬼都在梦想着成为这个家族的成员。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还有柠檬，费尔南多老爷，”玛尔特把重音放在了他那高贵的头衔上。她拿起茶盘。“顺便说一句，你的鸡蛋糊了。”

费尔南多冲了过去，想要解救他的鸡蛋。

“至于你，”玛尔特的黑眼睛盯上了加洛格拉斯，“你并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马修和他妻子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加洛格拉斯低头看着他的红酒，露出愧疚的表情。

“你的祖母夫人稍后会处理你。”玛尔特抛出这句令人胆战心惊的话语，然后踱出了房门。

“你做了什么？”费尔南多把他的蛋饼放在烤炉上——感谢真主，这道菜并没有烧坏掉。根据长久以来的经验，他知道，不管加洛格拉斯制造了多大的混乱，他都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这个嘛——”加洛格拉斯拖着苏格兰人特有的长音说，“我可能在故事里遗漏了一两件事情。”

“比如？”在厨房里的温馨氛围中，费尔南多嗅到了一丝大难临头的气息。

“比如，婶婶怀孕了——‘凶手’不是别人，正是马修。还有，爷爷将她认作女儿。天哪，他的血誓简直震耳欲聋。”加洛格拉斯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你不觉得我们现在仍然能听到那种声音吗？”

费尔南多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不要这样看着我。传播怀孕的消息似乎不太礼貌。女人会对这种事情感到不舒服。而且，菲利普1945年去世之前对韦兰姑姑讲过血誓的事情，但她也只字未提！”加洛格拉斯辩解道。

空气中出现了一波剧烈的震荡，仿佛有人引爆了一颗无声炸弹。一个红绿色的东西在厨房窗外疾驰而过。

“该死，那是什么？”费尔南多猛地推开房门，手搭凉篷向外观看。

“我猜是一个愤怒的巫师。”加洛格拉斯带着阴郁的语气说，“萨拉一定把埃米莉的消息告诉了黛安娜和马修。”

“不是爆炸，是那儿！”费尔南多指着圣吕西安钟塔说。一只长着翅膀和两只脚、喷着火焰的生物正绕着钟塔旋转。加洛格拉斯站起来，仔细观瞧。

“那是科拉。婶婶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加洛格拉斯平静地说。

“但那可是龙啊。”费尔南多用发疯般的眼睛看着他的继子。

“算了吧，那才不是龙呢。你没看到她只有两只脚吗？科拉是只火龙。”加洛格拉斯转动胳膊，露出与那只飞兽非常相似的有翼生物的文身。“就像它一样。我可能漏掉了一两个细节，但我警告过每个人，黛安娜婶婶和过去不一样了。”

“这是真的，宝贝儿。埃姆去世了。”萨拉显然无法承受向黛安娜和马修吐露真相的压力。她确实实地看到了一条龙。费尔南多是对的，她需要少喝点威士忌。

“我不相信你。”黛安娜尖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恐慌。她在伊莎波的大厅里搜寻，仿佛能在某个带有华丽装饰的长沙发后面找到埃米莉。

“埃米莉不在这儿，黛安娜。”马修走到黛安娜面前，他那低低的声音中蕴含着了一丝悔恨和温柔。“她走了。”

“不。”黛安娜想从他的身边挤过去，以便继续搜寻，但马修把她拉到了自己的怀里。

“真的很抱歉，萨拉。”马修紧紧地抱着黛安娜。

“不要说什么抱歉！”黛安娜喊道，她试图从马修那牢不可破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她用拳头重重地砸向马修的肩头。“埃姆没死！这只是场噩梦。把我叫醒，马修——求你了！我想要醒过来，回到1591年。”

“这不是噩梦。”萨拉说。无数个漫长的日子已经使她相信，埃姆的死的的确是一个可怕的事实。

“这是因为我在穿越咒的编织过程中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或者打错了结。我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结局！”由于悲痛和震惊，黛安娜全身都在颤抖，“埃姆保证过，她永远不会不辞而别。”

“埃姆没有来得及向任何人告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你不爱你。”这句话萨拉每天都要对自己重复一百遍。

“黛安娜应该坐下说话。”马库斯将一把椅子拉到萨拉身边。同去年10月走进毕晓普家的那个二十多岁的冲浪者相比，马修的儿子看上去并没有太大变化。他那脖颈处缠绕着金发的皮绳上仍然挂着几个世纪以来收集的奇特物件。他脚上仍然穿着那双心爱的匡威运动鞋。

然而，他眼神中的戒备和悲伤却是之前没有过的。

马库斯和伊莎波能来，萨拉非常感激，但她此刻真正需要的人是费尔南多。在这段痛苦的煎熬期，他一直是她的坚强后盾。

“谢谢你，马库斯。”马修让黛安娜坐在椅子上。菲比试着把一杯水塞到黛安娜手里。当黛安娜直直地看着这杯水时，马修把它接了过来，放到了旁边的桌子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萨拉的身上。

萨拉完全不擅长这种事情。黛安娜才是她们家族的历史学家。她知道从哪里开始，如何把错综复杂的事件串联成一个有开头、过程和结尾的连贯故事，甚至还能对埃米莉的死亡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很难向你们说清这件事。”她开口了。

“你不需要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马修的眼神中充满了同情和怜悯，“过段时间再解释吧。”

“不，你们俩都需要知道。”萨拉伸手去摸那只通常出现在她身边的威士忌酒杯，但她什么也没有摸到。她注视着马库斯，眼神里有着无声的请求。

“埃米莉死在那座古老的神庙里。”马库斯接过了讲述者的角色。

“那座献给女神的神庙吗？”黛安娜轻声问道。她皱起了眉头，想要集中注意力。

“是的，”萨拉用低沉而嘶哑的声音说。她咳了几下，以吐出堵在喉咙里的异物。“当时埃米莉待在那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她是一个人吗？”马修的表情不再和蔼宽容，他的语气冷若冰霜。

又是一阵沉默，气氛变得沉重而尴尬。

“埃米莉不让任何人跟着她，”萨拉硬下心来说出事实。黛安娜也是巫师，如果她说谎，黛安娜会知道的。“马库斯试着说服她带上

一个人陪着，但她拒绝了。”

“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待着？”黛安娜注意到了萨拉的不安，“发生了什么事，萨拉？”

“今年1月，埃姆开始研究高级魔法，以寻求指导。”萨拉将目光从黛安娜吃惊的脸上移开，“她预感到了可怕的死亡和灾难，所以认为高级魔法可以帮助她弄清其中的原因。”

“但埃姆总是说，高级魔法太阴暗了，巫师无法安全掌控，”黛安娜再次提高了话音，“她说，任何认为自己不会陷入这种危险的巫师最终都会在痛苦中领悟到这种危险的强大之处。”

“这是她的经验之谈，”萨拉说，“高级魔法会让人上瘾。艾米莉不想让你知道她感受到了这种诱惑力，宝贝儿。几十年来，她从未触碰过占卜水晶，从未召唤过鬼魂。”

“召唤鬼魂？”马修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在深色胡须的衬托下，他看上去确实很可怕。

“我想，她在试着召唤丽贝卡。如果知道她已经走得那么远，我会更加努力去阻止她。”萨拉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彼得·诺克斯一定感受到了艾米莉所运用的力量，高级魔法总是使他着迷。当他发现她——”

“诺克斯？”马修的声音很轻，但萨拉脖子后面的汗毛警觉地竖了起来。

“当我们找到埃姆时，诺克斯和热尔贝也在场，”马库斯解释道，看上去很痛苦。“艾米莉的心脏病发作了。在阻止诺克斯的行为时，她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当时几乎已经失去意识了。我试图让她苏醒过来。萨拉也做了同样的尝试。不过，我们的努力没能起到任何作用。”

“为什么热尔贝和诺克斯会出现在那里？诺克斯到底为什么要害

死埃姆？”黛安娜喊道。

“我认为诺克斯并不是想害死她，宝贝儿，”萨拉回答，“诺克斯正在阅读艾米莉的思想，或者说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去阅读。艾米莉的遗言是：‘我知道《阿什莫尔782号》的秘密，而你永远也不会得到它。’”

“《阿什莫尔782号》？”黛安娜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你确定吗？”

“确定。”萨拉希望她的外甥女从未在博德利图书馆发现那本该死的手抄本。那本书是他们目前面对的大多数问题的罪魁祸首。

“诺克斯坚持认为德·克莱蒙家族手里有黛安娜手抄本中缺失的书页，还知道其中的秘密，”伊莎波插话道，“我和韦兰告诉诺克斯，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但他并不相信，反倒是玛格丽特这个婴儿引起了他的注意。”

“纳撒尼尔和苏菲跟着我们去了神庙，他们还带着玛格丽特，”面对马修震惊的目光，马库斯解释道。“在艾米莉失去意识之前，诺克斯看到了玛格丽特，他想知道两个精灵是如何生出一个巫师婴儿的。诺克斯用圣约来要挟我们，他威胁说，他要把玛格丽特带到圣会上，以便对他所说的‘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调查。就在我们想要救醒艾米莉，并且想要把婴儿带到安全场所的时候，热尔贝和诺克斯悄悄溜走了。”

就在不久以前，萨拉仍然认为圣会和圣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惩罚。精灵、吸血鬼和巫师这三个异世界物种与人类共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三个物种都曾在历史上的某段时期成为人类恐惧的对象和攻击的目标，因此，这些生物在很久以前达成了一项圣约，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的世界被人类发现的风险。这项圣约禁止不同物种深交，禁止任何生物参与人类的宗教和政治活动。由九名成员组成的圣会负责执行圣约，确保生物遵守圣约条款。不过，既然黛安娜和马修

已经回家了，那么至少在萨拉看来，圣会和圣约都可以通通见鬼去了。

黛安娜转过头来，脸上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表情。

“加洛格拉斯？”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客厅里充满了大海的味道。

“欢迎回家，婶婶。”加洛格拉斯走上前来，他那金色的胡须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黛安娜惊讶地注视着他，然后哽咽起来。

“好了，好了。”加洛格拉斯把她举起来，给了她一个熊抱。“我有多久没有让一个女人哭泣了？另外，对于这次重逢，真正应该哭的人是才对。对你来说，我们几天前还在一起说话。但是对我来说，我们已经分别了几个世纪。”

黛安娜的身体边缘出现了一些神秘的闪光，就像是被缓慢引燃的蜡烛发出的光。萨拉眨了眨眼睛。她真的需要戒酒了。

马修和他的侄子交换了眼色。随着黛安娜泪水的增多和身体周围光亮的加强，马修的神情也变得越来越不安。

“让马修带你上楼吧。”加洛格拉斯把手伸进口袋里，取出了一团黄色印花大手帕。他把手帕递给黛安娜，同时小心地遮住了她身上的光亮。

“她没事吧？”萨拉问道。

“只是有点累了。”加洛格拉斯一边说，一边和马修搀扶着黛安娜向马修遥远的塔楼房间走去。

黛安娜和马修一走，萨拉那勉强维持的镇定姿态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哭了起来。萨拉每天都要重温埃姆去世的场景，但是今天黛安娜也在场，这使她感到更加痛苦。费尔南多出现了，他满脸关切的表情。

“没关系，萨拉，哭出来吧。”费尔南多低声说道，他把萨拉拉向自己。

“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萨拉开始哭出声来。

“我现在来了，”费尔南多轻轻地摇晃着萨拉，“黛安娜和马修也安全到家了。”

“我一直在发抖。”黛安娜的牙齿格格作响。她的四肢仿佛被无形的线拉扯着，不停地抽搐。加洛格拉斯站在一边，使劲抿着嘴唇。马修用一条毯子紧紧地包裹住妻子。

“这个消息真是令人震惊，我的心肝儿，”马修轻声说着，然后吻了一下黛安娜的脸颊。黛安娜之所以如此悲痛，不仅仅是因为埃米莉的去世，还因为这引发了她之前失去双亲的痛苦回忆。他抚摸着她的胳膊，用毛毯摩挲着她的身体。“你能拿点葡萄酒吗，加洛格拉斯？”

“我不能喝酒。我们的孩子……”黛安娜开口了。她的表情变得激动起来，又哭出泪来。“他们永远也不会见到埃姆了。他们将在看不到埃姆的环境里长大。”

“来。”加洛格拉斯把一只银酒瓶递给马修。他的叔叔感激地看着他。

“这个更好，”马修拔出瓶塞，“就一小口，黛安娜。不会伤害到双胞胎的，还能帮你镇静下来。我要让玛尔特把加足糖的红茶拿上来。”

“我要杀了彼得·诺克斯。”黛安娜喝了一小口威士忌，狠狠地说道。她周围的光变得更强烈了。

“今天不行。”马修坚定地说，他把酒瓶递还给加洛格拉斯。

“你们回来以后，婶婶出现过这样明亮的闪光吗？”自从1591年以来，加洛格拉斯一直没有见过黛安娜·毕晓普，但他记得婶婶之前的闪光并没有这样显眼。

“是的。她身上一直有伪装咒。这次打击一定是解除了这道魔

咒，”马修把黛安娜放到沙发上，“黛安娜想要给艾米莉和萨拉一个惊喜，让她们知道自己就要成为姥姥了，然后再把她法力变强的事情告诉她们。”

加洛格拉斯差点骂出声来。

“好点了吗？”马修把黛安娜的手指放到自己的嘴唇上。

黛安娜点了点头。她的牙齿仍然在打颤。加洛格拉斯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使他痛苦地想到，黛安娜一定是在极其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真为艾米莉感到难过。”马修用两只手托住黛安娜的脸庞。

“这是我们的错吗？我们是不是像爸爸说的那样，在过去待的时间太长了？”黛安娜的声音很轻，即使是加洛格拉斯也很难听到她在说什么。

“当然不是，”加洛格拉斯唐突地回答道，“这都是彼得·诺克斯干的，是他一个人的错。”

“我们别再追究责任了。”虽然马修嘴上这么说，但他的眼睛里却流露出愤怒的神情。

加洛格拉斯理解地点了点头。马修不会放过诺克斯和热尔贝的——但不是现在。此刻，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妻子。

“如果艾米莉还在的话，她一定希望你照顾好自己和萨拉。这才是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黛安娜眼泪里的盐分将几缕红棕色的头发粘在了她的脸颊上，马修将它们捋到后面。

“我应该回到楼下，”黛安娜用加洛格拉斯鲜艳的黄色印花大手帕擦了擦眼睛，“萨拉需要我。”

“我们再待一会儿吧，等玛尔特把茶端上来。”马修在黛安娜旁边坐下。黛安娜靠在他身上。她试着忍住泪水，嗓子里发出格格的声音。

“你们俩单独在一起吧。”加洛格拉斯的声音粗哑。

马修没有说话，点头表示感谢。

“谢谢你，加洛格拉斯。”黛安娜把印花大手帕递了过来。

“你留着吧。”加洛格拉斯转身走向楼梯。

“现在没人了，你不需要逞强了。”当加洛格拉斯走下旋转楼梯时，马修对黛安娜低语道。

没有加洛格拉斯在场，马修和黛安娜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他们的脸由于痛苦和悲伤而变得扭曲。同时，他们向对方提供着他们无法从自身获得的安慰。

我根本不应该把你召唤到这里。我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去寻找答案。艾米莉转向她最亲密的朋友。你应该和史蒂芬在一起。

我更愿意同我的女儿在一起，而不是去其他地方。丽贝卡·毕晓普说。史蒂芬会理解的。她转身看着黛安娜和马修，两个人仍然痛苦地拥抱着在一起。

不要担心，马修会照顾她的。菲利普说。他仍然在研究丽贝卡·毕晓普——她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生物，而且和所有吸血鬼一样善于保守秘密。

他们会相互照顾好对方的。丽贝卡把手放在心上，我以前就认为他们会会的。

2

马修冲下旋转楼梯，从他的塔楼房间一直走到塞图尔城堡的主楼层。他躲开了第十三级台阶上打滑的地方和第十七级台阶上那块粗糙的补砖——在他和鲍德温的一次争执中，鲍德温用剑击碎了台阶的边缘。

马修的这座塔楼是后建的，是他的私人避难所，这里远离菲利普和伊莎波身边永不止息的喧嚣。吸血鬼家族往往庞大而嘈杂，两个或多个血统强行聚集在一起，试着组成和谐的大家庭。捕食动物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包括那些用两条腿走路、住在漂亮房子里的超自然生物。因此，马修的塔楼主要是为了防御而设计的。这里进出只能用一道门，不给其他吸血鬼秘密接近的机会。这种精心的安排充分说明了马修与其兄弟姐妹的关系。

今晚，塔楼与世隔绝的环境似乎使人感到压抑，这与马修和黛安娜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过着繁忙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他们周围到处都是家人和朋友。女王密探的那份工作虽然很有挑战性，但是马修也收获了很多。他利用自己曾经拥有的圣会席位成功拯救了一些即将被绞死的巫师。黛安娜则开始了贯穿其一生的巫术学习。他们甚至还收养了两个孤儿，给了他俩创造美好未来的机会。16世纪的生活并不总是称心如意，但不管黛安娜走到哪里，他们的生活都充满了爱与希望。然而在这里，在塞图尔城堡，他们似乎被死亡和克莱蒙家族完全包围了。

这两件事使马修变得焦躁不安。每当黛安娜出现在他身边时，他都会小心地抑制住自己的愤怒，但是这种愤怒现在几乎就要爆发了。当伊莎波将马修变成吸血鬼时，她也把血怒遗传给了他，这种疾病可以迅速占据吸血鬼的身体和心灵，使他完全失去理智和自制力。为了遏制血怒，马修极不情愿地将黛安娜托付给了伊莎波，然后带着他的猎犬法伦和赫克托在城堡里散步，以平复心情。

加洛格拉斯正在城堡大厅里哼唱一首海上水手的歌曲。出于某种马修无法理解的原因，在两句歌词之间，加洛格拉斯都要加上一句咒骂或者命令。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马修的好奇心终于占据了上风。

“该死的火龙。”加洛格拉斯从大门旁边的兵器库中取下一杆长矛，在空中缓慢地挥舞着。“‘别了，再见吧，西班牙女士。’赶快坐到这里来，否则奶奶就会用白葡萄酒把你煮了喂狗。‘因为我们收到了驶往老英格兰的命令。’你在想什么，为什么像发疯的鹦鹉一样绕着房子飞来飞去呢？‘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这些淑女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马修问道。

加洛格拉斯转过身，用蓝色的大眼睛看着马修。这个年轻人穿着印有骷髅头和交叉骨的黑色T恤。T恤的背面不知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下，从左肩到右臀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缝。他牛仔裤上的洞看上去是磨的，而不是由战争造成的。即使从加洛格拉斯自身的标准来看，此刻他的头发也显得蓬乱不堪。伊莎波已经开始称他为“流浪汉先生”了，但这几乎没有对他的装扮起到任何改善效果。

“我在试着抓住婶婶的小动物。”加洛格拉斯猛地将长矛向上一刺。随着一声惊叫，浅绿色的鳞片纷纷扬扬地飘下来，散落了一地，宛如一片片云母。加洛格拉斯前臂上的金色汗毛也沾上了一些闪闪发光的绿屑。他打了一个喷嚏。

黛安娜的魔宠科拉正站在演出阳台的栏杆上，疯狂地嘶叫着，舌

头噼啪直响。她那带有倒钩的尾巴上挂着一条价值连城的挂毯，挂毯上画着一只站在花园里的独角兽。科拉挥动尾巴，向马修打了个招呼。马修咧了咧嘴。

“我把她堵到了小教堂讲台上的角落里，但科拉是个狡猾的姑娘，”加洛格拉斯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自豪感，“她藏到爷爷的墓碑上，张开了翅膀。结果，我把她当成了一尊雕像。你看，她现在站在椽子上，狂妄得像个魔鬼，实在太淘气了。你知道吗，她用尾巴刺穿了奶奶最喜欢的一块帷帐。奶奶一定会发疯的。”

“如果科拉的性格随她主人的话，把她逼到墙角是不会带来好结果的，”马修轻描淡写地说，“你应该和她讲道理。”

“哦，是的。这对黛安娜婶婶非常有效。”加洛格拉斯轻蔑地说，“你究竟为什么允许科拉离开你的视线呢？”

“这只火龙越活跃，黛安娜似乎就越平静。”马修说。

“也许吧，但科拉太能破坏装饰品了。她今天下午打破了奶奶的一只赛佛尔花瓶。”

“只要不是菲利普给她的那只带有狮子头的蓝色花瓶，我就不需要担心了。”看到加洛格拉斯的表情，马修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妈的。^①”

“阿兰也是这么说的。”加洛格拉斯倚在长矛上。

“伊莎波的陶器少一件就少一件吧，”马修说，“科拉也许很讨厌，但是自从我们回到家以后，黛安娜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问题了。我们只需要告诉伊莎波，科拉的笨拙对孙子是有好处的。奶奶会把她的花瓶当作祭品献出来的。同时，我还要照顾好这位会飞的泼妇，以便提高婶婶的睡眠质量。”

“你要怎样做呢？”马修疑惑地问道。

“当然是给她唱歌啦。”加洛格拉斯抬起了头。对他的再次关注，科拉叫了一声，更加用力地张开翅膀，以便让插在墙壁支架上的火炬将自己照亮。加洛格拉斯将这一举动看作一种鼓励，他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另一段非常流行的民谣。

“‘我转过头，我在燃烧，/我像一条龙那样去爱。/告诉我，你知道我女主人的名字吗？’”

科拉叩动牙齿，表示同意。加洛格拉斯露出了笑容，开始有节奏地移动长矛。他朝马修挤了挤眼睛，然后唱出了下面的歌词。

我不断送她宝石珍珠，
将她装扮成淑女，
直到我身无分文，
我将她送给了恶魔。

“祝你好运。”马修嘟囔道。他真心希望科拉听不懂这些歌词。

马修开始检查附近的一个个房间，就像是在调查里面的房客一样。根据钢笔在纸上摩擦出来的沙沙声以及熏衣草和薄荷的微小气息，马修知道哈米什正在家族藏书室里做文书工作。马修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推开了房门。

“有时间和老朋友说说话吗？”他问道。

“我还以为你在躲着我呢。”哈米什·奥斯本放下钢笔，松了松那条盛夏风格的印花领带——大部分男人都不愿意系这样一条领带。即使是在法国乡村，哈米什仍然穿着深蓝色的细条纹西装和淡紫色衬衫，就像是准备出席国会会议一样。他看上去像一位爱德华时代的衣着整洁的绅士。

马修知道，这个精灵正在试图挑起一场争论。两个人在牛津相识，做了几十年的好朋友。他们的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且因为两个人犀利又包容的智慧而历久弥新。在哈米什和马修之间，即使

^① 原文为法语 Merde。

是简单的交流也像两位象棋大师之间的比赛一样复杂，而且充满了战略性思维。不过，两个人的谈话才刚刚开始，哈米什没那么容易占据上风。

马修故意回避了圈套，但这并没有逃过哈米什的法眼。“黛安娜怎么样？”

“和预想的一样好。”

“我本来应该亲自向她问候的，但你的侄子不许我靠近。”哈米什拿起酒杯，呷了一口，“喝酒吗？”

“这酒是从我的酒窖还是从鲍德温的酒窖拿出来的？”马修看似不经意的提问实际上是一个微妙的暗示：既然他和黛安娜已经回来了，哈米什可能需要在马修和德·克莱蒙家族其他成员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克拉雷，”哈米什晃了晃杯中的饮品，等待着马修的反应。“昂贵、古老、精致的克拉雷。”

马修撇了撇嘴。“谢谢，不用了。我从来不像这个家族大多数成员那样喜欢这种饮料。”他宁可把鲍德温珍藏的波尔多倒进花园的喷泉里，也不会把它喝下去。

“那只龙是什么来历？”不知是高兴还是生气，哈米什下巴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加洛格拉斯说，黛安娜把它作为纪念品带了回来，但是没人相信他的话。”

“她是黛安娜的，”马修说，“这你得问她了。”

“你知道，你让塞图尔城堡里的人们感到不寒而栗。”哈米什突然转换了话题，“其他那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你才是城堡里最可怕的人。”

“威廉怎么样？”马修转换话题的能力绝不输给任何精灵。

“亲爱的威廉移情别恋了。”哈米什的嘴抽动起来。他转过脸去，那明显流露出的悲伤表情使两个人的交锋意外地画上了句号。

“真是对不起，哈米什。”马修本以为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天长地久。“威廉那么爱你。”

“还不够爱啊。”哈米什耸了耸肩，但还是无法隐藏眼神中的痛苦。“你可能需要将你的浪漫幻想转移到马库斯和菲比身上了。”

“我几乎没跟那个女孩儿说过话，”马修说。他叹了口气，给自己倒了一杯鲍德温的克拉雷。“能跟我说说她情况吗？”

“年轻的泰勒小姐在伦敦一家拍卖行工作——苏富比或者佳士得。我向来记不准这类事情，”哈米什在冷壁炉前的一把手扶皮椅上坐了下来，“马库斯为伊莎波竞拍某样东西的时候遇到了她。我想他们是认真的。”

“是的。”马修喝下葡萄酒，沿着靠墙摆放的书架来回踱步。“她身上全都是他的味道。他现在有一个伴侣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哈米什呷了一口酒，看着朋友那不安的脚步。“当然，没有任何人走漏风声。在保密方面，你们家族可以给军情六处上上课了。”

“伊莎波本来应该出面阻止的。对于吸血鬼来说，菲比实在是太年轻了，”马修说，“她应该还不到二十二岁，但马库斯和她已经不可逆转地陷入了爱河。”

“哦，是的，要是能禁止马库斯恋爱就好了，”随着哈米什兴致的提高，他的苏格兰小舌音也越来越重，“看起来，马库斯谈起恋爱和你一样固执。”

“如果他能一直把拉撒路骑士团领导人的工作放在心上的话——”

“打住吧，马特，你要是再说这种不公平的话，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原谅你。”哈米什提高了嗓门，“你知道担任这个兄弟会的大团长有多艰难。马库斯需要肩负起巨大的责任——而且，不管是不是吸血

鬼，他并不比菲比大多少。”

拉撒路骑士团成立于十字军东征时期，目的是在这个日益由人类掌控的世界上保护吸血鬼的利益。伊莎波的伴侣菲利普·德·克莱蒙是第一任大团长。他在吸血鬼界乃至整个生物界都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所达到的高度是任何人类都无法企及的。

“我知道，但是恋爱——”马修抗议道，他的怒气在聚集。

“马库斯干得非常不错，没有‘但是’，”哈密什打断他的话，“他招收了新成员，监管着经营上的所有财务细节。他在5月要求圣会惩罚诺克斯在这里的所作所为，而且正式要求废除圣约。没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就连你也一样。”

“考虑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惩罚诺克斯是远远不够的。他和热尔贝侵犯了我的家。诺克斯害死了一个女人，而这个人就像我的岳母一样。”马修将葡萄酒一饮而尽，想要压制住自己的愤怒。

“埃米莉犯了心脏病，”哈密什提醒道，“马库斯说过，我们无法知道她的死因。”

“这些我都知道，”马修突然变得异常愤怒，他把空酒杯扔向屋子的另一头，砸在一个书架的边缘，在厚地毯上留下了一堆玻璃碎片。哈密什瞪大了眼睛。“我们的孩子永远也无法看到埃米莉了。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与我们家族保持亲密关系的热尔贝竟然站在一边看着诺克斯动手，他当然知道黛安娜是我的伴侣。”

“城堡里的每个人都在说，你不想通过圣会程序公正地解决问题。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哈密什不喜欢他的朋友此刻的变化。看起来，回到16世纪的经历揭开了某块被人遗忘的古老伤疤。

“在热尔贝和诺克斯帮助萨图·耶尔维宁绑架黛安娜并将她关在拉皮埃尔以后，我本来应该处理这两个人的。如果我当时这样做了，埃米莉就不会死。”马修的肩膀由于悔恨而变得僵硬，“不过，鲍德

温不准我这样做。他说，圣会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你是说吸血鬼谋杀案吗？”哈密什问道。

“是的。他说，如果我起诉热尔贝和诺克斯，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从伦敦到莫斯科，报纸上到处都在刊登这些谋杀案的新闻——人类尸体上有野兽般粗野的攻击痕迹，动脉被切断，还没有留下血迹。每篇报道都在关注凶手奇特的杀人手法。在这种情况下，吸血鬼随时有可能暴露在人类的视野之中。

“这一次，我不会错误地继续保持沉默了，”马修接着说道。“拉撒路骑士团和德·克莱蒙家族也许无法保护我的妻子和她的家族，但我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不是杀手，马特，”哈密什坚持道，“不要让你的愤怒蒙蔽了你的双眼。”

当马修转过脸，用黝黑的眼睛看着哈密什时，哈密什吓得脸色惨白。虽然他知道马修比大多数直立行走的生物更加野性，但他从未见过马修如此危险、如此狼性的表情。

“你确定吗，哈密什？”马修眨了眨他那双像黑曜石一样的眼睛，转过身，大步走出了房门。

马库斯·惠特莫尔身上有着独特的甘草根味道；今晚，这种味道中混合了令人陶醉的丁香的芬芳。因此，马修十分轻松地在城堡二层的家族公寓里找到了自己的儿子。考虑到马库斯那敏锐的吸血鬼听力，他可能已经听到了刚才那段激烈的对话，因此马修感到有些内疚。当他循着气味来到楼梯下面的一道门前时，意识到马库斯正在使用菲利普曾经使用过的办公室，马修紧闭嘴唇，压下了心中闪烁的怒火。

马修敲了敲那扇厚厚的木门，然后没等回应就推开了门。除了桌子上闪闪发光的银色笔记本电脑代替了吸墨纸，房间里的陈设看上去

和菲利普·德·克莱蒙 1945 年死去那天一模一样。靠窗的桌子上仍然摆放着那部胶木电话。一叠叠薄信封和卷曲发黄的纸页静静地躺在桌子上，仿佛在等待菲利普给某位联络人写信。墙上钉着一张老式欧洲地图，菲利普用它来跟踪希特勒军队的部署。

面对这种突然袭来的剧烈痛苦，马修闭上了眼睛。菲利普没有预料到他会落到纳粹的手里。时光旅行所带来的一个意外礼物就是能和菲利普见面并跟他和解。这件事情带来的代价是，马修重新体验到了一种失落感：他需要再次面对没有菲利普·德·克莱蒙的世界。

当马修睁开眼睛时，看到了菲比·泰勒那张极度愤怒的脸。马库斯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冲了过来，挡在了马修和这个温血女人之间。看到儿子并没有由于结交伴侣而失去所有理智，马修感到很欣慰。如果马修想要伤害菲比，那么这个女孩儿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

“马库斯。”马修跟儿子打了个简短的招呼，然后向他身后看去。菲比并不是马库斯通常喜欢的那种类型。他总是爱跟红发女郎待在一起。“刚才没能来得及做初次见面的自我介绍。我是马修·克莱蒙，马库斯的父亲。”

“我知道你是谁。”菲比使用的是公立学校、乡间别墅和没落贵族家庭常见的那种正宗英国口音。马库斯是家族里的一名民主派理想主义者，却偏偏爱上了一位贵族之后。

“欢迎加入我们家族，泰勒小姐。”马修鞠躬，让人看不到他的微笑。

“请叫我菲比。”眨眼之间，菲比从马库斯的身后转了过来，她伸出了右手。马修没有理她。“克莱蒙教授，在大多数文明场合，你会跟我握手的。”菲比的表情相当愤怒，她仍然伸着手。

“现在你的身边都是吸血鬼。你怎么会认为这里是一个文明场所呢？”马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菲比。菲比感到很难堪，把脸扭向

一边。“你可能觉得我的问候过于正式，没有必要，菲比，但是一只吸血鬼绝不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触碰另一只吸血鬼的伴侣——就算他们俩已经订婚也不行。”他瞟了一眼菲比左手中指上那颗硕大的绿宝石。这块石头是马库斯几个世纪以前在巴黎的一次纸牌游戏上赢下来的。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它都价值不菲。

“哦。马库斯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菲比皱了皱眉。

“是的，但我跟你说过几条简单的规则。也许现在我们应该复习一下，”马库斯对他的未婚妻低声说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排练一下结婚誓词。”

“为什么？那里面是不可能有什么‘遵守’这个词的。”菲比干脆地说道。

面对一场即将爆发的争吵，马修再次咳了一下。

“我是来为我在藏书室着火的事情道歉的，”马修说，“当时的情况太突然，我没能控制住自己。请原谅我的坏脾气。”

那不只是坏脾气，但马库斯和哈密什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什么坏脾气？”菲比皱起了眉头。

“没什么。”马库斯回答，但他的表情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另外，能否请你给黛安娜做个检查？你应该知道，她怀了双胞胎。我认为她刚刚进入妊娠期的第四个月，但是我们得不到合适的医疗服务，所以我想确认一下。”马修抛出的橄榄枝像菲比的手一样，在空中停留了好一会儿，然后才得到回应。

“当，当然，”马库斯有些结巴，“谢谢你把黛安娜交给我来照顾。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另外，哈密什说得没错，”他补充道，“即使我为埃米莉做了尸检——尽管萨拉并不希望这样做——我也无法确定她究竟是被魔法害死的，还是死于自然原因。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一点。”

马修并没有和他争论。他以后会弄清诺克斯对于埃米莉的死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而且那个答案将决定马修杀死他的速度以及这位巫师死前要经历的痛苦程度。

“菲比，很高兴见到你。”马修说。

“我也一样。”这个女孩彬彬有礼地、令人信服地撒谎。她会成为德·克莱蒙家族中一个能干的新成员的。

“明天早上去看看黛安娜吧，马库斯。我们会等着你的。”马修向迷人的菲比·泰勒露出了最后一个微笑，然后略鞠一躬，退出了房间。

马修在塞图尔城堡的夜间漫游并没有减轻他的不安和愤怒，反而进一步降低了他的自控能力。他感到很泄气，因此准备循着一条路线返回自己的房间，这条路经过城堡的主楼和小教堂，小教堂里有大多数已经逝去的德·克莱蒙家族成员的纪念碑——包括菲利普，路易莎，她的双胞胎哥哥路易斯，戈弗雷，休——以及他们的一些孩子、挚爱的朋友和仆人。

“早上好，马修。”空气中出现了藏红花粉和酸橙的味道。

是费尔南多。过了好一会儿，马修终于勉强转过身来。

小教堂的古老木门通常是关着的，因为只有马修会去那里。今晚，门却是打开的，里面温暖的烛光映照出了一个人的轮廓。

“我就知道我会碰见你。”费尔南多张开双臂，摆出了邀请的姿势。

当马修走过来的时候，费尔南多端详着他的容貌，发现了小叔遇到麻烦的迹象：放大的瞳孔，能让人联想到狼颈毛的肩部起伏，喉咙深处嘶哑的声音。

“我通过你的检查了吗？”马修无法消除话语中的自卫腔调。

“你会通过的。”费尔南多紧紧地关上了身后的房门，“差不多吧。”

马修用手指轻轻抚过小教堂中心菲利普的巨大石棺，在房间里不

安地走着，费尔南多的深棕色眼睛一直盯着他。

“我应该对你的婚姻表示祝贺，马修，”费尔南多说，“虽然我还没有见到黛安娜，但萨拉已经跟我讲了她的许多故事，我甚至感觉我和她已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对不起，费尔南多，只是——”马修带着愧疚的表情开了口。

费尔南多举手打断他的话。“你不需要道歉。”

“谢谢你照顾黛安娜的姨妈，”马修说，“我知道你待在这里有多难。”

“那位遗孀需要有人替她分担痛苦，就像你去世时你对我所做的事情一样。”费尔南多简洁地说。

在塞图尔城堡，当萨拉不在场时，从加洛格拉斯和园丁，到维克图瓦和伊莎波，每个人都在用萨拉与埃米莉的关系称呼她，而不是直呼其名。这不仅是一种尊敬的头衔，而且也在不断向人们提醒着萨拉的幸。

“我必须问你，马修，黛安娜知道你有血怒吗？”费尔南多压低了声音。小教堂的墙壁很厚，几乎不会将声音传出去，但保持谨慎总是明智的。

“她当然知道。”马修在小教堂里一个摆放着小堆盔甲和武器的凹陷壁龛前跪了下来。这个空间足以容纳一副棺材，但休·德·克莱蒙已经被人在火刑柱上烧掉了，没有留下可以埋葬的尸体。因此，马修用涂上油漆的木料和金属为亲爱的哥哥做了一个纪念性的替身：他的盾牌，他的臂铠，他的锁子甲和板甲衣，他的佩剑，他的头盔。

“请原谅我对你的冒犯，我不应该认为你会向你所挚爱的人隐瞒如此重要的事情。”费尔南多打了他一个耳光，“你能告诉你的妻子，我很高兴，但你没有告诉马库斯、哈密什和萨拉。就凭这一点，你也应该挨顿鞭子。”

“要想打我，你尽管来吧。”马修语气中隐含的威胁可以吓倒家族中的所有成员——但是吓不倒费尔南多。

“你想直接受罚吗？但你不会轻松得逞的，至少这次不会。”费尔南多也跪在地上，在他旁边。

在漫长的寂静中，费尔南多等待着马修放松戒备。

“血怒变得更加严重了。”马修把头垂在紧握的拳头上，做出祈祷的姿势。

“当然变严重了。你现在已经有了伴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伴随婚姻而来的化学和情绪上的反应十分强烈，即使是完全健康的吸血鬼也很难让他们的伴侣脱离视线。当无法和伴侣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愤怒、焦虑、充满攻击性。在少数情况下，他们还会发疯。对于带有血怒的吸血鬼，同伴侣待在一起的冲动和分离的影响都会增强。

“我曾以为我能掌控好它。”马修低下头，用手指撑住额头，“我曾以为，我对黛安娜的爱能够战胜顽疾。”

“哦，马修。你的理想主义气息比休最志得意满的时候还要强烈。”费尔南多叹了口气，把手放在马修的肩膀上，以示安慰。

费尔南多总是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安慰和帮助——即使他们并不值得他这样做。以前，当马修在成为吸血鬼后的头几个世纪里，他试图战胜困扰自己的致命狂怒，费尔南多曾把马修送到外科医生阿尔布卡西斯那里学习。当马修崇拜的哥哥休从战场上回到书本上、然后再次回到战场上时，是费尔南多保证了休的安全，使他免受伤害。没有费尔南多的关心，休会仅仅揣着一本诗集、一把钝剑和一只臂铠就冲上战场。是费尔南多告诉菲利普，将马修召回耶路撒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菲利普和马修都没有听从他的话。

“今天晚上，我要强迫自己和她分开。”马修用眼睛扫视着小教

堂，“我无法安静地坐着，我想要杀人——非常想。不过，即便如此，我也几乎无法走到听不到她呼吸的地方。”

费尔南多安静而同情地听着，但他对于马修语气中的意外感到有些奇怪。费尔南多不得不提醒自己，刚刚结婚的吸血鬼常常会低估这种纽带对他们的强烈影响。

“目前，黛安娜希望待在萨拉和我身边。不过，当她对于埃米莉去世的悲伤消退时，就会希望继续自己的生活。”马修显然很担心。

“她不能这样做。她身边不能没有你。”费尔南多从不和马修说客气话。像马修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需要直白的语言，否则他们就会迷失方向。“如果黛安娜爱你，她会做出改变的。”

“她不需要改变，”马修咬着牙说，“我不会带走她的自由——不管这会让我付出什么代价。在16世纪，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和黛安娜在一起。在21世纪，我们没有理由改变这一点。”

“你过去之所以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是因为每当你不在她身边时，加洛格拉斯都会陪着她。哦，他把你们在伦敦和布拉格的生活都告诉我了，”听到这句话，马修吃惊地望着费尔南多，“就算加洛格拉斯不在，黛安娜也会和其他人在一起：菲利普、戴维、玛丽、亨利或者另一个巫师。你真的认为手机会让你获得同样的连接感和控制感吗？”

马修看上去仍然很愤怒，他的血怒似乎即将爆发，但看上去也很痛苦。费尔南多认为这是步入正轨的迹象。

“当你感受到伴侣纽带的时候，伊莎波就应该阻止你和黛安娜·毕晓普在一起。”费尔南多坚定地说。如果马修还是孩子，费尔南多就会把他锁在铁塔上，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她的确阻止过我。”马修的表情变得更加痛苦，“直到我们1590年来到塞图尔城堡，我才和黛安娜完全成为伴侣。菲利普祝福了我们。”

费尔南多的语气充满了怨恨。“那个人自大到无视纽带的程度。他肯定计划着当你们回到现在的时候，他会解决所有问题吧。”

“菲利普知道自己不会出现在这里，”马修坦承道。费尔南多睁大了眼睛。“我没有把他的死告诉他。是菲利普自己发现的。”

费尔南多说出了一句恶毒的诅咒。他相信，马修的上帝会原谅他的亵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亵渎实在是理所应当的。

“你和黛安娜结婚的时候，菲利普已经把他的血誓传给黛安娜了吗？”即使穿越到了现在，菲利普的血誓仍然清晰可辨——根据韦兰和加洛格拉斯的说法，这种血誓仍然震耳欲聋。幸运的是，费尔南多不是血统纯正的德·克莱蒙家族成员，因此对他来说，菲利普的血鸣不过是一种持续的嗡嗡声。

“是的。”

“这是当然的。菲利普的血誓可以确保她的安全。‘不要碰我，^①’”费尔南多摇了摇头。“加洛格拉斯把黛安娜看得那么紧，其实是在浪费时间。”

“不要碰我，因为我是恺撒的人，”马修轻声回应道，“的确如此。在那之后，没有吸血鬼再去纠缠她。除了路易莎。”

“路易莎像发情期的野兔一样疯狂，她无视你父亲的意愿，”费尔南多评论道，“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菲利普在1591年把路易莎遣送到已知世界以外的地区。”这个决定看上去总是显得很突然，而且她死之后，菲利普也没有为她复仇。突然，费尔南多的思绪被打断了。

门开了。萨拉那只名叫塔比莎的猫冲进了小教堂，这只动物带着一身灰毛和一脸猫科动物的高傲。加洛格拉斯跟着她，一只手拿着一

包香烟，另一只手拿着一只银色的酒瓶。塔比莎绕着马修的腿转圈，希望获得他的注意。

“萨拉的小猫几乎和婶婶的火龙一样麻烦。”加洛格拉斯把酒瓶递向马修，“喝点吧。这不是血，也不是奶奶的法国货。她的饮料只适合做香水，不适合饮用。”

马修摇了摇头，拒绝了他的好意。鲍德温的酒已经让他的胃很难受了。

“你还是吸血鬼吗？”费尔南多向加洛格拉斯责备道，“居然被一只小龙^①逼到借酒浇愁的地步。”

“如果你觉得驯服科拉是一项极其轻松的任务，你可以来试试。”加洛格拉斯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放到嘴里。“或者，我们可以就如何处理科拉一事进行投票。”

“投票？”马修怀疑地说，“我们这个家族什么时候开始学会投票了？”

“马库斯开始掌管拉撒路骑士团的时候，”加洛格拉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银色打火机，“自从你离开以后，我们一直在忍受民主的折磨。”

费尔南多用锐利的眼光看着他。

“怎么了？”加洛格拉斯一甩手，放出火苗。

“这里是神圣的地方，加洛格拉斯。而且，当家里有温血动物时，你知道马库斯对于吸烟的态度。”费尔南多带着责备的语气说。

“而且，我的孕妻就在楼上，你可以想一想我的态度。”马修从加洛格拉斯的嘴里夺过香烟。

“当我们没有这么多医学知识时，这个家庭要有趣得多，”加洛

^① 原文为拉丁语 Noli me tangere。

^① 原文为葡萄牙语 um pequeno dragão。

格拉斯阴郁地说，“我还记得当年那些美好的时光。那时候，如果在战场上受了伤，我们就直接做缝合，根本不考虑铁元素和维生素D的流失。”

“哦，是的。”费尔南多伸出手，露出了一块锯齿状伤疤，“那些日子确实很光荣。而且，你的缝纫技术真神奇，缝得像牛排一样。^①”

“我后来进步了，”加洛格拉斯辩解道，“当然我从来就没有马修和马库斯缝得那么好。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上过大学。”

“只要菲利普还是家长，这件事就不可能，”费尔南多嘟囔道，“他更喜欢让儿孙舞枪弄棒，而不是运用智慧。正因如此，你的身体才会如此柔韧。”

这句话里包含了一部分事实，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痛苦。

“我应该回去找黛安娜了。”马修站起身，把手放在费尔南多的肩头，旋即转身准备离去。

“拖延是没有用的，我的朋友，尽快把血怒的事告诉马库斯和哈米什吧。”费尔南多拦住马修，向他提出了警告。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以为我的秘密已经安全了。”马修说。

“秘密就像尸体，总会有见光的那一天，”费尔南多悲伤地说，“告诉他们吧。尽快。”

回到塔楼时，马修变得比之前更加烦躁不安。

看到马修，伊莎波皱起了眉头。

“谢谢你照顾黛安娜，妈妈，”马修亲吻了伊莎波的面颊。

“你呢，我的儿子？”伊莎波把手掌放在马修的脸颊上。和费尔南多一样，她在寻找血怒的迹象。“现在是不是该我来照顾你了？”

“我很好。真的。”马修说。

“当然，”伊莎波回答。这句话从他母亲嘴里发出可以代表许多含义。不过，它绝不代表她同意你的观点。“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去我的房间找我。”

当母亲那轻柔的脚步声远去时，马修猛地打开窗户，将椅子拉到窗前。他沉浸在捕虫草和最后一拨儿紫罗兰所散发出的浓郁的夏日气息里。黛安娜在楼上均匀的呼吸声与只有吸血鬼才能听到的其他夜曲混合在一起——锹形虫求偶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扣角声，睡鼠翻越城垛发出的喘息声，鬼脸天蛾尖锐的吱吱声，松鼠爬树时发出的摸索声。根据马修听到的从花园传来的咕噜声和鼻息声，加洛格拉斯在阻止野猪拱掉玛尔特的蔬菜时的表现并不比抓捕科拉的时候更为出色。

通常，马修很享受这段位于午夜和黎明之间的宁静时光，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猫头鹰已经停止了啼叫，而作息最规律的早起者也还没有离开床铺。今晚，即使是熟悉的味道和家的声音也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

只有一件事情例外。

马修顺着楼梯爬上塔楼顶层。在那里，他低头看着黛安娜的睡姿。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微笑着看着妻子本能地把头靠向他的臂弯。他们看似来自两个世界，但却非常般配：吸血鬼和巫师，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他那根紧绷着的心弦松弛了宝贵的几毫米。

马修轻轻地脱去衣服，爬上床。他把绞在黛安娜腿上的被单拉开，盖在两个人身上。马修把膝盖顶在黛安娜的膝盖后面，将她的臀部叠放在自己身上。他沉醉在她那柔软而令人愉悦的气息里——那是蜂蜜、甘菊和柳汁混合在一起的气味——然后沿着她的秀发亲吻起来。

只呼吸了几次，马修的心就平静下来，他的不安慢慢消退，因为黛安娜为他带来了久违的平静。在这里，在他的臂弯下，他得到了自

^① 原文为葡萄牙语 Bife。

己曾经想要得到的一切：妻子、孩子和属于他自己的家庭。马修和黛安娜在一起时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正当感，而他把这种感觉沉淀到自己的灵魂深处。

“马修？”黛安娜睡眼惺忪地问道。

“我在这儿，”他把她抱得更紧，在她的耳边低语道，“接着睡吧。太阳还没出来呢。”

黛安娜没有继续睡下去，而是转过脸来看着他，把头靠在他的脖子上。

“怎么了，我的心肝儿？”马修皱了皱眉，把她扶起来，仔细端详她的表情。她的皮肤因哭泣而变得红肿，眼睛周围的细纹因悲痛和担忧而加深。看着她的样子，他心如刀绞。“告诉我。”他轻声说。

“这没有意义，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她悲伤地说。

马修笑了。“至少让我试一试。”

“你能让时间停下来吗？”黛安娜犹豫了一会儿，低语道，“哪怕一会儿也好。”

马修是一个来自古代的吸血鬼，不是会穿越时间的巫师。不过，他也是一个男人，知道实现这种神奇效果的一种方法。他的理智告诉自己现在埃米莉才刚刚去世，但他的身体发出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信号。

他故意低下头，好让黛安娜把他推开。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用手指滑过他那已经剪短的头发，她回了一个长长的吻，吻得他喘不过气来。

她把那件亚麻细布衬衣从过去带到了现在。虽然这件衬衣几乎是透明的，但它仍然能够将他们的身体隔开。他掀起衬衣，露出她那柔软而隆起的、包裹着生长中的孩子的小腹，以及为了哺育未来的孩子而日益成熟的乳房。离开伦敦以后，他们一直都没有做爱，马修注意

到黛安娜腹部变得更紧了——这说明婴儿正在生长——流往胸部和下身的血量也提高了。

他深情地望着她，抚摸她，亲吻她。不过，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满足，反而使他更加渴望。马修把黛安娜放到床上，从上到下亲吻她的身体，一直吻到那个只有他知道的隐秘位置。她用手抱着他的头，让他的嘴唇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他咬了一下她的大腿，那是一种无声的责备。

当黛安娜开始热切地对抗他的控制力，轻声要求他进入时，马修将她抱起来，用一只凉凉的手沿着她的脊柱向下抚摸。

“你想让时间停下来。”他提醒道。

“它已经停下来了。”黛安娜肯定地说，她压在他身上，发出邀请。

“那你为什么还要催我呢？”马修摸索着黛安娜肩胛骨之间的星形疤痕，以及从她一边的肋骨垂到另一边的新月。他皱起了眉头。她的后背下方有一个阴影。这个阴影隐藏在皮肤深处，有着珍珠般的灰色轮廓，看上去有点像一只火龙。它的下颌咬进了上方的新月，翅膀盖住了黛安娜的胸腔，尾巴垂到了她的臀部。

“你怎么停下来了？”黛安娜把头发从眼睛上面撩开，将头歪向一边。“我想让时间停下来——而不是让你停下来。”

“你的后背上有东西。”马修摸索着火龙的翅膀。

“你是说有别的东西吗？”她紧张地笑出了声。她仍然担心已经愈合的伤口是一种瑕疵。

“它和你的其他伤疤让我想到了玛丽·西德尼实验室里的一幅油画，画的是一只火龙用嘴叼着月亮。”他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能看到这个阴影，至少他那双吸血鬼眼睛能够看到它。“它很美。这是另一个能够证明你非常勇敢的印记。”

“你曾说过，我很鲁莽。”黛安娜呼吸急促地说。马修的嘴向龙头靠去。

“你的确很鲁莽。”马修的嘴唇和舌头在盘旋的龙尾上滑过。他的嘴亲吻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深。“简直要把我逼疯了。”

他的嘴贪婪地吮吸着她，将黛安娜推到欲望的边缘。他不时停下来，轻轻说出一句爱语或承诺，使她永远不会被爱的洪水冲走。她希望在遗忘中获得满足和平静，但他希望这个由安全感和亲密感所包裹的时刻永远持续下去。马修将黛安娜转过来，让她面朝自己。他慢慢地滑进她的身体，他的嘴唇柔软而充盈，她的眼神恍惚而迷离。他持续着轻柔的动作，直到妻子加速的心跳告诉他，她的高潮要来了。

黛安娜喊着他的名字，编织出了一道魔咒，将他们放在了世界的中心。

然后，在带着玫瑰色的黎明前的最后时刻，他们相互缠绕着躺在一起。黛安娜将马修的头放在胸前。他用眼神向她发出了疑问，她点头回应。于是，马修将嘴唇靠向那一轮栖息在凸起青筋上的银色月亮。

这是吸血鬼了解伴侣的古老方式。在这个神圣的时刻，两个人真诚而不加判断地交换着思想和情绪。吸血鬼是神秘的生物，但是当一只吸血鬼从伴侣的心脏静脉中抽取血液时，他们将进入一种完美的状态，那种平静和相互理解可以消除持续单调的捕猎和占有欲。

黛安娜的皮肤在马修的牙齿处分开，马修吸到了几盎司宝贵的血液。于是，各种意向和感情像潮水般向他涌来：快乐混合着悲伤，与朋友和家人团聚的喜悦混合着艾米莉去世带来的痛苦和愤怒，而控制着这些情绪的则是黛安娜对马修和孩子的牵挂。

“如果可行的话，我会和你分享这种丧亲之痛。”马修低语道。他亲吻着他的牙齿在她的皮肤上留下的痕迹。他翻过身，躺在床上，让黛安娜趴在他的身上。她望着他的眼睛。

“我知道。永远不要离开我，马修。不要不辞而别。”

“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他许诺道。

黛安娜的嘴唇靠向马修的额头。她把嘴唇摁在他两眼之间的皮肤上。大多数温血伴侣无法分享吸血鬼之间的交流仪式，但他的妻子找到了绕过这个限制的方法，就像她在生命中绕过其他障碍一样。黛安娜发现，当她亲吻马修的这个部位时，她同样可以短暂感受到马修内心深处思想以及他所隐藏的恐惧和秘密。

当黛安娜献上巫师之吻时，马修只是感受到了她的法力所带来的一丝刺痛，他尽量保持静止状态，以便让黛安娜感受到他的思想。他尽量放松自己，好让自己的思想感情畅通无阻地流动。

“欢迎回家，妹妹。”鲍德温突然掀开了被单，房间里充满了柴火和马鞍的味道。

黛安娜吃惊地叫了一声。马修试图将她裸露的身体拉到自己背后，但是已经太晚了。他的妻子已经被另一个人抓在手中。

“我在开车的时候就听到了我父亲的血誓。而且，你怀孕了。”鲍德温·德·克莱蒙的视线落在了黛安娜圆滚滚的腹部，他的脸色阴沉而愤怒，头发好像燃烧的火焰。他扭动她的胳膊，将她的手腕凑到自己鼻子上。“你身上只有马修的味道。很好，很好。”

鲍德温放开了黛安娜，马修立即将她抱在怀里。

“起来，你们两个。”鲍德温命令道，他的愤怒很明显。

“你没有权力命令我，鲍德温！”黛安娜叫道，她眯起了眼睛。

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让鲍德温感到愤怒。他毫无预兆地扑了过来。多亏马修用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才将他的脸阻止在了距离黛安娜只有几英寸的地方。

“我父亲的血誓告诉我，我有这个权力，女巫。”鲍德温盯着黛安娜的眼睛，试图单纯通过意志使她把眼光移开。但是她一动不动，鲍德温眨了眨眼睛。“你的妻子缺乏教养，马修。给她上上课，要不然我就会亲自去教育她。”

“教育我？”黛安娜瞪大了眼睛。她把手指张开，房间里的风绕着她的脚旋转，准备回应她的召唤。科拉在高空中用尖叫声告诉主人，她正在往这边赶来。

“不要用魔法，也不要用龙。”马修在她的耳边低语道。他希望妻子这一次能够遵从他。他不想让鲍德温或者这个家族中的其他人知道他们在伦敦期间黛安娜的能力取得了多大的进步。

黛安娜奇迹般地摇了摇头。

“这是什么意思？”伊莎波冷若冰霜的声音极具穿透力，“鲍德温，你出现在这里的唯一借口就是你已经失去了理智。”

“悠着点，伊莎波。你在炫耀自己的力量。”鲍德温迈着方步朝楼梯走去，“不要忘了，我才是德·克莱蒙家族的首领。我不需要借口。我在家族藏书室等着你，马修。还有你，黛安娜。”

鲍德温转过身，用他那奇怪的金褐色眼睛平视着马修。

“不要让我等太久。”

3

德·克莱蒙家族藏书室沐浴在黎明前柔和的阳光中，一切仿佛都经过了柔焦处理：书本边缘，排列在房间里的木质书架的坚硬边框，奥布松地毯上的暖金色和蓝色光晕。

唯一不能柔化的就是我的愤怒。

三天以来，我曾以为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埃米莉的死给我带来的悲伤。不过，在和鲍德温相处了三分钟以后，我发现我错了。

“进来，黛安娜。”在高高窗户旁边，鲍德温坐在一把像王座一样的萨沃纳罗拉椅子上。他那金红色的头发在灯光下闪耀着光亮，这种颜色使我想起了鲁道夫皇帝在布拉格打猎时携带的奥古斯塔猎鹰的羽毛颜色。鲍德温的每一寸肌肉里都蕴含着愤怒，积蓄着力量。

我环顾房间。我们不是唯一被鲍德温召集到这场临时会议中的人。一位年轻女士孤零零地站在壁炉边，她有着和脱脂牛奶同样颜色的皮肤和黑色寸头，深灰色的大眼睛上长着厚厚的睫毛。她嗅着空气，仿佛闻到了暴风雨的味道。

“韦兰。”马修曾提醒过我，菲利普的女儿们非常可怕，因此这个家族请求他不要再制造女儿了。不过，韦兰看上去并不十分吓人。她有着光滑平静的脸颊、从容的姿态以及闪烁着能量和智慧的眼睛。如果她没有穿着一身黑衣，你可能会把她当成小精灵。

接着，我注意到了从她那黑色高跟靴上探出来的刀柄。

“狼崽子，^①”韦兰回应道。在姐弟之间，这是一句冷冰冰的问候。不过，她向我投来的目光更加冷淡。“巫师。”

“我叫黛安娜。”我的怒火在闪烁。

“我跟你说过，这件事错不了。”韦兰没有回应我的话，转向鲍德温。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鲍德温？”马修问道。

“我认为，来我父亲家是不需要请柬的，”他回答道，“事实上，我从威尼斯过来是想见马库斯的。”

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发现你在这里，我可真是吃惊，”鲍德温接着说，“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你的伴侣现在成了我的妹妹。菲利普1945年就死了。我怎么会感觉到父亲的血誓呢？是闻到的吗？是听到的吗？”

“其他人可以向你解释这件事。”马修抓起我的手，转身走向楼梯。

“在我弄清这个巫师从死去的吸血鬼身上骗到血誓的方法之前，你们谁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鲍德温低沉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威胁。

“这不是骗来的。”我愤愤不平地说。

“那么，是招魂术吗？某种邪恶的复苏咒？”鲍德温问道，“或者你召唤出了他的灵魂，强迫他把血誓给了你？”

“菲利普和我之间发生的事与我的魔法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是出于慷慨。”我的愤怒变得更加强烈。

“说得就像你认识他似的，”鲍德温说，“这不可能。”

“对时光穿越者是可能的。”我回答道。

“时光穿越者？”鲍德温极为吃惊。

“黛安娜和我曾回到过去，”马修解释说，“准确地说，是1590

年。我们在圣诞节之前来到了这座塞图尔城堡。”

“你见到了菲利普？”鲍德温问道。

“是的。那个冬天，菲利普一个人待着。他寄给我一枚硬币，让我回家。”马修说。在场的德·克莱蒙家族成员都知道父亲的专属暗号：当一份命令带着菲利普的一枚古代银币时，收信人必须无条件遵守命令。

“12月？这意味着在未来五个月里，我们都要忍受菲利普的血鸣。”韦兰嘟囔道。她用手指掐着鼻梁，仿佛感到头疼。我皱起了眉头。

“为什么是五个月？”我问道。

“根据我们的传说，吸血鬼的血誓将鸣叫一年零一天，所有的吸血鬼都能听到这种声音。不过，对于那些身体里流淌着菲利普血液的人来说，这种声音格外响亮清晰。”鲍德温说。

“菲利普说，他想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我是德·克莱蒙家的人。”我抬头看了看马修。所有在16世纪遇到我的吸血鬼一定都听到了菲利普的血鸣，他们知道我不仅是马修的伴侣，也是菲利普·德·克莱蒙的女儿。在过去，在我们的所有旅程中，菲利普都在保护我。

“不管哪个巫师都不会被视作德·克莱蒙家族的成员。”鲍德温的声音平淡而不容质疑。

“我已经是德·克莱蒙家族成员了。”我举起左手，以便让他看到我的结婚戒指。“马修和我不仅是伴侣，还结了婚。婚礼是你父亲主持的。如果圣吕西安的教区记录还在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婚礼是在1590年12月7日举行的。”

“如果去了那个村庄，我们就会发现神父的登记簿被人撕掉了一页，”韦兰低声说，“爸爸^①总是小心地隐藏着自己的踪迹。”

^① 原文为德语 Wölfling。

^① 原文为拉丁语 Atta。

“你和马修什么时候结婚并不重要，因为马修也不是真正的德·克莱蒙家族成员，”鲍德温冷冷地说，“他只是我父亲伴侣的孩子。”

“这太可笑了，”我抗议道，“菲利普认为马修是他的儿子。马修管你叫哥哥，管韦兰叫姐姐。”

“我不是那个小崽子的姐姐。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姓氏相同罢了，”韦兰说，“为此，我得感谢上帝。”

“黛安娜，你会发现，对于大多数德·克莱蒙家族成员来说，婚姻和伴侣没有什么意义。”这句平静的话语带有明显的西班牙或葡萄牙口音。说话的是站在门口的一个陌生人。他那深色的头发和浓咖啡色的眼睛与淡金色皮肤和浅色衬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没人请你来，费尔南多。”鲍德温生气地说。

“你知道，我来不是因为有人请我，而是因为有人需要我。”费尔南多朝我微微鞠了个躬。“费尔南多·贡萨尔维斯。对于你的不幸，我深表遗憾。”

这个名字激活了我的记忆。我之前在某个地方听过这个名字。

“马修放弃拉撒路骑士团团团长职位时，曾经邀请你领导这个组织。”我终于想起了这个人。贡萨尔维斯是兄弟会最令人敬畏的战士之一。从他那宽大的肩膀和健壮的身材来看，我相信这一定是事实。

“是的。”和其他吸血鬼一样，费尔南多的声音温暖而浑厚，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不过，休·德·克莱蒙是我的伴侣。在他和其他圣殿骑士去世以后，我很少参与骑士团的事务，因为最勇敢的骑士也会失去保守承诺的勇气。”费尔南多深色的眼睛盯着马修的哥哥，“不是吗，鲍德温？”

“你在挑战我吗？”鲍德温站了起来。

“我需要吗？”费尔南多笑了。他比鲍德温矮，但我感觉到，在战斗中打败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没想到你会轻视你父亲的血

誓，鲍德温。”

“我们并不知道菲利普想从这个巫师身上得到什么。他也许想对她的力量获得更多的了解，或者是她用魔法胁迫了他。”鲍德温扬起下巴，形成了一个执拗的角度。

“不要瞎想了，婶婶没有对爷爷使用任何魔法。”加洛格拉斯像风一样飘进了屋子，看他那轻松的神态，仿佛德·克莱蒙家族总是在早晨四点半召开会议商讨紧急事务一样。

“既然加洛格拉斯来了，我就不插手德·克莱蒙家族的事情了。”费尔南多冲马修点了点头，“如果需要的话，请随时叫我，马修。”

“我们会没事的。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当费尔南多离去时，加洛格拉斯天真地朝韦兰和鲍德温眨了眨眼睛。“至于菲利普的想法，很简单，叔叔：他想让你正式承认黛安娜是他的女儿。不信你问韦兰。”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鲍德温问他的妹妹。

“爸爸去世前几天把我叫了过去，”韦兰声音低沉，表情很痛苦。“爸爸”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但它显然表现出女儿对父亲的感情。“菲利普担心你不理睬他的血誓。他让我发誓，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承认这一点。”

“菲利普的誓言是他和我之间的私事，不需要得到你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承认。”我不想让鲍德温和韦兰毁掉我对菲利普——或者那个时刻——的回忆。

“没有比将温血动物纳入吸血鬼宗族还需要公开的事情了，”韦兰对我说。她转向马修。“在你匆匆进入这段被禁止的感情之前，你没有把吸血鬼的习俗告诉她吗？”

“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匮乏的奢侈品。”我回答。在我们刚开始交往时，伊莎波就警告过我，我需要了解关于吸血鬼的许多事情。经过这段谈话后，血誓成了我需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那我就向你解释一下吧，”韦兰的声音比任何女教师的声音都要更加尖厉，“在菲利普的血鸣消逝之前，他的一个纯血孩子必须知晓血誓的存在。否则，你就不是真正的德·克莱蒙家族成员，其他吸血鬼也没有义务将你看作这个家族的一分子。”

“就这些吗？我不在乎吸血鬼的荣誉，能够成为马修的妻子就已经足够了。”人们越是谈论德·克莱蒙家族成员的身份，我就越不喜欢它。

“如果这是真的，我的父亲就不会收养你。”韦兰评论道。

“我们可以做出妥协，”鲍德温说，“当这个巫师的孩子降生时，他们的名字将被列在德·克莱蒙家谱里，成为我的亲属，这样菲利普一定会满意的。”他的话听上去很大度，但我相信他一定隐藏着什么阴暗的目的。

“我的孩子不是你的亲属。”马修声如洪钟。

“如果正如黛安娜所说，她是德·克莱蒙家族成员，她的孩子就是我的亲属。”鲍德温微笑着说。

“等等。什么家谱？”我需要弄清刚才那句争论的含义。

“圣会保留着所有吸血鬼家族的官方家谱，”鲍德温说，“有的家族已经不再遵从这项传统了。不过，德·克莱蒙家族仍然遵从。家谱包含有关于重生、死亡、伴侣名字和后代的信息。”

我的手下意识地放在了肚子上。我希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不让圣会知道孩子的事。根据马修那机警的眼神判断，他也是这样想的。

“也许你的时光旅行足以对血誓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不过，只有最暗黑的魔法——或者出轨——才能够解释怀孕这件事，”鲍德温享受着弟弟的尴尬，“孩子不可能是你的，马修。”

“黛安娜怀的是我的孩子。”马修的眼睛变成危险的黑色。

“不可能。”鲍德温的语气非常肯定。

“千真万确。”马修反驳道。

“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将是历史以来最令人憎恨的孩子，也是最有可能遭到追杀的孩子。生物们会渴求他们的血液，以及你们的血液。”鲍德温说。

我刚刚发觉马修离开了我的身边，鲍德温的椅子就发出了断裂的声音。当这段电光火石般的动作结束时，马修站在哥哥的背后，用胳膊勒着鲍德温的喉咙，一把刀子抵在了鲍德温的心口上。

韦兰低头去看靴子，她吃惊地发现，那里只剩下了一把刀鞘。她发出了一句诅咒。

“你也许是家族的首领，鲍德温，但是不要忘了，我是这个家族的刺客。”马修咆哮道。

“刺客？”面对着马修另一个被暴露出来的身份，我试图掩饰自己的困惑。

科学家。吸血鬼。战士。间谍。王子。

刺客。

马修曾反复告诉我，他是个杀手。不过，我总是觉得这是吸血鬼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知道他曾在自卫时杀过人，在战场上杀过人，为了生存而杀过人。我从未想过，马修需要在家族的命令下行凶。

“你一定知道这件事吧？”韦兰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恶意，她那冷酷的眼睛仔细打量着我。“如果马修不是特别擅长这件事，我们中的某个人早就干掉他了。”

“在这个家族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韦兰。”马修的声音中带着几分苦楚，“恩斯特了解你的角色吗——软床单和男人的大腿是怎么回事？”

韦兰像闪电一样向马修冲过去，同时弯曲手指，将其变成致命的爪子。

吸血鬼的速度很快，但是魔法更快。

我使出一波巫风，将韦兰按在墙上，使她远离我的丈夫和鲍德温。在这段时间里，马修从哥哥那里得到了某种承诺，然后放开了他。

“谢谢你，我的小母狮。”每当我做出某种勇敢或者极度愚蠢的事情时，马修就会这样称呼我。他把韦兰的刀递给我。“拿着它。”

马修将韦兰扶起来，同时加洛格拉斯站到我的身边。

“很好，很好，”韦兰站直身子，嘟囔道，“我知道为什么爸爸会被你的妻子吸引了，但我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厉害，马修。”

“情况变了。”马修简略地说。

“显然是的。”韦兰赞许地看了我一眼。

“你会信守对爷爷的承诺，对吧？”加洛格拉斯问韦兰。

“再说吧，”她谨慎地说，“在做出决定之前，我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时间会过去的，但情况不会发生变化。”鲍德温用毫不掩饰的厌恶表情看着我，“马修的妻子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你就承认吧，韦兰。”

“爸爸在世时，我尊重他的意愿，”韦兰说，“现在他去世了，我也不能置之不理。”

“值得庆幸的是，圣会已经在寻找马修和他的伴侣了，”鲍德温说，“谁知道呢？到了12月，他们可能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最后，鲍德温用轻蔑的目光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昂首走出了房间。韦兰偷偷用饱含歉意的眼神看了加洛格拉斯一眼，然后跟在他的身后。

“所以……事情进展得不错，”加洛格拉斯含糊地说，“你没事吧，婶婶？你开始发亮了。”

“那阵巫风把我的伪装咒吹离了位置。”我试图重新让它盖住我的身体。

“从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来看，鲍德温在家的这段时间里，我觉

得你最好还是一直戴着它吧。”加洛格拉斯建议道。

“不能让鲍德温知道黛安娜的法力。如果你能帮忙，我会很感激的，加洛格拉斯。还有费尔南多。”马修没有指明应该怎样帮忙。

“当然。婶婶自出生起，我都一直在照看她，”加洛格拉斯像在陈述一桩事实，“现在我也不会停下来。”

听到这段话，过去我从未理解的一段经历像锯齿拼图一样滑进了正确的位置。小时候，我经常感觉到其他生物正在看着我，他们的目光在我的皮肤上形成了压迫、刺痛和冰冷的感觉。其中一个生物是彼得·诺克斯，他是我父亲的敌人，是到塞图尔城堡来找我和马修并且害死埃姆的人。另一个生物难道是这个酷似大狗熊的、被我像哥哥一样爱戴着的、直到我们穿越到16世纪才认识的人吗？

“你一直在看着我？”我的眼眶湿润了，把眼泪眨了回去。

“我向爷爷许诺过，为了马修，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加洛格拉斯的蓝眼睛变得非常柔和，“而且，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你小的时候真是捣蛋鬼：爬树，在街上追着自行车跑，一头钻进森林里，也不知道你想去哪里。真不知道你的父母是怎么把你养大的。”

“我爸爸知道吗？”我忍不住问道。当我的父亲在一次常规时光旅行中意外地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遇到我和马修时，他曾经遇到过这个大个子盖尔人。即使是在今天的马萨诸塞州，我的父亲也会一眼认出加洛格拉斯。这个人的特征太明显了。

“我尽量不暴露自己。”

“这不是我要问的问题，加洛格拉斯。”面对吸血鬼那种半真半假的回答方式，我的探寻能力大有进步。“我父亲知道你在监视我吗？”

“在史蒂芬和你母亲最后一次去非洲前，我故意让他看到了我，”加洛格拉斯坦白了，他的声音压得极低。“我想，到了最后时刻，如

果他知道我在附近，他会感到宽慰的。你当时还是个小不点儿。在你遇到马修之前，你还要经历漫长的岁月，史蒂芬一定会对此感到非常担心。”

马修和我之前并不知道，为了让我们安全无恙地相遇，毕晓普家族和德·克莱蒙家族已经努力了几个世纪。菲利普，加洛格拉斯，我的父亲，埃米莉，我的母亲，他们都在暗中帮助我们。

“谢谢你，加洛格拉斯。”马修用沙哑的声音说。和我一样，他也对今天早上的发现感到吃惊。

“不必了，叔叔。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加洛格拉斯清了清哽咽的喉咙，转身离开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天哪。”马修用手指挠着头发。这一举动通常表示他已经失去了耐心。

“我们该怎么办？”自从鲍德温出现以后，我的心情一直没有恢复到之前那种平静的状态。

这时，有人在房里轻轻咳了一声，打断了马修的思绪。

“很抱歉，打扰您了，老爷。”菲利普·德·克莱蒙曾经的随从阿兰·勒·梅勒站在藏书室的门口。他拿着一个古老的保险箱和一个用绿色硬麻布装订起来的小账本，保险箱的顶部用银色的大头钉排出了P.C.的首字母缩写（表示菲利普·克莱蒙）。他那椒盐色的头发和慈祥的面容同我1590年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对我来说，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他和马修、加洛格拉斯就是那永远的恒星。

“这是什么，阿兰？”马修问道。

“我要和德·克莱蒙夫人说点正事。”阿兰回答道。

“正事？”马修皱起了眉头，“能等等吗？”

“恐怕不行，”阿兰带着歉意说，“我知道现在不太合适，老爷，

但菲利普先生^①坚持要求尽快将德·克莱蒙夫人的东西还给她。”

阿兰带着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塔楼。当我看到放到马修书桌上的东西时，我完全忘记了过去一个小时发生的事情，惊讶得目瞪口呆。

一本棕色皮面装订的小书。

一条因使用多年而磨旧的绣花袖子。

无价的珠宝——珍珠、钻石和蓝宝石。

一支带有长链的金色箭头。

一对袖珍画像，表面光洁如新。

用褪色康乃馨丝带捆住的信件。

一只银色的捕鼠器，上面精致的雕刻图案已经锈迹斑斑。

为皇帝定做的镀金天文仪器。

由能工巧匠用花楸树枝雕刻的木盒子。

这些物品看上去并不多，但它们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过去八个月的生活。

我颤抖着手拿起那本小书，把它打开。在我们抵达马修位于伍德斯托克的宅邸后不久，马修就把这本书给了我。在1590年秋天，这本书的装帧还是新的，纸页很白。今天，封面上已经出现了斑点，书页也被岁月染成了黄色。过去，我把这本书藏在了旧馆的一个高架子上。如今，根据书中的藏书票判断，这本书已经成了塞维利亚一家图书馆的馆藏。扉页上印着书号：“贡萨尔维斯手抄本4890”。某人——显然是加洛格拉斯——已将第一页撕掉。我曾经尝试在这一页写下我的名字。这一页上的墨迹已经渗透到了下面一页，但我所列出的1590年流通的伊丽莎白钱币仍然清晰可辨。

^① 原文为法语 Sicur。

我草草翻阅这本书，想起了自己过去的徒劳努力：为了表现得像个合格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家庭主妇，我曾试图掌握治疗头痛的方法。我所记录的日常生活让我回忆起了我们在暗夜学派那段痛苦而甜蜜的时光。在那几页纸上，我画下了十二星座的标志，记下了几样菜谱，还草草写下了我们过去前往塞图尔城堡时的装箱单。我听到了过去和现在相互摩擦时发出的轻微鸣响，看到了即使在壁炉旁也很难看到的蓝色和琥珀色丝线。

“你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我重新回到了现实之中。

“加洛格拉斯少爷很久以前把它给了费尔南多爵爷。费尔南多爵爷今年5月来到塞图尔城堡的时候就让我把这本书还给你。”阿兰解释说。

“这些东西居然能够保存到现在，简直是个奇迹。你这么多年是怎么瞒着我收集起这些东西的？”马修拿起了银色的捕鼠器。当时，我委托伦敦一位收费很高的钟表匠制作这个器械，放在我们位于黑衣修士区的阁楼上，去捕捉到处乱窜的老鼠，马修还取笑过我。瓦兰先生将它设计成了猫的样子，耳朵上连着一根横木，鼻子上站着一只小老鼠。马修故意启动了弹簧，让猫咪的尖牙咬住自己的手指。

“我们必须这样做，老爷。我们默默等待。我们从未失去信心。我们相信德·克莱蒙夫人一定会回来。”阿兰的嘴角显现出了一丝苦笑。“要是菲利普先生也能活到这一天就好了。”

想到菲利普，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他一定知道他的孩子知道自己多了个妹妹后将会如何反应。他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个尴尬的位置上呢？

“你没事吧，黛安娜？”马修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是的。只是有点应接不暇。”我拿起马修和我穿着伊丽莎白时代精致服装的肖像。这是尼古拉斯·希利亚德在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的

邀请下绘制的。伯爵夫人和诺森伯兰伯爵将这些袖珍画像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我们。两个人最初是马修的朋友——此外，暗夜学派的其他成员也是马修的朋友：沃尔特·雷利、乔治·查普曼、托马斯·哈里奥特和克里斯托弗·马洛。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成了我的朋友。

“这些袖珍画像是伊莎波夫人找到的。”阿兰解释道，“她每天都在翻报纸，寻找你们的遗迹——与其他事件迥然不同的异常现象。当伊莎波夫人在一个拍卖公告中看到这些画像时，她把马库斯少爷派到了伦敦。他在那次拍卖中遇到了菲比小姐。”

“这是你结婚礼服上面的那条袖子。”马修抚摸着脆弱布料上丰饶角^①的轮廓，那是象征丰饶的传统符号。“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样子，当时你从山上走下来，走向村庄，村里的火炬在燃烧，孩子们在雪中开道。”他的笑容中满是爱意和喜悦的自豪。

“婚礼过后，万一你对夫人感到厌倦的话，村子里的许多男人都会对她献殷勤的。”阿兰笑着说。

“谢谢你为我保留所有这些回忆。”我低头看着书桌上的东西，“我很容易认为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认为我们从未真地去过1590年。这些东西让那段日子变得更加真实了。”

“菲利普先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对了，还有两样东西需要您过目，德·克莱蒙夫人。”阿兰将手里的账本递了过来。账本上系着一根用于保密的绳子，封面的绳结上还带着一团封蜡。

“这是什么？”我皱了皱眉，接过账本。这个本子比马修这间书房里记录拉撒路骑士团财务数据的那些账本要薄得多。

“您的账目，夫人。”

^① 象征丰饶的羊角，角内呈现满溢的鲜花、水果等。

“我想我的账目是由哈密什管理的吧？”他曾经给我拿来一摞摞的文件让我签字。

“奥斯本先生从老爷手里接过了您的夫妻财产管理工作。这些是您从菲利普先生那里收到的资金。”阿兰的视线在我的额头上停留了一会儿，菲利普曾在那里留下他的血液，以证明我是他的女儿。

我好奇地打开封蜡，翻开账本。这个小账本曾多次装订，添加了更多的页面。最初的记录从1591年开始，使用的是16世纪的厚纸。一项条目录录了我和马修结婚时菲利普提供的嫁妆：两万个威尼斯金币和三万个神圣罗马帝国银元。之后，阿兰用灵巧的手对每一笔投资做了详细的记录，包括基金的每一笔利息以及用这些收入购买的房屋和土地。我迅速翻到了账本的结尾。最后一项条目写在了闪闪发光的白色封底上，其记录日期正是我们返回塞图尔城堡的2010年7月4日。看到“资产总额”一列显示的数字，我睁大了眼睛。

“对不起，我没能赚到更多的钱，”阿兰慌忙解释道。他显然误解了我的反应。“我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用您的钱进行投资，但收益更高、风险也更大的投资需要得到鲍德温先生的同意，而他当然不能知道您的存在。”

“这笔财产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阿兰。”当马修制订我们的婚姻协议时，他为我提供了一大笔财产。现在，这些财产已经变成了一笔巨资。菲利普希望我像克莱蒙家族的其他女性成员那样获得财务自由。根据我今天早上刚刚掌握的信息，我那已经死去的公公已经实现了他的愿望。我将账本放到一边。“谢谢。”

“这是我的荣幸，”阿兰深鞠一躬。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最后，菲利普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阿兰给了我一个用廉价薄纸制作的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封口上的劣质胶水早已变干，但一团黑红色的封蜡仍然将信封封得很结

实。封蜡里嵌着一枚古钱币，那是菲利普的专属暗号。

“菲利普先生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写完这封信。写完以后，他又让我把信读给他听，以确保这封信能够体现出他想表达的意思。”

“什么时候？”马修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他去世那天。”阿兰显露出了焦虑不安的表情。

歪歪扭扭的字迹像是出自一个因年老或过于虚弱而无法握稳钢笔的人。它清晰地体现出菲利普所承受的巨大痛苦。我搜寻着自己的名字，找出名字里所有的字母，用手指在信封表面滑动，信上的文字也随着散开。首先，信封上出现了一团黑色的墨汁，随后，墨汁演变成了一个面孔。这张面孔仍然很英俊，但那个人受到了痛苦的折磨，原来那只闪耀着智慧和幽默之光的黄褐色眼睛也已经变成了一个深深的空洞。

“纳粹竟然把他的眼睛弄瞎了！你怎么没跟我说呢？”我知道我的公公受到了拷打，但从未想过囚禁他的人用这种方式伤害他。我开始细细查看菲利普脸上的其他伤口。幸好我的名字笔画不多，容不下一幅详细的肖像。我轻轻地触摸公公的脸颊，画面消失了，在信封上留下一团墨迹。我打了一个响指，墨迹从信封上兴起，形成一团小小的黑色龙卷风。当风暴平息时，这些字母又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当菲利普先生疼痛难忍时，他常常向你谈论他面对的困难，德·克莱蒙夫人。”阿兰轻声说道。

“和她说话？”马修有些吃惊地问。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阿兰点了点头，“他会吩咐我让所有人离开城堡这片区域，以防有人偷听。德·克莱蒙夫人可以为菲利普先生提供其他人无法提供的安慰。”

我把信封翻过来，抚摸着古代银币上突起的图案。“菲利普希望人们把他的钱币归还给他本人。如果他已不在人世，我怎样还给他呢？”

“也许答案就在里面。”马修提出了建议。

我把手指滑到信封的封口下面，将硬币从封蜡中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拿出薄薄的纸张。当我展开信纸时，纸张发出了不祥的噼啪声，仿佛随时都会裂开。

菲利普那微弱的月桂、无花果和迷迭香的气息扑面而来。

看到信上的字迹，我庆幸自己拥有擅长破解复杂手写字体的能力。经过一番审视，我读出了信中的内容。

黛安娜——

不要让过去的幽灵偷走未来的喜悦。

谢谢你握住我的手。

你现在可以放手了。

流动在血液和血誓中的父亲，

菲利普

又及：这枚钱币是给船夫的。告诉马修，我会在彼岸确保你的安全。

读到最后几个字，我哽咽了。这些话语在寂静的房间里久久回响。

“所以，菲利普的确想让我归还他的钱币。”他会坐在冥河的河岸上，等待卡戎用船把我载过来。也许埃米莉也陪在他身边，还有我的父母。我闭上眼睛，试着屏蔽掉这些令人痛苦的场景。

“‘谢谢你握住我的手’是什么意思？”马修问。

“我曾向他保证，他不会一个人待在黑暗的时代。我会去那里陪着他。”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呢？”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不过，你至少成功守住了你对他许下的诺言。”马修俯下身来亲吻了我。他的视线越过我的肩膀，落在了信纸上。“和以前一样，菲利普为他的承诺加了一道保险。”

“这话怎么讲？”我抹着脸颊上的泪水问。

“他留下了书面证据，可以证明他心甘情愿地希望你成为他的女儿。”马修用白皙纤细的手指指了指信上的文字。

“这就是菲利普先生希望德·克莱蒙夫人尽快拿到这些物品的原因。”阿兰证实了这种说法。

“我不明白。”我看着马修。

“有了这些珠宝、嫁妆和这封信，菲利普的任何一个孩子——甚至是圣会——都不会认为他是被迫将血誓授予你的。”马修解释道。

“菲利普先生非常了解他的孩子们，常常可以像巫师那样轻松地预测他们的未来，”阿兰点头说道，“我现在就不打扰你们回忆往事了。”

“谢谢你，阿兰。”等到阿兰的脚步声消失以后，马修才开始说话。“你没事吧，我的心肝儿？”他关切地低头看着我。

“当然。”我看着书桌轻声道。这里浓缩了我们的过去，但未来的方向还无迹可寻。

“我要上楼换衣服。用不了多长时间，”马修给了我一个吻，“然后我们就下楼吃早餐。”

“不用着急。”我努力挤出一个真诚的微笑。

马修一走，我立即拿起了菲利普让我在婚礼上佩戴的那个金色箭头。箭头的重量给人一种舒适感。在我的触摸下，这块金属很快变得温暖起来。我将链子戴在脖子上。箭头的尖端停在我的胸前，其边缘柔软而粗钝，不会划伤我的皮肤。

我感到牛仔裤口袋里一阵蠕动。我伸手去掏，掏出了一组丝带。作为编织者，我的索线也跟着我从过去回到了现在。和婚纱袖子或者捆扎信件的褪色线绳不同，它们依然光洁如新。它们在我的手腕上缠绕跳动，相互盘旋，就像一把五颜六色的小蛇，时而混合成新的颜色，

时而相互分开，恢复原本的形状和色彩。这些索线沿着我的手臂盘旋而上，慢慢钻进我的头发里，就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我将它们从身上拉开。

我是一个编织者。不过，我能理解菲利普·德·克莱蒙将我变成血誓女儿时编织出来的纷繁复杂的保护网吗？

4

“你以前想过要告诉我你是德·克莱蒙家族的刺客吗？”我伸手去拿西柚汁。

玛尔特已将我的早餐摆在了桌子上。马修隔着餐桌，静静地看着我。法伦和赫克托被马修偷偷带进了屋子里，两个小家伙此刻正饶有兴致地关注着我们的谈话——以及我所选择的食物。

“还有费尔南多和你哥哥休的关系。”我说，“我是由两个女人养大的。你不可能因为怕我反对而向我隐瞒这个消息。”

赫克托和法伦望着马修，希望听到回答。当这种希望落空时，狗狗们把头转向了我。

“韦兰看上去还不错。”我故意想要激怒马修。

“不错？”马修冲我立起了眉毛。

“……如果她没有拿刀的话。”我委婉地做出了让步，并为这个成功的策略而窃喜。

“不止一把刀，”马修补充道，“她的靴子里有一把刀，腰带里有一把刀，胸罩里还有一把刀。”

“韦兰参加过女童子军吗？”这次轮到我挑眉毛了。

还没等马修做出回答，加洛格拉斯像一阵蓝黑色的旋风一样穿过厨房，费尔南多紧随其后。马修挣扎着站了起来。看到跟在他身后的狗，马修指了指地板，两个小家伙立即坐了下来。

“乖乖吃饭，然后回塔楼。带上狗。在我过来接你之前，不要下来。”马修下达了命令，然后转眼就消失了。

“出了什么事？”面对着突然变空的屋子，我疑惑地问玛尔特。

“鲍德温回家了。”玛尔特说，仿佛这句话就足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马库斯，”我这才想起来，鲍德温回来是为了见马修的儿子。我和狗狗同时跳了起来。“他在哪儿？”

“菲利普的办公室。”玛尔特皱起了眉头，“我觉得马修不想让你去那里。那里可能会有人流血。”

“流血的事情我见得多了。”我说话的时候扭头看着玛尔特，结果撞到了韦兰的怀里。韦兰旁边跟着一个威严的老绅士，他目光慈祥，又高又瘦。我想从他们旁边绕过去。“借过。”

“你想去哪儿？”韦兰挡住了我的去路。

“菲利普的办公室。”

“马修让你去他的塔楼里。”韦兰眯起了眼睛，“他是你的伴侣，你应该像合格的吸血鬼妻子那样遵从他。”她有些德国口音，但不是正宗的德国口音、奥地利口音或者瑞士口音，而是三者的混合。

“真是遗憾，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巫师。”我向绅士伸出了手，他一直在勉强装作严肃的样子听我们谈话，以免笑出声来。“黛安娜·毕晓普。”

“恩斯特·诺伊曼。韦兰的丈夫。”根据恩斯特的口音判断，他的老家显然在柏林附近。“为什么不让黛安娜跟着他去呢，宝贝儿？^①这样你也能跟着她。我知道，你可不想错过一场好戏。我会在客厅里等着其他人。”

“好主意，亲爱的。如果这个巫师从厨房里逃出去，他们就不能怪罪我了。”韦兰大声赞扬恩斯特，给了他一个缠绵的吻。虽然她看上去足以做他的孙女，但她俩显然非常相爱。

“我偶尔也能想出一些好主意，”恩斯特的眼睛里明显闪烁着光芒，“现在，在你和黛安娜玩猫捉老鼠游戏之前，请告诉我：为了防备你的某个兄弟横冲直撞，我应该拿刀还是拿枪防身呢？”

韦兰考虑了一下。“我想玛尔特的切肉刀应该够用了。用它来拖慢热尔贝的脚步已是绰绰有余，而他的皮可比鲍德温和马修的皮厚多了。”

“你用切肉刀对付过热尔贝？”我越来越喜欢恩斯特了。

“夸张了。”恩斯特的脸由于尴尬而有些发红。

“我想菲比正在尝试使用‘外交手段’，”韦兰打断了对话，将我的身子转过来，朝向争执的方向。“鲍德温可不吃这一套。我们必须走了。”

“恩斯特需要带上刀子，而我需要带上狗狗。”我朝赫克托和法伦打了个响指，然后轻快地跑了起来，两只小狗一边叫，一边摇着尾巴跟在我的脚边，仿佛我们正在愉快地做游戏。

当我们赶到现场时，通往家族公寓的三层楼梯平台上站满了饱含关切的围观人们：纳撒尼尔；抱着玛格丽特、目瞪口呆的苏菲；穿着精美的佩斯利丝绸浴袍、只刮了半边脸的哈密什；似乎刚刚被吵闹声叫醒的萨拉。伊莎波露出无聊的表情，似乎在说，这种事情她已经司空见惯了。

“请大家去客厅，”我一边说，一边把萨拉拉向楼梯。“恩斯特会去那里和你们会合。”

“我不知道马库斯为什么发火，”哈密什用毛巾擦拭着下巴上的剃须膏，“鲍德温找到了他，刚开始似乎一切正常。随后，他们突然就吵了起来。”

^① 原文为德语 Schatz。

菲利普曾经用来办公的这个房间此刻已被大量吸血鬼占据，充满了阳刚之气。马修、费尔南多和加洛格拉斯正在为最好的位置而争抢。鲍德温坐在一把向后倾斜的温莎椅^①上，两条腿交叉放在桌子上。马库斯靠在书桌的另一边，脸涨得通红。一个矮个子年轻女人站在旁边。根据我们第一天回来时的一点印象，我记得她就是马库斯的伴侣菲比·泰勒。此时，菲比正在努力调解德·克莱蒙家族首领与拉撒路骑士团大团长之间的争执。

“你所召集的这个由巫师和精灵组成的奇怪团体必须立即解散。”鲍德温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是没有成功。他的椅子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

“塞图尔城堡属于拉撒路骑士团！我是大团长，而你不是。这里的事情由我说了算！”马库斯大声反驳道。

“别理他，马库斯。”马修拉住儿子的胳膊。

“如果你不能精确执行我的命令，拉撒路骑士团将不复存在！”鲍德温站起来，面对面盯着马库斯。

“少威胁我，鲍德温，”马库斯说，“你不是我的父亲，也不是我的主人。”

“但我是这个家族的首领。”鲍德温将拳头重重地砸在木质书桌上，“马库斯，你要么听从我的吩咐，要么承担违抗命令的后果。”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坐下来慢慢讲道理呢？”菲比一边说，一边勇敢地试图将两只吸血鬼分开。

鲍德温朝她发出了一阵警告的咆哮。马库斯伸手去掐伯父的喉咙。

马修抓住菲比，将她拉到一边。菲比浑身颤抖，这不仅是因为恐惧，

也是因为愤怒。费尔南多将马库斯的身子转过来，将他的胳膊摁在身体两侧。加洛格拉斯用手扳住鲍德温的肩膀。

当马库斯试图挣脱时，费尔南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不要和他动手，除非你准备离开这所房子，永远不再回来。”

考虑了好一会儿，马库斯终于点头同意。费尔南多放开了他，但是仍然站在他身边。

“这些威胁很荒谬，”马库斯以稍微慎重一些的语气说，“拉撒路骑士团和圣会多年来一直情同手足。我们监管他们的财务，而且帮助他们吸血鬼中间执行命令。我相信——”

“你相信圣会不敢和德·克莱蒙家族反目？你相信圣会不会剥夺塞图尔城堡一直以来的独立王国地位？”鲍德温摇了摇头，“他们已经在这样做了，马库斯。圣会这次来真的了。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解散拉撒路骑士团的理由。”

“他们现在这样做，是因为我为埃米莉的死向诺克斯提出了正式指控吗？”马库斯问道。

“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圣会无法容忍的是你坚持要求抛弃圣约的态度。”鲍德温将一卷羊皮纸扔给马库斯。挂在羊皮纸底部的三团蜡封由于这个粗暴的动作而稍稍有些松动。“我们再次考虑了你的请求，然后再次将其否决。”

“我们”一词解释了我心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疑团。自从生物们在12世纪签订圣约、成立圣会以来，会议桌上的三只吸血鬼之中，总是有一只吸血鬼来自德·克莱蒙家族。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家族目前的圣会代表正是鲍德温。

“一只吸血鬼竟然插手两个巫师之间的纠纷，这实在是太糟糕了，”鲍德温接着说，“要求对埃米莉·马瑟的死亡进行弥补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但继续挑战圣约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天真。”

^① 18世纪流行于英美的一种细骨靠椅。

“发生了什么事？”马修问道。他把菲比交给了我，但他的神情表明，我的出现并没有让他感到高兴。

“今年4月，马库斯和他那个小型反叛集团的其他成员要求终止圣约。马库斯宣称，毕晓普家族位于拉撒路骑士团的直接保护之下，因此这个兄弟会需要维护他们的利益。”

马修将尖锐的目光投向马库斯。我不知道我应该为马库斯保护我们家族的努力而亲吻他，还是应该为他的乐观主义而责备他。

“5月……你知道5月发生了什么，”鲍德温说，“马库斯将埃米莉的死视作圣会成员为挑起生物之间的公开冲突而采取的恶意行为。他认为，为了换取与拉撒路骑士团之间的和平，圣会也许应该重新考虑他之前提出的放弃圣约的请求。”

“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请求。”马库斯展开文件，读了起来。

“不管是否合理，这个议案已经被否决了：两票支持，七票反对，”鲍德温介绍道，“马库斯，你永远不应该发起一场无法提前预测结果的投票。现在你应该知道这个令人不快的民主真相了。”

“这不可能，这意味着只有你和纳撒尼尔的母亲支持我的提案。”马库斯困惑地说。阿加莎·威尔逊是马库斯的好友纳撒尼尔的母亲，她也是圣会三位精灵代表中的一员。

“另一个精灵站在阿加莎那边。”鲍德温冷冷地说。

“你投了反对票？”马库斯显然认为他能得到自己家族的支持。根据我和鲍德温的短短几次接触，马库斯的想法过于乐观了。

“让我看看。”马修从马库斯手里夺过羊皮纸。他看了看鲍德温，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

“我别无选择，”鲍德温对马修说，“你知道你的儿子捅了多大的篓子？从现在开始，你会听到这样的传说：来自德·克莱蒙家族一个下等分支的青年新贵试图挑战延续了一千年的传统。”

“下等分支？”我被这种对伊莎波的冒犯惊呆了。不过，我的婆婆看上去一点也不吃惊。相反，她似乎更加无聊，正在研究她那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长指甲。

“你做得太过分了，鲍德温，”加洛格拉斯咆哮道，“你当时不在这里。圣会那些流氓成员今年5月来到这里，杀了埃米莉——”

“热尔贝和诺克斯不是流氓成员！”鲍德温再次提高了嗓门，“他们是占三分之二的多数派成员。”

“我不在乎这些事情。如果说将巫师、吸血鬼和精灵分隔开的做法过去曾经有意义的话，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马库斯面无表情地坚持着自己的意见，“放弃圣约是正确的。”

“这件事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重要？”鲍德温听上去有点疲倦。

“这里说，彼得·诺克斯受到了指责。”正在阅读文件的马修抬起了头。

“不仅如此，诺克斯已经被迫辞职了。热尔贝和萨图认为诺克斯受到了挑衅，所以才对埃米莉动了手，但圣会不得不承认，诺克斯的确对这位巫师的死负有一定责任。”鲍德温重新在父亲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虽然他身材高大，但他似乎缺乏足够的威严，无法承担起菲利普的角色。

“所以，诺克斯的确杀了我的姨妈。”我的愤怒和力量开始增长。

“他说，他只是向她询问了马修的去处和博德利图书馆一本手抄本的下落——这个手抄本听起来很像我们吸血鬼所说的那本叫作《生命之书》的神圣经典，”鲍德温说，“诺克斯说，当他发现威尔逊家的一对精灵夫妇生下了一个巫师女儿时，埃米莉变得非常激动。他认为，她非常紧张，因此犯了心脏病。”

“埃米莉健壮得像一匹马。”我反驳道。

“对于杀害我配偶家人一事，诺克斯付出了什么代价呢？”马修

平静地问，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肩上。

“诺克斯被剥夺了席位，并被永远禁止参与圣会，”鲍德温说，“马库斯至少在这一点上实现了目标，但我不确定我们将来会不会反悔。”他和马修再一次对视良久。我错过了某件重要的事情。

“谁会替代他的位置？”马修问道。

“现在还没定下来。巫师们坚持要求换上一个苏格兰人，因为诺克斯的任期还没有结束。珍妮特·高迪显然年纪太大，不适合再次出山，所以我觉得新代表可能会是麦克尼文家族的成员——比如凯特。也有可能是珍妮·霍恩。”鲍德温回答。

“苏格兰有不少强大的巫师，”加洛格拉斯忧郁地说，“高迪家族、霍恩家族和麦克尼文家族是北方最受人尊重的家族。”

“他们也许不像诺克斯那样容易对付。而且，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这些巫师下了决心，他们一定要拿到《生命之书》。”鲍德温说道。

“他们向来如此。”马修说。

“这次不一样了。诺克斯在布拉格发现了一封信。他说，这封信证明你现在或者过去拥有这本起源之书——他称之为巫师的魔咒起源之书，”鲍德温解释道，“我在圣会上说，这只是一个极度渴望魔法的人产生的幻想，但他们并不相信我。他们要求进行全面调查。”

关于目前藏身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那本古老图书《阿什莫尔 782 号》的内容，有许多传说。巫师相信它包含世界上最初的魔咒，吸血鬼认为它讲述了他们最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精灵也认为这本书里隐藏着关于他们的秘密。这本书留在我手上的时间太短，所以我无法确认这些故事哪个是真实的——但马修、加洛格拉斯和我知道，不管《生命之书》的内容是什么，它都无法与这本书所包含的基因信息相提并论，因为这本书是用曾经活着的生物器官制作的：羊皮纸是他们的皮肤，墨水里有他们的血液，用于装订纸页的线和胶水是用他

们的毛发和骨头做的。

“诺克斯说，一个名叫爱德华·凯利的精灵破坏了《生命之书》，他在 16 世纪的布拉格撕掉了其中的三页纸。诺克斯说，你知道这些纸的下落，”鲍德温毫不掩饰地用好奇的目光看着马修，“这是真的吗？”

“不是。”马修看着鲍德温的眼睛诚实地说。

和马修的其他许多回答一样，这个回答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他不知道《生命之书》中两张缺页的下落，但另一张缺页正安全地锁在他书桌上的一个抽屉里。

“谢天谢地，”鲍德温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我曾对着菲利普的灵魂发誓说，这种指控不可能是真的。”

加洛格拉斯平静地看了费尔南多一眼。马修望着窗外。伊莎波冲我眯起了眼睛，她可以像巫师一样轻松地嗅到谎言的气息。

“圣会相信你的话吗？”马修问道。

“不完全相信。”鲍德温不情愿地说。

“你还做了哪些保证，小毒蛇？”伊莎波慵懒地问道，“你嘶嘶得还行啊，小毒蛇，但你肯定在哪里还藏着一根毒刺。”

“我向圣会保证，马库斯和拉撒路骑士团将继续支持圣约。”鲍德温停顿了一下，“随后，圣会选出了一个中立的代表团，由一名巫师和一名吸血鬼组成，并且命令他们仔仔细细检查塞图尔城堡。他们需要确保这里没有一个巫师，没有一个精灵，也没有《生命之书》上的一片纸屑。热尔贝和萨图·耶尔维宁将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到这里。”

空气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

“我当时怎么会知道马修和黛安娜也在这里呢？”鲍德温说，“但是没事儿。圣会代表团不会在这里发现任何异常之处，因为黛安娜必须离开。”

“还有呢？”马修问道。

“难道让我们抛弃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还不够吗？”马库斯问。菲比将一只胳膊环在他的腰上，以示安慰。

“你的伯父总是喜欢先说好消息，马库斯，”费尔南多解释道，“如果热尔贝的来访是好消息，那坏消息一定非常糟糕。”

“圣会希望获得某种保证，也就是某种确保德·克莱蒙家族和撒路骑士团遵守规矩的东西。”马修很有把握地说。

“不是东西，是人。”鲍德温直截了当地说。

“谁？”我问。

“当然是我了。”伊莎波用一种漠不关心的语气说。

“绝对不是！”马修惊恐地看着鲍德温。

“恐怕你说错了。我首先向他们提出了韦兰，但他们拒绝了。”鲍德温说。韦兰似乎有些不高兴。

“圣会的人也许心胸狭窄，但他们绝不是傻瓜，”伊莎波嘟囔道，“没人能将韦兰监禁超过二十四小时。”

“巫师们说，这个人必须能够迫使马修现身。他们认为韦兰没有足够的吸引力。”鲍德温解释道。

“上次我被监禁时，关押我的人是你，鲍德温，”伊莎波用伤感的语气说，“你这次还会赏脸吗？”

“这次不行，”鲍德温说，“诺克斯和耶尔维宁想把你关在威尼斯，以便让圣会监视你，但我拒绝了。”

“为什么是威尼斯？”我知道鲍德温是从威尼斯回来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圣会不喜欢其他地方。

“自从15世纪我们被迫离开君士坦丁堡以来，威尼斯一直是圣会的总部，”马修迅速解释道，“这座城市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圣会的掌握之中。而且，威尼斯是与圣会长期保持合作的几十个生物的老大——包括多梅尼科一家人。”

“那个家族尽是一些阿谀奉承和忘恩负义的家伙，讨厌极了，”伊莎波一边嘟囔，一边稍微打了一个寒战。“能够躲开那个地方，我真是高兴。即使不考虑多梅尼科一家人，威尼斯在这个季节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那里的游客太多了。蚊子也让人吃不消。”

想到吸血鬼的血液对蚊子种群的影响，我感到颇为不安。

“你的个人偏好不是圣会的主要关注点，伊莎波。”鲍德温瞪了她一眼。

“那么，我应该去哪儿呢？”伊莎波问。

“考虑到热尔贝和这个家族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他刚开始有些犹豫，但后来还是慷慨地同意将你关在他的家里。圣会很难拒绝他的提议，”鲍德温回答道，“这没有问题吧？”

伊莎波做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法式耸肩。“我没有问题。”

“热尔贝是不值得信任的。”马修转向他的哥哥，脸上露出与马库斯同样愤怒的表情。“天哪，鲍德温。他曾站在一边看着诺克斯对埃米莉使用魔法！”

“真希望热尔贝没有辞退他家的屠夫，”伊莎波若有所思地说，仿佛她没有听到儿子的话。“当然，玛尔特需要跟着我。请安排好这件事，鲍德温。”

“你不用去，”马修说，“我会先去自首的。”

在我提出抗议之前，伊莎波先开了口。“不，我的儿子。你知道，热尔贝和我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最多几个月。”

“这件事有必要吗？”马库斯说，“如果圣会检查了塞图尔城堡，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们就应该放过我们。”

“圣会必须扣押一名人质，以证明他们的权威位于德·克莱蒙家族之上。”菲比对当前的局势看得很清楚。

“但是，奶奶，这个人应该是我，而不是你。这是我的错。”马库斯看上去备受打击。

“虽然我是你的奶奶，但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老弱不堪，”伊莎波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冷酷，“我的血液也许没别的吸血鬼那么强，但它还没有萎缩到无用的程度。”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我抗议道。

“不，黛安娜，”伊莎波回答，“在这个家族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鲍德温负责欺负我们。马库斯负责管理兄弟会。马修负责照顾你，你负责照顾我的孙子。至于我，一想到能够再次充当人质，我感觉自己又有精神了。”

婆婆那充满野性的笑容让我相信了她说的话。

在帮助鲍德温和马库斯达成脆弱的和解之后，马修和我回到了我们位于城堡另一边的房间。我们刚一进门，马修就打开了音响，屋子里顿时响起了巴赫那精致复杂的音乐。音乐可以使房子里的其他吸血鬼更加难以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所以马修总是喜欢播放一些背景音乐。

“我们对《阿什莫尔 782 号》的了解比诺克斯多，这是一件好事，”我平静地说，“只要我在博德利图书馆找到这本书，圣会就会停止从威尼斯向我们发送最后通牒，开始直接对付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为埃米莉的死而处理诺克斯。”

马修默默地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倒了点酒，一饮而尽。他递给我一杯水，但我摇了摇头。此时此刻，我只想喝茶。马修曾劝阻我不要 在怀孕期间接触咖啡因，但是替代性的草药汤实在是太难喝了。

“你对圣会的吸血鬼家谱了解多少？”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不太了解。”马修又倒上了一杯葡萄酒。我皱起了眉头。瓶装葡萄酒是不会让吸血鬼喝醉的——只有吸取醉酒之人的血液，吸血鬼

才会有喝醉的感觉——但马修像这样喝酒绝对是不正常的。

“圣会也会保留巫师和精灵的家谱吗？”我希望能够转移马修的注意力。

“不知道。我从不关心巫师和精灵的事情。”马修走到屋子另一头，站在壁炉跟前。

“没关系，”我直入主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阿什莫尔 782 号》。我需要尽快赶到牛津大学。”

“然后你想怎样呢，我的小母狮？”

“想办法重新拿到这本书。”我回忆了一下，想起我的父亲曾用魔咒将那本书封存在图书馆里，“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只要我需要，我就可以拿到《生命之书》。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应该去取这本书了。”

“这么说，《阿什莫尔 782 号》的安全是你的首要关注点？”马修用危险而缓和的语气说道。

“当然。而且，我还要找到它的缺页，”我说。“没有这几页纸，《生命之书》就永远无法向我们揭示它真正的秘密。”

当精灵炼金术士爱德华·凯利在 16 世纪的布拉格撕下书中的三页纸时，他破坏了制作这本书时使用的魔法。为了自保，书中的文字钻进了羊皮纸之中，生成了一个带有魔力的重写本。这些文字在各个页面之间相互追逐，似乎在寻找缺失的文字。如果不找回缺页，这本书是无法阅读的。

“在我恢复这本书以后，你可以在你的实验室里分析它的基因信息，了解制作这本书都用了哪些生物，甚至还能弄清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我继续说。马修的科研方向是物种起源和灭绝。“当我找到那两张缺页时——”

马修转过身，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像是戴着一副面具。“你应该说，当我们恢复《阿什莫尔 782 号》时，当我们找到其他书页时。”

“马修，请理智一些。如果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博德利的消息传扬出去，圣会一定会非常生气。”

马修的声音变得更加柔和，表情变得更加平静。“你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黛安娜。圣会成员已经闯到我的家里，杀死了你的姨妈。彼得·诺克斯拼命想要得到《阿什莫尔 782 号》，而且知道你拥有找到那本书的能力。他还通过某种途径知道了《生命之书》有缺页。没有我的陪伴，你不能去博德利图书馆或者其他任何地方。”

“我需要将《生命之书》完整地拼在一起。”我的语调在提高。

“那就让我们以后一起去做吧，黛安娜。现在，《阿什莫尔 782 号》在图书馆里是安全的。先把它留在那里，让圣会的风波平息下来。”马修似乎坚信，只有我才能解开我父亲在这本书上施加的魔咒。

“需要等多长时间？”

“也许等到宝宝出生以后。”马修说。

“那还要等六个多月，”我抑制着自己的怒火，“这么说来，我应该静静等待，孕育后代。你准备扳着手指头跟着我数日历吗？”

“我会听从鲍德温的差遣。”马修将剩下的酒喝干。

“你在开玩笑吧？”我惊叫道，“你为什么要忍受他那毫无意义的专制呢？”

“因为强壮的家族首领可以避免混乱、不必要的流血和更糟糕的情况。”马修解释说，“别忘了，黛安娜，我重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当时大多数生物都应该无条件遵从他人——主人、神父、父亲、丈夫。对你来说，执行鲍德温的命令也许很难，但是对我来说，这件事并没有那么难。”

“对我来说？我可不是吸血鬼，”我反驳道，“我不需要听他的。”

“如果你是德·克莱蒙家族成员，你就需要听他的。”马修抓住了我的胳膊肘，“圣会和吸血鬼传统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选择余

地。到 12 月中旬，你将正式成为鲍德温家族的成员。我了解韦兰，她永远不会违反她对菲利普的承诺。”

“我不需要鲍德温的帮助，”我说，“我是一名编织者，我自己也有法力。”

“一定不能让鲍德温知道这件事，”马修将我抱紧，“至少目前不行。而且，没有人能像鲍德温和德·克莱蒙家族其他成员那样保护你和我们的孩子。”

“你也是德·克莱蒙家族的成员，”我用手指戳在他的胸前，“关于这一点，菲利普说得很清楚。”

“其他吸血鬼可不这么看。”马修握住了我的手，“我也许是菲利普·德·克莱蒙的亲属，但我身上没有他的血液。在这一点上，你和我不一样。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我也会听从鲍德温的任何命令。”

“包括除掉诺克斯？”

马修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你是鲍德温的刺客。诺克斯践踏了德·克莱蒙家族的土地，这是对家族荣誉的直接挑战。在我看来，诺克斯将成为你的目标。”我努力保持平静的语气，但是不太成功。我知道马修之前杀过人，但“刺客”一词让这些死亡变得更加令人不安。

“我说过，我会遵从鲍德温的命令。”马修的灰眼睛上开始出现一些绿光，显得冷淡且毫无生气。

“我不关心鲍德温下达什么命令。你不能去找巫师，马修——尤其不能去找那个曾经担任圣会成员的巫师，”我说，“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在对埃米莉做了那样的事情以后，诺克斯已经活不了几天了。”马修说。他放开了我，大步走到窗边。

他周围的丝线闪着红色和黑色的光芒。不是每个巫师都能看到

这个世界上的纤维，但是作为编织者——比如我父亲那种魔咒制造者——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些丝线。

我跟着马修走到窗边。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为绿色的山峦镶上了一道金边。这风景看上去很有静谧的田园气息，但我知道，这种宁静悠闲的画面之中隐藏着岩石，它就像我所深爱的男人一样坚硬而险恶。我用胳膊抱住马修的腰，将头靠在他身上。当我需要安全感时，他就是这样抱我的。

“你不需要为了我或者鲍德温去找诺克斯。”我对他说。

“不，”他轻柔地说，“我需要为了埃米莉去做这件事。”

人们将埃姆的遗体埋葬在女神庙附近的古老废墟中。我之前曾和菲利普来过这里。在我们回家后不久，马修坚持要我去坟墓那里看看，以面对姨妈去世的事实。从那以后，当我需要静下心来花的时间进行思考的时候，也来过这里几次。马修让我不要单独行动。今天，陪伴我的是伊莎波，因为我需要离开丈夫、鲍德温以及塞图尔城堡中令人压抑的氛围，享受片刻的宁静。

这个地方像我记忆中那样美好，一棵棵柏树像哨兵一样站在几乎已经看不出来的断柱周围。在1590年冬天，地面上还覆盖着积雪；如今，这里满眼都是绿色——除了标志着埃姆长眠之地的一块长方形棕色空地。松软的土地上有一些蹄印，坟墓顶上有一片浅浅的凹陷。

“一只白色雄鹿养成了在坟墓上睡觉的习惯，”看到我的疑惑，伊莎波解释道，“这种动物非常罕见。”

“当菲利普和我在我的婚礼举行前来这里祭祀女神时，我们看到了一只白鹿。”当时我感觉它的力量在我的脚下涌动。现在，我仍然能感受到这股力量，但我什么也没说。马修说过，任何人都不能知道我的魔法。

“菲利普把他遇到你的事情告诉我了，”伊莎波说，“他在戈弗雷的一本炼金书籍的封面里给我留了一张字条。”菲利普和伊莎波通过这种字条分享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否则琐事很容易就会被遗忘。

“你一定非常想念他。”我清了清哽咽的嗓子，“他是一个非凡的人，伊莎波。”

“是的，”伊莎波静静地说，“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第二个像他那样的人了。”

我们两个人默默地站在坟墓旁边，陷入了沉思。

“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会改变一切。”伊莎波说，“在圣会的调查下，我们更加难以保守秘密。和我们大多数人相比，马修需要隐藏更多的事情。”

“比如他是家族的刺客？”我问道。

“是的，”伊莎波说，“许多吸血鬼家族非常想知道他们所挚爱的人死在德·克莱蒙家族的哪个成员手上。”

“我想，当我们和菲利普住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马修的大多数秘密。我知道他曾企图自杀。我知道他对他父亲所做的事情。”这曾经是我丈夫埋藏最深的秘密——他曾帮助菲利普结束生命。

“对于吸血鬼来说，这种秘密是没有止境的。”伊莎波说，“不过，秘密并不是可靠的盟友。它让我们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同时又在摧毁我们。”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是隐藏在德·克莱蒙家族中的一个具有破坏性的秘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她。当伊莎波看到信封上歪歪扭扭的字迹时，她呆住了。

“这封信是阿兰给我的，是菲利普在他去世那天写的。”我解释道，“我想让你读一读。我觉得这封信是写给我们所有人看的。”

伊莎波用颤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展开信纸，将信中的内容读了出

来。其中有一句话再次打动了我，它似乎具有了新的意义：“不要让过去的幽灵偷走未来的喜悦。”

“哦，菲利普。”伊莎波悲伤地说。她把信还给我，伸手去摸我的前额。在这个毫无防备的时刻，我看到了她曾经的样子：虽然令人畏惧，但也会露出喜悦的笑容。她突然停住，把手缩了回去。

我抓住她的手。她比她的儿子还要冰冷。我将她那冷冰冰的手指轻轻地放在自己眉毛之间的皮肤上，让她抚摸菲利普·德·克莱蒙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当伊莎波摸索我的前额时，她的手指一直轻轻地放在我的皮肤上，没有施加任何力量。她后退了几步，我可以看见她的喉咙在颤抖。

“我的确感受到了……某种东西。菲利普似乎就在这个地方。”伊莎波的眼中闪着光亮。

“真希望他现在就在我们身边，”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应该知道如何处理眼前这个混乱的局面：鲍德温，血誓，圣会，诺克斯，还有《阿什莫尔 782 号》。”

“如果不是绝对必要，我的丈夫是不会做任何事情的。”伊莎波回答。

“但他一直在做事情。”我想起了 1590 年他带我们去塞图尔城堡旅行的事情。尽管当时天气不佳，马修也不愿意去，但菲利普还是促成了这次行动。

“不是这样的。他一直在观察和等待。在其他人冒险的时候，菲利普默默收集他们的秘密，将其积攒起来，以备在未来使用。这就是他如此长寿的原因。”伊莎波说。

伊莎波的话使我想起，1590 年，当菲利普将我转变成他的血誓女儿时，他给我布置了一道功课：思考一然后活下来。

“在你跑到牛津大学去取你那本书时，请记住这一点，”伊莎波放低了声音，像是在说悄悄话，“在即将到来的困难时期，当德·克莱蒙家族最黑暗的秘密暴露在阳光下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你就会让所有人知道，你不仅仅是菲利普·德·克莱蒙名义上的女儿。”

5

在鲍德温来到塞图尔城堡两天以后，我不仅明白了马修在这所房子上修建塔楼的原因，还希望他将这座塔楼修建在另一个行省——甚至另一个国家里。

鲍德温的意图很明确：不管塞图尔城堡在法律上的拥有者是谁，他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他主管着一日三餐。阿兰每天早上都先去他那里接受命令，而且要在一天中的各个时段定期向他汇报工作进展。圣吕西安市市长前来拜会他，和他坐在客厅里谈论当地事务。鲍德温检查玛尔特的物资采购工作，并且极勉强地提出表扬。他还在不敲门的情况下擅闯别人的房间，为马库斯和马修分配一些虚虚实实的琐碎任务，并为各种事情嘲弄伊莎波，比如客厅里的装饰或者大厅里的灰尘。

纳撒尼尔、苏菲和玛格丽特是首批离开城堡的幸运生物。他们含泪同马库斯和菲比告别，并向两人保证，一旦他们安顿下来，他们就会和这对恋人联系。鲍德温要求他们去澳大利亚，以表示他们对纳撒尼尔母亲的支持，后者不仅是精灵，也是圣会的一名成员。纳撒尼尔起初提出抗议，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回北卡罗来纳州。不过，以菲比为代表的理性派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

后来，在被问到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支持鲍德温时，菲比解释说，马库斯为玛格丽特的安全而担心，但她绝不允许马库斯承担起保护这个婴儿的责任。因此，纳撒尼尔应该按照鲍德温所认为的最佳方式去

行动。菲比的表情告诉我，即使我在这件事情上拥有异议，我也不应该将它说出来。

即使送走了第一波人，塞图尔城堡仍然显得非常拥挤。这里不仅有鲍德温、马修、马库斯，还有韦兰、伊莎波、加洛格拉斯。费尔南多不是很显眼，他大部分时间和萨拉或者哈密什待在一起。我们都在寻找可以藏身的角落，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片刻宁静。因此，当伊莎波冲进马修的书房，宣布马库斯目前的行踪时，我感到有些吃惊。

“马库斯和萨拉在圆塔里，”伊莎波平日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两团红润，“菲比和哈密什也在那里。他们找到了古老的家谱。”

听到这个消息，马修立即扔下手中的钢笔，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就连我也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激动。当伊莎波看到我好奇的表情时，苦笑了一下。

“马库斯即将发现他父亲的一个秘密。”伊莎波解释道。

听到这句话，我也坐不住了。

我从未进入过圆塔。这座塔楼和马修的塔楼相对而立，中间隔着城堡的主体部分。当我来到这里时，我立即明白了人们带我游历城堡时将圆塔排除在外的原因。

塔楼地板中央陷着一块圆形的金属格栅，下面的深坑里散发出一种混合了老化、死亡和绝望的熟悉而潮湿的气味。

“地下密牢。”面对眼前的景象，我怔住了。马修听到我的声音，从楼上走下来，踩得楼梯咯噔咯噔直响。

“菲利普把它建造成了监狱，但是很少用。”马修显得很担忧，额头上出现了皱纹。

“走，”我向他挥手，同时试图让他忘掉那些令人不快的回忆。“我们跟在你后面。”

圆塔第一层的地下密牢是一个应当忘却的地方，但第二层则是一

个值得铭记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箱子、纸页、文件和手工艺品。这一定是德·克莱蒙家族的档案室。

“难怪埃米莉在这里待了那么长时间，”萨拉说。她正在俯身查看一幅长长的卷轴，卷轴摆放在一张破旧的工作台上，只展开了一部分。菲比站在她身边。桌子上还摆放着另外六幅等待研究的卷轴。“她最喜欢研究家谱了。”

“嗨！”马库斯站在高高的天桥上愉快地向我们挥手。这个天桥环绕在房间周围，上面摆放了更多的箱子和书架。伊莎波所担心的可怕的秘密显然还没有暴露出来。“哈米什正要去找你们呢。”

马库斯纵身越过天桥栏杆，轻轻地落在菲比身旁。这里没有梯子和楼梯，要想走到天桥那一层，你只能抓着粗糙的石头爬上去，要想回到二层，你只能跳下来。吸血鬼在安全方面真是做到了极致。

“你在找什么？”马修带着平常那种好奇的语气说。马库斯绝不会怀疑他已经事先得到了消息。

“当然是摆脱鲍德温的方法，”马库斯说。他把一个破旧的笔记本递给哈米什。“接着。这是戈弗雷做的吸血鬼法律笔记。”

哈米什翻开笔记本，显然是在寻找某些有用的法律信息。戈弗雷是菲利普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以可怕而阴险的智慧著称。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找到了吗？”马修瞥了一眼卷轴。

“过来看看吧。”马库斯示意我们走到桌子跟前。

“你会喜欢它的，黛安娜，”萨拉调整了一下老花镜，“马库斯说这是德·克莱蒙家谱图。看上去真的很古老。”

“是的。”我说。这是一张中世纪家谱，卷轴顶端两个分开的方框中用鲜艳的彩色颜料画着菲利普和伊莎波的肖像。两个人的手从方框里伸出来，握在了一起。彩色的丝带将他们与下面的圆圈相连。每

个圆圈里写着一个名字。其中一些名字比较熟悉——休，鲍德温，戈弗雷，马修，韦兰，弗蕾娅，斯塔夏。其他许多名字我之前并没有听说过。

“12世纪。法国。用的是圣瑟韦工坊风格。”菲比的话证实了我对于卷轴制作年代的猜测。

“一开始，我向加洛格拉斯抱怨鲍德温的蛮横无理。他告诉我，菲利普几乎和鲍德温一样蛮横。当休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离开了这个家族，和费尔南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马库斯解释道，“加洛格拉斯将他的家族称为一个支派，他说，另立支派有时是维持和平的唯一途径。”

马修的脸上出现了难以抑制的愤怒表情，当他下次遇到加洛格拉斯时，两个人似乎很难“维持和平”了。

“我记得，当爷爷想让我学习法律并接替戈弗雷的工作时，我读到过关于支派的内容。”马库斯说。

“找到了，”哈米什用手指着书上的文字，“‘任何拥有个人纯血子女的男性均可成立支派，前提是他得到了他的尊长或所在宗族首领的批准。新的支派将被视为原始家族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新支派的尊长将自由行使他的意志和力量。’这听上去非常直白，但戈弗雷既然将它记录下来，一定还有其他限制条件。”

“只要成立一个支派，一个德·克莱蒙家族的单独分支，由你担任首领，我们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马库斯说。

“不是所有宗族首领都欢迎他的成员另立支派，马库斯。”马修警告道。

“与其反叛一次，不如反叛到底。”马库斯耸了耸肩，“当你将我变成吸血鬼时，你就知道这个道理。”

“菲比呢？”马修挑了挑眉毛，“你的未婚妻也拥有和你一样的

革命情怀吗？她可能不喜欢两手空空地被撵出塞图尔城堡，因为你的财产都会被你的伯父没收。”

“这是什么意思？”马库斯不安地问。

“如果我说错了，哈密什可以纠正我。戈弗雷接下来一定列出了在没有尊长许可时成立支派的惩罚措施。”马修回答道。

“你是我的尊长。”马库斯倔强地翘起了下巴。

“我只是你生物学意义上的尊长：我把我的血液给了你，让你以吸血鬼的身份获得重生。”马修用手挠着头发，这标志着他的挫败感正在加深。“你知道我有多讨厌这段文本里使用的‘尊长’一词。在我看来，我是你的父亲——不是你的血液提供者。”

“我希望你不仅仅是我的父亲。”马库斯说，“鲍德温对于圣约和圣会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如果你成立支派，我们就可以追寻我们自己的道路，作出我们自己的决定。”

“你成立自己的支派难道有问题吗，马特？”哈密什问道，“现在黛安娜已经怀孕了，我想你应该急于脱离鲍德温的控制才对。”

“事情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简单，”马修对他说，“鲍德温可能还有其他打算。”

“这是什么，菲比？”萨拉的手指向羊皮纸上马修名字下面一块粗糙的区域。同复杂的法律条文相比，她更关心家族图谱。

菲比凑上去看了一眼。“这是被擦掉的文字。这里之前还有一个圆圈。我几乎可以辨认出上面的名字。Beia——哦，一定是本杰明。他们使用了中世纪常见的缩写，并将j换成了i。”

“他们刮掉了圆圈，但却忘了去掉连接他和马修的红色短线。根据这一点判断，本杰明是马修的一个孩子。”萨拉说。

听到本杰明这个名字，我感到不寒而栗。马修的确有这么一个儿子。他是一个可怕的生物。

菲比展开另一幅卷轴。这张宗谱看上去也很古老，但是比我们刚刚研究的那张要新一些。她皱起了眉头。

“这张看上去是一个世纪之后的。”菲比把羊皮纸放在桌子上，“上面既没有擦痕，也没有提到本杰明。他就像幽灵一样消失了。”

“本杰明是谁？”马库斯问。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他当然应该知道马修其他孩子的身份。

“这个世界上没有本杰明这个人。”伊莎波露出谨慎的表情，她的措辞很微妙。

我开始思考马库斯的提问和伊莎波奇怪的回答。如果马修的儿子不认识本杰明……

“这就是他的名字被抹去的原因吗？”菲比问道，“是有人弄错了吗？”

“是的，他是一个错误。”马修的声音很空洞。

“本杰明是存在的，”我看着马修那灰绿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显得遥远而陌生。“我在16世纪的布拉格见过他。”

“他现在还活着吗？”哈密什问道。

“我不知道。我在12世纪将他变成了吸血鬼。不久以后，我认为他已经死了。”马修回答道，“几百年后，菲利普听说了一个很像是本杰明的人，但在我们查明真相之前，他突然消失了。在19世纪，关于本杰明现身的谣言再次出现，但我并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我不明白，”马库斯说，“就算本杰明死了，他也应该出现在宗谱中。”

“我和菲利普与他断绝了关系。”面对我们好奇的目光，马修闭上了眼睛，“你可以用血誓将某个生物纳入你的家族，也可以正式将其驱逐出去，使之脱离家族和吸血鬼法律的保护，独自谋生。马库斯，你知道家谱对吸血鬼的重要性。拥有不被承认的血统是吸血鬼的一个

严重污点，就像中了别人的魔咒是巫师的严重污点一样。”

我似乎更明白鲍德温为什么不愿意将我作为菲利普的孩子纳入德·克莱蒙家族了。

“所以，至少在法律上，本杰明是死了。”哈米什说。

“死人有时也会跳出来纠缠我们。”伊莎波嘟嚷道，她的表情和儿子一样阴郁。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能够让你抛弃自己的亲人，马修。”马库斯仍然很困惑，“我刚开始也是一个惹事精，但你并没有抛弃我。”

“本杰明参加了日耳曼十字军，跟着埃米科伯爵的军队向圣地^①进发。当他们在匈牙利被击败时，本杰明加入了我哥哥戈弗雷的队伍。”马修开始了回忆，“本杰明的母亲是黎凡特^②一个著名商人的女儿，由于从事这个家族的商业活动，他学会了一些希伯来语甚至阿拉伯语。一开始，他是一个有价值的盟友。”

“这么说，本杰明是戈弗雷的儿子？”萨拉问道。

“不，”马修回答道，“他是我的儿子。本杰明开始用德·克莱蒙家族的秘密和别人交易。他发誓会把吸血鬼、巫师、精灵这些生物存在的消息告诉耶路撒冷的人类。当我发现他的背叛行为时，我失去了控制。菲利普梦想着要为我们 在圣地创造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场所。本杰明有能力粉碎菲利普的希望，而这种能力是我赋予他的。”

我非常了解我的丈夫，我能想象到他有多么懊悔和内疚。

“你为什么没有除掉他？”马库斯问道。

“死太便宜他了。我想要惩罚本杰明出卖朋友的行为。我想让他承受我们这些生物所承受的痛苦。我把他变成了吸血鬼，这样一来，如果他暴露德·克莱蒙家族的身份，他也会暴露自己的身份。”马修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我抛弃了他，让他自谋生路。”

“谁教会他生存的方法呢？”马库斯低声问道。

“本杰明自己学会的。这是他所受到的惩罚。”马修和儿子四目相对，“这也成了我所受到的惩罚——上帝让我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代价。由于我抛弃了本杰明，所以我并不知道我把自己身体里的血怒传给了他。许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本杰明已经成了一个凶残的怪物。”

“血怒？”马库斯用怀疑的目光望着父亲，“这不可能。它会让人失去理智和同情心，变成一个冷血杀手。这种疾病已经消失了将近两千年。这是你亲口对我说的。”

“我撒了谎。”马修承认了这一事实，他的嗓音变得沙哑。

“你不可能有血怒，马修。”哈米什说，“你们家族的文件里提到过这种疾病。它的症状包括盲目愤怒、失去理智，以及不顾一切想要杀人的冲动。你从未表现出任何一种症状。”

“我学会了控制自己，”马修说，“我可以在大多数时间里表现正常。”

“如果圣会知道真相，他们会悬赏要你的人头。根据我在这里了解的信息，其他生物有权直接干掉你。”哈米什显然非常担心。

“不只是我。”马修扫了一眼我那正在变圆的肚子，“还有我的孩子。”

萨拉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就连婴儿也……”

“还有马库斯？”菲比的语气很平静，但她放在桌边的手指关节已经由于紧张而发白了。

① 指耶路撒冷。

② 一个历史上的地理名称，一般指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

“马库斯只是携带者，”马修试着安慰她，“血怒的症状是立刻发作的。”

菲比看上去如释重负。

马修直视儿子的眼睛。“当我把你变成吸血鬼时，我的确认为我的病已经好了。在那之前，我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没有发病了。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我们自豪地相信，从天花到迷信，过去的一切罪恶都已被我们抹除。之后，你去了新奥尔良。”

“我自己的孩子。”马库斯看上去有些慌乱，随后明白了过来。“你和朱丽叶·迪朗来到这座城市，然后他们就开始一个一个死去。我还以为是朱丽叶杀了他们，原来是你。你杀了他们，因为他们有血怒。”

“你父亲别无选择，”伊莎波说，“圣会知道新奥尔良出了问题。菲利普命令马修在其他吸血鬼发现真相之前将问题解决掉。如果马修拒绝，你们都得死。”

“圣会上的其他吸血鬼相信，古老的血怒之灾又卷土重来了。”马修说，“他们想摧毁这座城市，将其完全烧掉，但我反驳说，这种疯狂是年轻和缺乏经验的结果，而不是血怒造成的。圣会让我将他们全部杀掉，包括你，马库斯。”

马库斯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伊莎波则显得很平静。

“菲利普对我大发雷霆，但我只干掉了那些发病的家伙。我迅速结果了他们的性命，没有让他们感到痛苦和恐惧，”马修用呆滞的语气说。我讨厌他所隐藏的秘密和他为掩饰秘密而编造的谎言，但我仍然很心疼他。“我尽我所能地为其他孙子进行辩解，称他们的过激行为源自贫困、酗酒和贪婪。然后，我把新奥尔良风波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辞去了圣会的职位，承诺你在更加成熟稳重之前不会再去制造孩子了。”

“你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是家族的耻辱。”马库斯用沙哑的嗓

音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我必须让你停下来。我没有其他办法。”马修承认了自己的罪恶，而且没有请求原谅。

“还有谁知道你的秘密，马修？”萨拉问道。

“韦兰、鲍德温、斯塔夏、弗蕾娅、费尔南多、加洛格拉斯、米丽娅姆、玛尔特、阿兰。”马修扳着手指头，说出了一个又一个名字。“还有休、戈弗雷、汉考克、路易莎，路易斯。”

马库斯痛苦地看着父亲。“我了解整个故事。从最开始。”

“马修无法从最开始向你讲述这个故事，”伊莎波轻声说，“只有我能做到。”

“不，妈妈，”马修摇着头，“没有这个必要。”

“当然有必要，”伊莎波说，“这个家族的疾病是由我传下来的。和马库斯一样，我也是携带者。”

“你？”萨拉惊讶得目瞪口呆。

“这种疾病传自我的尊长。他相信他的血液对于后代是一种巨大的祝福，因为这种基因会让你变得极为可怕，让你几乎无法被别人杀死。”伊莎波在说“尊长”一词时表现出的轻蔑和厌恶使我明白了马修不喜欢这个字眼的原因。

“当时吸血鬼之间战事不断，任何可能的优势都会被利用。不过，我让他失望了。”伊莎波继续说道，“他的其他孩子拥有很强的血怒，但他的血液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在我身上发挥作用。作为惩罚——”

伊莎波停住了，颤抖着吸了一口气。

“作为惩罚，”她终于再次开了口，“我被锁在一个笼子里，供我的兄弟姐妹取乐，并且作为他们的杀戮练习对象。我的尊长没想让我活下来。”

伊莎波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停顿了好一会儿。

“我在那个狭窄的牢笼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满身污秽，忍饥挨饿，遍体鳞伤。我渴望死去，但是无法如愿。随着我日益强烈的抗争和存活时间的增长，他们对我的兴趣也在提高。我的尊长——我的父亲——过来欺负我，我的兄弟也是如此。在病态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对我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找到一种能够驯服我的方法，但我非常坚定——而且很聪明。最后，我的尊长开始觉得我是一个值得利用的人。”

“这和菲利普讲得不一样，”马库斯麻木地说，“爷爷说，他从一个堡垒里把你救了出来——你的创造者劫持了你，并且强制性地将你变成了吸血鬼，因为你实在是太美了，他不想让你落在别人手上。菲利普说，你的尊长把你变成吸血鬼，以便让你做他的妻子。”

“所有这些都是真的——只是隐瞒了另外一些事实。”伊莎波直视着马库斯的眼睛，“菲利普的确在一座堡垒里找到了我，将我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救了出来。不过，不管你爷爷后来讲的故事有多浪漫，我当时一点也不漂亮。一只鸟儿在窗台上丢下了一个残破的贝壳，我用它切掉了我的头发，使他们无法抓着我的头发折磨我。这些伤痕现在还在，只是被挡住了。我折断了一条腿，也许还有一条胳膊。”伊莎波含糊地说，“玛尔特还记得这件事。”

难怪拉皮埃尔事件之后伊莎波和玛尔特对我那么体贴。她们一个曾遭到折磨，另一个曾在这段痛苦的经历之后帮助前者恢复健康。不过，伊莎波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菲利普和他的士兵终于出现了，就像是在回应我的祈祷一样。”伊莎波说，“他们立即杀死了我的尊长。菲利普的士兵要求处死他的所有孩子，以免我们血液中的邪毒传播出去。一天早上，他们带走了我的兄弟姐妹。菲利普把我留了下来。他不让他们碰我。你的爷爷撒谎说，我没有感染那个吸血鬼的疾病，说我是另一只吸血鬼创造的，

我的杀戮行为只是为了生存。没有人提出异议。”

伊莎波看着她的孙子。“菲利普曾要求马修除掉你，虽然马修违抗了命令，但菲利普原谅了他；因为菲利普知道，当你深爱一个人时，你就不忍心看着他不公平地死去。”

不过，伊莎波的话并没有移去马库斯眼中的阴影。

“菲利普、玛尔特和我将这个秘密隐藏了几个世纪。在来到法国之前，我制造了许多孩子，我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可怕的血怒。我的孩子都很长寿，而且从未表现出这种疾病的症状。然后我们有了马修……”伊莎波说不下去了。她的下眼脸上出现了一滴红色的液体。她眨了眨眼睛，沾走即将落下的血泪。

“当我转化马修时，我的尊长已经成了吸血鬼中间一个黑暗的传说。他被当成了反面教材，用来教育人们不要屈服于对血液和力量的渴望，以免步他的后尘。任何被怀疑拥有血怒的吸血鬼都会被立即消灭，他的尊长和所有后代也都无法幸免。”伊莎波平静地说，“但我没办法下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让别人那样做。虽然马修身患疾病，但这并不是他的错。”

“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妈妈，”马修说，“这是一种我们目前仍然无法理解的遗传疾病。由于菲利普最初的坚决，以及所有家族成员为了掩盖事实而做出的努力，圣会并不知道这种疾病存在于我的血液之中。”

“他们也许无法肯定，但一些圣会成员提出了怀疑，”伊莎波说，“有些吸血鬼认为你姐姐的疾病不是我们所说的疯狂，而是血怒。”

“热尔贝。”我轻声说。

伊莎波点了点头。“还有多梅尼科。”

“不要杞人忧天了，”马修试图安慰她，“当他们讨论这种疾病时，我就坐在会议上，没有人对于我患病这件事提出过一丁点儿暗示。

只要他们相信血怒已经灭绝了，我们的秘密就是安全的。”

“这么说来，我恐怕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圣会现在担心血怒又回来了。”马库斯说。

“这是什么意思？”马修问道。

“吸血鬼谋杀案。”马库斯做出了解释。

我去年见过马修在牛津大学实验室里收集的剪报。神秘的杀人事件涉及范围很广，一连持续了几个月。调查行动陷入了困境，而且这些谋杀案引起了人类的注意。

“杀人事件似乎在今年冬天停了下来，但圣会仍然在应对耸人听闻的报道。”马库斯继续说道，“罪犯还没有落网，因此圣会认为此类事件随时会重新出现。今年4月，当我第一次请求废除圣约时，热尔贝向我讲述了这件事。”

“难怪鲍德温不愿意将我认作他的妹妹，”我说，“如果菲利普的血誓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克莱蒙家族身上，某些人可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可能都会成为杀人嫌疑犯。”

“圣会的官方家谱上并没有提到本杰明。菲比和马库斯看到的只是家族复印件。”伊莎波解释道，“菲利普说，我们没有必要将马修的……轻率行为告诉别人。当本杰明被转变成吸血鬼时，圣会的家谱放在君士坦丁堡。那时我们正在遥远的奥特莱默^①努力保卫我们的圣地领土。如果我们漏掉他的名字，有谁会发现呢？”

“但是十字军殖民地中的其他吸血鬼一定知道本杰明的事情，对吧？”哈米什问道。

“只有很少的吸血鬼活了下来，其中敢于质疑菲利普的吸血鬼就更少了。”马修说。哈米什露出了怀疑的表情。

“哈米什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如果人们知道了马修和黛安娜的婚姻——以及菲利普的血誓和双胞胎的事情——某个对我过去的经历保持沉默的人可能会改变主意。”伊莎波说。

这一次，萨拉说出了每个人都会想到的名字。“热尔贝。”

伊莎波点了点头。“有人会想起路易莎的越轨行为。另一只吸血鬼可能会回忆起马库斯的孩子在新奥尔良所做的事情。热尔贝可能会提醒圣会，马修在很久以前曾经有过疯狂的表现，尽管他后来似乎摆脱了这个问题。德·克莱蒙家族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而且，双胞胎中的一个或两个可能会携带这种疾病，”哈米什说，“想到六个月大的婴儿将成为未来的杀手，人们会感到不寒而栗。圣会所采取的行动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责备。”

“也许巫师的血液能够阻止疾病的延续。”伊莎波说。

“等一下。”马库斯专注的时候面无表情，“本杰明具体是什么时候变成吸血鬼的？”

“12世纪早期，”马修皱起了眉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

“耶路撒冷那个巫师生下吸血鬼婴儿是在什么时候？”

“哪个吸血鬼婴儿？”马修的声音像炮弹一样在房间里回响。

“伊莎波1月告诉我们的那个婴儿，”萨拉说，“实际上，你和黛安娜不是世界上唯一与众不同的生物。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我一直以为这是用来挑拨不同生物的谣言，”伊莎波的声音有些颤抖，“但菲利普相信这个故事。现在，黛安娜又怀孕了……”

“请把一切都告诉我，妈妈。”马修说。

“一只吸血鬼在耶路撒冷强奸了一个女巫。她怀上了他的孩子。”伊莎波的语速很快，“我们一直不知道这只吸血鬼是谁。那个女巫拒绝指认他。”

只有编织者才能怀上吸血鬼的孩子，普通的巫师无法做到这一点。

^① 对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建立的小国的统称。

这是艾尔索普奶奶在伦敦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马修低声问道。

伊莎波陷入了回忆之中。“就在成立圣会、签订圣约之前。”

“就在我把本杰明变成吸血鬼之后。”马修说。

“也许本杰明不止从你那里继承了血怒。”哈米什说。

“那个孩子呢？”马修问道。

“饿死了，”伊莎波轻声说道，“那个婴儿不喝母乳。”

马修跳了起来。

“许多新生儿都不喝母乳。”伊莎波反驳道。

“那个婴儿喝血吗？”马修问道。

“她的母亲说她喝血。”马修的拳头砸在桌子上，伊莎波的脸抽搐了一下。“但是菲利普不能确定这一点。当他找到那个孩子时，她已经濒临死亡，无法摄取任何营养了。”

“当菲利普遇到黛安娜时，他应该告诉我这件事。”马修用手指指向伊莎波，带着责备的语气说，“而且，当我第一次带她回家时，你也应该告诉我这件事。”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早就上天堂了。”伊莎波也有了脾气。

“别说了，你们两个。你不能为你所做的事情而憎恨你的父亲和伊莎波，马修，”萨拉静静地评论道，“而且，我们现在的问题已经足够多了，没有时间去追究过去的事情。”

萨拉的话使屋子里的紧张氛围立即缓和了下来。

“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马库斯问父亲。

听到这个问题，马修似乎感到很吃惊。

“不管圣会是否承认，我们都是一家人，”马库斯说，“同样的道理，不管威尼斯的那些白痴怎么想，你和黛安娜都是夫妻。”

“我们暂时听从鲍德温的建议。”马修想了一会儿，然后开了口，“我会带着萨拉和黛安娜去牛津。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另一只吸血鬼——有可能是本杰明——和一个巫师生了孩子，我们需要了解某些巫师和某些吸血鬼能够繁殖后代的原因和方式。”

“我会告诉米丽娅姆的，”马库斯说，“她会欢迎你重返实验室。在那里，你可以试着研究血怒的原理。”

“你觉得我这些年在做什么？”马修柔和地问。

“你的研究，”我想起了马修对生物进化和遗传学的研究。“你不只是在寻找生物的起源，你也在试图弄清血怒的感染方式和治疗方法。”

“不管米丽娅姆和我在实验室里做了哪些别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马修承认了我的猜测。

“我能做什么呢？”哈米什试图引起马修的注意。

“你也需要离开塞图尔城堡。我要你去研究圣约——尽量搜集关于早期圣会辩论的资料，了解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到圣约成为法律文本之间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马修环顾圆塔里的文件，“要是你能在这里工作就好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助你开展这项研究。”菲比说。

“你当然应该回伦敦。”哈米什说。

“我要待在这里，和马库斯在一起，”菲比扬起了下巴，“我既不是巫师，也不是精灵。圣会的规则无法禁止我待在塞图尔城堡。”

“这些限制只是暂时的，”马修说，“一旦圣会成员检查完塞图尔城堡并获得满意的结果，热尔贝就会把伊莎波带到他在康塔尔的家。这场闹剧结束后，鲍德温很快就会感到厌倦并返回纽约。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聚集在这里。希望我们到那时能够掌握更多的情报，制定出更好的计划。”

马库斯点了点头，但他看上去不太高兴。“当然，如果你成立支派……”

“这是不可能的。”马修说。

“法语里没有‘不可能’一词^①，”伊莎波的语气像醋一样尖酸，“显然你父亲的词典里也没有。”

“对我来说，唯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待在鲍德温的宗族里，接受他的直接控制。”马库斯朝他的祖母点了点头。

“听了今天我们讲述的所有这些秘密，你仍然认为拥有我的名字和血液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吗？”马修问马库斯。

“至少比接受鲍德温的领导要好。”马库斯直视父亲的目光。

“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我站在你面前，”马修轻声说着，转过身去，“更不要说原谅我了。”

“我没有原谅你，”马库斯平静地说，“你应该找到治疗血怒的方法，通过抗争解除圣约，拒绝支持那个赞成这种不公平法律的圣会，并且成立一个支派，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需要接受鲍德温监视的环境里。”

“然后呢？”马修带着讽刺的意味挑了挑眉毛。

“然后，我不仅会原谅你，还会第一个效忠于你，把你当作我的父亲和尊长。”马库斯说。

6

塞图尔城堡的晚餐通常很仓促的。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进餐时间和食物。不过，今晚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城堡过夜，因此鲍德温要求全家人悉数到场，以感谢所有即将离去的其他生物，并向萨拉、马修和我道别。

鲍德温带着怀疑的目光将布置晚餐的任务交给了我。如果他只是想吓唬我，那他一定会感到失望的。我曾在1590年为塞图尔城堡的居住者准备饭菜，现在面对同样的任务，自然轻车熟路。我向每一位仍然居住在城堡里的吸血鬼、巫师和温血动物发送了请柬，并且满怀期待。

我要求每个人穿着正装出席晚宴。此刻，我正在为这种做法而感到后悔。我将菲利普的珍珠项链挂在脖子上，以搭配我所佩戴的金色箭头，但是项链太长了，垂到了我的大腿上，显得和裤子很不搭配。我将珍珠项链放回到带有天鹅绒衬里的珠宝盒里。这个珠宝盒是伊莎波送给我的，她还给了我一对闪闪发光的耳环，这对耳环可以垂到我的下巴，而且分外显眼。我将耳环端头插进耳洞里。

“我从不知道你在珠宝方面这么讲究。”马修从浴室走出来，一面透过镜子观察我的装扮，一面将一对金色袖扣穿过手腕上的扣眼。袖扣上装饰着新学院^①的徽章，这是对我和他众多母校之一的一种效

^① 原文为法语和英语的混合：‘Impossible’ n’ est pas français。

^① 此处指牛津大学的新学院，创立于1379年。

忠方式。

“马修，你剃了胡子！”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不留伊丽莎白式络腮胡和八字胡的样子了。不管是什么年代和风格，马修的相貌都很引人注目，但眼前的这个马修正是我去年爱上的那个外表整洁、举止优雅的男人。

“既然我们要回牛津，我想我也应该进入大学教师的角色了。”马修的手指抚摸着光滑的下巴，“实际上，这是一种解脱。络腮胡实在是痒死人了。”

“看到我那危险的王子重新变成英俊的教授，我感到很高兴。”我轻柔地说。

马修穿着一件炭黑色的细羊毛外套，手腕处露出了珍珠灰色的袖口。他耸了耸肩，看上去有点难为情，显得非常可爱。当我站起来的时候，他那腼腆的笑容中增添了几分惊讶的神情。

“你看上去真漂亮，”他赞赏地吹了一声口哨，“不管戴没戴珍珠。”

“维克图瓦是个神奇的工匠。”我说。作为我的吸血鬼裁缝师和阿兰的妻子，她为我做了一条深蓝色的裤子和一件与之配套的丝绸衬衫，开放的领口从肩膀边缘一直垂到围在臀部的软褶上。整件衬衫将我的中腹部隐藏起来，看上去完全没有孕妇罩衫的感觉。

“你穿蓝色衣服的时候格外有魅力。”马修说。

“你的嘴真甜。”我理了理他的翻领，调整了一下他的衣领。这完全没有必要——他的上衣非常合身，没有一针脱线——但是这个动作可以让我感受到他是属于我的。我踮起脚尖去亲他。

马修热情地回应我，用手指捋过垂在我后背上的铜色头发。我发出了一声柔软而满意的叹息。

“哦，我喜欢这种声音。”马修吻得更深了。当我发出低沉沙哑的声音时，他笑了。“这个声音就更好听了。”

“这样吻过之后，即使一位女士在宴会上迟到，她也应该得到原谅。”我的手在他裤子上的腰带和掖得整整齐齐的衬衫之间滑动。

“狐狸精。”马修轻轻咬着我的嘴唇，然后结束了这个长长的吻。

我最后朝镜子里看了一眼。由于马修最近的注意力放在其他地方，幸好维克图瓦没有将我的头发卷成更加精致的形状，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将发型恢复原状。幸运的是，我顺利地扎了一条低低的马尾辫，并将少数头发梳回了原来的位置。

最后，我编织出了一个伪装咒，就好像给一扇阳光充足的窗户拉上了一面薄薄的窗帘。这道魔咒缓和我身上的色彩，柔化了我的外貌。我在伦敦一直戴着这种魔咒，并在回到现在以后延续了这种做法。现在，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到我——除了马修，他面对这种变化皱起了眉头。

“回到牛津以后，我希望你别再佩戴伪装咒了。”马修抱起了肩膀，“我讨厌这种东西。”

“我不能在闪闪发光的状态下在校园里走动。”

“我也不能到处杀人，尽管我有血怒。”马修说，“我们都有需要背负的十字架。”

“我想，你也不希望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法力有多强吧。”此时，我感觉即使是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也可能因为这种法力而注意到我。在过去，在周围有很多编织者的时候，我可能还没有那么显眼。

“我仍然不希望鲍德温和德·克莱蒙家族的其他成员知道这件事。不过，请尽快告诉萨拉，”马修说，“你不应该在家里也隐藏自己的魔法。”

“如果我每天早上编织一个伪装咒，然后晚上再把它摘下来，那不是更麻烦吗？还是一直戴着比较方便。”这样一来，我永远不会因为不请自来的访客或者不受控制法力爆发而暴露自己的秘密了。

“我们的孩子需要看到妈妈真正的样子。他们不应该像你一样在

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长。”马修的语气不容争辩。

“这种对母亲的要求也适用于父亲吗？”我回嘴道，“你是想让双胞胎知道父亲的血怒呢，还是想让他们像马库斯一样蒙在鼓里？”

“这不一样。你的魔法是一种天赋，血怒则是一种诅咒。”

“它们没有任何区别，你知道的。”我抓住马修的手，“你和我过去习惯于隐藏那些让我们感到羞愧的事情。现在，我们应该在孩子降生之前停止这种做法。在眼前这场与圣会的危机解决以后，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应该坐下来讨论成立支派的事情。”马库斯说得没错：如果成立支派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遵守鲍德温的命令，那么这种做法是值得考虑的。

“成立支派意味着职责和义务。你需要遵守吸血鬼的行为规范，承担起支派夫人的角色，帮助我掌管整个家族。”马修摇了摇头，“你不适合这种生活，我也不会那样要求你。”

“你没有要求我，是我主动提出来的，”我回答道，“伊莎波也会告诉我应该了解哪些事情。”

“伊莎波将是第一个劝阻你的人。作为菲利普的伴侣，她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马修说，“当我的父亲把伊莎波称为他的将军时，只有人类才认为那是一个笑话。每只吸血鬼都知道，他所说的完全是事实。伊莎波强迫、劝诱、哄骗我们遵守菲利普的命令。他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闯荡，是因为伊莎波在他背后用铁拳管住了他的家族。她的决定不可违抗，她的惩罚也立竿见影。没有人敢反对她。”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但并非没有可能。”我委婉地回答道。

“这是一种全职工作，黛安娜。”马修的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你愿意为了成为德·克莱蒙夫人而放弃毕晓普教授的身份吗？”

“也许你没有注意到，但我已经那样做了。”

马修眨了眨眼睛。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指导过一名学生，没有上过一节课，没有读过一本学术期刊，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继续说道。

“这只是暂时的。”马修理直气壮。

“真的吗？”我挑起了眉毛，“你准备放弃你在万灵学院的职位，当一名家庭奶爸吗？或者，我们应该请一位保姆，让她在我回去工作的时候照顾我们那些极具挑战性的孩子吗？”

马修突然陷入了沉默之中。他显然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天真地以为我可以毫无困难地一边教学，一边照顾孩子。这种想法太典型了，我想，然后再次开了口。

“除了你去年冲进牛津，认为自己可以穿着闪亮的盔甲扮演骑士的短暂时刻，以及现在这个我可以原谅的紧张时刻，我们一直都在共同面对困难。你觉得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我问道。

“这不是你要处理的麻烦事。”马修回答道。

“当我接纳你的时候，它们就变成了我的麻烦事。我们已经分享了共同养育孩子的责任——为什么我就不能分享你的其他责任呢？”

马修盯着我，沉默了很长时间，我甚至怀疑他被我的话给吓呆了。

“以后不会了，”他终于摇着头，嘟囔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我永远不会再犯这个错误了。”

“我们这个家庭的词典里没有‘永远不会’一词，马修。”我的脾气也上来了，我用手紧抓着他的肩膀。“伊莎波不是说法语里没有‘不可能’这个词吗？既然如此，‘永远不会’一词也不属于毕晓普-克莱尔蒙特家族。不要用这个词语了。至于说错误，你怎么敢——”

马修用亲吻打断了我的话。我用拳头锤打他的肩膀，直到我的力气——以及我将他打伤的兴趣——逐渐消失。他放开我，露出了讽刺的笑容。

“你必须让我把话说完。我永远不会”——我伸手去打他的肩膀，

但他抓住了我的拳头——“永远不会再次犯下低估你的错误。”

趁着我吃惊的机会，马修的嘴凑了上来，这次亲吻比之前的任何一次亲吻来得更加深入。

“难怪菲利普看上去总是显得无精打采，”马修吻完可怜兮兮地说，“当你的妻子当家作主的时候，假装自己是一家之主总是让人很疲惫。”

“哼。”我发现他对于我们两人之间关系的分析有些不实。

“趁这个机会，我把我的意思挑明了吧：我希望你把自己编织者的身份和在伦敦发生的事情告诉萨拉。”马修的语气很坚定，“之后，请不要在家里佩戴伪装咒。同意吗？”

“同意。”我希望他没有注意到自己交叉手指的动作^①。

阿兰正在楼梯下面等着我们，他穿着一套黑色西装，打扮得和平时一样稳重。

“都准备好了吗？”我问他。

“当然。”他一边低声回应，一边把最后的菜单递给我。

我迅速浏览了一遍菜单。“很好。座位姓名卡放好了吗？葡萄酒取出来了吗？装瓶了吗？你找到银质酒杯了吗？”

阿兰的嘴抽动了一下：“您的所有指示已经得到了严格遵守，德·克莱蒙夫人。”

“原来你们在这里。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想让我单独去面对那群狮子呢。”为了参加宴会，加洛格拉斯梳了头发，将带有洞眼的牛仔裤换成了皮裤，尽管我认为牛仔靴更加正式一些。不过，他上身仍然穿着一件T恤，上面印着“保持冷静，一路哈雷”。他的手臂上露出了

许多文身。

“对不起，婶婶，这件T恤是黑色的，”看到我的目光，加洛格拉斯表示了歉意。“马修给了我一件衬衫，但是当我系上扣子的时候，衬衫后背的下襟裂开了。”

“你看上去很有精神。”我的目光开始搜寻大厅里其他客人的身影。我只看到了科拉，她停在一尊仙女雕像上，看上去就像一顶奇形怪状的帽子。她曾保证明天跟着我们旅行时遵守纪律，作为交换，她今天在塞图尔城堡和圣吕西安飞了一整天。

“你们两个待在这里做什么？”萨拉从客厅走出来，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一眼马修。她穿着一件垂至大腿的长款淡紫色衬衫和一件长及脚踝的米黄色裤子。“我们还以为我们需要派出一支搜索队呢。”

“黛安娜没找到她的鞋子。”马修说得很流畅。他用带着歉意的目光看了维克图瓦一眼，她正拿着一个饮料托盘站在一边。她当然有把我的鞋子放在床边。

“这和维克图瓦说得不大一样嘛。”萨拉眯起了眼睛。

科拉发出了一声粗厉的尖叫，并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以示赞同，她的鼻子呼出了一阵火花，掉落在石制地板上。谢天谢地，这里没有地毯。

“老实说，黛安娜，你为什么不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带回来一个能让人省点心的东西呢？”萨拉带着愠怒的表情看着科拉。

“比如雪花玻璃球？”我问道。

“先是从塔楼上倾倒下来的巫水将我淋湿，然后我的走廊里又出现了一条龙。这就是将巫师纳入家族的后果。”伊莎波穿着一身白色丝绸套装，从维克图瓦手中接过一杯具有相同颜色的香槟。“有的时候，我简直觉得圣会将我们分开的做法是对的。”

“要喝点吗，德·克莱蒙夫人？”维克图瓦转向我，将我从不知

^① 交叉手指 (crossed fingers) 表示祈祷。

如何回答的窘境中解救出来。

“谢谢。”我回应道。她的托盘里不仅有葡萄酒，也有装满冰块的苏打水，里面有蓝色玻璃苜花和薄荷叶。

“你好啊，妹妹。”韦兰跟在伊莎波后面走出了客厅。她穿着一双齐膝的黑色靴子和一件非常短的黑色无袖连衣裙，露出了几英寸高的珍珠白色的大腿以及藏在裙子里的刀鞘尖。

我一边想韦兰为什么要带着武器赴宴，一边紧张地伸手将掉到衬衫领子里的金色箭头拉出来。这个箭头感觉像护身符一样，而且能让我想起菲利普。伊莎波冰冷的目光落在了这个箭头上。

“我还以为这个箭头丢了呢。”她平静地说。

“菲利普在我婚礼那天把它给了我。”我开始将链子从脖子上摘下来，想要将它还给伊莎波。

“不。菲利普想让你戴着它。这是他送给你的。”伊莎波轻轻地握住我的手指，使其牢牢地攥住陈旧的金属。“你必须把它保管好，我的孩子。它非常古老，不太容易找到替代品。”

“晚餐准备好了吗？”鲍德温的声音低沉而洪亮，像闪电一样出现在我的身边，而且像平常一样无视温血动物脆弱的神经系统。

“是的。”阿兰向我耳语道。

“是的。”我明快地说着，挤出了一个笑脸。

鲍德温向我伸出了胳膊。

“我们进去吧，马蒂厄^①。”伊莎波抓起儿子的手，低声说道。

“黛安娜？”鲍德温催促道，他仍然朝我伸着胳膊。

我用厌恶的表情盯着他，无视他伸出的手臂，跟在马修和伊莎波

身后朝餐厅门走去。

“这是命令，不是请求。如果你蔑视我，我就会立即将你与马修移交给圣会。”鲍德温威胁道。

起初我想反抗他，让违抗命令的一切后果统统去见鬼。如果我这样做，鲍德温一定会取得胜利。思考，我提醒自己。然后活下来。然后，我将手放在了他的手上，而不是像现代女人那样挎着他的胳膊。鲍德温稍微瞪了瞪眼睛。

“为什么这么吃惊，哥哥？”我问道，“从你回来的那一刻起，你一直是这里的主人。如果你决定扮演国王，那我们就要演得像个国王啊。”

“非常好，妹妹。”鲍德温抓紧我的手。这是在暗示他的权威和力量。

鲍德温和我像英格兰国王和王后走进格林威治谒见厅一样走进餐厅。见此情景，费尔南多撇了撇嘴。鲍德温瞪了他一眼。

“这个小杯子里有血吗？”萨拉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紧张的氛围，她弯下腰，嗅了嗅加洛格拉斯的碟子。

“我还以为这些东西消失了呢。”伊莎波拿起一个带有雕刻图案的银质口杯。当马库斯请她坐在自己左边的位置时，她给了我一个微笑，同时，马修转到桌子另一边，请菲比坐在对面。

“我让阿兰和玛尔特把它们找了出来。菲利普曾在我们的婚宴上用过这种杯子。”我用手拨弄着金色箭头。恩斯特有礼貌地为我拉出了椅子。“请各位就坐。”

“餐桌安排得真细致，黛安娜。”菲比赞赏道。不过，她的目光并没有落在水晶、宝贵的瓷器或者精致的银器上。相反，她正在仔细研究闪闪发光的红木餐桌周围各个生物的座次。

玛丽·西德尼曾告诉我，宴会桌上的座次比战场上的部队排列方

^① “马修”一词在法语中的说法。

式还要复杂。我尽量遵循了我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学到的规则，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全面战争”的爆发风险。

“谢谢你，菲比，这都是玛尔特和维克图瓦的功劳。她们挑选出了这些瓷器。”我故意曲解了她的意思。

韦兰和费尔南多盯着面前的碟子，然后交换了一下眼色。玛尔特喜欢伊莎波 18 世纪委托别人制作的带有天蓝色精美图案的碟子，维克图瓦则选择了饰有天鹅图案的豪华镀金碟子，但是这两种餐具我都看不上眼。我最终选择了高贵的黑白色新古典式餐具，上面的图案是德·克莱蒙家族的衔尾蛇围绕着一个戴着王冠的字母 C。

“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被开化的风险，”韦兰低声说道，“而且是被温血动物开化的。”

“早该这样了。”费尔南多拿起餐巾，铺在大腿上。

马修举起了酒杯：“这一杯献给我们失去的亲人。愿他们的灵魂永远与我们同在。”

当人们举起酒杯时，有人小声重复或附和着马修的第一句话。萨拉擦了擦眼泪，加洛格拉斯拉起她的手，轻轻地吻了一下。我忍住自己的悲伤，给了加洛格拉斯一个感激的微笑。

“这一杯献给我的妹妹黛安娜，祝愿她健康，也献给这个家族的最新成员——马库斯的未婚妻。”鲍德温再一次举起了酒杯。

“敬黛安娜和菲比。”马库斯也举起了酒杯。

一桌人都举起了酒杯。我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马修没有将杯中的液体倒在鲍德温身上。萨拉犹豫地啜了一口起泡葡萄酒，然后做了一个鬼脸。

“我们开吃吧，”萨拉迅速放下酒杯，“埃米莉不喜欢把食物放凉，玛尔特也不会原谅我们的。”

宴会进行得有条不紊。有为温血动物准备的冷汤和为吸血鬼准备

的装在银质小口杯里的血液。盘子里的鳟鱼几个小时以前还在附近的河流里无忧无虑地游动。接下来的烤鸡是给萨拉准备的，她无法忍受猎鸟^①的味道。一些盘子里放了鹿肉，被我小心地避开了。到了最后，玛尔特和阿兰端出了盛放水果的高脚果盘、装有坚果的碗和摆放了奶酪的大浅盘。

“真是一顿丰盛的晚餐。”恩斯特靠在椅子上，拍着瘦瘦的肚子说。

屋子里的其他人也同意他的观点，大家都很满意。虽然开局不太顺利，但我们仍然享受了一次非常令人愉快的家族聚餐。我松了一口气，靠在了椅子上。

“既然大家都在场，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马库斯微笑着看着桌子对面的菲比，“你们知道，菲比已经同意和我结婚了。”

“你们定日子了吗？”伊莎波问道。

“还没有。你知道，我们决定采取老式做法。”马库斯回答道。

屋子里的德·克莱蒙家族成员全都面无表情地转向了马修。

“考虑到你们两个现在住在一间屋子里，我觉得老式做法可能不太合适。”萨拉不带感情地评论道。

“吸血鬼有不同的传统，萨拉，”菲比解释道，“马库斯问我是否愿意陪伴他的余生。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哦。”萨拉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你不会是说……”我看着马修，只说出了半句话。

“我决定成为吸血鬼。”菲比看着她永远的丈夫，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马库斯坚持认为，在我们结婚之前，我应该习惯这一点。所以，是的，我们的结婚日期可能比我们期待的要晚一些。”

菲比的语气很平静，就像是在考虑去做某种小型整形手术或者变

^① 指帮助人们狩猎的鸟类，一般为猛禽。

换发型一样，不像是在考虑彻底的生物性转变。

“我不想让她为自己的决定而后悔。”马库斯柔和地说，他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菲比不能成为吸血鬼，我不准。”马修的声音很平静，但它似乎在拥挤的房间里产生了回音。

“你说了不算。这是菲比和我的决定，”马库斯说。然后，他提出了挑战。“当然，这也是鲍德温的决定。他是这个家族的首领。”

鲍德温将手指交叉成帐篷状，放在面前，仿佛在思考这个问题，马修则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儿子。马库斯用带有挑战性的目光回应了父亲的注视。

“我想要的仅仅是传统上的婚姻，就像爷爷和伊莎波那样，”马库斯说，“在爱情方面，马修，这个家族的叛逆者是你，不是我。”

“即使菲比成为吸血鬼，这也绝不符合传统。由于血怒的关系，她绝不能从你的心脏静脉中吸血。”马修说。

“我认为爷爷肯定吸了伊莎波的血液。”马库斯看了看他的奶奶。“没错吧？”

“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这种血源性传染病，还想冒这个风险吗？”马修说，“如果你真的爱她，马库斯，不要改变她。”

马修的手机响了，他不情愿地看了看带电显示。“是米丽娅姆。”马修皱了皱眉。

“如果实验室里没有发生重要的事情，她是不会在这个时间打电话的。”马库斯说。

马修打开免提，以便让温血动物和吸血鬼都能听到，然后接通了电话。“米丽娅姆？”

“不，父亲。我是你的儿子本杰明。”

电话那头的声音既陌生又熟悉，就像我们经常噩梦中听到的声

音一样。

伊莎波站了起来，脸色煞白。

“米丽娅姆在哪儿？”马修问道。

“不知道，”本杰明懒洋洋地说，“也许和一个叫杰森的人在一起。他给米丽娅姆打了好几次电话。或者和一个叫阿米拉的人在一起，她给米丽娅姆打了两次电话。米丽娅姆是你的狗腿子，父亲。只要你一打响指，她就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马库斯张开了嘴，鲍德温向他发出了警告性的嘘声，阻止侄子插话。

“我听说塞图尔城堡出了点麻烦，是关于一个女巫的事情。”本杰明说。

马修没有上钩。

“我知道这个女巫发现了德·克莱蒙家族的一个秘密，但她在揭发这个秘密之前就去世了。真是令人遗憾。”本杰明发出了一声带有嘲讽意味的同情的叹息，“她和你在布拉格驯养的那个女巫是否有相似之处呢？那个女巫真是一个迷人的生物。”

马修像条件反射一样转过脸来，以检查我是否安全。

“你老说我是家族里的败类，但我们两个人其实非常相似，只是你不愿意承认罢了，”本杰明继续说道，“我甚至继承了你对女巫同伴的兴趣。”

隔着空气，我感到马修血管中的愤怒正在迅速增长。我的皮肤感受到了刺痛，我的左手拇指隐约开始悸动起来。

“我对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马修冷冷地说。

“包括跟《生命之书》有关的事情吗？”本杰明等待了一会儿，“我知道你正在找它。它和你所研究的艰深的遗传学课题有关系吗？”

“你想要什么？”马修问道。

“你的关注。”本杰明笑道。

马修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沉默可不是你的风格，马修。”本杰明说道，“幸运的是，现在轮到你来听我说话了。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摧毁你和德·克莱蒙家族其他成员的方法。现在，《生命之书》和你那可可怜的科学观都救不了你了。”

“我会让你说的话落空的。”马修肯定地说。

“哦，我可不这样认为。”本杰明放低了声音，仿佛在讲述一个巨大的秘密。“我知道多年以前那些巫师发现了什么。你知道吗？”

马修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会和你保持联系的。”本杰明说完挂断了电话。

“给实验室打电话。”我急切地说。此刻，我的心里只想着米丽娅姆。

马修的手指飞速跳动，拨通了电话。

“你早该打电话了，马修。我到底要在你的DNA里寻找什么东西？马库斯让我寻找和繁殖有关的标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米丽娅姆的声音尖厉而令人讨厌，和平时一模一样。“顺便说一句，你的收件箱里塞满了信件，而且我马上就要休假了。”

“你现在安全吗？”马修用嘶哑的声音说。

“是的。怎么了？”

“你知道你的手机在哪儿吗？”马修问道。

“不知道。我今天把它忘在某个地方了。也许忘在了商店里。我想如果有人捡到手机，他会给我打电话的。”

“他把电话打给了我。”马修肯定地说，“你的手机落在了本杰明的手里，米丽娅姆。”

电话那一头陷入了沉默。

“你的那个本杰明吗？”米丽娅姆用颤抖的声音问道，“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

“真可惜，他没死。”费尔南多带着非常遗憾的语气说。

“费尔南多？”米丽娅姆迅速叫出了他的名字，像是突然得到了安慰。

“是的，米丽娅姆。你还好吗？”^①费尔南多温柔地问道。

“谢天谢地，你也在。是的，是的，我很好。”米丽娅姆很激动，但她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上次有人听说本杰明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

“几个世纪以前，”鲍德温说，“不过，马修这次回到家还不到几个星期，本杰明就找到了联系他的办法。”

“这意味着本杰明一直在监视和等待他，”米丽娅姆轻声说道，“哦，上帝。”

“你的手机里有什么东西与我们的研究有关吗，米丽娅姆？”马修问道，“比如存在手机里的电子邮件或者数据？”

“没有。你知道，我每次看完邮件都会把它删掉。”米丽娅姆停顿了一下，“我的通讯录。本杰明现在有了你的手机号码。”

“我们会更换新的号码，”马修简洁地说，“不要回家。和阿米拉待在旧馆里。我不想让你们两个人分开行动。本杰明提到了阿米拉的名字。”马修犹豫了一下。“还有杰森。”

米丽娅姆倒吸了一口凉气。“伯特兰的儿子？”

“没关系，米丽娅姆，”马修试图安慰对方。我很庆幸米丽娅姆无法看到马修的眼神。“本杰明只知道他给你打了几次电话。”

“杰森的照片在我的相册里。现在本杰明知道他的长相了！”米丽娅姆显然很慌乱，“我的伴侣留给我的现在只剩下杰森了，马修。如果他有什么不测——”

“我会把这种危险告诉杰森的。”马修转向加洛格拉斯，后者立

^① 原文为葡萄牙语 Sim, Miriam. Tudo bem contigo?

即拿起了电话。

“杰森^①？”加洛格拉斯一边低声讲电话，一边离开房间，轻轻关上房门。

“本杰明现在为什么会重新出现呢？”米丽娅姆呆呆地问道。

“不知道。”马修把目光转向我，“他知道埃米莉的死，而且提到了我们的遗传学研究和《生命之书》。”

我感到一幅巨大拼图中的一个重要模块滑进了正确的位置。

“1591年，本杰明出现在了布拉格，”我缓缓地说道。“他一定是在那里听说了《生命之书》。那本书当时在鲁道夫皇帝手上。”

马修用眼神警告我，然后用轻快的语气说：“别担心，米丽娅姆。我们会弄清本杰明的目标，我向你保证。”马修要求米丽娅姆小心行事，并且告诉她，当我们到达伦敦时，他会立即给她打电话。当他挂断电话时，屋子里变得死一般地寂静。

加洛格拉斯溜进了屋子：“杰森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他保证自己会保持警惕。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鲍德温挑起了眉毛。

“本杰明应该由我来处理。”马修恶狠狠地说。

“是的，”鲍德温表示同意，“你早就应该承认这一点，着手解决你引发的混乱，而不是藏在伊莎波的裙子后面，沉浸在依靠智力治疗血怒、发现生命奥秘的天真幻想之中。”

“你也许早该干掉他了，马修，”韦兰补充道，“在耶路撒冷，在本杰明刚刚重生的时候，干掉他是很容易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本杰明隐藏了这么长时间，肯定培养了许多孩子和同伙。”

“马修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他是我们家族的刺客，不是吗？”鲍

德温嘲讽道。

“我会帮忙的。”马库斯对马修说。

“你哪儿也不能去，马库斯。你必须待在这里，待在我身边，迎接圣会代表团。加洛格拉斯和韦兰也一样。我们应该表现出家族的团结。”鲍德温仔细打量菲比。作为回应，菲比用愤怒的眼神看着他。

“我已经考虑了你成为吸血鬼的愿望，菲比，”当鲍德温结束对菲比的审视时，他总结道，“不管马修有什么想法，我准备支持你。马库斯希望获得传统伴侣的愿望证明德·克莱蒙家族仍然重视传统。你也需要留在这里。”

“如果马库斯愿意，我会很高兴地留在伊莎波的日子里。这样可以吗，伊莎波？”菲比将礼貌当成了武器和拐杖，这是英国人典型的做法。

“当然，”伊莎波终于坐了下来。她恢复了镇定，朝孙子的未婚妻无力地笑了笑。“我们永远欢迎你，菲比。”

“谢谢你，伊莎波。”菲比看了鲍德温一眼。

鲍德温将注意力转向了我。“剩下就是决定处理黛安娜的方法了。”

“和我的儿子一样，我的妻子不用你来操心。”马修说。

“你现在不能回牛津。”鲍德温没有理睬弟弟的话，“本杰明可能还在那里。”

“我们会去阿姆斯特丹。”马修的话很干脆。

“绝对不行，”鲍德温说，“那所房子无法为她提供保护。如果你不能确保她的安全，马修，黛安娜将和我的女儿美弥子待在一起。”

“黛安娜会讨厌八王子市的。”加洛格拉斯极为肯定地说。

“更不要说美弥子了。”韦兰嘟囔道。

“那么马修最好履行自己的职责。”鲍德温站了起来，“尽快。”

^① 杰森的呢称。

马修的哥哥一转眼就离开了屋子。韦兰和恩斯特简单说了句晚安，也跟着出去了。他们一走，伊莎波立即建议我们去客厅说话。那里有古老的音响和大量勃拉姆斯的音乐，足以掩饰最为漫长的交谈。

“你想怎么办呢，马修？”伊莎波看上去仍然很虚弱，“你不能让黛安娜去日本。美弥子会吃了她。”

“我们准备去麦迪逊的毕晓普宅邸。”我说。听到我们要去纽约的消息，伊莎波、马修和萨拉同时露出了极为吃惊的表情。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马修谨慎地说。

“埃姆在塞图尔城堡发现了某件重要的事情——她宁死也不愿透露的事情。”我为自己镇定的语气感到吃惊。

“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马修问道。

“萨拉说，埃姆一直在圆塔里搜寻，那是存放德·克莱蒙家族所有记录的地方。如果她知道了耶路撒冷那个巫师生下婴儿的事情，她就会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我回答道。

“伊莎波把婴儿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两个人，”萨拉把目光投向伊莎波，希望得到她的确认，“然后我们告诉了马库斯。但我仍然不知道这跟我们去麦迪逊有什么关系。”

“因为埃米莉发现的事情促使着她去召唤亡灵，”我说，“萨拉认为埃米莉想要找到我母亲。我母亲或许也知道那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在麦迪逊找到更多线索。”

“你好像说了很多‘认为’‘或许’和‘也许’，婶婶。”加洛格拉斯皱着眉头说。

我看了看我的丈夫，他并没有回应我的提议，而是心不在焉地注视着他的酒杯。“你怎么看，马修？”

“我们暂时可以去麦迪逊。”马修说。

“我跟着你们，”费尔南多嘟囔道，“和萨拉作伴。”萨拉感激

地向他露出了笑容。

“这里一定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而且与诺克斯和热尔贝有关。诺克斯之所以来塞图尔城堡，是因为他在布拉格发现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阿什莫尔 782 号》。”马修看上去很严肃，“诺克斯的发现、埃米莉的死、本杰明的重新出现，这三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

“你曾出现在布拉格。《生命之书》曾出现在布拉格。本杰明曾出现在布拉格。诺克斯也在布拉格发现了某样东西，”费尔南多缓缓地说，“你说得没错，马修。这不可能是巧合。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

“还有一件关于《生命之书》的事情——我们没有跟你们说过，”马修说，“这本书的羊皮纸是用精灵、吸血鬼和巫师的皮肤制作的。”

马库斯瞪大了眼睛。“这意味着它包含有基因信息。”

“没错，”马修说，“我们不能让它落在诺克斯手里——更不能让它落在本杰明手里。”

“寻找《生命之书》及其缺页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表示支持。

“它不仅有可能让我们了解生物的起源和进化，而且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血怒。”马库斯说，“不过，我们也可能无法从中得到任何有用的基因信息。”

“在我们回来后不久，毕晓普家的房子把那张画着化学婚礼图案的书页还给了黛安娜。”马修说。那个地区的巫师都知道，那所房子拥有魔法，行为怪异，经常将主人珍视的东西收起来，替其保管，并在随后的某一天将其还给主人。“如果能把它送到实验室，我们就可以对其进行检测。”

“遗憾的是，你不太可能说服人们让你进入世界上最先进的遗传学实验室。”马库斯摇了摇头，“而且，鲍德温说得没错。你不能去牛津。”

“也许克里斯可以在耶鲁为你提供方便。他也是生物学家。他的

实验室里有合适的设备吗？”我对实验室工作的理解仅限于 1715 年以前。

“我不会在大学实验室里分析《生命之书》中的纸页，”马修说，“我会寻找一家私人实验室。我一定可以租到某种服务。”

“古老的 DNA 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可信的结果，仅仅研究一页纸不够的。”马库斯警告道。

“这是将《阿什莫尔 782 号》从博德利图书馆取出来的另一个理由。”我说。

“它在那里是安全的，黛安娜。”马修向我保证道。

“暂时是安全的。”我回答道。

“不是还有两页纸隐藏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吗？”马库斯说，“我们可以先把它们找出来。”

“也许我可以帮忙。”菲比自告奋勇地说。

“谢谢你，菲比。”我见过马库斯的伴侣在圆塔里查找资料时的表现。我很想让她帮助我。

“那么本杰明呢？”伊莎波问道，“他说他继承了你对女巫的兴趣，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马修？”

马修摇了摇头。

我的巫师第六感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关键。



太阳运行到狮子座时出生的人将拥有敏感和风趣的天性以及求知的渴望。只要她听到或看到任何似乎存在困难的事情，就会立即产生要了解那件事的欲望。魔法科学会为她提供很大的帮助。她将结识王子并坠入爱河。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会是女孩，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在她的一生中，她将遭遇许多困难和危险。

——匿名英国摘录簿，c.1590，

贡萨尔维斯手抄本 4890，f.8^v

我站在萨拉的储藏室里，透过窗户上摇摇晃晃的玻璃和玻璃上的灰尘向外望去。整座房子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通风。窗框上生涩的黄铜插销起初抵挡住了我的“攻势”，但肿胀的窗框最终还是在斗争中败下阵来，窗户猛地被推了上去，同时颤抖了一下，似乎是在抗议我的粗暴动作。

“老实点。”我不耐烦地说，同时转过身，审视眼前的房间。这是一个熟悉而又奇怪的地方，我的姨妈经常出入这个房间，但我却很少来到这里。平时，萨拉将东西摆放得非常杂乱。但在这里，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没有任何杂物，梅森瓶在架子上排成一排，木制抽屉上标着内容标签：

金光菊，小白菊，水飞蓟，黄芩，兰草，蓍草，月亮草。

虽然萨拉的法术配料没有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但我相信这种摆放符合巫师的某种原则，因为她总是可以直接拿到她所需要的药草或种子。

萨拉曾将毕晓普家族的魔法书带到塞图尔城堡，但它现在又回到了这里，被摆放在一个古老而残缺不全的讲道台上。这个讲道台是埃姆在布克维尔一家古董店买回来的，她和萨拉将讲道台的支撑柱锯了下来。讲台目前被放置在一个古老的餐桌上，这个餐桌则是 18 世纪末跟随首批赴美的毕晓普家族祖先来到这里的。餐桌的一个桌腿明显比其他桌腿短一截——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是由于地板的倾斜，桌

面竟然出奇地平坦稳固。小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魔法。现在我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运气。

萨拉的工作台上散布着各种古老的设备和一个破旧的接线板。一个鳄梨青色的慢炖锅，一个历史悠久的咖啡壶，两个咖啡研磨机，一个搅拌机。这些都是巫师的现代器具，同时萨拉还在壁炉边保留了一口古老的大黑锅。我的姨妈用慢炖锅制作油和药剂，用咖啡研磨机和搅拌机准备熏香，研磨药草，用咖啡机酿造浸液。角落里摆放着一台闪亮的白色标本冰箱，冰箱门上有一个红十字图案。这个冰箱没有插电，也没有用过。

“也许马修可以为萨拉提供一些更具高科技色彩的东西。”我若有所思地说。一个本生灯，也许还有几个蒸馏器。我突然对玛丽·西德尼 16 世纪那个设施齐全的实验室产生了向往。我抬起头，似乎希望看到贝纳德城堡墙壁上描绘炼金术程序的精美壁画。

不过，我只能在暴露的椽子之间看到挂在麻绳上的干枯的药草和花朵。我能辨认出其中的一些植物：一碰就会喷出小种子的黑种草那膨胀的豆荚；顶端带刺的水飞蓟；长长的茎上顶着亮黄色花朵的毛蕊花，又叫巫师的蜡烛；茴香杆。萨拉可以通过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辨认出每一种植物。她用这些材料施展魔咒，制造魅符。干枯的植物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但我知道，我不能触碰它们。如果萨拉走进储藏室，发现植物只剩下了茎秆，她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储藏室曾经是这个农舍的厨房。一面墙壁被一个巨大的壁炉、一个宽大的灶台和一对烤炉所占据。墙壁上方是一个储存阁楼，上面架着一个摇摇晃晃的旧梯子。我曾在许多个下雨的午后蜷缩在那里，一边看书，一边倾听雨水拍打屋顶的声音。此刻，科拉正待在那里，她慵懶地闭着一只眼睛，似乎感到很无聊。

我叹了口气，眼前顿时飞起了一阵灰尘。要想把这个房间收拾好，

需要许多清水，流很多汗。而且，如果我的母亲知道某种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命之书》的东西，它一定就藏在这间屋子里。

我听到了一声柔和的鸣响。接着是另一声。

艾尔索普奶奶曾告诉我如何分辨捆绑这个世界的丝线，如何利用这些丝线编织出任何魔法书中都没有的魔咒。这些丝线一直围在我的身边，当它们相互摩擦的时候，就会发出一种乐音。我伸出手，抓住了几条线。蓝色和琥珀色——这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的丝线。我之前只在不会把毫不知情的生物卷进时间经纬线的角落里见过这些丝线。

果然，时间在毕晓普宅邸里的表现不是很正常。我将蓝色和琥珀色丝线拧成一个结，试图将它们推回原来的地方，但它们弹了回来，在空气中留下了沉重的回忆和悔恨。编织者的绳结无法解决这里的问题。

虽然我的工作只是将灰尘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但我已经累得汗流浹背了。我忘记了麦迪逊每年这个时候有多炎热。我提起满满一桶脏水，伸手去推储藏室的门。门没有动。

“走开，塔比莎。”我用肘部将门顶开几英寸，希望能将猫推走。

塔比莎嚎叫了一声。她不愿意跟着我进入储藏室。这里是萨拉和埃姆的地盘，她把我看成了入侵者。

“我要让科拉咬你了。”我威胁道。

塔比莎稍微动了动。一只爪子越过门缝，然后是另一只。接着，她悄悄溜走了。萨拉的猫不想和我的魔宠战斗，但她的自尊又不允许她狼狈逃窜。

我推开后门。眼前是一团飞舞的昆虫，耳畔传来无休止的撞击声。我把脏水泼到平台下面。塔比莎跳到外面，围在费尔南多脚边。费尔南多一只脚站在我们过去用来劈木头的树桩上，看着马修将围篱桩扎进土里。

“他还在干活吗？”我挥着空桶问。撞击声已经持续了几天：先是替换屋顶松动的木瓦，然后是在花园里用锤子安装格子架，现在是修理栅栏。

“当马修用双手工作时，他的大脑会变得更加安静。”费尔南多说，“雕刻石头，驾驶帆船，舞剑，写诗，做实验——具体做什么并不重要。”

“他正在思考本杰明的事情。”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能理解马修总是找活干的原因了。

费尔南多将冷静的目光转向了我。“马修越是考虑他的儿子，他就越是沉浸在过去那个时代里，当时的他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自己做的那些选择。”

“马修并不经常提及耶路撒冷。他给我看了他的朝圣者徽章，并且跟我讲了埃莉诺的事情。”考虑到马修在那里待了那么长时间，这点消息实在算不上多。而且，我在我的巫师之吻中很少发现这类古老的回忆。

“啊。美丽的埃莉诺。她的死是另一个可以避免的错误。”费尔南多苦涩地说，“马修就不应该去圣地，再去一次就更不应该了。任何年轻的吸血鬼，尤其是带有血怒的吸血鬼，都无法应对政治和流血事件。不过，如果菲利普想在奥特莱默取得胜利，他需要用上手里的每一件武器。”

我不太精通中世纪历史，但提起十字军殖民地，我还是能够朦朦胧胧地想起血腥的冲突和对耶路撒冷的惨烈围攻。

“菲利普梦想着在那里建立一个吸血鬼王国，但这只是一种幻想。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低估温血动物的贪婪和宗教狂热。菲利普应该把马修留在科尔多瓦^①，让他陪在休和我的身边，因为在耶路撒冷、

阿卡^①或者菲利普派他去的其他任何地方，马修都没有帮到菲利普。”费尔南多狠狠地踢了树桩一脚，震落了沾在上面的一小块苔藓。“当你需要杀手时，血怒似乎能够成为一种优势。”

“我想你不喜欢菲利普。”我轻声说道。

“后来，我开始尊重他。但是喜欢他？”费尔南多摇了摇头，“不可能。”

最近，我经历了与菲利普有关的种种不快。毕竟，他把家族暗杀者的工作交给了马修。有时，当我看到我的丈夫独自站在不断延长的夏日阴影之中或者借着从窗户投射进来的阳光看到他的剪影时，我可以感受到这种职责正沉重地压在他的肩膀上。

马修打好一根围篱桩，抬起了头。“你需要帮助吗？”他喊道。

“不需要。只是想打点水。”我大声回应道。

“让费尔南多帮你。”马修指了指空桶。他不想让孕妇搬动重物。

“当然。”我含混地说。马修又开始了工作。

“你不打算让我替你拎水桶。”费尔南多将一只手捂在心口，装作不安的样子，“你伤了我的心。如果你不允许我像正常的骑士那样将为你效劳，我还怎么有脸站在德·克莱蒙家族中间呢？”

“如果你能阻止马修租用他所说的用来平整行车道的钢轮压路机，我就会让你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戴上闪亮的盔甲。”我在费尔南多的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去。

炎热的天气使我感到焦躁不安，我将空水桶扔在厨房水槽里，开始寻找我的姨妈。找到她并不难。她最近习惯于坐在起居室里我祖母的摇椅上，凝视着从壁炉里长出来的被漆成乌木色的树木。返回麦迪逊以后，萨拉不得不以全新的方式面对埃米莉的故去。她变得沉默寡言。

^① 现西班牙南部城市。

^① 现以色列港口城市。

“天气太热了，不适合打扫卫生。我要去镇上办点事。你想一起去吗？”我问道。

“不，我待在这里很好。”萨拉躺在摇椅上一前一后有节律地晃动着。

“汉娜·奥尼尔又打来了电话。她邀请我们参加她的丰收节^①百乐餐^②。”自从我们回来以后，麦迪逊巫师团成员给我们打了很多电话。萨拉曾告诉团长薇薇安·哈里森，她非常健康，家人对她也非常照顾。之后，她拒绝接听任何人的电话。

萨拉没有理睬汉娜的邀请，继续研究树木。“鬼魂们最终一定会回来的，你觉得呢？”

自从我们回来以后，这所房子的幽灵访客意外地消失了。马修将其归咎于科拉，但萨拉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埃姆刚刚去世，所以其他鬼魂都在躲着我们，怕我们缠着他们询问埃姆的近况。

“当然，”我说，“但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没有他们，这所房子就太安静了。你还能看见鬼魂，我一个鬼魂都没看见。不过，我能判断出，他们就在附近。”萨拉更加用力地摇晃椅子，仿佛这样能够使鬼魂离她更近一些。

“你想好怎样处理这棵‘被诅咒之树’了吗？”当马修和我在1591年回到这里时，我们就看到了这棵树，扭曲的黑色树干占据了烟囱的大部分空间，树根和树枝伸到了屋子里。虽然这棵树看上去毫无生机，但它偶尔也会结出奇怪的果实，包括汽车钥匙和被人从《阿什

莫尔 782 号》上撕下来的印有化学婚礼图案的纸页。最近，它贡献出了一份 1875 年左右的大黄拼盘食谱和一对 1973 年左右的假睫毛。我和费尔南多认为应该把这棵树移开，将烟囱修好，把镶板修补完整并刷上油漆。萨拉和马修不太认可这种做法。

“我不知道，”萨拉叹了一口气，“我渐渐习惯它了。我们总是可以在过节的时候把它装扮起来。”

“到了冬天，雪花会从这些裂缝直接吹进来的。”我拿起了我的手提包。

“关于带有魔法的物品，我都是怎么教你的？”萨拉的语气中隐藏着有一丝平日里就有的尖刻。

“在你理解它们之前，不要触碰它们。”我用六岁孩子的语气背诵道。

“你不觉得砍倒一棵带有魔法的树木也是一种‘触碰’吗？”看到塔比莎坐在壁炉里盯着树皮，萨拉示意她走开。“我们需要牛奶。还有鸡蛋。费尔南多想要某种精制大米。他说他要做西班牙杂烩菜^①。”

“牛奶。鸡蛋。大米。好的。”我用担忧的目光看了萨拉最后一眼，“告诉马修，我很快就会回来。”

当我穿过前厅走向门口时，地板突然发出了“咯吱咯吱”的抱怨声。我停下来，两只脚一动不动地站在地板上。毕晓普家族的宅邸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它曾对于各种事情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谁有权住在这里，或者它是否赞成百叶窗上新的油漆颜色。

不过，房子并没有接着做出新的反应。和鬼魂一样，它也在等待。

① 盖尔人庆祝丰收季开始的一个节日。刚开始定在 8 月 1 日或者处于夏至日和秋分日中间的那一天，后来改为离 8 月 1 日最近的那个星期天。

② 美国人常见的一种聚餐方式，参加者各自带一个菜、食品或饮料，放在一起大家自由取食。

① 由大米、鸡肉、鱼肉和蔬菜用平底锅烹制而成。

萨拉的新车正停在前门外。她之前那辆本田思域在我和马修从蒙特利尔返家的途中出了事故，我俩就只好把它停在那里，然后让德·克莱蒙家族的一个工作人员将其开回麦迪逊，但车子的发动机掉在了布克维尔和沃特敦之间的某个地方。为了安慰萨拉，马修送给了她一辆崭新的紫色迷你库珀，上面涂着带有黑边和银边的白色赛车条纹，个性化的车牌上写着“新扫帚”的字样。马修希望这个带有巫师色彩的信息能够阻止萨拉在车身上贴满贴纸，但我担心这辆车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与之前那辆一样。

为了防止任何人认为萨拉的换车行为和新车上没有贴标语的做法意味着她的异教信仰正在动摇，马修买了一个巫师天线球。这个天线球有着红色的头发，戴着一顶尖帽子和一副眼镜。不管萨拉将车停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人将这个天线球偷走。为此，马修在“沾泥物品存放柜^①”里放了一盒天线球。

当马修开始敲击下一根围篱桩时，我钻进了萨拉的迷你库珀，调转头，迅速离开了这所房子。马修目前还没有禁止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离开农场，而且萨拉也知道我要去哪里。能够离开，我感到非常开心。我打开天窗，一边感受着7月的微风，一边向镇上驶去。

我的第一站是邮局。哈钦森太太饶有兴致地看了看我T恤下摆处紧紧的隆起，但什么也没说。除了她以外，邮局里只有两个古董商和斯米蒂，他是马修在五金店新交的好朋友。

“克莱蒙先生的那个钉桩锤好用吗？”斯米蒂用手上那摞广告邮件敲了敲头上的强鹿牌草帽，“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卖出过这种锤子了。最近，大家都在使用钉桩杵。”

“马修似乎用得很顺手。”不是每个买家都是身高一米九的吸血鬼，我一边想，一边将当地杂货店的宣传单和新轮胎的报价单丢进垃圾箱。

“你找了一个不错的男人，”斯米蒂看了一眼我的结婚戒指，“他似乎也和毕晓普女士相处得很愉快。”最后一句话中包含着某种惊奇的语气。

我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收起剩下的目录和票据，装进包里。“保重，斯米蒂。”

“再见，克莱蒙夫人。告诉克莱蒙先生，如果需要车道压路机，可以来找我。”

“我不是克莱蒙夫人。我还在用——哦，算了。”看到斯米蒂困惑的表情，我欲言又止。我打开门，让在一边，让门外的两个孩子先进来。这两个孩子急着要买哈钦森太太摆放在柜台上的棒棒糖。在即将走出门的时候，我听到了斯米蒂对邮局女局长说的耳语。

“你见过克莱蒙先生吗，安妮？那是个不错的人。我还以为黛安娜像毕晓普女士一样嫁不出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斯米蒂意味深长地朝哈钦森太太眨了眨眼睛。

我向西一转，上了20号公路，穿过绿色的田地，越过古老的农场。这些农场曾经是该地区居民的食物来源。许多土地已经被分割开，用作他途。那里有学校和办公室，一个花岗岩处理场，以及一个由谷仓改造而成的毛线店。

我驶进汉密尔顿附近的超市停车场，那里空无一人。即使在大学开课期间，停在这里的车子数量也从未超出过停车位总数的一半。

我将萨拉的车子停在超市入口附近一个极为开阔的位置上，旁边停有一辆有孩子的家庭使用的那种面包车。车门是滑动式的，很容易

^① 专门存放湿衣物或沾泥衣物。

安装汽车座椅。车里面有许多杯托，地毯是米黄色的，用于掩饰掉在地板上的麦片。我仿佛一下子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

萨拉的动感小车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我们在生活中还可以有其他选择。不过，当我们的双胞胎出生后，马修可能会坚持选择一辆装甲坦克。我看了看天线球上傻里傻气的绿色女巫，嘟囔出了几个字。天线上的电线立即改变方向，穿过了柔软的泡沫球和巫师的帽子。在我用车期间，没有人能偷走萨拉的吉祥物。

“这个捆绑咒还真不错，”一个沙哑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我想我从未使用过这种魔咒。”

我猛地转过身子。眼前是一个看上去五十岁左右的女子，长着一对鲜绿色的眼睛，齐肩的头发早早地变成了银色，周身的法力发出了低沉的嗡嗡声——没有很明显，但是的确存在。她就是麦迪逊巫师团的团长。

“你好，哈里森夫人。”哈里森是汉密尔顿一个古老的家族。他们来自康涅狄格州。和毕晓普家族一样，这个家族的女性结婚以后仍然保留着家族的姓氏。薇薇安的丈夫罗杰表现得更加激进，他在结婚时将自己的姓氏从巴克改成了哈里森。由于他对传统的尊重，也承受了其他男人的嘲讽，所以他在巫师团的编年史中赢得了一个备受尊重的记录。

“我想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叫我薇薇安了，不是吗？”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肚子上，“你在买东西吗？”

“是的。”一个女巫是无法对另一个女巫撒谎的。对于我来说，目前最好的做法就是做出一个简短的回应。

“真巧啊。我也在买东西。”薇薇安身后的两个购物车从车丛中弹了出来，向我们这边滚来。

当我们走进超市后，薇薇安问道：“那么，你的预产期是在一月

了？”我胡乱翻着东西，差一点把装在纸袋里的、从附近农场采摘下来的苹果碰掉。

“如果我不早产的话。我怀的是双胞胎。”

“双胞胎是很难管教的，”薇薇安同情地说，“不信你问艾比。”她向一个抱着两箱鸡蛋的女人招了招手。

“嗨，黛安娜。我想我们之前还没有见过面。”艾比将一个箱子放在购物车上用来安置婴儿的位置上，用薄薄的安全带将鸡蛋箱扣紧。“婴儿出生以后，你就得用另一种方法保护鸡蛋了。我在车子里给你准备了一些绿皮西葫芦，所以你不用买这种蔬菜了。”

“县里的人都知道我怀孕了吗？”我问道。他们是不是也知道我今天要买什么呢？

“只有巫师知道，”艾比说道，“以及所有和斯米蒂说过话的人。”一个穿着条纹衬衫、戴着蜘蛛侠面具的四岁男孩从我们身边跑过。“约翰·普拉特！不要追妹妹了！”

“别担心。我在看及格蕾丝在饼干货架那边，”一个英俊的男人说道。他上身穿着一件灰色和褐红色的柯盖德大学T恤，下身穿着短裤，手上抱着一个正在动来动去的婴儿，婴儿的脸上沾着巧克力和饼干碎屑。“嗨，黛安娜。我是艾比的丈夫，凯莱布·普拉特。我在这里教书。”凯莱布的声音很温和，但他周围有一种能量爆裂的声音。他也会元素魔法吗？

我注意到了凯莱布周围的精细丝线。我想确认一下，但薇薇安打断了我的注意力。

“凯莱布是人类学系的教授，”薇薇安自豪地说，“整个巫师团体都欢迎他和艾比的加入。”

“很高兴见到你。”我低声说道。整个巫师团似乎都会选择星期四到考斯特卡特超市购物。

“只有当我们需要谈正事时才会这样的，”艾比轻松读出了我的心思。根据我目前的判断，她的魔法天赋比薇薇安和凯莱布低得多，但她的血液中显然具有某种法力。“我们还以为今天能见到萨拉，但她不想见我们。她还好吗？”

“不太好。”我犹豫地说。我曾经极力想要否认自己和麦迪逊巫师团的关系，否认自己的毕晓普家族成员身份。不过，伦敦的巫师告诉我，与其他巫师断绝关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经历了塞图尔城堡的种种变故之后，马修和我显然无法独自掌控局面。

“你有话要说吗，黛安娜？”薇薇安敏锐地看着我。

“我想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我无意中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我一定露出了慌张的表情，因为周围的三个巫师全都笑了起来。

“很好。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薇薇安向我露出了赞许的微笑，“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萨拉现在很抑郁，”我坦率地说，“我和马修也有麻烦。”

“我知道。我的大拇指这几天跳个不停，”凯莱布一边说，一边摇晃着格蕾丝。“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吸血鬼的事情。”

“不止如此。”我用冷峻的语气说，“还包括巫师。还有圣会。我的母亲曾经预言过这件事，但我不知道从哪里去寻找更多的信息。”

“萨拉说了什么？”薇薇安问道。

“没说什么。她又开始怀念埃米莉了。萨拉坐在壁炉边，盯着从炉底长出来的树木，等待着鬼魂回来。”

“你丈夫呢？”凯莱布挑了挑眉毛。

“马修正在更换围篱桩。”我将一只手伸进头发里，将潮湿的头发从脖子上捋起来。如果天气再热一点，你就可以在萨拉的汽车里煎鸡蛋了。

“这是典型的替代性攻击，”凯莱布若有所思地说，“同时也是建立稳固边界的需要。”

“这是什么魔法？”我只说了短短一句话，他竟然能够知道马修的这么多事情，我不禁感到吃惊。

“是人类学。”凯莱布微微一笑。

“也许我们应该换个地方谈论这个问题。”薇薇安朝农产品区越来越多的旁观者露出了一个热情的微笑。店里为数不多的人类很容易注意到四个聚在一起的异世界生物，其中几个人一边假装判断罗马甜瓜和西瓜是否成熟，一边公然偷听我们的谈话。

“我二十分钟后在萨拉的车子里等你们。”我急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艾保利奥米^①在第五通道，”凯莱布一边将格蕾丝交还给艾比，一边为我指路。“这是汉密尔顿最接近西班牙杂烩菜饭用米的食材。如果这还不够好，你可以去保健食品店找莫琳。她会为你专门订购一些西班牙大米。要不然，你就得开车去雪城了。”

“多谢，”我轻声说道。我不会去保健食品店，那里是考斯特卡特之外本地的第二个巫师聚集地。我推着购物车走向第五通道。“好主意。”

“别忘了牛奶！”艾比在我身后喊道。

当我回到家时，马修和费尔南多正站在院子里沉浸在对话中。我将买来的食品收起来，发现水桶还放在水槽里，没有人动过。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水龙头，准备将其拧开，好让水流出来。

^① 产自意大利的一种中谷粒圆稻米，煮熟时既劲道又油亮多脂。

“该死，我到底是怎么了？”我一边嘟囔，一边将空水桶从水槽中拉出来。我将水桶拎回储藏室里，将门关上。

这个房间见证过我作为巫师最大的耻辱。现在我知道，我过去在魔法上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我是一个编织者，而且受到了魔咒的束缚，但我仍然很难摆脱之前失败的回忆。

是时候放手一试了。

我将水桶放在灶台上，感受着一直在我身体里涌动的潮水。我的父亲不仅为我带来了编织者的身份，而且使我的血液中充满了水。我蹲在水桶旁边，将手弯成喷嘴的形状，专注于我心中的欲念。

清洁。清新。新鲜。

短时间内，我的手就失去了肉体的颜色，看上去像金属一样。水从指尖倾泻下来，重重地砸在塑料桶上。当水桶装满水时，我的手又恢复成了正常的样子。我笑了，跪坐在脚后跟上，为自己能够在毕晓普家族的宅邸使用魔法而感到高兴。彩色的丝线在周围的空气中闪闪发光。我感到屋子里不再沉闷厚重，而是变得明亮而充满希望。一阵凉爽的微风透过打开的窗户吹了进来。也许我无法用一个绳结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如果我想找出埃米莉和我母亲所知道的秘密，我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着手。

“绳结见一，魔咒出击。”我一边低语，一边抓住一根银色丝线，将其紧紧地打了一个结。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一袭长裙和一件绣花紧身上衣，是我的祖先布里奇特·毕晓普。

“欢迎回家，孙女。”她用幽灵特有的声音说。

8

马修挥起锤子，砸在木桩顶部，发出一声令人满意的巨响。一股力道沿着他的手臂传到肩膀，还向下延伸到后背。他再次举起锤子。

“我觉得你不需要再敲第三下了，”费尔南多在他身后懒洋洋地说，“下个冰川期到来时，它应该还会笔直地立在这里。”

马修将锤子的前端放在地面上，两只胳膊倚在锤杆上。他既没有出汗，也没有喘粗气。不过，他对这种干扰感到很恼火。

“怎么了，费尔南多？”

“我听到你昨天晚上和鲍德温的通话了。”费尔南多回答道。

马修没有回应，拾起了柱坑挖掘器。

“我猜他是让你暂时待在这里，不要惹麻烦。”费尔南多继续说。

马修将两个尖尖的刀头扎进土里。他凿出的深度比人类凿出的深度还要更深一点。他将手里的工具旋转了一下，从土里拉出来，然后捡起一根木桩。

“停下吧，马特乌斯^①。你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修理萨拉的栅栏上。”

“我的时间应该用来寻找本杰明，使我的家族永远摆脱那个恶

^① “马修”一词在葡萄牙语中的说法。

魔。”马修像握铅笔一样用一只手轻松地握住七英尺高的围篱桩，将木桩的尖端插入松软的泥土里。“我正在等待鲍德温的许可，以便去做我很久以前就应该做的事情。”

“是吗？”费尔南多观察着围篱桩，“那么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做呢？让鲍德温和他的专制见鬼去吧。去处理本杰明。我完全可以同时照顾黛安娜和萨拉。”

马修用尖刻的目光瞟了一眼费尔南多。“我不会把我的孕妻丢在偏僻的地方不管的——即使有你在也不行。”

“所以，你的计划是待在这里，修理能找到的所有损坏的东西，等待鲍德温打电话过来允许你除掉你儿子的那个幸福时刻。到时候，你就拉着黛安娜去本杰明所在的某个荒凉洞穴里，在你妻子的面前掏出他的五脏六腑？”费尔南多厌恶地举起了手，“别傻了。”

“鲍德温无法忍受人们对他的任何违抗，费尔南多。他在塞图尔城堡把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鲍德温曾在夜晚将德·克莱蒙家的男人和费尔南多叫到外面，以野蛮而充满细节的语言向他们表示，如果他发现一声小小的抗议或者一丝反叛的举动，所有人都会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训话结束后，就连加洛格拉斯也被吓得瑟瑟发抖。

“有一段时间，你曾经喜欢抢鲍德温的风头。不过，自从你父亲去世后，你可被你哥哥欺负惨了。”在马修伸手之前，费尔南多抢先夺走了钉桩锤。

“我不能失去塞图尔城堡。在菲利普死后，如果没有这座城堡，伊莎波会活不下去的。”马修的母亲当时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强势。她曾经软弱得像熔化的玻璃一样。“城堡在理论上属于拉撒路骑士团，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兄弟会属于德·克莱蒙家族。如果鲍德温想违背伊莎波的意愿，占有塞图尔城堡，他一定会得逞的，那时候伊莎波

就会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

“伊莎波似乎已经从菲利普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借口呢？”

“现在我的妻子成了德·克莱蒙家族的一员。”马修平视着费尔南多。

“我知道了。”费尔南多轻蔑地说，“婚姻将你的头脑变成了浆糊，将你的脊梁变成了弯曲的柳条，我的朋友。”

“我不会做任何危害她地位的事情。她可能还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但你我了解成为菲利普的孩子有多重要，”马修说，“德·克莱蒙这个姓氏将保护她免受各种威胁。”

“为了让她在家族中获得一个脆弱的立足点，你准备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费尔南多感到非常吃惊。

“为了黛安娜吗？”马修转过脸去，“我会做任何事情，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

“你对她的爱已经快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当马修转过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变黑了。不过，费尔南多并没有停止他的话语。“这是不健康的，*马特乌斯*。对你不健康，对她也不健康。”

“所以，萨拉一直在跟你讲我的坏话，对吧？黛安娜的姨妈从未真正认可我。”马修朝着房子的方向怒目而视。也许是因为光线的缘故，这所房子看上去似乎笑得在地基上来回摇晃。

“当我看到你和她们的外甥女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费尔南多温和地说，“血怒总是让你很容易做出过分的行为。有了伴侣以后，这种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

“我和她只能相处三十年，费尔南多。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四五十年。你和休在一起待了多长时间？”

“六年。”费尔南多回答得很简洁。

“六年足够吗？”马修爆发了，“在你评判我过于忧心伴侣的安全之前，请站在我的角度想象一下，如果你知道自己和休在一起的时间将如此短暂的话，你会做出怎样的表现？”

“逝者不可追，马修。吸血鬼的灵魂和温血动物的灵魂是一样脆弱不堪的。不管是六年，还是六十年，或者六百年，都是一样的。当你的伴侣去世时，你的一部分灵魂也会随之而去。”费尔南多轻柔地说，“再说，你还有孩子们——马库斯和双胞胎。”

“如果黛安娜不在了，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马修一副绝望的表情。

“难怪你对马库斯和菲比那么严厉，”费尔南多终于明白了，“将黛安娜变成吸血鬼是你最大的欲念吧——”

“绝对不是。”马修打断了对方的话语，声音变得极为凶狠。

“也是你最大的恐惧。”费尔南多把话说完。

“如果她变成吸血鬼，她就不再是我的黛安娜了，”马修说，“她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一个人。”

“你可能还会像以前一样爱她。”费尔南多说。

“那怎么可能呢？我爱的可是黛安娜的全部。”马修回答道。

费尔南多无言以对。他无法将休想象成吸血鬼以外的生物。休的吸血鬼身份使他具备了狂热的勇气和梦幻般的理想主义，而这些独特的品质正是费尔南多爱上他的原因。

“你的孩子将会改变黛安娜的。当他们出生时，你的爱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她不会有任何变化。”马修粗暴地说，同时伸手去夺锤子。费尔南多轻松地将这件沉重的工具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上，不让他够到。

“你犯血怒了。我能从你的声音中听出来。”锤子以每小时九十

英里的速度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降落在奥尼尔家的院子里。费尔南多掐住马修的脖子。“我为你的孩子感到害怕。我不想说这句话——甚至不想去回忆——但我曾亲眼看见你杀死了自己所爱的人。”

“黛安娜不是埃莉诺。”马修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

“是的。你对埃莉诺的感情远远无法同你对黛安娜的感情相比。不过，鲍德温只是随意地暗示埃莉诺可能赞同他而不是赞同你，你就准备将两个人撕成碎片了。”费尔南多端详着马修的脸，“如果黛安娜将婴儿的需求排在你的前面，你会怎么做呢？”

“我现在能控制住自己，费尔南多。”

“血怒会提升吸血鬼的一切本能，令本能变得就像打磨过的钢铁一样锋利。你的占有欲已经很危险了。你怎么保证自己能将它克制住呢？”

“天哪，费尔南多。我无法保证。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吗？”马修用手挠了挠头发。

“我想让你听从马库斯的话，而不是建造围栏，清理排水沟。”费尔南多回答。

“你说也不行。想让我自己独立出一个支派，单独面对逍遥法外的本杰明和竭力反对我们的圣会，门都没有。”马修厉声说道。

“我说的不是成立支派。”费尔南多认为马库斯的这个想法非常不错，但他知道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

“那是什么？”马修皱了皱眉。

“你的科学工作。如果你能仔细研究血怒的话，你也许可以找到一种方法，不使用任何武力就能破坏掉本杰明正在实施的任何计划。”费尔南多停顿了一下，以便让对方充分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加洛格拉斯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即使是他也认为你应该在实验室里分析你手上的那张《生命之书》的残页。”

“这里没有一所大学实验室拥有我所需要的全部设备，”马修说，“你知道，我不仅买了新的排水管。我也在进行调查。而且，你说得没错。加洛格拉斯根本不知道我的研究需要什么。”

费尔南多也是如此。他对科学也不太了解。但他至少知道谁是这方面的专家。

“当你不在的时候，米丽娅姆一定做了一些研究。她并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人。你就不能看一下她最近的成果吗？”费尔南多问道。

“我跟她说了，这事儿可以以后再做。”马修粗声粗气地说。

“现在你有了黛安娜和双胞胎，即使是以前收集的数据也可能会上用场的。”如果能让马修主动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等待，费尔南多愿意使用任何诱饵——包括黛安娜。“也许能让她怀孕的原因不只是血怒。也许她和耶路撒冷那个女巫都遗传了某种能力，能够怀上吸血鬼的孩子。”

“有可能，”马修缓缓地说。接着，他看到了萨拉的紫色迷你库珀，那辆车正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颠簸前行。马修放低了肩膀，眼中的一些阴影消失了。“我真得重新铺设行车道了。”他一边看着行进中的汽车，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黛安娜从车里出来，朝他们挥手。马修笑了笑，挥手回应。

“你现在需要重新开始思考。”费尔南多反驳道。

马修的手机响了。“怎么了，米丽娅姆？”

“我一直在想。”米丽娅姆从不说客套话。即使是最近本杰明的威胁也没能改变这一点。

“真巧，”马修不露声色地说，“费尔南多正在要求我做同样的事情。”

“你还记得去年10月有人闯进黛安娜的居所吗？当时我们担心有人正在收集她的基因信息——头发，剪下的指甲，皮肤碎屑。”

“我当然记得。”马修用手擦了擦脸。

“你当时认为那是诺克斯和那个美国女巫吉莉恩·张伯伦干的。如果是本杰明干的呢？”米丽娅姆停顿了一下，“我对所有这些事情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马修——就好像我从甜美的梦境中醒来，发现自己掉在了蜘蛛网上。”

“他当时不在她的房间里。我能捕捉到他的气息。”马修听上去很肯定，但他的声音中也有一丝担忧。

“本杰明那么聪明，他不可能亲自行动。他会派一个跟班——或者他的一个孩子。作为他的尊长，你可以嗅出他的味道，但你知道，这种味道标识是几乎无法从孙子身上闻出来的。”米丽娅姆恼怒地叹了口气，“本杰明提到了巫师和你的遗传学研究。你说过自己不相信巧合，对吧？”

马修的确记得自己很久以前说过类似的话——那时他还没有遇到黛安娜。他下意识地朝房子的方向看了一眼。这种对妻子的保护现在已经成了他的本能和条件反射。马修将费尔南多刚才对于他的痴迷提出的警告抛在了脑后。

“你对黛安娜的DNA做过进一步研究吗？”马修曾在去年提取黛安娜的血样和脸颊棉签标本。

“你觉得我这段时间在做什么？难道我一边为你的双胞胎编织毛毯，一边在为你的离去而哭泣吗？而且，我对双胞胎的了解和其他人一样多——也就是说，我几乎不了解他们。”

马修后悔地摇了摇头。“我很想你，米丽娅姆。”

“别想我。当我下次见到你时，我会狠狠地咬你一口，让你留下一个持续几年的伤疤。”米丽娅姆的声音在颤抖，“你早就应该杀了本杰明。你知道，他是个恶魔。”

“恶魔也是会变的，”马修柔和地说，“你看我。”

“你从来也不是恶魔，”米丽娅姆说，“这是你所说的一个谎言，是为了让我们大家远离你。”

马修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他没有接着这个话题说下去。“所以关于黛安娜，你都了解到了哪些情况？”

“我了解到，我们之前对你妻子的了解是极其肤浅的。她的核DNA^①就像一个迷宫；如果漫游其中的话，你可能会迷路的。”米丽娅姆形容着黛安娜独特的基因指纹，“她的线粒体DNA^②几乎一样复杂。”

“让我们暂时把线粒体DNA放在一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黛安娜及其女性祖先的相同点。”马修可以随后再去研究黛安娜的线粒体DNA，“我想知道她的独特之处。”

“你在担心什么？”米丽娅姆非常了解马修，能够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首先，她能够怀上我的孩子。”马修深吸了一口气，“而且，黛安娜在16世纪收养了一只像龙一样的动物。科拉是一只火龙，也是她的魔宠。”

“魔宠？我还以为巫师和魔宠的故事只是人类的传说。难怪她的变形基因是那么奇怪。”米丽娅姆嘟囔道，“火龙。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等一下。它身上拴着皮带之类的东西吗？我们能采到血样吗？”

“也许吧，”马修犹豫地说，“不过，我不确定科拉是否愿意让我们用棉签从她脸颊上提取样本。”

“我怀疑她和黛安娜在基因上存在关联……”想到种种可能性，米丽娅姆停了下来。

“你在黛安娜的巫师染色体里找到可能控制生育的任何基因了吗？”马修问道。

“这是你的一个全新请求，而且你知道，如果不刻意去寻找某件事情，科学家通常是无法找到任何答案的。”米丽娅姆用尖刻的语气说，“给我几天时间，看看我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黛安娜的巫师染色体里有许多无法辨别的基因，我有时甚至都怀疑她到底是不是巫师。”米丽娅姆笑着说。

马修没有说话。就连萨拉都不知道黛安娜是编织者，因此他不太愿意将这件事告诉她。

“你在向我隐瞒某件事情。”米丽娅姆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谴责。

“把你发现的其他所有结论写成报告发给我，”马修说，“我们过几天再详谈。别忘了看一眼我的DNA情况。关注那些我们还没有辨认出来的任何基因，尤其是血怒基因附近的那些基因。看看有没有重大的发现。”

“好的，”米丽娅姆慎重地说，“你的网络连接很安全，对吧？”

“那可是鲍德温花了大价钱买的。”

“那就是非常安全了，”米丽娅姆小声说，“以后再聊。还有，马修？”

“怎么了？”马修皱起了眉头。

“你本来有机会杀掉本杰明的，所以我还是想咬你。”

“你先抓住我再说吧。”

“这很容易。只要抓住黛安娜就行了。到那时，你就会乖乖地凑上来的。”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米丽娅姆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费尔南多说。

“她总是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从危机中恢复过来，”马修深情地说，“你还记得当伯特兰——”

① 指真核细胞有机体 (eukaryotic organism) 的细胞核 (nucleus) 中包含的 DNA。

② 线粒体是为细胞提供能量 (ATP) 的细胞器。线粒体 DNA 是线粒体中的遗传物质。

一辆陌生的汽车驶进了这所宅邸的行车道。

马修迅速冲了过去，费尔南多紧随其后。

这是一辆带有凹痕的深蓝色沃尔沃，驾驶它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面对两只吸血鬼（其中一只高得出奇），她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吃惊的神色。相反，她摇下了车窗。

“你一定是马修了，”女人说，“我是薇薇安·哈里森。黛安娜让我过来看看萨拉。她正在为起居室里的树木而担心。”

“这是什么味道？”费尔南多问马修。

“香柠檬。”马修眯起了眼睛。

“这是一种常见的味道！而且，我不仅是巫师团的团长，也是一名会计。”薇薇安愤愤不平地说，“你们认为我应该有什么味道——火焰和硫磺吗？”

“薇薇安？”萨拉站在前门门口，迎着太阳眯起了眼睛。“有人生病了吗？”

薇薇安从车里钻出来。“没有人生病。我在商店里遇到了黛安娜。”

“我知道你已经见过马修和费尔南多了。”萨拉说。

“是的。”薇薇安看了两个人一眼，“女神可以保护我们远离英俊的吸血鬼。”她朝房子走过去，“黛安娜说你遇到了一点麻烦。”

“没有什么是我们处理不了的。”马修沉着脸说。

“他总是这么说。有时他说得没错。”萨拉向薇薇安招了招手，“进来吧。黛安娜准备了冰茶。”

“一切都很好，哈里森女士。”马修和这位巫师并肩而行。

黛安娜出现在萨拉身后。她双手叉腰，愤怒地看着马修。

“很好？”她问道，“彼得·诺克斯害死了埃姆。一棵树从壁炉里长了出来。我怀上了你的孩子。我们被人从塞图尔城堡撵了出来。圣会随时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强迫我们分开。你觉得这很好吗，薇薇安？”

“那个迷恋黛安娜母亲的彼得·诺克斯吗？他不是圣会成员吗？”薇薇安问道。

“现在不是了。”马修回答道。

薇薇安用手指着萨拉。“你告诉我埃姆得了心脏病。”

“她的确得了心脏病，”萨拉辩解道。薇薇安厌恶地撇了撇嘴。“这是事实！马修的儿子说，这就是她的死因。”

“你很擅长一边讲述事实一边撒谎，萨拉。”薇薇安的语气缓和下来，“在我们这个团体里，艾米莉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员，你也是。我们需要知道她到底在法国出了什么事。”

“不管是不是诺克斯的错，这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艾米莉又不可能复活。”萨拉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她伸手擦了擦眼睛。“而且，我不想让巫师团参与进来。这太危险了。”

“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已经参与进来了。”薇薇安搓了搓手，“这个星期天就是丰收节了。”

“丰收节？”萨拉疑惑地说，“麦迪逊巫师团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庆祝过丰收节了。”

“我们通常不会举行大型庆祝活动，这是事实，但是今年，汉娜·奥尼尔正在寻找一切为你接风的机会。而且，我们也可以在这次活动中向埃姆做最终告别。”

“但是马修——费尔南多，”萨拉压低了声音，“还有圣约呢。”

薇薇安放声大笑。“黛安娜已经怀孕了。现在去担心圣约是不是有点晚了呢？而且，巫师团非常了解马修。还有费尔南多。”

“是吗？”萨拉吃了一惊。

“是的，”黛安娜肯定地说，“而且，马修已经因为手工工具的事情和斯米蒂打过交道了，你知道斯米蒂有多八卦了吧。”她朝马修露出了一个宽容的微笑，以免话中暗藏的嘲讽让他感到不自在。

“众所周知，我们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巫师团。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黛安娜也许能跟我们分享她那些隐藏在伪装咒中的秘密。那就周日见啦。”薇薇安朝马修笑了笑，朝费尔南多挥了挥手，然后钻进汽车，扬长而去。

“薇薇安·哈里森真是一惊一乍。”萨拉抱怨道。

“而且善于观察。”马修审慎地说。

“的确。”萨拉端详着黛安娜，“薇薇安说得没错。你戴着伪装咒——而且很精致。是谁为你祭出来的？”

“没有人为我祭。我——”黛安娜既不能撒谎，也不愿意现在就告诉姨妈真相，只得闭了嘴。马修皱了皱眉。

“没关系。不用告诉我。”萨拉气乎乎地跺着脚向起居室走去，“而且，我不会去参加百乐餐。整个巫师团都沉迷于素食。你只能吃到绿皮西葫芦和汉娜做的出了名难吃的凯氏酸橙布丁派。”

费尔南多向黛安娜举起了大拇指，悄声说道：“这个寡妇恢复得还不错，回到麦迪逊真是一个好主意。”随后，他跟着萨拉进了屋。

“你曾经保证，只要我们在毕晓普家安顿下来，你就会把你的编织者身份告诉萨拉，”当马修和黛安娜单独待在一起时，他问道，“你怎么反悔了呢？”

“我不是唯一保守秘密的人。我不仅是指血誓的事，或者吸血鬼杀害血怒吸血鬼的事。你还应该告诉我，休和费尔南多曾经是一对伴侣。而且你绝对应该告诉我，菲利普这些年来一直在把你的疾病作为一种武器使用。”

“萨拉知道科拉是你的魔宠，而不是纪念品吗？在伦敦遇见你父亲的事情呢？”马修抱起了肩膀。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黛安娜愤愤不平地说。

“啊，是的，那难以捉摸的‘时机’啊。”马修讽刺道，“时机

永远也不会成熟的，黛安娜。有时候，我们需要放弃谨慎，相信自己所爱的人。”

“我的确相信萨拉。”黛安娜咬了咬嘴唇。她不需要把话说完。马修知道，真正的问题是她不相信自己或者自己的魔法。至少不完全相信。

“跟我散散步吧，”他伸出了手，“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件事。”

“天太热了。”黛安娜抗议道，但她还是把手放在了马修的手里。

“我会给你降温的。”他笑着做出了承诺。

黛安娜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他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

他的妻子——他的心肝，他的伴侣，他的生命——走下门廊，拥入他的怀抱。黛安娜蓝色和金色的眼睛就像夏日的天空一样，马修此刻只想扎进这明亮又深邃的“天空”中，不是为了忘掉自我，而是为了找回自我。

9

“难怪我们之前不纪念丰收节，”萨拉一边嘟囔着，一边推开前门，“那些关于夏季结束和冬天即将到来的歌曲真是难听——更不要说玛丽·巴西特的手鼓伴奏了。”

“音乐没有那么糟糕啦。”我抗议道。马修做了一个鬼脸，暗示萨拉的抱怨是有道理的。

“你还有添普拉门托葡萄酒吗，费尔南多？”萨拉咯哒一声打开大厅里的电灯，“我要喝酒。我的头很疼。”

“添普兰尼洛。”费尔南多将野餐毯扔到大厅里的长凳上，“添普兰尼洛。记住：这是西班牙语。”

“法语，西班牙语，什么都行——给我来点吧。”萨拉似乎已经撑不住了。

我站到一边，让艾比和凯莱布进屋。约翰已经在凯莱布的臂弯里睡着了，格蕾丝则非常清醒。她扭动身子，要求下来。

“放开她吧，艾比。她不会搞破坏的。”萨拉一边说，一边向厨房走去。

艾比将格蕾丝放下来，她踉踉跄跄地朝楼梯走去。马修笑了。

“哪里有麻烦，她就喜欢往哪里去。别去碰楼梯，格蕾丝。”艾比弯下身子，将格蕾丝抱起来，然后重新将她放在地板上，使她面朝家庭活动室的方向。

“为什么不把约翰放在起居室里呢？”我建议道。约翰已经摘下了蜘蛛侠面具，穿上了一件印有超人的T恤。

“谢谢你，黛安娜。”凯莱布的声音很响亮，“我看到你所说的那棵树的问题了，马修。它就这样从壁炉里蹿了出来？”

“我们觉得它长出来可能还需要一些火焰和一点血液。”马修抖开一张毯子，跟在凯莱布身后。两个人已经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马修在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工作时经历的学术政治，一直聊到了北极熊的命运。马修为约翰在地板上铺了一张毯子，凯莱布则用手指抚摸着“被诅咒之树”的树皮。

这就是马修所需要的，我想。家庭、家族、圈子。如果不需要考虑其他人，他就会退回到内心中那个阴暗的角落，不断回忆自己过去的行为。而且，由于本杰明最近又卷土重来，他现在特别喜欢沉思。

我也需要这种环境。生活在16世纪的大家庭中，我已经习惯了被其他人包围的感觉。我对被别人发现的恐惧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归属感的渴望。

因此，我意外地在巫师团百乐餐活动中感受到了温馨的气氛。在我的观念中，麦迪逊的巫师一直都是非常可怕的，但今晚去参加活动的巫师都很和气，而且除了我在高中时代的死对头凯茜和莉迪娅以外，其他人都很热情。同我在伦敦认识的巫师相比，他们的法力小得出奇。只有一两个人会使用元素魔法，而且没有人像过去的火巫或水巫那样可怕。即使是能够运用这种法术的人，他们的法力也远远无法与萨拉相比。

“喝酒吗，艾比？”费尔南多向她递来一杯酒。

“当然。”艾比咯咯地笑了，“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从百乐餐出来，费尔南多。我想，一定有人准备在你身上施一点爱情魔法。”

“费尔南多不应该引诱她们，”我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说，“他

已经给贝蒂·伊斯蒂鞠了躬，根本不用再去亲她的手。”

“她的丈夫真可怜，这几天，他的耳朵可能要被‘费尔南多’这个词磨出茧子了。”艾比又发出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如果这些女士发现她们找错了对象，可能会非常失望的，”费尔南多回应道，“你的朋友们跟我讲了一些非常迷人的故事，黛安娜。你知道当吸血鬼找到真爱时，他们会变得非常可爱吗？”

“马修并没有变成泰迪熊。”我不动声色地说。

“是的，但你并不知道他之前的样子。”费尔南多顽皮地笑了笑。

“费尔南多！”萨拉在厨房里喊道，“过来帮我点上这个该死的火炉。我点不着了。”

天气这么热，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点火，但萨拉和埃姆每次丰收节都会点上火炉，这倒是事实。

“有人在召唤我。”费尔南多低声说道。他给艾比稍稍鞠了个躬。和贝蒂·伊斯蒂一样，她的脸也红了。

“我们跟你过去，”凯莱布拉起格蕾丝的手，“走吧，孩子。”

马修看着普拉特一家人一同向厨房走去，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们不久后也会像那个样子的。”我将胳膊挎在他身上。

“我也是这么想的。”马修给了我一个吻，“你准备好把自己编织者的身份告诉姨妈了吗？”

“等普拉特一家人一走，我就告诉她。”我每天早上都准备将自己从伦敦巫师团那里了解到的事情告诉萨拉，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难以向她分享那些消息。

“你不需要一下子把所有事情全都告诉她，”马修用手抚摸着我的肩膀，“你只需要把编织者的身份告诉她，这样你就不用佩戴这件护罩了。”

我们跟着其他人走到厨房。萨拉的炉火在贮藏室里愉快地燃烧着，

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使夏日的夜晚变得更加温暖。我们围坐在桌子周围，各自发表对那次巫师派对的评价，谈论巫师团的近况。接着，话题转到了棒球上。凯莱布和我父亲一样，是红袜队^①的球迷。

“哈佛人和红袜队有什么关系？”我起身去沏茶。

我看到一团白影从我面前闪过。我笑了笑，将水壶放在火炉上，认为那是房子里某个失踪的鬼魂。如果某个鬼魂准备重新出现，萨拉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不是鬼魂。

两岁的格蕾丝摇摇晃晃地走到储藏室的火炉跟前。“好漂亮呀。”她嘟囔着说。

“格蕾丝！”

格蕾丝被我的喊声吓了一跳，她转过脸来。这个动作使她失去了平衡，身体朝火焰的方向栽了下去。

我根本不可能抓到她——我们之间相距二十五英尺，中间还隔着一个厨房岛台。我把手伸到短裤的口袋里，掏出编织者丝线。当它们穿过我手指间的缝隙，绕过手腕时，格蕾丝发出了一声尖叫，声音刺穿了空气。

我已经没有时间念咒语了。在纯粹本能的驱使下，我将脚扎进地板里。这所房子的深处埋藏着纵横交错的水管，水管中的水流进了我的身体。为了汇聚这种原始而基本的力量，我抛出了蓝色、绿色和银色的细线，以吸取厨房和贮藏室里一切与水有关的事物。

刹那之间，我将一道银色的水柱射向壁炉。一团水汽腾空而起，煤块发出嘶嘶的声音，格蕾丝重重地倒在壁炉中灰烬和水混合而成的泥浆里。

^① 波士顿市的一支棒球队。

“格蕾丝！”艾比从我身旁跑过，凯莱布紧随其后。

马修将我抱在怀里。我浑身湿漉漉的，不停地颤抖。马修摩挲着我的后背，试图让我暖和起来。

“幸亏你拥有强大的水魔法，黛安娜。”艾比抱着哭哭啼啼的格蕾丝说。

“她没事吧？”我问道，“她当时伸展全身以保持平衡，但是离火焰太近了。”

“她的手有点红，”凯莱布检查着她那娇小的手指，“你觉得怎样，马修？”

马修将格蕾丝的手拉过来。

“好漂亮呀。”她的下嘴唇在颤抖。

“我知道，”马修嘟囔道，“火焰是很漂亮，但也很烫呀。”他朝她的手指吹气，她笑了。费尔南多递给他一块湿布和一个冰块。

“再来一次。”她把手伸到马修面前。

马修服从了这个小霸王的命令，再次吹了吹她的手指，然后说：“看上去没有任何损伤，而且没有起泡。她应该没事了。”

“我不知道你还会祭水箭。”萨拉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你没事吧？你看上去不一样了——在发光。”

“我很好。”我推开马修，试图用撕破的伪装咒盖住自己。我查看厨房岛台附近的地板，寻找掉落的编织者丝线，好在没人的时候修复魔咒。

“你身上都是些什么东西？”萨拉抓住我的手，将手心翻了过来。眼前的景象令我惊呆了。

每个手指的中心都延伸出了一条彩线。小手指上的线条是棕色的，无名指是黄色的，中指是亮蓝色，食指上的红线像火焰一样慢慢地斜着垂下来。这些彩线汇聚在我的手掌上，缠绕成一根多彩的绳子，延

伸到掌根的肉丘上。在那里，绳子与大拇指延伸下来的绿线会合在一起——这种颜色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我的大部分盆栽植物都死在这根手指上。缠绕在一起的五色丝线继续延伸到我的手腕，形成了一个带有五个交叉点的五芒星绳结。

“我的编织绳结。它们……进入了我的身体。”我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马修。

大多数编织者使用九根丝线，而不是五根。我摊开左手的手掌，看到了其他丝线：拇指上是黑线，小指上是白线，无名指上是金线，中指上是银线。食指上没有任何颜色。这些彩线缠绕在一起，向下延伸，在我的左手腕上形成了一个衔尾蛇的图案：一个无头无尾的圆圈，看上去就像衔住尾巴的蛇一样。这正是德·克莱蒙家徽的图案。

“黛安娜……在发光吗？”艾比问道。

我一边看着自己的手，一边将手指蜷曲起来。彩色的丝线迸发出强烈的光线，照亮了整个屋子。

“这是什么？”萨拉瞪圆了眼睛。

“丝线。它们捆绑着世界，控制着魔法。”我解释道。

此时，科拉刚好觅食归来。她从贮藏室的烟囱飞下来，降落在潮湿的木柴堆上。她又咳又喘，身子歪向一边。

“那是……龙吗？”凯莱布问道。

“不是，那是纪念品，”萨拉说，“是黛安娜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带回来的。”

“科拉不是纪念品。它是我的魔宠。”我轻声说道。

萨拉哼了一声：“巫师是没有魔宠的。”

“但我是编织者，”我说。马修将手放在我的后腰上，默默地支持着我。“你最好把薇薇安叫来。我需要跟你们讲一些事情。”

“这么说来，那只龙——”薇薇安双手紧紧地握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火龙。”我打断她的话。

“所以，它——”

“她。科拉是一只母火龙。”

“——是你的魔宠？”薇薇安终于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是的。当我在伦敦编织第一道魔咒时，科拉就出现了。”

“所有魔宠都是龙……呃，火龙吗？”坐在家庭活动室长沙发上的艾比跷起了另一条腿。我们全都围坐在电视机周围，只在约翰不在场，他一直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错过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不。我的老师艾尔索普奶奶的魔宠叫作灵仆——她自己的投影。你们知道，她具有操纵空气的天赋，而编织者的魔宠是从巫师的基本偏好幻化出来的。”这很可能是我所做过的最长的一段关于魔法的论述。不过，对于眼前这些从未听说过编织者的巫师来说，这段话是很难理解的。

“我对水和火的亲和力比较强，”我继续解释道，“火龙和龙不一样，它们在海洋里和在火焰中一样自在。”

“它们还会飞，”薇薇安说道，“火龙实际上代表了三种元素魔法的结合。”

萨拉吃惊地看着她。

薇薇安耸了耸肩。“我拿过中世纪文学硕士学位。双足飞龙——或者你也可以叫它火龙——曾经是欧洲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常见动物。”

“但是你……你是我的会计。”萨拉结结巴巴地说。

“你知道会计中有多少人都是英语专业毕业的吗？”薇薇安挑了挑眉毛。她把注意力重新转向了我。“你会飞吗，黛安娜？”

“会。”我迟疑地回答道。飞行这项技能在巫师中不是很常见。

它太显眼了，所以如果你想和人类平静地生活在一起，你是不需要使用这种技能的。

“其他编织者也像你这样闪闪发光吗？”艾比歪着头。

“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其他编织者。即使是在16世纪，这种巫师也已经不太多了。在苏格兰编织者被处决以后，艾尔索普奶奶是不列颠群岛上唯一的编织者。还有一个编织者在布拉格。我父亲也是编织者。这种身份是遗传的。”

“史蒂芬·普罗克特不是编织者，”萨拉用尖锐的语气说，“他从不发光，而且没有魔宠。你父亲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巫师。”

“普罗克特家族已经有几代人没有产生过真正优秀的巫师了。”薇薇安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

“以传统标准来看，大多数的编织者都没有任何长处。”甚至从基因的角度看也是如此。马修做过实验，在我的血液中发现了许多与正常巫师不同的标记。“因此，我从来就没有擅长过法术。萨拉可以让其他任何人都学会如何使用魔咒——但是我不行。我什么都学不会。”我笑得浑身直颤，“爸爸告诉我，我应该把学到的咒语全部忘掉，然后自己设计咒语。”

“史蒂芬什么时候跟你说的？”萨拉沙哑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

“在伦敦的时候。1591年，爸爸也在那里。毕竟，我穿越时光的能力是从他那里遗传的。”虽然马修不让我一次把所有事情全都告诉萨拉，但事情的发展还是违背了他的意愿。

“你见到丽贝卡了吗？”萨拉瞪大了眼睛。

“没有。只见到了爸爸。”和见到菲利普·德·克莱蒙一样，能再次见到我的父亲是那次旅行中一个意外的礼物。

“我的天哪。”萨拉嘟囔道。

“他没有在那里停留太长时间，只待了几天，当时伦敦聚集了三

个编织者。我们成了城里的热门话题。”这不只是因为我父亲一直在给威廉·莎士比亚提供情节要点和对白。

萨拉开口准备提出另一个问题，但薇薇安拉住了她的手，让她保持安静。

“如果编织者的身份可以遗传，为什么你们的人数这么少？”薇薇安问道。

“因为很久以前，其他巫师对我们进行了清剿。”马修在我的肩膀上披了一条毛巾，我用手指将毛巾拉紧。

“艾尔索普奶奶告诉我们，许多编织者的家族都遭到了灭门，以此确保他们的基因不会传下来。”马修用手指按压着我颈部紧绷的肌肉。“幸存下来的全都藏了起来。战争，疾病和婴儿早夭都给这些仅存的血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为什么要消灭编织者呢？新的魔咒在任何巫师团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凯莱布问道。

“当约翰乱敲键盘时，我非常希望自己会用一种冷冻计算机的魔咒。”艾比补充道，“我尝试过各种方法：拉出车轮的魅符，修理锁具的魔咒，祝愿前程的祝福咒。似乎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用在现代电子设备上。”

“也许编织者过于强大，其他巫师产生了忌妒。也许他们只是感到恐惧。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和人类相比，生物对差异并没有更加宽容……”我陷入了沉默。

“新的魔咒。”凯莱布的声音很响亮，“你都是怎么制造的呢？”

“这取决于编织者。对我来说，它始于一个问题或者一个愿望。我只需要专注于这个问题或愿望，我的丝线会替我完成剩下的工作。”我举起双手，“我想我的手指现在需要开始工作了。”

“让我看看你的手，黛安娜。”萨拉说。我站起来，走到萨拉面前，

伸出了手掌。

萨拉仔细观察着我手上的颜色。她用手指抚摸着我的右手手腕上带有五个交叉点的五芒星绳结。

“这是第五绳结，”当萨拉研究我的绳结时，我解释道，“编织者用它来施展魔咒，以克服困难，或者提高经验。”

“五芒星代表了各种基本元素。”萨拉拍着我手掌上棕线、黄线、蓝线和红线交织的地方，“这四种颜色传统上代表土、风、水和火。拇指上的绿线与女神有关——具体地说，是她母性的一面。”

“你的手相当于一本魔法入门书了，黛安娜，”薇薇安评论道，“四种元素、五芒星、女神，这些全都印在上面了。这是巫师施展法术所需要的全部内容。”

“这一定是第十绳结。”萨拉轻轻放下我的右手并拉起我的左手。她看着围绕在手腕脉搏周围的圆圈。“它看上去像是塞图尔城堡上方旗帜上的符号。”

“就是那个符号。不是所有编织者都能编出第十绳结，尽管它看上去很简单。”我深吸了一口气，“这是创造之结，也是毁灭之结。”

萨拉将我的手握成一个拳头，然后握住我的拳头。她和薇薇安担忧地对视了一眼。

“为什么我其中一根手指是无色的？”我突然感到了一丝不安。

“我们明天再说吧，”萨拉说，“太晚了。我们今晚聊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应该让这些孩子睡觉了。”艾比小心翼翼地爬起来，以免把女儿惊醒。“等到巫师团其他成员也知道黛安娜会施展新魔咒时，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吧。凯茜和莉迪娅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在我们弄清这些事情的含义之前，不能告诉巫师团。”萨拉坚定地说。

“黛安娜的光亮太显眼了，”艾比说，“我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即使是人类也能看到这种光亮。”

“我之前戴了伪装咒。我可以再祭一个。”我瞥了一眼马修，他露出冷峻的表情，因此急忙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不会在家里佩戴。”

“不管戴不戴伪装咒，奥尼尔家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这里的异常状况。”薇薇安说。

凯莱布的表情很严肃。“我们不需要通知整个巫师团，萨拉，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人都蒙在鼓里。我们应该有选择地将某些情况告诉某些人。”

“我们也许可以编造出一个合理的说法来解释黛安娜身上的光亮，但我们很难解释她怀孕这件事。”萨拉说出了明显的事实，“虽然她刚刚开始显怀，但她怀的是双胞胎，因此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这一点。”

“这正是我们需要开诚布公的原因，”艾比争辩道，“巫师可以像辨别谎言一样轻松嗅出半真半假的的味道。”

“这将对巫师团忠诚度和包容度的考验。”凯莱布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我们没有经受住这次考验呢？”萨拉问道。

“那我们就要陷入永远的分裂了。”凯莱布回答道。

“也许我们应该离开这里。”我曾经历过这种不和引发的后果，现在仍然对苏格兰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先是巫师之间相互反目，然后是贝里克审判。我不想因为自己而毁掉麦迪逊巫师团，迫使人们离开传承了几代人的房屋和农场。

“薇薇安？”凯莱布转向巫师团领导人。

“应该由萨拉来作决定。”薇薇安说。

“如果是在过去，我会同意与他人分享这些有关编织的信息。不过，我曾经见过巫师互相对对方做出可怕的事情，这不仅是指埃米莉

的遭遇。”萨拉看了我一眼，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可以在大部分时间里将科拉留在室内。我甚至可以不再进城。不过，我不会永远隐藏我的不同之处，不管我的伪装咒多么有效。”我告诫他们。

“我明白了，”薇薇安平静地说，“不过，这不只是一种考验——也是一次机会。当巫师们多年前开始清剿编织者时，我们失去的不只是生命。我们也失去了血统、专长和知识——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惧怕一种自己不理解的力量。现在正是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风暴肆虐，海洋咆哮，加布里埃尔现身海岸之上。当他吹向奇异号角之时，旧世界灭亡，新世界诞生。”我轻声地说道。我们是否正处在这种巨大的变化之中呢？

“你是在哪里听到这段歌谣的？”萨拉的语气很尖锐。

“是艾尔索普奶奶教给我的。这是她的老师厄休拉修女的预言。”

“我知道这是谁的预言，黛安娜，”萨拉说，“厄休拉修女是一个以狡猾著称的女人，也是一个优秀的预言家。”

“是吗？”我不知道艾尔索普奶奶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件事。

“是的。作为历史学家，你对巫师历史的无知程度真是令人震惊，”萨拉回应道，“真见鬼。你从厄休拉·希普顿的一个徒弟那里学到了如何编织魔咒。”萨拉的语气带着真正的尊重。

“只要我们没有失去你，我们就还没有失去一切。”薇薇安轻柔地说。

艾比和凯莱布将椅子、剩菜和孩子塞进面包车里。我站在行车道上，和他们挥手告别。薇薇安向我走来，手里拿着一瓶土豆沙拉。

“如果你想让萨拉从抑郁中走出来，不再整天盯着那棵树，你应该告诉她关于编织的更多事情。尽可能告诉她你是如何编织的。”

“我现在还不太擅长编织，薇薇安。”

“那你就更需要她的帮助了。虽然萨拉不是编织者，但她比我见过的任何巫师都更了解魔咒的结构。埃米莉已经不在，这可以作为她生活的一个目标。”薇薇安鼓励地握紧了我的手。

“那么巫师团呢？”

“凯莱布说这是一种考验，”薇薇安回答道，“就看我们能不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吧。”

薇薇安的车子沿着行车道缓缓离去，车前灯扫过古老的栅栏。我返回屋子，关了灯，上楼去找我的丈夫。

“前门上锁了吗？”马修放下了书本。他平躺在床上，床铺的长度刚好能够容纳他的身体。

“锁不上。插销锁住了，萨拉又弄丢了钥匙。”我不由得看了看卧室门的钥匙。幸好，这个房间之前配了锁。想到那一晚的经历，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毕晓普博士，你现在是不是春心荡漾啊？”马修的声音和他的爱抚一样诱人。

“我们已经结婚了。”我脱下鞋子，伸手去摸泡泡纱裙顶部的纽扣。

“对你有肉欲是我作为一个妻子的职责啊。”

“满足这种欲望则是我作为丈夫的义务。”马修像箭一样从床上移动到了写字台前。他轻轻推开我的手，将纽扣从扣眼中拉出来，解下一个纽扣，然后再解开下一个。每露出一英寸皮肤，他就会亲吻一下，用牙轻轻地咬一下。五个纽扣解开以后，我在潮湿的夏季空气中轻轻地颤抖。

“真是奇怪，你在发抖，”他嘟囔着，慢慢地伸手去解胸罩上的扣子。他用嘴唇抚摸着我的心脏附近月牙形的伤疤。“可是你并不冷啊。”

“温度都是相对的，吸血鬼。”我用手紧紧地抓着他的头发，他轻轻地笑了。“你现在是想爱抚我呢，还是只想给我量体温？”

过了一会儿，我把手放在眼前，借着银色的光线翻来覆去地观察。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上各有一条彩线，一条闪着月光的色泽，另一条则是金色的，像太阳一样。其他丝线的残迹略有褪色，但两只手腕白皙的皮肤上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珍珠般的绳结。

“你觉得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修问道。他的嘴唇抚弄着我的头发，手指在我的肩膀上画着数字八和圆圈。

“你娶到了一个带有文身的女士——或者被外星人控制的女人。”有了身上孕育着的新生命，科拉，还有刚刚获得的编织者丝线，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内部开始变得拥挤起来。

“今晚，我为你感到自豪。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想出了挽救格蕾丝的方法。”

“我根本没有时间进行任何思考。格蕾丝尖叫的时候，我身体里的某个开关就被打开了。我当时的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我在他的臂弯里转动身体，“那个像龙一样的东西还在我的后背上吗？”

“是的。而且，它的阴影比之前更深了。”马修将手缠在我的腰上，把我转过来，正对着他。“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不太清楚。”答案不在我触手可及之处，但我能感受到，它在等着我。

“也许它和你的法力有关。你现在的法力超过了之前任何时期的法力。”马修将我的手放在他的嘴上。他闻着我的味道，然后将嘴唇贴在我的血管上。“你仍然散发着夏季闪电的气味，但现在多了一种导火线刚刚烧到炸药时产生的那种气味。”

“我的法力已经足够多了。我不需要更多的法力了。”我钻到马修怀里。

不过，自从我们返回麦迪逊以来，一种阴暗的欲望一直在我的血液里跳动。

骗子，一个熟悉的声音低声说道。

我的皮肤一阵刺痛，仿佛有一千个巫师正在盯着我。不过，此刻正在注视我的只有一个生物：女神。

我偷偷地扫了扫屋子里的各个角落，但我没有看到她。如果马修发现女神的存在，他就会提出一些我不想回答的问题。而且，他可能还会揭开我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

“谢天谢地。”我悄声说道。

“你在说什么吗？”马修问道。

“没有，”我再次撒了谎，和他抱得更紧了。“你一定听到了别的声音。”

10

第二天早上，我踉踉跄跄地从楼上下来。昨晚我做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梦，梦见自己遇到了巫水。醒来以后，我感到非常疲惫。

“这所房子昨天晚上真是安静。”萨拉站在古老讲台的后面，鼻尖上架着老花镜，红色的头发胡乱堆在脸颊周围，面前摆放着一本打开的毕晓普魔法书。如果埃米莉的清教徒祖先科顿·马瑟看到这种情景，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是吗？我没注意到。”我打着哈欠，手指滑过古老的木制面团槽。面团槽里摆放着刚刚采摘的薰衣草。很快，这种药草就会被倒挂在椽柱之间的麻绳上风干。一只蜘蛛正在这个晾晒网格上编织着属于它自己的丝制网格。

“你今天早上一定很忙。”我改变了话题。水飞蓟头被放在了筛子里，等着人们把种子从长满绒毛的边缘部位抖落下来。一束束长有黄花的芸香和中间带有“纽扣”的小白菊被系在绳子上，即将被人挂起来。萨拉已经拖出了她那沉重的压花机，一盘带有芳香气味的条形叶子正在旁边等待。一捆捆刚刚采摘的花朵和药草正摆放在工作台上，它们的去向目前还不明朗。

“有许多工作要去做。”萨拉说，“我们不在的时候，有人替我们照看花园，但他们也需要关料理自己的土地，因此这里冬天和春天都没有播种。”

考虑到毕晓普家巫师花园的大小，萨拉所说的“有人”肯定包括好几个人。我伸手去拿芸香，想给她帮把手。这种植物的味道总是让我想起萨图，想起她将我从小塞图尔城堡的花园带到拉皮埃尔以后我所遭遇的恐怖经历。萨拉伸手拦住了我。

“孕妇不能碰芸香，黛安娜。如果你想帮我，可以去花园割点月亮草。可以用这个工具。”她指着她那把带有白色把手的刀子。上次我用这把刀子切开了自己的血管，救了马修。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忘记这件事，但我们都没有再提起它。

“月亮草就是那种带有豆荚的植物，对吧？”

“紫色的花朵，长长的茎，像纸一样的平平的圆盘，”萨拉用一种比平时更加耐心的语气向我描述道，“把茎秆切开，一直切到植物底部。我们需要将花朵和其他部位分开，然后挂起来风干。”

萨拉的花园隐藏在果园中一个偏僻的角落，这里的苹果树非常稀疏，柏树和橡树也还没有把土壤遮蔽住。围栏是用金属桩、铁丝网、尖木桩和拆开的货盘做成的——凡是能用来阻挡兔子、田鼠和臭鼬的材料，都被萨拉用上了。其他安全措施包括每年两次在花园周围点火以及为花园围上保护咒。

在围栏内部，萨拉创造出了一个小小的天堂。花园中一些宽阔的路径通向幽僻之地，那里的蕨草和其他稚嫩的植物得到了大型树木的庇护。其他一些路径穿过距离房屋最近的带有格子架和支竿的菜畦。通常，菜畦里种着香豌豆、甜豆和各种豆子——但是今年，这里只有光秃秃的架子。

我绕过萨拉的小型教学苑，她在那里向巫师团的孩子——有时也包括他们的家长——传授各种花朵、植物和药草之间的元素联系。她的小徒弟们用油漆搅拌杆、柳枝和冰棒棍架设起他们自己的围栏，以便将他们的神圣空间与外部的花园划分开来。土木香和薯草等容易生

长的植物用来帮助孩子理解任何巫师法术都需要用到的出生、成长、衰退和休耕的季节循环。一根空树桩被当作存放薄荷和其他攻击性植物的容器。

花园的中间有两棵苹果树，它们之间跨着一张吊床。吊床的宽度足以容纳萨拉和埃姆两个人，她们曾经很喜欢在温暖的夏夜躺到上面睡觉或者彻夜长谈。

越过苹果树，穿过第二道门，我进到职业巫师的花园。萨拉的花园和我的图书室具备同样的功能：激发灵感、维持安全以及提供工作所需的信息和工具。

我找到了萨拉所需要的植物，它长着三英尺长的茎秆，秆顶开着紫色的花朵。我把柳条篮装满，同时留出足够明年自然播种的量，然后原路返回。

我和姨妈在一种友善的沉默中开始工作。她切下月亮草的花朵，用来制作芳香油，然后把茎秆递给我。我用一小段绳子系在每根茎秆上——不能捆成捆，以免损坏豆荚——然后把它挂起来风干。

“这些豆荚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一边在绳子上打结，一边问道。

“保护魅符。几个星期后，学校就要开课了，到时候它们就会派上用场。月亮草豆荚对孩子尤其有好处，它们可以驱走妖怪和噩梦。”

正在贮藏室阁楼上打盹的科拉斜眼看了看萨拉，哼了一声，鼻子和嘴喷出一团烟雾。

“我为你准备了其他一些东西。”萨拉用刀指着火龙说。

科拉似乎对此不感兴趣，她转过身去，尾巴从阁楼边缘垂了下来，活像一个钟摆。桃形尾尖轻轻地来回摇晃着。我低头从它下面钻过去，将另一根月亮草茎秆小心翼翼地挂在椽子上，以免碰掉附在上面的薄薄的小豆子。

“它们需要风干多久？”我回到桌子旁边，向萨拉问道。

“一个星期。”萨拉抬头扫了一眼，说道，“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把豆荚上的皮剥下来，露出银色的圆盘。”

“就像月亮或者镜子，”我会意地点了点头，“将噩梦反射回去，以免打扰到孩子。”

萨拉也点了点头，她对我的悟性非常满意。

过了一会儿，萨拉接着说道：“一些巫师用月亮草的豆荚占卜。在汉密尔顿教高中化学的那个巫师告诉我，炼金术士用它收集5月的露水，把它作为长生不老药的基本原料。”

“那需要许多月亮草的。”想起我和玛丽·西德尼在实验中用的那些水，我笑了，“我想，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保护魅符上。”

“好的，”萨拉也笑了，“我把魅符放在孩子们的美梦枕头里。它不像黑莓杆做的木偶或者五芒星那样可怕。如果让你做一个，你准备用什么来填充原料？”

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专心考虑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美梦枕不需要太大——有我手掌这么大就可以了。

我的手掌。通常，我会用手指抚摸编织者丝线，等待灵感——以及指导——的降临。不过，这些丝线现在已经进入了我的身体。当我打开手掌，将手指张开时，手腕的血管上出现了闪光的绳结，右手的拇指和小指也闪现出绿色和棕色的法术颜色。

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将萨拉的梅森瓶照得闪闪发光。我走到这些瓶子跟前，用手指抚摸着标签，直到我感受到阻力。

“龙芽草。”我沿着架子缓缓移动，“艾蒿。”

就像是在使用灵应盘^①一样，我把小拇指倾斜回来。“八角。”我

的手指向下移动，“忽布。”手指沿着斜线突然移动到了另一边，“缬草。”

这些材料的味道怎么样？是不是太刺鼻了？

我的拇指感到一丝刺痛。

“一片月桂树叶，几撮迷迭香，一些百里香。”我说。

但是，如果孩子还是会中途醒来，想把枕头扔掉呢？

“再加五颗风干的豆。”这是一种奇怪的配料，但我的编织者直觉告诉我，添加干豆是非常重要的。

“真见鬼。”萨拉推了推眼镜。她吃惊地看着我，然后露出了笑容。“这和你曾祖母收集过的一种古老魅符很相似，只不过她的配料里多了毛蕊花和马鞭草——没有豆。”

“我要先把豆放在枕头里，”我说，“只要你一摇晃，它们就会相互摩擦，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你可以告诉孩子，这种声音可以吓跑怪物。”

“真不错，”萨拉赞许道，“至于月亮草的豆荚——你是想磨成粉还是用完整的豆荚？”

“完整的豆荚，”我回答道，“缝在枕头前面。”

不过，药草只是保护魅符的前半部分。你还需要为它们搭配文字。要想让其他巫师也能使用这种魅符，这些文字需要蕴含一定的潜能。伦敦的巫师向我传授了许多技法，但我写出来的咒语往往只能躺在纸页上，只有我自己的舌头才能将它们召唤起来。大多数咒语带有韵脚，这样不仅更容易记住，而且读起来更有韵味。不过，我并不像马修和他的朋友们那样会写诗。我犹豫了。

“有什么问题吗？”萨拉说。

“我的玄术很差。”我低声承认道。

“如果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会为你感到难过的。”萨拉不带感情地说。

^① 一种用来占卜的游戏盘子，发源于美国。上面一般印有26个英文字母和数字0至9。

“玄术是编织者将魔法转变成文字的方法。我可以编写咒语，然后亲自使用，但是如果没有玄术，其他巫师就无法使用这些咒语。”我指了指毕晓普家族的魔法书，“数百名编织者想出了这些魔咒的文字，其他巫师将它们一代一代传下来。即使是现在，这些魔咒的力量仍然存在。相比之下，我的魔咒能维持一个小时就已经很不错了。”

“问题出在哪儿？”萨拉问道。

“我所看到的魔咒不是文字，而是形状和颜色。”我大拇指和小拇指正面的颜色仍然保持得很好，“红墨水有助于编写火之魔咒，将文字在纸上排列成某种形状也有一定的效果。”

“写给我看看，”萨拉递给我一张草稿纸和一根炭条。我拿起炭条仔细端详，她解释道：“这是金缕梅的枝条。当我第一次抄写一段咒语时，我会将它当做铅笔来用。如果抄错了，后果……不会像墨水那样持久。”她稍稍有些脸红。她曾经施展过一个不受控制的魔咒，在浴室里制造出了一阵旋风。几个星期以后，我们仍然可以在最偏僻的角落里发现防晒霜的痕迹。

我写出了一条我之前设计出来的用来将东西点燃的咒语，同时很小心地没有把它念出来，以免触发魔法。写完以后，我的右手食指发出了红光。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玄术，”我小心地检查了一遍这张纸，然后再递给萨拉，“也许还不如三年级小学生写得好。”

火

点燃

直到光

照亮黑夜

“没有那么差啦，”萨拉说。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她急忙补充道：“我还见过更差的咒语。用每行的第一个字母拼出‘火焰’一

词的做法是很巧妙^①，但为什么要写成三角形呢？”

“这是咒语的结构。它实际上很简单——只是带有三个交叉点的绳结。”现在轮到我来评价自己的作品了，“有趣的是，许多炼金术士都用三角形来表示火焰。”

“三个交叉点的绳结？”萨拉从眼镜框上方看着我，“你又开始像《星球大战》里的尤达一样鬼话连篇了。”她这是在抱怨我言语中的那些难以理解的词语。

“我已经说得够通俗了，萨拉。如果我的丝线不是藏在自己的身体里，向你演示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更方便了。”我举起双手，向萨拉摇晃着手指。

萨拉嘟囔了一句，麻绳球在桌子上滚动起来。“普通的线可以吗，尤达大师？”

我念动自己的咒语，使麻绳球停下来。这道沉重的魔咒带有土之力量，周围缠绕着许多带有三个交叉点的绳结。萨拉吃惊地颤抖了一下。

“当然，”我对姨妈的反应感到非常满意。我用她的小刀在麻绳球上一切，拿起一段大约九英寸长的绳子。“每个绳结上的交叉点数量都不一样。法术中会用到两个交叉点——单活结和双活结。所有巫师都知道这两种编织绳结。不过，第三种绳结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我并不知道厨房里的麻绳能否演示出我想表达的意思。我用编织者丝线制作出来的绳结是三维的，但眼前只是普通的绳子，所以我决定在平面上进行演示。我用左手拿住绳子的一端，右手将另一端弯出一个圆圈，然后将左边的绳头从圆圈的下方穿上去，并将绳子两端系

^① 原文为藏头诗。

在一起。于是，我得到了一个三叶草形状的绳结，看上去就像一个三角形。

“看，三个交叉点，”我说，“你试试。”

我的手松开，绳子跳了起来，变成常见的金字塔形状，两个端头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死结。萨拉张大了嘴。

“酷吧，”我说，“用普通的旧绳子也行的。”

“你的语气和你父亲的语气一模一样。”萨拉用手拨弄着绳结，“每个魔咒中都隐藏着这样一个绳结吗？”

“至少一个。非常复杂的魔咒可能拥有两到三个绳结，每个绳结连接着你昨天晚上在起居室看到的那种丝线——就是捆绑世界的那些丝线。”我笑了，“我想玄术是一种伪装咒——一种将魔法的内部机制隐藏起来的魔咒。”

“当你念动文字时，它就会将其显露出来，”萨拉若有所思地说，“让我们试试你的魔咒吧。”

我还没有来得及发出警告，萨拉就将我的咒语读了出来。她手上的纸张立刻燃烧起来。她把纸扔到桌子上，我用魔法变出水来，把火浇灭。

“我还以为这是点蜡烛的魔咒呢——我可不想把房子烧掉！”萨拉看着桌上的一团灰烬，惊叫道。

“对不起。这个魔咒还很新。它最终会平静下来的。玄术无法永远维持一个魔咒，所以它的法力会随时间而减弱。而这就是咒语最后失效的原因。”我解释道。

“真的吗？那么你应该可以识别出咒语的相对年龄。”萨拉兴奋地说。她非常相信传统，因此魔法的年代越古老，她就越是喜欢。

“也许吧，”我含糊地说，“不过，咒语失效还有其他原因。首先，编织者的能力有高有低。而且，如果后来的巫师抄写咒语时遗漏或者

更改了某些文字，魔法也会受到影响。”

萨拉已经走到了魔咒书跟前，翻了起来。

“这里，看看这个。”她向我招手示意，“我一直觉得这是毕晓普家族魔法书中最古老的咒语。”

“一个非常精彩的魅符，可以将清洁的空气引入到任何地方，”我读了起来，“它是老莫德·毕晓普创造出来的，其效果在1705年得到了鄙人夏丽蒂·毕晓普的证实。”页边是其他巫师的注释，其中包括我母亲的，她后来学会了这个魔咒。萨拉的评论很刻薄：“完全没有价值。”

“怎么样？”萨拉问道。

“它可以追溯到1705年。”我回答道。

“是的，但它的出现时间要远远早于那一年。埃姆一直无法弄清莫德·毕晓普是谁——也许是布里奇特的一个英国亲戚？”在这次不会产生结论的血统研究讨论中，萨拉首次不带悲伤地提起埃姆的名字。薇薇安说得没错。我需要萨拉的帮助，萨拉也需要我的陪伴。

“也许吧。”我说道，尽量不去点燃不现实的希望之火。

“像你摸坛子那样摸摸它吧，用手指去阅读。”萨拉将讲台推给我。

我用指尖轻轻抚摸着咒语上的文字。当我辨认出编织在文字中的原料时，皮肤感到了刺痛：空气围着我的无名指旋转，液体在中指指甲下面流动，气味依附在小拇指上。

“海索草，墨角兰，还有许多盐。”我谨慎地说。这是每个巫师家中和花园中常见的原料。

“它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萨拉盯着我抬起的右手，仿佛在等待神谕。

“我也不知道，”我回答道，“你知道，即使我重复一千次，它也不会起作用的。”萨拉和她在巫师团的朋友需要独自研究莫德·毕

晓普的魔咒出了什么问题。或者，他们也可以买一罐空气清新剂。

“也许你可以将它缝合起来，或者编织出一个补丁，或者采取像你这样的巫师能够采取的其他行动。”

像你这样的巫师。萨拉也许不是有意，但她的话使我感到孤立而不安。我低头看着魔法书上的纸页，心里想：也许无法根据命令使用魔法也是编织者遭到其他巫师攻击的一个原因。

“这样做是没有用的。”我将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放在打开的书本上方，同时紧闭嘴唇，像一只退到壳里的螃蟹。

“你曾说过，编织始于一个问题。问问这个魔咒，哪里出了问题。”萨拉提议道。

我希望自己从未见过莫德·毕晓普的清洁咒。我更希望萨拉从未见过这个咒语。

“你在做什么？”萨拉吃惊地指着毕晓普的魔法书。

在我的双手下方，文字上的花体线条正在被拉直。多出来的墨迹占据了原本空白的页面。不多时，莫德·毕晓普的咒语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黄色和蓝色组成的又小又紧的绳结。我着迷地看着这个图案，突然想去——

“别碰！”萨拉的喊声将科拉从沉睡中惊醒。我跳到一边，萨拉猛扑过去，用梅森瓶盖住了绳结。

我们仔细观察这个 UMO——不明魔法物体。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总是将魔咒看作有生命、会呼吸的造物。像这样关着它似乎不太友好。

“我觉得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萨拉拉起我的左手，翻过来，露出了黑黑的大拇指。

“我的手指沾上了墨水。”我说。

萨拉摇了摇头。“这不是墨水，而是死亡的颜色。你杀了这个魔咒。”

“这是什么意思？杀了它？”我把手抽回来，藏在身后，就像一个被发现偷吃饼干的孩子一样。

“不要惊慌，”萨拉说，“丽贝卡学会了控制它的方法。你也能学会的。”

“我的母亲？”我想到了萨拉和薇薇安昨天晚上交换眼色的那一幕，“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在我看到你的左手之后。和右手一样，你的左手有驱魔术和占卜术等所有高级魔法的颜色。”萨拉停顿了一下，“但它也有暗黑魔法的颜色。”

“幸好我是右撇子。”我想表现得幽默一点，但我颤抖的声音出卖了我。

“你不是右撇子。你是双撇子。你之所以喜欢使用右手，是因为那个讨厌的一年级老师宣称左撇子的小孩有魔鬼气。”在萨拉的关照下，那个女人受到了正式的谴责。在麦迪逊过完第一个万圣节以后，萨默顿小姐就辞去了工作。

我本来想说自己对高级魔法也不感兴趣，但没能把话说出来。

萨拉悲哀地看着我。“你不能对另一个巫师撒谎，黛安娜。尤其是这样的弥天大谎。”

“我不想学黑魔法。”为了召唤和捆绑一个鬼魂——很可能就是我母亲的鬼魂——埃米莉去世了。彼得·诺克斯也对这种法术的黑暗成分感兴趣。《阿什莫尔 782 号》里也隐藏着黑魔法——更不要提那些死于黑魔法的万千生命了。

“黑暗不一定意味着邪恶，”萨拉说，“新月是邪恶的吗？”

我摇了摇头。“月亮上的黑暗意味着新的开始。”

“猫头鹰呢？蜘蛛呢？蝙蝠呢？龙呢？”萨拉用老师的口吻问道。

“不是。”我回答道。

“是的。它们并不邪恶。人类之所以编造出关于月亮和夜行生物的故事，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未知。但它们也象征着智慧，这并不是巧合。没有任何东西比知识还要更加强大。因此，当我们向某人传授黑魔法的时候需要格外谨慎。”萨拉抓起我的手，“黑色是老巫^①的颜色，也是隐蔽、不祥和死亡的颜色。”

“那么它们呢？”我动了动其他三个手指。

“分别是少女和女猎人的颜色，”萨拉蜷起我那银色的中指。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女神说起话来具有银色的声音了。“这是世俗权力的颜色。”她蜷起金色的无名指，“至于白色的小拇指，白色是占卜和预言的颜色。它也可以用来打破诅咒，驱逐讨厌的鬼魂。”

“除了死亡，其他内容听上去也没有那么可怕。”

“我说过，黑暗不一定意味着邪恶，”萨拉说，“想想世俗权力吧。在好人手里，它是一种善良的力量。不过，如果有人用它谋取个人利益或者伤害他人，它将产生极大的破坏力。黑暗与否取决于巫师个人。”

“你说埃米莉不太擅长高级魔法。那么妈妈呢？”

“丽贝卡在这方面非常优秀。当她学完铃铛和蜡烛的操作以及书本上的知识后，就直接进入到了向月亮祈祷的阶段。”萨拉的语气中带有怀念的感情。

我小时候看到我母亲所做的那些事情现在终于得到了解释，比如那天晚上她用一碗水召唤出的幽灵。彼得·诺克斯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对她格外关注。

“不过，当丽贝卡遇到你父亲时，她似乎对高级魔法失去了兴趣。当时唯一能够吸引她的只有人类学和史蒂芬。当然，还有你，”萨拉说，

“在你出生之后，她基本上就不太使用高级魔法了。”

她只有爸爸和我在场的时候才会用，我想。“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问道。

“你忘了吗？你不想听到与魔法有关的任何事情，”萨拉用淡褐色的眼睛望着我，“我保留了丽贝卡的一些东西，以免你表现出任何魔法方面的能力时缺少学习的资料。其他资料被这所房子收走了。”

萨拉低声念了一句咒语——根据突然照亮房间的红色、黄色和绿色丝线判断，这是一种破开咒。古老的壁炉左侧出现了一个建在老式砖石建筑里的带有抽屉的橱柜。房间里充满了铃兰的芬芳以及某种沉重而奇异的味，它让我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包含有空虚和渴望、熟悉和恐惧。萨拉打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块红色的、像树脂一样的东西。

“这是龙血。我一闻到它的味道，就会想起丽贝卡。”萨拉嗅了嗅，“你在外面买到的龙血不但没有这么好，还要花一大笔钱。这所房子的屋顶在1993年的暴风雪中塌了，当时我想把这块龙血卖掉，把钱用来修补屋顶，但埃姆不让我这么做。”

“妈妈用它来做什么？”我的喉咙有些哽咽。

“丽贝卡用它来制作墨水。当她用这种墨水抄写魅符时，它的力量可以将半座城镇的能量吸收进来。在你母亲十几岁的时候，麦迪逊经常突然停电。”萨拉咯咯地笑了，“她的魔咒书应该就在这里的某个角落——除非这所房子在我离开时将它吞了下去。那本书可以告诉你更多事情。”

“魔咒书？”我皱了皱眉，“毕晓普家族不是有魔法书吗？”

“大多数使用高级暗黑魔法的巫师都会保留自己的魔法书。这是传统，”萨拉一边说，一边在橱柜里翻找。“不。它似乎不在这里。”

虽然萨拉的话语中带着痛苦和失望的情绪，但我有一种如释重负

^① 女神共有三个分身，分别是老巫（crone）、少女（maiden）和女猎人（huntress）。

的感觉。我的生命中已经有了一本神秘的书。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要另一本——尽管它也许可以揭开埃米莉试图在塞图尔城堡召唤我母亲灵魂的原因。

“哦，不。”萨拉在橱柜前后退了几步，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

“是老鼠吗？”我在伦敦的经历使我相信，每个不干净的角落里都可能隐藏着老鼠。我朝橱柜里面张望，但只看到了一排沾满污垢的装有药草和草根的罐子和一台古老的定时收音机。收音机棕色的电线像科拉的尾巴一样从架子上垂下来，在微风中轻轻摇动。我打了一个喷嚏。

就在这时，墙壁中传出了一种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和滚动的声音，就像有人将硬币投进了自动点唱机里。随后出现的刺耳音乐使人想起被设置成每分钟33转而不是45转的古老唱机。很快，我们听到了歌声。

我抬起头。“那是……佛利伍麦克^①的歌吗？”

“不。别再响了！”萨拉的表情很恐怖，仿佛见到了鬼。我环顾四周，发现屋子里的无形客人只有史蒂薇·尼克斯^②和一个叫作里安农的威尔士女巫。在70年代，这首歌是许多女巫和男巫初入社交场合的祝歌。

“我想这所房子正在醒来。”也许这才是使萨拉感到不安的原因。

萨拉冲到门口，伸手去拉插销，但是插销已经动不了了。她砸了砸木制镶板。音乐声更大了。

“我也不太喜欢史蒂薇·尼克斯的这首歌，”我试图安慰萨拉，“但它不会持续很久的。也许你会喜欢下一首歌。”

“下一首是《无法承受》。整张专辑的歌我都能背下来了。你母

亲在怀孕期间一直在听这张专辑。它整整播放了几个月。就在丽贝卡似乎不再那么着迷的时候，佛利伍麦克出了下一张专辑。真是见鬼。”萨拉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真的吗？”我总是渴望听到与父母有关的故事，“佛利伍麦克似乎更像是爸爸喜欢的那种乐队。”

“我们必须让音乐停下来。”萨拉走到窗边，但窗框也被固定住了。她沮丧地捶击边框。

“让我试试。”我推得越用力，音乐就变得越响亮。当史蒂薇·尼克斯唱完《里安农》后，音乐暂停了一会儿。几秒钟后，克莉丝汀·麦克维开始告诉我们“无法承受”的感觉有多么美妙。窗户仍然无法打开。

“真是一场噩梦！”萨拉喊道。她用手堵住耳朵，希望摆脱这种声音，然后冲到魔法书跟前，一页页地翻动着。“这个是普鲁登斯·威拉德的犬咬伤治疗方法。这个是佩兴丝·塞弗伦斯将酸牛奶变甜的方法。”她又翻了几页，“这个是克拉拉·毕晓普堵住透风烟囱的魔咒！这个也许管用。”

“但这是音乐，不是烟。”我从萨拉的肩膀上方看着这段文字。

“它们都是通过空气传播的。”萨拉卷起了袖子，“如果它不管用，我们再试点别的。也许雷电可以起到作用。我很擅长雷电。也许它可以阻断能量，将声音赶走。”

我跟着曲调哼了起来。这首歌曲朗朗上口，很有20世纪70年代的风格。

“住嘴。”萨拉快要疯了。她转身去看魔法书。“请给我拿点小米草。然后插上咖啡机。”

我按照她的吩咐来到老旧的插线板跟前，将咖啡机的插头使劲塞了进去。插座上闪出了橙色和蓝色的电弧。我吓得向后跳。

① 一支英国摇滚乐队。

② 佛利伍麦克的女主唱。

“你需要一个浪涌电压保护器^①——最好是在过去十年之内购买的保护器——否则你会把整幢房子都烧掉的。”我对萨拉说。

萨拉一边低声嘟囔着，一边将纸滤器放进咖啡机的外摆式篮子里，然后放入由许多种药草混合在一起的配料。

既然我们被困在了贮藏室里，萨拉似乎又不需要我帮忙，我也许应该研究一下为孩子们准备的防噩梦魔咒中的咒语。我走到母亲的橱柜前，找到了一些黑墨水、一支鹅毛笔和一张纸条。

马修敲了敲窗玻璃：“你们两个还好吗？我闻到了烧焦的味道。”

“只是一个小小的电力问题！”我挥着鹅毛笔喊道。我突然想到，马修是吸血鬼，完全可以透过石头、砖块、木头以及单层玻璃窗听到我说的话。我降低了声音。“没什么可担心的。”

伴随着一阵尖叫，《无法承受》结束了，下一首是《你让爱快乐》。歌选得不错，我一边想，一边朝马修微笑。当你有一台魔力收音机的时候，还需要DJ吗？

“哦，天哪。这所房子跳播到第二张专辑了，”萨拉抱怨道，“我讨厌《谣言》。”

“音乐是从哪里传出来的？”马修皱了皱眉。

“妈妈的老式定时收音机。”我用笔上的羽毛指向收音机的方向。“她很喜欢佛利伍麦克。”我看了一眼我的姨妈，她用手捂着耳朵，正在复述克拉拉·毕晓普的咒语。“但是萨拉不喜欢。”

“啊。”马修眉毛舒展开来，“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他把手放在玻璃上，以示告别。

我的心里充满了甜蜜。对马修的爱并不是我生命中的全部，但他

绝对是唯一适合我的人。真希望我们之间没有隔着一层玻璃，这样我就可以把这句话告诉他了。

玻璃只不过是沙和火的组合。不过一口烟的工夫，窗台就已经出现了一堆沙子。我从空空的窗框中伸出手去，握住了马修的手。

“谢谢你过来看我们。今天下午很有趣。我有好多话想要对你说。”

马修惊愕地看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

“你知道吗，你让我感到非常幸福。”

“我尽量如此。”他腼腆地笑了笑。

“你成功了。你认为费尔南多能够解救萨拉吗？”我压低了声音，“这所房子堵住了贮藏室的门和窗户，她已经快要炸裂了。她出去以后肯定要抽支烟，喝杯酒。”

“费尔南多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解救过陷入困境的女人了，但我想他还记得应该怎样做，”马修向我保证道，“这所房子会允许他那样做吗？”

“再等五分钟，或者等音乐停下来。”我把手抽回来，给了他一个飞吻。这个吻比平时多了许多水和火的成分，还带有足够的空气动能，它重重地印在了马修的脸颊上。

我返回工作台，用母亲的鹅毛笔蘸了蘸带有黑莓和胡桃味道的墨水。凭着对伊丽莎白时代书写用具的使用经验，我为萨拉的美梦枕头写出了一道魅符，没有留下一个斑点。

镜子闪闪发光
妖怪内心惊慌
噩梦退避三舍
直到天光放亮

^① 插入交流电线以及/或电话线中，用来防止称作瞬变的电压“尖峰信号”破坏电子设备的一种器件。

我轻轻地将墨迹吹干。还算不错，我想。这比我写过的那个用来召唤火焰的咒语要好得多了，而且非常简单，孩子们完全能记住。豆类风干、薄薄的保护层脱落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小字将这段咒语写在它们银光闪闪的表面上了。

我从凳子上下来，急于将自己的作品拿给萨拉看。不过，当看到她的脸时，我决定等她先喝完威士忌，吸完烟。这几十年来，她一直希望我表现出对于魔法的兴趣。我完全可以将我通过“睡眠魅符入门”课程的时间推迟二十分钟。

我的后背感到一丝刺痛，是鬼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抱住了我，就像轻柔的羽毛覆盖在我的肩膀上一样。

“干得好，小不点儿，”一个熟悉的声音低语道，“你的音乐品位也不错。”

我转过脸，只看到了一团浅浅的绿色影子。不用看我也知道，那是我的父亲。

“谢谢你，爸爸。”我轻声说道。

11

听到我的母亲擅长高级魔法的消息，马修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惊奇。他早就怀疑家中的装饰与明亮壮观的元素魔法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同时，他对于我在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我对这种魔法的使用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真正使他吃惊的是，我这种天赋遗传自我母亲一方的血脉。

“我还是需要对你的线粒体 DNA 进行更加仔细的全面检查。”他嗅了嗅我母亲的一瓶墨水。

“听上去还不错。”这是马修第一次表现出要回到基因研究工作的愿望。这一阵子，他一直没有提到和牛津、鲍德温、《生命之书》以及血怒有关的事情。也许他已经忘记了《阿什莫尔 782 号》中包含的基因信息，但我并没有忘记。当我们重新拿到这本手抄本时，需要用他的科学技能对其进行破译。

“你说得没错。那里面绝对包含了血液，还有树脂和金合欢。”马修转了转墨水。我今天早上才刚知道，金合欢是阿拉伯树胶的原材料，可以降低墨水的流动性。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阿什莫尔 782 号》的墨水中也含有血液。这种做法肯定比我想象的还要常见。”我说。

“这里面还有一些乳香。”马修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

“啊。那就是它那奇异味道的来源。”我翻着其他瓶子，希望用另一种东西吸引他对生物化学的兴趣。

“当然，还有血液。”马修不动声色地说。

“如果是我母亲的血液，它可以为我的 DNA 提供更多线索，”我评论道，“还有我在高级魔法方面的天赋。”

“是吗。”马修没有表态。

“这个怎么样？”我将一瓶蓝绿色液体的塞子拔下来，空气中立即充满了夏季花园的味道。

“那是用鸢尾花做的，”马修说，“还记得你在伦敦寻找绿墨水的事情吗？”

“马斯特·普拉特那种昂贵的墨水就是这种颜色！”我笑道。

“那是用佛罗伦萨进口草根制作的，至少他是这么说的。”马修看了看桌子和桌子上蓝色、红色、黑色、绿色、紫色、品红色的液体罐子。“看起来，你的墨水足够你用上一段时间了。”

他说得没错：手头的墨水足够我用上几个星期了。我估计只有这么长的时间，尽管我左手小拇指正在跳动，意味着我盼望着未来快来到。

“加上萨拉给我找的事情，应该足够我做了。”我附和道。桌子上每个打开的罐子底部都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是萨拉歪歪扭扭的笔迹。一张纸条上写着“蚊子咬”，另一张写着“增强手机信号”。她写出来的要求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快餐店的服务员。“谢谢你的帮助。”

“随时效劳。”马修给了我最后一个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失去埃姆这个家庭重心的情况下，我们开始逐渐适应毕晓普宅邸的日常生活，也逐渐适应了彼此的节奏。

费尔南多是家庭中的暴君——比以前的埃姆要专制得多——他对萨拉的食谱和锻炼计划进行了激进而死板的改革。他为我的姨妈申请了一份 CSA 计划，每个星期可以获得一箱进口的蔬菜，比如甘蓝和甜

菜。每当她想要偷偷抽烟的时候，他就会带着她沿着院子里的栅栏散步。费尔南多为我们做饭、打扫卫生，甚至还为我们制作靠垫——这让我对于他和休在一起的生活产生了好奇。

“当我们没有仆人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我就负责料理家务。”他一边解释，一边将衣服挂在晾衣绳上，“如果我等着休去做这件事，我们的家就会变成猪圈。他从不关心清洗床单或者购买葡萄酒这类日常琐事。他不是在做诗，就是在制订为期三个月的围城计划。他根本就没有做家务活的心思。”

“加洛格拉斯呢？”我递给他一个晾衣夹。

“加洛格拉斯就更不行了。就算家具丢了，他也不会放在心上。有天晚上，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房子遭人洗劫，可是加洛格拉斯正躺在桌子上睡觉，就像一个准备出海的维京战士。”费尔南多摇了摇头，“而且，我喜欢这种工作。料理家务就像为战争准备武器一样。这是一种需要重复的工作，而且让人感到舒缓。”听了这番话，我让他负责全部的炊事工作这件事就不会感到那么内疚了。

除了厨房，工具房也成了费尔南多的领地。他扔掉了破损的工具，对剩下的工具进行了清洗和打磨，还买了一些他认为缺失的工具，比如长柄大镰刀。玫瑰修枝剪的边缘被打磨得异常锋利，你甚至可以用它来切番茄。我想起了人们用普通家庭工具做武器进行的所有战争，不知道费尔南多是不是正在悄悄地为我们准备战争武器。

萨拉对于这种新制度表示了不满，但却依然遵从。她发脾气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就会把气都撒在房子上。这所房屋仍然没有完全醒来，但周期性的活动迹象表明，它那自愿进行的冬眠已经接近尾声。它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萨拉身上。一天早上，我们醒来后发现，房子里所有的液体都被倒进了水池，厨房灯具上挂着一个由空瓶子和银器组成的临时风铃。我和马修笑了，但对萨拉来说，

这是一种宣战。从那时起，我的姨妈就和这所房子投入到了一场争夺主权的全面战争中。

房子慢慢占了上风，这得归功于它的主要武器：佛利伍麦克。有一次，妈妈的老收音机连续不断地播放着《锁链》这首歌曲。两天以后，萨拉将这台收音机砸成了碎片。作为报复，房子收走了浴室柜里的所有卫生纸纸卷，换上了能够播放音乐的各种电子设备。它们变成了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闹钟。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房子播放这支乐队前两张专辑中的曲目。在萨拉扔掉三台点唱机、一台八音轨磁带录音机和一台古老的口述录音机之后，房子干脆用火炉放起了音乐，低音音符在管道系统中回响，高音从暖气口飘出。

萨拉将所有怒火都发泄在了房子上，但对我却表现了出奇的耐心和温柔。我们将贮藏室翻了个底朝天，以寻找我母亲的魔咒书，甚至将所有的抽屉和架子从橱柜里都取了出来。我们在一个抽屉的活底下面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19世纪20年代的带有图画的情书，还在架子背面的一个滑动镶板后面发现了一排排钉起来的啮齿动物头骨，令人毛骨悚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发现魔咒书。也许这所房子心情好的时候就会把它拿出来。

当音乐以及埃米莉和父母的有关回忆过于强烈的时候，我和萨拉就会躲到花园或者树林里。今天，我的姨妈答应带我去看有毒植物。今晚的月亮应该会完全变黑，象征着全新生长轮回的开始。这应该是为高级魔法收集材料的绝佳时机。我们缓缓穿过蔬菜园和教学苑，马修像影子一样跟在我们身后。当我们来到巫师花园时，萨拉并没有停下脚步。一条巨大的月光花藤蔓充当了花园和树林之间的界限。它向各个方向伸展着，掩盖住下面的栅栏和大门。

“让我来，萨拉。”马修紧走几步，拉开门闩。他一直在我们身

后漫步，似乎对花朵产生了兴趣。但我知道，对他来说，紧跟我们身后是一种完美的防守位置。他跨过大门，确保那里没有隐藏着任何危险的事物，然后将藤蔓拉开，让萨拉和我走进这个奇异的世界里。

毕晓普家族的宅邸里有许多带有魔力的地点——敬献给女神的橡树林；由古道改造而成的、掩映在紫杉之中的漫长行人道，行人道上被那些向市场运送木材和农产品的马车压出了深深的车辙印；甚至还包括古老的毕晓普家族墓地。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花园和树林之间的这个小园子。

阳光透过周围的柏树，将斑驳的光线洒在园子中间，在过去，人们可能会称这里为仙女环，因为地上到处都是毒蕈和蘑菇。小时候，我被禁止采摘这里生长的任何东西。现在我明白了：这里的每一棵植物不是有毒，就是和暗黑法术有关。在园子中间，两条小路交叉在了一起。

“十字路口。”我皱了皱眉。

“这个十字路口比这所房子还要古老。有人说，这些道路是奥奈达人在英国人到来之前修起来的。”萨拉示意我往前走，“过来看看这株植物。它是颠茄还是龙葵？”

我完全被园子中间的交叉路口迷住了，没有听到萨拉的话。

这里有魔力，也能学到知识。我望着这片空地，看到了曾经从这里走过的那些人的眼睛，产生了一种非常熟悉的、交织着渴望和恐惧的感觉。

“怎么了？”马修的本能告诉他，某个地方出了问题。

此时，我被其他一些更加微弱的声音吸引住了，它们分别来自我的母亲和埃米莉，我的父亲和祖母，以及其他陌生人。附子草，这些声音低语道。黄芩、山萝卜、蛇咬子、巫师之帚。他们的吟咏夹杂着警告和暗示，冗长的咒语中有童话故事里出现过的植物名称。

满月时收集委陵菜，可以扩展你的法力有效范围。

藜芦让任何一种伪装咒变得更有效果。

榭寄生将为你带来爱情和许多个孩子。

黑色天仙子可以让你把未来看得更加清晰。

“黛安娜？”萨拉双手叉腰，笔直地站着。

“来了。”我嘟囔着，把注意力从微弱的声音上移开，顺从地走到姨妈身边。

萨拉向我传授着关于园中植物的各种知识。她的话语从我的一个耳朵钻进来，又从另一个耳朵溜了出去，我这种听课状态肯定会让我的父亲感到自豪。我的姨妈可以说出每一种野花、野草、根茎和药草的常用名称、植物学名称和用途，无论它们是有益还是有害的。不过，她是通过阅读和学习才掌握这些知识的。当我在玛丽·西德尼的炼金术实验室里第一次将自己多年来作为学者阅读和写作的内容付诸实践时，我认识到了书本知识的局限性。在那里，我发现，同经验相比，引述炼金术文本的能力显得不值一提。不过，我现在无法得到母亲和埃米莉的帮助。如果我想沿着高级魔法的黑暗道路走下去，必须独自前行了。

这种前景让我感到恐惧。

当月亮即将升起的时候，萨拉邀请我跟着她再去一趟园子，收集她这个月所需要的植物。

我以身体劳累为由谢绝了她的邀请。不过，我拒绝她的真正原因在于十字路口不断发出的召唤声。

“你今晚不愿意去树林，是因为今天下午的那次旅行吗？”马修问道。

“也许吧，”我向窗外望去，“萨拉和费尔南多回来了。”

我的姨妈提着满满一篮绿色植物。厨房隔板“砰”的一声在她身

后关上，然后贮藏室的门吱呀呀地打开了。几分钟后，她和费尔南多爬上了楼。和上个星期相比，萨拉没有那么喘了。费尔南多制定的健康计划发挥了效果。

“上床吧。”马修拉起被单。

外面很黑，只有星光闪烁。马上就到午夜了，那是黑夜和白昼的交替点。十字路口的声音变得更响了。

“我得走了。”我从马修身边挤过去，朝楼下走去。

“是‘我们’得走了，”马修一边说，一边跟在我身后，“我不会阻止或者干扰你。不过，你不能一个人去树林。”

“那里有魔力，马修。黑暗的魔力。我能感觉到它。自从太阳下山以后，它一直在召唤我。”

马修拉住我的胳膊肘，把我推出前门。他不想让任何人听到接下来的谈话。

“那你就回应它的召唤吧，”他急促地说，“你可以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我不可能坐在这里静静地等你回来。”

“如果我回答是呢？”我问道。

“那我们就共同面对它。”

“我不相信你。你之前告诉我，你不想让我掺和和生死有关的事情。树林中那个十字路口等待我的正是与生死有关的力量。我想得到它！”我把胳膊肘从他的手里拽出来，用手指按着他的胸口。“我讨厌这一点，但我的确想得到它！”

我转过脸，躲过他的眼中必然会出现的厌恶目光。马修将我的脸转过来，正对着自己。

“以前你为了躲避玛布秋分节上的其他巫师而待在博德利图书馆，我看到你的时候就知道你身上隐藏着这种黑暗。”

我屏住呼吸。马修看着我的眼睛。

“我感受到了这种诱惑，我身体里的黑暗对它做出了回应。那么，我应该去讨厌自己吗？”马修将声音压低到了几乎听不见的程度，“你呢？”

“但你说过——”

“我说过，我不想让你参与和生死有关的事情，但我并没有说你不能这么做。”马修拉住了我的手，“我曾经浑身是血，把一个男人的未来握在手中，决定一个女人的心脏是否还能继续跳动。每当你为自己的一部分灵魂做出选择时，另一部分灵魂就会死去。我见过朱丽叶的死对你的冲击，还有尚皮耶的死。”

“实际上，在那些情况下，我是没有选择的。”尚皮耶想要取走我的所有记忆，伤害那些想要帮助我的人。朱丽叶想要杀害马修——如果不召唤女神的话，她就会得逞。

“你的确做出了选择。”马修亲了亲我的手指，“你为他们选择了死路，同时为我选择了生路；你为路易莎和基特选择了生路，尽管他们想要伤害你；你为杰克选择了生路，将他从黑衣修士区带回家，而不是将他留在大街上挨饿；你为婴儿格蕾丝选择了生路，将她从火堆里救了出来。也许你没有意识到，但你每次都付出了代价。”

我知道为了马修能够生存下来自己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我的命将一直是女神的，只要她想，随时可以取走。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菲利普能够像你一样凭借本能迅速做出生死抉择。菲利普付出的代价是可怕的孤独，这种孤独会随着时间不断增强。就连伊莎波也无法消除这种孤独。”马修将前额靠在我的前额上，“我不希望这种命运也降临到你头上。”

不过，我的命运已经不属于我的了。我现在应该把这件事告诉马修。

“你还记得我救你的那天晚上吗？”我问道。

马修点了点头。他不喜欢谈论我们两个人差点丢掉性命的那个夜晚。

“少女和老妪也在那里——她们是女神的两个分身。”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在你把我救起来以后，我们给伊莎波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见到了少女和老妪。”我端详他的脸，希望他能理解，但他看上去仍然一脸茫然。“不是我救了你，马修。是女神救了你。是我求她那样做的。”

他用手指紧紧地掐着我的胳膊。“告诉我，你没有因此和她达成某种交易。”

“你快要死了，我又没有足够的法力去救你。”我抓住他的衬衫，“我的血是不够的，是女神从那棵古老的橡树上提取了生命，通过我的血管传给了你。”

“条件呢？”马修紧紧地抓着我，把我向上举起，我的双脚几乎离开了地面。“你的天神和女神不会无偿帮助你的。这是菲利普告诉我的。”

“我对她说，只要她能救活你，她就可以带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

“取走埃米莉的命吗？”马修突然问道。

“不。”我摇了摇头，“女神希望用生命交换生命——而不是用死亡交换生命。她选择了我。”看到马修露出遭人背叛的表情，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当我编织第一个魔咒的时候，我看到了她，才知道了她的选择。女神说，她仍然需要我为她做一些事情。”

“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修几乎是拖着我走向花园的大门。在黑暗的夜色中，我们只能将月亮花作为照亮前方道路的唯一路标。我们很快就来到了十字路口。马修将我推到正中间。

“我们不能这样做。”我抗议道。

“如果你能编织出第十绳结，就可以消除你对女神做出的任何承诺。”马修粗暴地说。

“不！”我的腹部一阵剧痛，胸膛像是着了火一样，“我不能就这样挥挥手，消除掉我们的约定。”

女神为了挽救马修生命而牺牲的那棵古老橡树的枯枝几乎已经看不见了，脚下的土地似乎发生了变化。我低下头，发现自己的两条腿横跨在十字路口的中心。灼烧的感觉已经从我的心脏扩展到了手臂和手指。

“你不能把自己的未来捆绑在某个反复无常的神祇身上。为了我，你不能这样做。”马修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不要在这里说女神的坏话，”我警告道，“我并没有在你的教堂里嘲笑你的上帝。”

“如果你不想打破你和女神的约定，那就用魔法召唤她吧。”马修来到十字路口，和我站在了一起。

“离开十字路口，马修。”风在我的脚下旋转，形成了一阵魔法风暴。科拉的尖叫划破了夜空，她像彗星一样拖着一条火焰飞了过来，在我们上空盘旋，发出警告的叫声。

“那你得先把她叫过来。”马修仍然站在原地，“你不能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我的生命。”

“这是我的选择。”我的头发在脸庞周围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一绺绺炽热的火焰在脖子上滚动。“我选择了你。”

“我不准。”

“我已经做出选择了。”我的心怦怦直跳，他的心也在怦怦地跳动。“如果女神想让我替她完成某项任务，我会高高兴兴地去完成的。你是属于我的，我跟你还没完呢。”

我最后的话语和女神曾经跟我说过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段话蕴含着法力，它止住了旋风，也止住了科拉的鸣叫。我血管中的火焰熄灭了，灼烧感变成了一种逐渐消退的热度，同时我和马修之间的联系

也变得更加紧密了，将我们捆绑在一起的锁链也变得闪亮而结实。

“你不可能让我后悔向女神提出请求，也不可能让我为自己付出的任何代价而感到后悔。”我说，“而且，我也不会打破自己对她的承诺。你想过那样做的后果吗？”

马修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

“没有你，我永远也不会认识菲利普，接受他的血誓；不会怀上你的孩子；不会见到我的父亲，知道自己编织者的身份。你明白吗？”我伸出手，捧着他的脸，“我不只救了你，也救了自己。”

“女神想让你做什么？”马修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沙哑。

“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女神需要我活着去做那件事。”

马修把手放在我们孩子沉睡的地方。

我感到那里轻轻地颤动了一下。然后又颤动了一下。我惊慌地看着马修。

他在我的肚子上弯曲手指，轻轻按了按，我感到孩子在肚子里面更加强烈地晃动了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

“没有任何问题。那是婴儿在动。现在是胎动期。”马修看起来既惊讶又放松。

我们共同等待着我身体里的下一波活动。当它到来时，我们都笑了。我们感到了意料之外的喜悦。我仰起了头。星星似乎变得更加明亮了，用星光补偿由于新月而减少的光线。

此时的十字路口寂静无声，我之前感受到的那种在月黑之夜外出的强烈愿望已经消退了。把我带到这里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我和马修手挽着手返回住所。当我打开厨房的电灯时，一样东西意外地出现在了眼前。

“现在给我送生日礼物还有点早啊，”我看着眼前这个奇怪的包裹，说道。当马修走上前去准备仔细检查时，我伸手拦住了他：“别碰。”

马修疑惑地看着我。

“这上面的魔法足以击退一支军队。”我解释道。

包裹很薄，是长方形的。外面的包装是由各式各样的纸张拼起来的，有画着白鹤的粉色纸张，带有数字四形状的三原色尺蠖的纸张，炫目的圣诞树包装纸，带有浮雕婚礼铃的银色箔纸。一束鲜艳的蝴蝶结覆盖在包裹表面。

“这是谁送的？”马修问道。

“我想是这所房子吧。”我用手指拨弄着包裹，“我认出了其中一些包装纸，那是我以前过生日的时候用过的。”

“你确定这是给你的吗？”他看上去不太相信。

我点了点头。这个包裹绝对是给我的。我小心翼翼地拿起包裹。包裹上的所有蝴蝶结都是之前用过的，已经不黏了，因此纷纷滑落下来，掉在厨房岛台上。

“需要我去找萨拉吗？”马修问道。

“不。我能应付得了。”当我取下包装纸时，双手感到了刺痛，每条彩虹彩带都很醒目。

里面是一个作文本——黑白封面，封面和内页用粗线缝在了一起。有人将品红色的雏菊粘在了用于填写姓名的白框里，“宽线格”三个字被改成了“巫师规则”。

“丽贝卡·毕晓普的暗影之书，”我将雏菊上用黑色浓墨水写下的文字读了出来，“这是我母亲那本丢失的魔咒书——就是她研究高级魔法时使用的那本书。”

我小心地打开封面。在经历了与《阿什莫尔 782 号》有关的所有那些问题以后，我已经做好了应对一切问题的准备，包括秘密的插图

和需要破译的文本。不过，我只看到了我母亲那圆润稚气的笔迹。

“召唤最近死去的灵魂并向它提出问题”是书中的第一条魔咒。

“妈妈一定是想赢得一个开门红。”我把这一页上的文字拿给马修看。咒语下面的注释记录了她和埃米莉试图使用这道咒语的日期以及结果。她们的前三次尝试都失败了。第四次，她们取得了成功。

她们俩当时只有十三岁。

“天哪，”马修说，“她们还是孩子。她们找死人做什么？”

“显然，她们想知道博比·伍德拉夫喜不喜欢玛丽·巴西特。”我看着拥挤的字迹，说道。

“她们为什么不直接去问博比·伍德拉夫呢？”马修很是不解。

我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有捆绑咒、驱逐咒、保护咒、召唤元素力量的魅符，也有爱情魔法和其他胁迫性法术。我的手指停住了。马修好奇地凑了过来。

某种薄薄的、几乎透明的东西被压在书本的最后一页纸上，上面用同样圆润但更加成熟的笔迹草草地写着：

黛安娜：

生日快乐！

我一直为你保留着这本书。这是你成为一名伟大巫师的第一步台阶。

也许你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用得上这本书。

深爱你的妈妈

“这是我的胎膜。”我抬头看着马修，“在我胎动的同一天，我收到了这本书。你认为二者之间有联系吗？”

“不，”马修说，“这所房子之所以今天晚上把它还给你，很可能是因为你终于不再躲避你的父母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个东西了。”

“什么东西？”我皱了皱眉。

“你将拥有一种奇特的法力，它结合了你父母所拥有的完全不同的魔法能力。”马修回答道。

第十绳结在我的手腕上灼烧起来。我把手翻过来，看着它那扭动的形状。

“这就是我能够系出第十绳结的原因，”我第一次明白了这种法力的来源，“我的父亲是编织者，所以我拥有创造能力；我的母亲具有高级暗黑魔法的天赋，所以我拥有毁灭能力。”

“两种互相对立的事物结合在了一起，”马修说，“而且，你的父母以一种炼金术婚姻的形式结合，生下来一个神奇的孩子。”

我小心地合上魔咒书。我如果要想充分理解母亲的经验教训，独自创造出具有同样效果的魔咒，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我用一只手将母亲的魔咒书按在胸前，另一只手按在腹部，向后一仰，靠在马修身上，听着他那缓慢的心跳声。

“不要因为我的阴暗面而拒绝我，”我低声说出了自己在马修的藏书室里读到的一本炼金术教材上的文字，“《曙光乍现》上的这句话过去常常使我想到你，但是现在，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我的父母、我自己的法力还有我对它的强烈抵制。”

马修用大拇指抚摸着我的手腕，第十绳结变得明亮而鲜艳。

“这也使我想到了《曙光乍现》的另一段话，”他低语道，“我是终结，我的爱人则是开端。我完成了所有的创造，所有的知识都隐藏在我身上。”

“你觉得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转过脸看着他。

他笑了，用手臂缠住我的腰，一只手放在婴儿的位置上。婴儿动了起来，仿佛认出了父亲的触摸。

“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马修回答道。

12

我醒了，发现马修冰凉的手伸进了我的睡衣里，他的嘴唇贴在我潮湿的脖子上。

“生日快乐。”他轻声道。

“你是我的私人空调，”我偎依在他身上。在热带气候中，吸血鬼丈夫可以给你带来极大的便利。“真是贴心的礼物。”

“还没完呢。”他给了我一个缓慢而顽皮的吻。

“费尔南多和萨拉呢？”我差点忘记了有人可能会听到我们爱抚的声音。

“在外面花园吊床上看报纸。”

“那么，我们需要加快速度了。”这里的当地报纸广告居多，新闻并不多，只需要十分钟就能读完——如果你准备购买开学打折商品或者想知道三家连锁杂货店中哪一家的漂白剂最便宜，那么可能就需要花上十五分钟的时间了。

“我今天早上到外面买了《纽约时报》。”马修说。

“你总是有所准备，对吗？”我把手伸下去抚摸他。马修用法语发出了一句诅咒。“你和韦兰一样，敏感得就像一名童子军。”

“我不是一直这样的，”马修闭上了眼睛，“至少现在不是。”

“还很自信呢。”我用嘴唇划过他的嘴唇，给了他一个挑逗性的吻。“《纽约时报》。如果我厌倦了呢？发脾气了呢？没性趣了呢？要是

用奥尔巴尼的报纸，他们看报的时间肯定够我们用的了。”

“那么我就可以用我的礼物让你兴奋起来了。”

“也许吧。”我用手轻柔地拧了他一下，然后就听到了另一声法语诅咒。“我先把这个礼物打开吧，然后你再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礼物。”

在我生日这天早上十一点钟的时候，水星已经爬上了天顶。8月的热浪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由于挂念着萨拉的花园，我用一个新的捆绑咒和一些胶带将四条水管拼接在一起，以便能够浇灌到所有花圃。我戴着头戴式耳机，听着佛利伍麦克的音乐。这所房子最近变得异常安静，仿佛在等待某件事情的发生。不过，我父母最喜欢的这支乐队的音乐节奏已经让我有点上瘾了。

当我拉着水管穿过草地时，突然注意到了从跳仓顶上冒出来的巨大铁质风向标。我昨天还没有看到这个风向标。我怀疑这所房子正在对外屋进行修补。正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又有两个风向标从房子的中梁上立了起来。它们就像刚刚长起来的植物一样颤抖了一会儿，然后疯狂地旋转起来。停下来以后，这些风向标全都指向了北方。我希望这是一种要下雨的预兆。在此之前，我只能用水管来洒水。

我正在给植物浇水，突然，有人从背后抱住了我。

“谢天谢地！我一直在担心你。”虽然有吉他声和鼓声的干扰，但我还是认出了这种低沉的声音。我将耳机从耳朵上摘下来，转身看着我最好的朋友。他那深邃的棕色眼睛里充满了关切。

“克里斯！”我抱住他那宽宽的肩膀，“你在这里做什么？”我端详他的容貌，发现他还是原来的模样：短短的卷发，赤褐色的皮肤，平直的眉毛，高高的颧骨，宽大的嘴巴。

“我在找你！”克里斯回答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在去年11月突然消失了。你既不接电话，也不回邮件。我去查看秋季教学计划表，

发现上面也没有你的名字！直到我把历史系主任灌醉，他才告诉我，你休了病假。我还以为你要死了——没想到你怀孕了。”

哦，我本来可以不让他知道这件事的。

“对不起，克里斯。我去的地方既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互联网。”

“你可以在这里给我打电话，”他不想轻易放过我，“我还给你的姨妈的电话留言，也写了信，但是没有人回应我。”

我能感受到马修冰冷而苛刻的注视。我还感受到了费尔南多的目光。

“这位是谁，黛安娜？”马修走到我身边，平静地问。

“我是克里斯·罗伯茨。你又是谁？”克里斯问道。

“这是马修·克莱蒙，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我犹豫了一下，“也是我的丈夫。”

克里斯张大了嘴。

“克里斯！”萨拉站在后面的门廊上招手，“过来抱我一下！”

“嗨，萨拉！”克里斯举手示意。他转过身，用责备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你结婚了？”

“你是来过周末的，对吧？”萨拉喊道。

“再看吧，萨拉。”克里斯机敏的目光从我转向马修，然后又转向我。

“看什么？”马修的眉毛挑了起来，流露出高贵的鄙夷之情。

“看我多久能弄清楚黛安娜为什么要嫁给像你这样的人，克莱蒙，看看你是否能配得上她。还有，不要在我身上浪费你那采邑领主般的架势。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场工人。我不吃你这套，”克里斯一边说，一边昂首向屋子走去，“埃姆在哪儿？”

萨拉皱起了眉，脸色煞白。费尔南多快步走到门廊台阶前，站到萨拉身边。

“我们为什么不进去说话呢？”他嘟囔着，想要将萨拉的注意力从克里斯身上移开。

“我能说句话吗？”马修把手放在克里斯的胳膊上。

“没关系，马修。我曾经把这件事告诉黛安娜。我也可以告诉克里斯。”萨拉开了口，“埃米莉犯了心脏病，她今年5月去世了。”

“天哪，萨拉。真对不起。”克里斯抱住了她，这一次没有像抱我那样用力。他双眼紧闭，轻轻地摇晃身体。萨拉跟着他摇晃起来，她的身体舒展而放松，并没有表现出紧张悲痛的样子。我的姨妈并没有从埃米莉去世的阴影中恢复过来——和费尔南多一样，她也许永远无法释怀——但是一些微弱的迹象表明，她正在慢慢学会重新生活。

克里斯睁开深色的眼睛，从萨拉的肩膀上方寻找我的身影。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痛苦的感情，同时也写满了悲伤和疑惑。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去了哪里？你为什么不让我帮忙？

“我想单独跟克里斯谈谈。”我轻声说道。

“你们最好去起居室，那里最舒服。”萨拉从克里斯的怀里挣脱出来，擦了擦眼睛。她朝我点了点头，鼓励我把家族的秘密告诉克里斯。我看了一眼马修，他紧闭嘴唇，似乎不像萨拉那样慷慨。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随叫随到。”马修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他警告性地轻轻咬了咬我的无名指关节，似乎是在提醒我——以及他自己——我们是夫妻。他不情愿地放开了我。

我和克里斯走进房子，一直来到起居室。一进屋，我立即将两扇门关上。

“你嫁给了马修·克莱蒙？”克里斯怒气冲冲地说道，“什么时候？”

“大约十个月以前。那件事发生得很突然。”我带着歉意说。

“那是！”克里斯降低了声音，“我警告过你，他和女人相处的

名声不太好。克莱蒙也许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他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混蛋！而且，他的年纪太大了。”

“他只有三十七岁，克里斯。”其实误差有一千五百岁。“而且，我应该警告你，马修和费尔南多现在能听到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有吸血鬼在附近的话，一扇门是无法确保隐私的。

“怎么会呢？你的男友——丈夫——在房子里安装了窃听器？”克里斯的语气很尖刻。

“不。他是吸血鬼。他们拥有异乎寻常的听力。”有时，坦诚就是最好的策略。

厨房里传来了一只沉重的罐子摔碎的声音。

“吸血鬼。”克里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仿佛我已经失去了理智。“电视上的那种吸血鬼？”

“不太一样。”我审慎地说。当你将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告诉人类时，他们往往会感到不安。我之前只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情——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大学一年级的室友梅勒妮因此而丢掉了性命。

“吸血鬼。”克里斯缓慢地重复着，仿佛在进行一次深入的思考。

“你最好坐下来。”我指了指沙发。我不希望他摔倒而撞到脑袋。

克里斯没有理会我的建议。相反，他扑通一声坐在了翼状靠背椅上。那把椅子当然更加舒服，但它也会用力地将它不喜欢的客人弹开。我警惕地看了看那把椅子。

“你也是吸血鬼吗？”克里斯问道。

“不是。”我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祖母那把摇椅的边缘。

“你能百分之百肯定克莱蒙是吸血鬼吗？你怀的是他的孩子，对吗？”克里斯往前坐了坐，好像我的回答具有极其重大意义似的。

“你应该用复数。”我伸出了两根手指，“是双胞胎。”

克里斯摊开双手。“在《**巴菲**》里，没有哪只吸血鬼可以让女孩

怀孕啊，就是斯派克也不行。而且谁都知道他从不采取安全措施。”

《家有仙妻》^①是我母亲那一代人了解超自然世界的入门教材。对我来说，这个入门教材是《吸血鬼猎人巴菲》^②。将我们的世界介绍给乔斯·韦登^③的那些生物一定会受到许多惩罚。我叹了口气。

“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马修是孩子的父亲。”

克里斯的目光移到了我的脖子上。

“他咬我的地方不是这里。”

克里斯睁大了眼睛。“哪里……？”他又摇摇头，“不，不要告诉我。”

在这里打住显得有点奇怪，我想。克里斯不是一般的循规蹈矩——或者说过分拘谨。不过，他并没有昏过去。这鼓舞着我继续说下去。

“你对这个消息接受得还不错啊。”我对他的镇定非常感激。

“我可是科学家。我所接受的训练就是搁置怀疑，对任何事情保持包容的态度，直到它被证伪。”克里斯的目光落在了“被诅咒之树”上，“壁炉里怎么会有一棵树？”

“问得好。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我也许可以解答你的其他问题。”这种邀请让人尴尬，我仍然担心他会晕倒。

“我只有几个问题。”克里斯深色的眼睛再次转向了我。他不是巫师，但是这些年来，我撒的谎他几乎都能看破。“你说克莱蒙是吸血鬼，但你不是。那么你是什么，黛安娜？我很早就知道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了。”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你怎样向你所爱的人解释自己的真实身份呢？况且它还是你最重要的身份。

① 美国电视剧。

② 美国电视剧。

③ 乔斯·韦登是《吸血鬼猎人巴菲》的制作人。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至少在克莱蒙到来之前是。你那么相信我，一定可以对我敞开心扉的，”克里斯说，“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

一团绿色的暗影从克里斯身后飘了出来，向“被诅咒之树”飘去。绿色暗影变成了布里奇特·毕晓普的模糊样子，她穿着一件绣花紧身上衣和一袭长裙。

请谨慎行事，女儿。风从北面吹来，是战争的预兆。谁会和你站在一起，谁又会站在对立面？

我的敌人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朋友。

“也许你还不够信任我。”见我没有立即回应，克里斯轻柔地说道。

“我是巫师。”我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好的。”克里斯开始等待，“然后呢？”

“然后什么？”

“没有了吗？这就是你一直不敢告诉我的事情吗？”

“我说的不是现代异教——尽管我的确是个异教徒。我说的是会念咒语、施魔法、制作药水的巫师。”此时，克里斯在黄金时段看过的电视剧可以派上用场了。

“你有魔杖吗？”

“没有。不过，我有一只火龙。它是一种龙。”

“真酷。”克里斯笑了，“酷毙了。这就是你不去纽黑文的原因吗？你是不是还带它去参加‘驯龙课程’或者其他类似的课程？”

“不去是因为我和马修需要尽快离开那座城市。对不起，我没能告诉你。”

“你之前在哪儿？”

“1590年。”

“你做研究记录了吗？”克里斯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这会带来

各种引证问题。你在脚注里写什么呢？‘和威廉·莎士比亚的私人谈话’？”他笑了。

“我没有见过莎士比亚。马修的朋友们不认可他。”我停了一会儿，“但我见到了女王。”

“那就更好了，”克里斯点着头说，“但这同样也无法写在脚注里。”

“你应该感到震惊才对！”他的反应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你不想看证据吗？”

“自从麦克阿瑟基金会^①给我打电话以后，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感到震惊了。既然那件事情都能发生，那么任何事情都有发生的可能。”克里斯摇着头，“吸血鬼和巫师。真是令人吃惊。”

“还有精灵呢。不过，他们的眼睛并不发光。他们并不邪恶，至少不比其他物种更加邪恶。”^②

“还有其他物种吗？”克里斯的语调因兴奋而变得尖厉，“有狼人吗？”

“当然没有！”马修在远处喊道。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犹豫地朝克里斯笑了笑，“听了这些事情，你真的没事吗？”

“怎么会呢？政府花费数百万资金在外太空寻找外星人，他们却不知道你们就在身边。想想看，这将节省多少经费啊？”克里斯总是在找机会贬低物理系的重要性。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急忙说道，“知道我们的人类并不多，我们需要维持这种状态。”

“我们最终一定会发现的。”克里斯说，“而且，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很兴奋的。”

“是吗？如果耶鲁学院院长知道他们给一名巫师授予了终身职位，他会感到兴奋吗？”我挑起了眉毛，“如果我的学生家长知道他们疼爱的孩子正在跟一名巫师学习科学革命，他们会高兴吗？”

“也许院长没有。”克里斯的音调降了下来，“马修不会为了堵住我的嘴而咬我吧？”

“不会。”我安慰道。

费尔南多将脚放在起居室的两扇门之间，然后推门进来了。

“我倒是很愿意咬你，前提是你非常诚恳地邀请我。”费尔南多将托盘放在桌子上，“萨拉认为你们可能需要咖啡，或者更强力的饮品。如果有任何需要，请随时叫我，但别大喊。”他像对着丰收节百乐餐上巫师团女性成员那样向克里斯抛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

“你搞错对象了，费尔南多。”当他转身离开时，我警告道。

“他也是吸血鬼吗？”克里斯低声问我。

“是的。他是马修哥哥的伴侣。”我拿起威士忌酒瓶和咖啡壶，“咖啡还是威士忌？”

“都要，”克里斯伸手去拿马克杯。他惊慌地看着我。“你没有向你的姨妈隐瞒这些关于巫师的事情吧？”

“萨拉也是巫师。还有埃姆。”我在他的杯子里倒了一大杯威士忌，然后又加了一点咖啡。“这是今天的第三壶或者第四壶咖啡，所以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咖啡因了。否则我们就得把萨拉从天花板上拽下来。”

“萨拉喝了咖啡就会飞起来吗？”克里斯呷了一口，想了一会儿，然后又加了点儿威士忌。

“这只是一种比喻。”我拿起水杯的盖子，喝了一大口。婴儿颤动了一下，我轻轻拍了拍肚子。

^① 美国一家独立的私人慈善机构，名列美国十大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总部位于芝加哥。该基金会是为纪念约翰·D·麦克阿瑟而设，而非著名的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② “精灵”（dæmon）一词在原文中与“恶魔”（demon）谐音。

“我无法相信你竟然怀孕了。” 克里斯终于表现出了惊讶。

“你刚刚听说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在 16 世纪度过的，我有一只宠物龙，你的身边生活有许多精灵、吸血鬼和巫师，然后就仅仅觉得我怀孕这件事令你感到难以置信？”

“相信我，亲爱的，” 克里斯拖着亚拉巴马州人特有的长音说，“这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13

电话响的时候，外面还一片漆黑。我奋力从睡梦中醒来，把手伸到床的另一头，想把马修推醒。不过，马修不在床上。

我翻过身，伸手拿起床头桌上马修的手机。手机上显示着“米丽娅姆”的名字和现在的时间——星期一早上三点钟。我的心一沉。只有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米丽娅姆才会在这个时间打来电话。

“米丽娅姆？” 我按下应答按钮，然后打了个招呼。

“他在哪儿？” 米丽娅姆的声音在颤抖，“我要和马修说话。”

“我这就去找他。他一定在楼下，要么在外面打猎。” 我把被子推到一边，“出事了吗？”

“是的。” 米丽娅姆的回答很简略。接着，她开始讲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不过，从她的语调能判断出米丽娅姆·谢泼德正在祈祷。

马修从门外冲了进来，费尔南多跟在他身后。

“马修来了。” 我按了一下扬声器按钮，把手机交给马修，以便让大家都能听到马修的通话。

“怎么了，米丽娅姆？” 马修说。

“收件箱里有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个网址。” 米丽娅姆诅咒了一句，粗声抽泣，然后接着祈祷。

“把网址发给我，米丽娅姆。” 马修镇定地说。

“是他，马修。是本杰明，” 米丽娅姆低声说道，“信封上没有邮戳。

他一定还在这里。在牛津。”

我从床上跳下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颤抖着。

“把地址发给我。”马修重复道。

走廊里的灯亮了。

“出了什么事？”克里斯出现在了门口，他站在费尔南多身边，用手揉着眼睛，仿佛还没有睡醒。

“是马修在牛津的一名同事，米丽娅姆·谢泼德。实验室出了点事。”我对克里斯说。

“哦，”克里斯打了个哈欠。他摇了摇头，将蜘蛛网晃掉，然后皱起了眉头。“关于动物园动物近亲繁殖导致杂合性^①降低的那篇经典论文的作者也叫米丽娅姆·谢泼德。她们不是同一个人吧？”我和科学家相处的时间并不少，但那并没有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

“就是她。”马修低声说。

“我还以为她已经死了。”克里斯说。

“我还没死呢，”米丽娅姆用尖锐的女高音说，“谁在说话？”

“克里斯——克里斯托弗·罗伯茨。我是耶鲁大学的。”克里斯结结巴巴地说，就像研究生在第一次会议上自我介绍一样。

“哦。我很喜欢你上次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你的研究模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结论全是错的。”当米丽娅姆批评研究员同行时，声音显得更加放松。马修也注意到了这种积极的变化。

“接着跟她聊。”马修鼓励克里斯，然后向费尔南多发出了一个无声的命令。

“是米丽娅姆吗？”萨拉将胳膊塞进浴袍袖子里，“吸血鬼不看表吗？现在可是凌晨三点！”

“我的结论有什么问题？”克里斯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费尔南多回来了，他把马修的笔记本电脑递给他。电源已经打开了，屏幕发出的光线照亮了房间。萨拉在门框附近摸了摸，打开了电灯开关，将房间彻底照亮。即便如此，我仍然感觉这所房子正在被黑暗所笼罩。

马修坐在床边，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费尔南多扔给他另一部手机，马修把它连接在电脑上。

“你看到本杰明的消息了吗？”“米丽娅姆听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慌张了，但是由于恐惧，她的声音仍然很尖厉。

“我正在登录那个网址。”马修说。

“不要用萨拉的网络上网！”米丽娅姆显然很激动，“他正在监视那个网站的访问情况。他可能会根据你的IP地址找到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没关系，米丽娅姆，”马修安慰道，“我正在用费尔南多的手机上网。而且，鲍德温的电脑工作人员可以保证没有人能追踪到我的地理位置。”

当我们离开塞图尔城堡时，鲍德温为我们换了新手机和新的手机号码，取消了萨拉的上网服务。现在我知道他那样做的原因了。

屏幕上出现了一间空屋子的影像。墙上镶着白色的瓷砖。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老旧的水槽，管道暴露在墙外，还有一张检查台。地板下有一个排水道。屏幕左下角显示着日期和时间，每过一秒钟，时钟上的数字都会发生变化。

“那一团是什么东西？”克里斯指着地板上的一堆破布问道。那堆破布正在微微颤动。

^① 在同源染色体上的一个或多个位点上有不同等位基因存在的状态，是种群的基本属性之一。

“一个女人，”米丽娅姆说。“我十分钟之前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她就躺在那里了。”经她这么一说，我立即辨认出了这个女人瘦弱的四肢以及胸部和腹部的曲线。披在她身上的破衣服很小，不足以御寒。她一边打着哆嗦，一边啜泣着。

“本杰明呢？”马修盯着屏幕问道。

“他穿过屋子，对那个女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他直直地看着摄像头，露出了笑容。”

“他还说了什么吗？”马修问道。

“是的。‘你好，米丽娅姆。’”

克里斯伏在马修的肩膀上，按了一下电脑上的触控板。图像变大了。

“地板上有血迹。而且，她被拴在了墙上。”克里斯看着我，“本杰明是谁？”

“我的儿子。”马修瞟了一眼克里斯，然后重新看向屏幕。

克里斯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电脑上的影像。

电脑扬声器传出了轻柔的旋律。女人退到墙边，睁大了眼睛。

“不，”她呻吟着，“别再来了。求你了。不。”她直直地盯着摄像头，“救救我。”

我的双手闪出了彩色的光芒，手腕上的绳结灼烧起来。我感到了一丝微弱而清晰的刺痛。

“她是巫师。这个女人是巫师。”我用手指着屏幕。当我把手指收回来的时候，一根纤细的绿线沾在了指尖上。

绿线折断了。

“她能听到我们说的话吗？”我问马修。

“不，”马修表情严峻，“我想不会。本杰明只想让我们听他说话。”

“不要和我们的客人说话。”我们并没有看到马修的儿子，但我

认得这个冰冷的声音。女人立即平静下来，双手抱着身体。

本杰明走近摄像头，直到他的脸占满屏幕的大部分空间。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肩膀上方看到女人的身影。他小心翼翼地开始了表演。

“另一位客人加入了我们——毫无疑问，一定是马修。你真聪明，把你的位置藏了起来。我知道，亲爱的米丽娅姆仍然在线。”本杰明又笑了。难怪米丽娅姆会害怕。这是一幅恐怖的图像：弯曲的嘴唇，呆滞的眼睛，他和我在布拉格看到的一模一样。四个世纪之前，本杰明曾被罗乌拉比称作“富克斯先生”。如今，他仍然配得上这个称号。

“你觉得我的实验室怎么样？”本杰明朝屋子里挥了挥手，“这里的配备没有你的实验室配置那么齐全，马修，但我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经验才是最好的老师。我只需要一个配合我的研究对象。而且，同普通动物相比，从温血动物身上可以发现更多信息。

“天哪。”马修嘟囔道。

“我希望下次我们谈论的话题将是我最新一次成功的实验。不过，事情的进展不太符合我的预期。”本杰明转过脸，语气中充满了威胁，“对吧？”

音乐变得更响了，地板上的女人呻吟着，试图堵住耳朵。

“她曾经很喜欢巴赫的音乐，”本杰明装作悲伤的样子说，“尤其是《马太受难曲》^①。每次用她做实验的时候，我都会播放这首曲子。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她听到开头的旋律时，都会变得很痛苦。”本杰明跟着音乐哼了几节。

“他说的是我所理解的那个意思吗？”萨拉不安地问。

“本杰明一直在蹂躏这个女人。”费尔南多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

^① 直译为《圣马修受难曲》。

的愤怒。我第一次看到了他轻松自在的表象下潜藏的吸血鬼真正面目。

“为什么？”克里斯问道。还没等其他人回答，本杰明又开口了。

“只要这个巫师显示出怀孕的迹象，音乐就会停止。这是她履行职责、取悦于我的回报。不过，大自然有时另有安排。”

本杰明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和很久以前在耶路撒冷的情况一样，这个巫师一定是一个编织者。我闭上了嘴，感觉怒气越来越大。

本杰明眼中的亮光变强了。他调整了摄像头的角度，把画面拉近，显示出了沾在女人腿上和地板上的血迹。

“遗憾的是，这个巫师流产了。”本杰明像科学家汇报研究成果一样冷冰冰地说，“这次到了第四个月——是她到目前为止最长的怀孕时间。她去年12月怀上了我儿子的孩子，但在第八个星期流产了。”

我和马修也是在12月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那一次很早就流产了，时间和本杰明的巫师几乎一样。面对我和地板上的女人之间这种新的联系，我感到浑身发抖。马修用胳膊搂住我的腰，试图让我平静下来。

“我认为我的生育能力和你传给我的血怒有关——我和我的许多孩子都有血怒。在这个巫师第一次流产以后，我和我的儿子试图让精灵和人类怀孕，但是没有成功。我的结论是，带有血怒的吸血鬼和巫师之间一定存在某种特殊的繁殖亲和性。不过，后来的失败意味着我需要重新考察一下我的假设。”本杰明并不理睬身后越来越激动的女人，他将一个凳子拉到摄像机跟前，坐了下来。巴赫的背景音乐仍在播放。

“而且，我还需要考虑到另一个信息：你的婚姻。你对埃莉诺的感情已经转移到你的新任妻子身上了吗？疯狂的朱丽叶？可怜的西莉亚？我在布拉格见到的那个迷人的巫师？”本杰明打了个响指，似乎想要回忆起什么事情。“她叫什么名字？黛安娜？”

费尔南多嘴里发出嘶嘶声。克里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看了看费尔南多，往旁边挪了挪。

“据说，你的新任妻子也是巫师。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已经了解到的事情告诉我呢？你一定知道，我迟早会明白的。”本杰明身体前倾，仿佛在分享一个秘密，“毕竟，我们拥有同样的动力：对权力的渴求，对血液难以遏制的渴望以及复仇的愿望。”

音乐声渐渐变强，女人开始来回摇晃身体，以缓解痛苦。

“我一直在想，你什么时候知道了我们血液中的这种力量呢？巫师们一定知道这一点。《生命之书》中还可能包含哪些秘密呢？”本杰明停了一会儿，仿佛在等待答案。“不想告诉我，是吗？那好。我别无选择，只能重新回到实验上去了。别担心。我一定会弄清让这个巫师生出孩子的方法的——要么就在那个过程中把她杀掉。到时候，我会再找一个巫师。也许你的那个巫师更加适合这个实验。”

本杰明笑了。我从马修怀里挣脱出来，不想让他感受到我的恐惧。不过，马修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注意到了。

“再见，”本杰明得意地挥了挥手，“有时，我会让人们观看自己的工作过程，但我今天没心情给你们表演。如果我发现了任何有趣的结论，一定会告诉你的。同时，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你所知道的事情。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来问你的妻子了。”

说完，本杰明关闭了镜头和声音。屏幕变黑了，只有角上的时钟仍然在一秒一秒地转动。

“我们该怎么办？”米丽娅姆问道。

“救下那个女人，”马修显然非常愤怒，“这是第一步。”

“本杰明希望你冲到明处，暴露自己，”费尔南多警告道，“这次攻击必须要制定周密的计划还要完美地执行出来。”

“费尔南多说得没错，”米丽娅姆说，“在确定能干掉本杰明之前，

你不能去找他。否则，黛安娜就会陷入危险之中。”

“那个巫师活不了多久了！”马修叫道。

“如果你匆忙行动，无法制服本杰明的话，他就会继续活动，另一个毫不知情的生物就会遭遇同样的噩梦。”费尔南多用手紧紧抓住马修的胳膊。

“你说得没错。”马修的目光离开屏幕，“你能通知阿米拉吗，米丽娅姆？她需要知道本杰明已经抓了一个巫师，而且可能会再次出手。”

“阿米拉不是编织者。她是不会怀上本杰明孩子的。”我评论道。

“我想，本杰明现在还不知道编织者的事情。”马修抚摸着下巴说。

“什么是编织者？”米丽娅姆和克里斯同时问道。我张嘴想要回答，但是看到马修轻轻地摇了摇头，就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随后会告诉你的，米丽娅姆。你能做到我刚才说的事情吗？”

“当然，马修。”米丽娅姆回答道。

“稍后给我打电话汇报情况。”马修担忧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把黛安娜沉溺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中，但我并不是一个需要保姆照顾的小孩。而且，我还有工作要做。”米丽娅姆挂断了电话。

转眼之间，克里斯已经用一记有力的上钩拳击中了马修的下巴。他接着来了一记左勾拳。马修伸出手掌，挡住了这次攻击。

“第一拳看在黛安娜的份上我就受了。”马修紧握住克里斯的拳头，“毕竟，我的妻子激发出了人类的保护本能。不过，不要得寸进尺。”

克里斯没有让步。费尔南多叹了口气。

“算了吧，罗伯茨。你是打不过吸血鬼的。”费尔南多把手放在克里斯的肩膀上，准备随时将他拉开。

“如果你让那个混蛋进入与黛安娜相距五十英里的地方，你就不

会看到下一次日出了——不管你是不是吸血鬼。听明白了吗？”克里斯狠狠地盯着马修。

“当然。”马修回答道。克里斯将胳膊抽回来，马修放开了他的拳头。

“这么一折腾，今晚谁都睡不着了，”萨拉说，“我们需要商量一下，还需要喝很多咖啡——别再冲脱因咖啡了，黛安娜。不过，不管费尔南多怎么劝我，我都得先去外面抽一支烟。”萨拉迈步走出屋子。“厨房见。”她扭头说道。

“在那个网站上保持在线状态。本杰明打开摄像头的时候，他的行为和语言中隐藏的信息可能会暴露自己的地理位置。”马修将笔记本电脑和仍然连接在上面的手机递给费尔南多。屏幕仍然是黑的，只有那个可怕的时钟显示着时间的流逝。马修扭头朝门的方向看了看，费尔南多立即跟着萨拉走了出去。

“让我总结一下吧。马修的孽子正在进行某种简陋的遗传学研究，这种研究活动关系到一种遗传病症、一个被绑架的巫师以及一些不成熟的优生学思想。”克里斯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尽管忽略掉了一些细节，但他仍然迅速判断出了当前的基本形势。“你昨天跟我讲的童话故事漏掉了一些很重要的情节啊，黛安娜。”

“她不知道本杰明的科学癖好。我们也不知道。”马修站了起来。

“你一定知道，那个孽种就像厕所里的老鼠那样疯癫。他是你的儿子。”克里斯眯起了眼睛，“根据他的说法，你们都拥有那种叫做血怒的特征。这就是说你们都可能威胁到黛安娜。”

“是的，我知道他不太稳定。还有，他叫本杰明。”马修没有回应克里斯的后半段话。

“不太稳定？那个人是个精神病人。他想要创造出一个由吸血鬼和巫师结合而成的高级物种。为什么这个孽——为什么本杰明没有被

锁起来？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因为实施绑架和强奸成为与西姆斯、费许尔、门格勒和斯坦利^①齐名的科学狂人了。”

“我们去厨房吧。”我推着他们向楼梯的方向走去。

“你在前面。”马修低声说道，他把手放在我的后腰上，很轻松就解除了我的紧张之情，我开始向楼下走去。

身后传来“砰”的一声，然后是一句几乎听不见的咒骂。

克里斯被按在了门上，马修的手按在他的气管上。

“根据过去二十四小时你所说的脏话，我只能认为，你觉得黛安娜和那些人是一样的。”当我退回来准备干预时，马修用目光向我发出警告，“但她不是。她是我的妻子。希望你在她面前收敛你的粗俗言行。听明白了吗？”

“当然。”克里斯用厌恶的目光看着他。

“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马修像闪电一样回到了我的身边，他的手再次放在了我的脊椎上出现火龙阴影的凹陷处。“注意楼梯，我的心肝儿。”他低声说道。

当我们来到一楼时，我偷偷地回头看了克里斯一眼。他正在观察马修，仿佛马修是一种新奇的生命形态——我想马修也的确就是。我的心一沉。马修也许在前几个回合取得了胜利，但发生在我最好朋友和我丈夫之间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当萨拉在厨房和我们会合时，她的头发里散发出了烟草和种在门廊栏杆对面的忽布藤的气味。在我目前的怀孕阶段，香烟的烟雾仍然

是使我感到恶心的少数事物之一。我在鼻子前面挥了挥手，然后去泡咖啡。然后，我把咖啡壶里冒着热气的液体倒进了萨拉、克里斯和费尔南多的马克杯里。我和马修只喝水。克里斯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这么说，马修，你和谢泼德博士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吸血鬼遗传学，以此去理解血怒的原理。”

“马修认识达尔文。他研究生物起源和进化的时间可不止几十年。”我不想把马修的具体年龄告诉克里斯，但我并不想让克里斯像我之前那样被马修的外表所蒙蔽。

“是的。我的儿子也在跟我们合作。”马修用眼神制止我要说下去的欲望。

“是的，我知道，”克里斯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可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去炫耀的。”

“不是本杰明。是我的另一个儿子，马库斯·惠特莫尔。”

“马库斯·惠特莫尔。”克里斯笑出了声，“我明白了，你们真的是很全面啊。你研究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系统科学，米丽娅姆·谢泼德是种群遗传学领域的专家，马库斯·惠特莫尔以其对功能形态学的研究和对表型可塑性^①的澄清而著称。你组建了一个梦幻般的研究团队，克莱蒙。”

“我很幸运。”马修温和地说。

“等一下。”克里斯吃惊地看着马修，“进化生物学。进化生理学。种群遗传学。你的研究目标并不是弄清血怒的传播方式。你在尝试绘制进化血统的图谱。你在研究整棵生命之树——而不仅仅研究人类分支。”

“生命之树是壁炉里那棵树的名字吗？”萨拉问道。

^① 西姆斯 (J. Marion Sims) 曾对美国黑人奴隶进行残忍的医学实验；费许尔 (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 和门格勒 (Josef Mengele) 曾在纳粹德国集中营进行杀人实验；斯坦利 (Stanley Milgram) 曾在美国监狱进行人体实验。

^① 指同一基因型受环境的不同影响而产生的不同表型。

“我想不是的。”马修拍了拍她的手。

“进化。真见鬼。”克里斯后退几步，离开岛台。“那么，你发现你们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了吗？”他朝我们挥了挥手。

“如果你所说的‘你们’意味着各种生物——精灵，吸血鬼和巫师——那么答案是否定的。”马修扬起了眉毛。

“好的。我们之间在基因上有哪些重要区别？”

“吸血鬼和巫师有一对多出来的染色体，”马修解释道，“精灵有一条多出来的染色体。”

“你有这些生物染色体的基因图谱吗？”

“有。”马修说。

“那么，你可能在1990年之前就开始研究这个小项目了，和我们人类的基因组研究进度是一致的。”

“是的，”马修说，“而且，这么跟你说吧，我从1968年就开始研究血怒的遗传方式了。”

“好的。你改进了多纳休对家族系谱的使用方法，以此确定代际之间的基因传递。”克里斯点了点头，“是个好主意。你在基因序列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你找到血怒基因了吗？”

马修看着他，没有回答。

“怎么了？”克里斯问道。

“我曾经有一个像你一样的老师，”马修冷冷地说，“他把我逼疯了。”

“我也有过像你一样的学生。他们在我的实验室里都待不了太长时间。”克里斯倚在桌子上，“根据我的理解，这个地球上不是每一只吸血鬼都有你这种基因特征。你弄清血怒的遗传方式了吗？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吸血鬼会感染血怒，有些却不会吗？”

“还没有完全弄清楚，”马修回答道，“对于吸血鬼来说，情况

有点复杂，因为我们有三个父母。”

“你需要加快研究速度了，我的朋友。黛安娜已经怀孕了，还是双胞胎。”克里斯锐利地看了我一眼，“我想你已经为你们两个人建立起了完整的基因档案，还对你们后代的遗传特质进行了预测，这些可能出现的特质包括但不限于血怒，对吧？”

“我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待在16世纪。”马修真的不喜欢接受盘问，“我缺少做研究的机会。”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开始了。”克里斯平静地说。

“马修之前做过一些研究。”我看了看马修，希望获得他的确认，“还记得吗？我发现了那张写有X和O的纸。”

“X和O？我那全能的上帝啊！”克里斯最担心的事情似乎得到了证实，“你告诉我，你们有三个父母，但你们的结合仍然在遵循孟德尔遗传模型^①。你的年龄和那些尘土一样老，还认识达尔文，但是你却做出了这种事情？”

“我也见过孟德尔一次。”马修简洁地说，就像一个被激怒的教授，“而且，血怒可能就是一种孟德尔性状。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很小，”克里斯说，“而且，这不仅仅是因为三个父母的问题——当然，我稍后会更加详细地考虑这个问题。这种方法一定会在数据中制造混乱。”

“你解释一下。”马修将手指交叉成帐篷状，放在面前。

“我还需要向万灵学院的研究员概述非孟德尔式遗传吗？”克里斯的眉毛挑了起来，“某人应该去阅读一下牛津大学的聘任政策。”

“你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吗？”萨拉小声问道。

“只能听懂三分之一。”我带着歉意说道。

^① 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生于前奥匈帝国，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

“我是说基因转换^①、传染性遗传^②、基因组印迹^③、镶嵌现象^④。”克里斯扳着手指头，“想起来了吗，克莱蒙教授？需要我把给大学生准备的授课内容再讲一遍吗？”

“镶嵌现象是一种嵌合现象^⑤吗？”这是我能够听懂的唯一一个词语。

克里斯赞许地朝我点了点头。

“我是一个奇美拉——不知道这条信息有没有用。”

“黛安娜。”马修低声咆哮道。

“克里斯是我最好的朋友，马修，”我说，“要想让他帮助你弄清吸血鬼和巫师的繁殖方式——并且找到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他需要掌握全部信息。当然，还有我的基因测试结果。”

“如果落到坏人手里，这些信息可能是致命的。”马修说道。

“马修说的没错。”克里斯赞同道。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马修的话语中流露着讽刺。

“别奉承我，克莱蒙。我知道把人类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风险。我是一个黑人，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在塔斯吉基市的阴影^⑥中长大。”克里斯转向我，“不要把你的基因信息交给这个屋子以外的任何人——即使他们穿着白大褂。不对，穿着白大褂的人才是最危险的。”

“多谢你的提醒，克里斯托弗，”马修生硬地说，“我一定会将

你的看法传达给我们团队里的其他成员。”

“那么，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费尔南多问道。“之前的情况可能还不太紧急，但是现在……”他看着马修，希望获得指导。

“那个孽种的繁殖计划改变了一切，”克里斯抢在马修之前开了口，“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怀孕的原因到底是血怒，还是各种因素的组合。而且，我们还需要知道黛安娜的孩子感染这种疾病的可能性。为此，我们需要得到巫师和吸血鬼的基因图谱。”

“你也需要我的DNA，”我平静地说，“不是所有巫师都有繁殖能力。”

“那么你是好巫师还是坏巫师？^①”克里斯的无厘头笑话常常把我逗笑，但是今晚，我没有笑。

“你要像编织者那样，”我回答道，“你需要单独对我的基因组进行排序，并和其他巫师的基因组进行对比。你还需要对马修和没有血怒的吸血鬼做同样的对比。我们需要充分理解血怒，以便将其治愈，否则本杰明和他的孩子就会继续威胁我们。”

“好的。”克里斯拍了拍大腿，“我们需要一个实验室。还需要帮手。而且，我们还需要调用大量的数据，在计算机上花费大量时间。我可以派我的人去做这些事。”

“绝对不行。”马修跳了起来，“我也有实验室。最近一段时间，米丽娅姆一直在研究血怒和生物基因组。”

“那么，她应该立即带着她的工作成果来到这里。我的学生很优

① 指同源序列之间非交互性的信息转换。

② 一种非孟德尔遗传。宿主细胞中一个具备传染性的粒子改变了宿主的细胞显性(phenotype)，并将改变后的显性遗传给下一代。

③ 又称遗传印记，是通过生化途径，在一个基因或基因组域上标记其双亲来源信息的生物学过程。

④ 指从单一受精卵发育而成的同一个体的细胞有不同的遗传组成、染色体结构或染色体数目的现象。

⑤ 一种罕见的基因异常现象，指单一细胞中混杂有多个染色体。

⑥ 此处应指塔斯吉基市的人体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① 此处活用了英文中“Good cop or bad cop”的谚语。在对嫌疑犯审讯时，好警察(good cop)显得强势，训斥并贬低嫌疑犯；坏警察(bad cop)则装的很有亲和力，展现出理解、同情的姿态。用法类似于中文里的“红脸、白脸”。

秀的，马修。他们是最好的。他们可以看到你我由于个人局限性而无法看到的事情。”

“是的。比如吸血鬼。还有巫师。”马修用手指捋了捋头发。克里斯吃惊地看着马修突然变整洁的外表。“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事情。”

听了马修的话，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需要知道本杰明的最新消息。“马库斯。我们需要告诉马库斯。”

马修拨通了电话。

“马修？一切还好吗？”电话刚一接通，马库斯就急切地问。

“不太好。我们遇到了一些情况。”马修将本杰明和他囚禁巫师的事情简单告诉了马库斯，然后向他解释了原因。

“如果我把网址发给你，你能让纳撒尼尔·威尔逊想办法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监视本杰明的信号吗？而且，如果他能找到信号的来源，我们将会节省许多时间。”马修说。

“没问题。”马库斯回答。

马修刚挂断电话，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是谁呢？”我看了一眼时钟。此时，太阳才刚刚升起来。“你好？”

“谢天谢地，你起床了。”薇薇安·哈里森长出了一口气。

“出了什么事？”我黑色的大拇指感到一丝刺痛。

“我们遇到了麻烦。”薇薇安的话里充满恐惧。

“什么麻烦？”我问道。萨拉来到我身边，把耳朵凑到麦克风上。我做出了一个轰她走的动作。

“我收到了一条来自西多妮·冯·博尔克的消息。”薇薇安说道。

“西多妮·冯·博尔克是谁？”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圣会上的一位巫师。”薇薇安和萨拉异口同声地说。

14

“巫师团没能经受住考验。”薇薇安将她那个像小书包一样的钱包扔到厨房岛台上，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她也是巫师吗？”克里斯低声问我。

“是的。”薇薇安回答道，她第一次注意到了克里斯。

“哦。”他打量着薇薇安，“我能用棉签在你脸颊上采样吗？一点儿也不疼。”

“以后再说吧。”薇薇安显得有些吃惊，“不好意思，请问你是？”

“他是克里斯·罗伯茨，薇薇安，是我在耶鲁的同事。他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我把糖递给她，并在克里斯的胳膊上掐了一把，让他闭嘴。“我们能去家庭活动室说话吗？我的头很疼——而且我的脚肿得像气球一样。”

“有人向圣会投诉说，麦迪逊县有人违反圣约。”当我们在电视机前的沙发和扶手椅上坐定以后，薇薇安说道。

“你知道投诉的人是谁吗？”萨拉问道。

“凯茜和莉迪娅。”薇薇安忧郁地盯着眼前的咖啡。

“这两个拉拉队员出卖了我们？”萨拉惊讶得目瞪口呆。

“果然不出所料。”我说。她们俩都长着柔软而卷曲的金色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她们从儿时起就形影不离，从青少年时起变得令人讨厌，从高中时起变得难分伯仲。凯茜和莉迪娅的锋芒都超过了她们的

巫师祖先。她们共同担任啦啦队队长，将胜利咒插入到了每一句呐喊和每一个动作之中，帮助麦迪逊足球队赢得了最为成功的一个赛季，在巫师之中获得了很高的赞誉。

“她们的指控内容是什么？”马修用律师的口吻说道。

“黛安娜和萨拉同吸血鬼勾勾搭搭。”薇薇安低声说。

“勾勾搭搭？”萨拉显然非常愤怒。

薇薇安把手举到空中。“我知道，我知道。这听上去非常粗俗，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西多妮的原话。幸运的是，西多妮现在正在拉斯维加斯，不能亲自过来调查。克拉克县的巫师团正在大力投资房地产，试图用魔咒来支撑房地产行业。”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向薇薇安问道。

“我需要对你做出书面回应。”

“谢天谢地。那就是说你可以撒谎了。”我松了一口气。

“没门，黛安娜。西多妮太聪明了。我见过她两年前对索霍巫师团的盘问，当时他们在春天大街上盖了一间鬼屋，那里也是万圣节游行的起点。西多妮太厉害了。”薇薇安打了一个寒战，“她甚至从他们口中知道他们在游行花车上将冒泡的大锅悬挂了六个钟头的事情。在西多妮到访以后，巫师团被禁制了整整一年——不能飞行，不能使用幻影移形，而且绝对不能使用驱魔术。他们目前仍然没有恢复过来。”

“她是哪种类型的巫师？”我问道。

“非常强大的巫师。”薇薇安哼了一声。不过，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她的魔法属于元素法力，还是基于法术的法力？”

“根据我的了解，她非常擅长魔咒。”萨拉说。

“西多妮会飞。而且，她是一位备受尊重的预言家。”薇薇安补充道。

克里斯举起了手。

“怎么了，克里斯？”萨拉用女教师的口吻说道。

“她很聪明，很强大，而且会飞——但这并不重要。考虑到那个孽种最新的研究项目以及你们所有人都在担心的圣约，你不能让她知道黛安娜孩子的事情。”

“孽种？”薇薇安茫然地看着克里斯。

“马修的儿子让一个巫师怀孕了。看起来，克莱蒙家族的人都有这种繁殖能力。”克里斯看着马修，“还有你们都在遵守的这种圣约。根据我的理解，巫师不能和吸血鬼打交道，对吧？”

“也不能和精灵打交道。这会使人类感到不舒服。”马修说。

“不舒服？”克里斯看上去很是不解，“黑人和白人在公共汽车上坐在一起也会使人感到不舒服。隔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我们混在一起，人类会注意到我们这些生物的。”我希望克里斯能够理解这一点。

“就算你早上十点钟一个人走在坦普尔大街上，我们也会注意到你的，黛安娜。”我曾以为自己的外表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克里斯的话击碎了我仅存的一点脆弱幻想。

“成立圣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执行圣约，确保我们不会被人类注意到，受到他们干扰，”我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作为交换条件，我们所有生物都不得参与人类的政治和宗教。”

“不管你怎么想，强制隔离——也就是你们所幻想的圣约——常常与人类的种族净化理论有关。”克里斯把两条腿靠在咖啡桌上，“你们的圣约之所以被人制定出来，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巫师生出了许多吸血鬼的孩子。让人类更‘舒服’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

费尔南多和马修对视了几眼。

“我认为黛安娜怀孕的能力是独特的——是女神的力量，不具有

更加普遍的意义。”薇薇安虽然很惊讶，但她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几十个生物都具有超自然力量，这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前提是你不想创造一个超级物种。否则的话，这个新物种的基因是相当强大的。”克里斯评论道，“我们是不是遇到过对吸血鬼基因感兴趣的狂人？哦，等等。我们认识其中的两个人。”

“我更愿意将这种事情留给上帝，克里斯托弗。”马修的额头上显现出了一条阴暗的血管，“我对优生学不感兴趣。”

“我忘了。你研究重点的是物种进化——或者说是历史和化学。这也是黛安娜的研究方向。好巧啊。”克里斯眯起了眼睛，“根据我所听到的内容，我有两个问题，克莱蒙教授。如今正在走向灭绝的生物就只有吸血鬼吗？是否还包括巫师和精灵？在这些所谓的物种之中，哪些物种最关心种族净化呢？”

克里斯真是天才。他正在用这两个深刻的问题挖掘《生命之书》的秘密、德·克莱蒙家族的秘密以及我和马修血液中的秘密。

“克里斯说得没错，”马修的语速快得令人有些生疑，“我们不能让圣会发现黛安娜怀孕这件事。如果你不反对的话，宝贝儿，我想我们应该立即前往费尔南多在塞维利亚的住所。当然，萨拉可以跟着我们。这样一来，巫师团的名声就不会受到损失了。”

“我的意思是你们不能让那个邪恶的巫师知道黛安娜的事情，而不是说黛安娜应该逃走。”克里斯带着厌恶的表情说，“你忘记本杰明了吗？”

“我们这次就站在同一条战线里吧，克里斯托弗。”马修的表情一定和他的语气一样严厉，因为克里斯立即不说话了。

“好的。我可以去塞维利亚。”其实我不想去，但我也不能让麦迪逊的巫师受连累。

“不，这个主意一点儿也不好。”萨拉提高了嗓门，“圣会不是

想要答案吗？我也想要答案。你告诉西多妮·冯·博尔克，去年11月，萨图·耶尔维宁劫持并折磨了我的外甥女，彼得·诺克斯当时也在场，但他并没有出手相救。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和吸血鬼勾勾搭搭。如果这意味着我违反了圣约，那就太糟糕了。如果没有德·克莱蒙家的人，黛安娜可能会死——甚至生不如死。”

“这可是严重的指控，”薇薇安说，“你确定你要做出这种指控吗？”

“是的，”萨拉坚决地说，“诺克斯已经被逐出了圣会。我希望把萨图这个该死的家伙也赶走。”

“他们现在正在寻找能接替诺克斯的人，”薇薇安介绍道，“据说，珍妮特·高迪即将复出，以填补这个空缺。”

“珍妮特·高迪至少有九十岁了，”萨拉说道，“她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诺克斯坚持认为，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像他那样以强大的魔咒使用能力著称的巫师。在使用魔咒方面，没有人能胜过他——包括珍妮特·高迪。”薇薇安说。

“是这样的。”萨拉简洁地说。

“还有一件事，萨拉——在你去找圣会巫师的麻烦之前，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薇薇安犹豫了一会儿，“西多妮要求我们提交一份关于黛安娜的报告。她说，对那些没有发展出魔法天赋的巫师来说，他们在随后的人生中需要定期接受检查，以便让人们知道他们是否发展出了这种能力，这是一种标准程序。”

“如果圣会关心的是我的法力，那么西多妮的请求实际上并不涉及我和萨拉同吸血鬼的交往。”我说。

“西多妮说，她在黛安娜小时候对她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黛安娜不会表现出传统意义上与巫师有关的任何正常法力，”薇薇安露

出了难过的表情，“那次评估是由彼得·诺克斯主持的。丽贝卡和史蒂芬同意了他的结论，而且签了字。”

“告诉圣会，丽贝卡和史蒂芬对女儿魔法能力的评价与事实没有丝毫出入。”萨拉的眼睛由于愤怒而闪着光亮，“我的外甥女没有正常的法力。”

“说得好，萨拉，”马修显然非常赞赏她的精心措辞，“你的口才简直可以和我哥哥戈弗雷的相媲美。”

“谢谢你，马修。”萨拉稍微点了点头。

“诺克斯知道——或者说怀疑——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了。”我希望马修能够发表意见，但他什么也没说。“我曾经以为我们发现了我父母所隐藏的秘密，即我和我的父亲一样，也是编织者。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妈妈对高级魔法的兴趣，因此我怀疑这与诺克斯的兴趣有没有某种关联。”

“他是高级魔法的坚定实践者。”薇薇安谨慎地说，“我想，如果诺克斯知道你能设计出新的暗黑魔咒，他会不顾一切地得到这些魔咒的。”

房子呻吟起来，响起了清晰可辨的吉他旋律。在我母亲最喜欢的这张专辑上的所有曲目中，《滑坡》是最能打动我的一首歌曲。每当我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母亲把我放在大腿上哼唱这首歌的情景。

“妈妈喜欢这首歌。”我说，“她知道改变即将发生，而且感到很害怕，就像歌曲里唱的那个女人一样。不过，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担心了。”

“你在说什么，黛安娜？”薇薇安问道。

“我妈妈所预感到的变化？它已经来了。”我简洁地说。

“还有更多的变化马上就要发生了。”克里斯说，“对于人类来说，你们这些生物的存在也隐瞒不了多久了。只需一次尸体解剖，一次遗

传咨询，一次家族基因检测，这个秘密就会曝光的。”

“胡说。”马修表明自己的态度。

“一定会发生的。你有两个选择，马修。你是想在变化发生时控制住局面呢，还是想在那个时候惊慌失措？”克里斯停了一会儿，“根据我对你的有限了解，我猜你会做出第一个选择。”

马修用手挠着头皮，对克里斯怒目而视。

“我的想法应该没错。”克里斯重心后移，椅子的两条前腿离开了地面。“所以，考虑到你的困境，耶鲁大学能为你做什么呢，克莱蒙教授？”

“不。”马修摇了摇头，“你不能让大学生和研究生去分析生物的DNA。”

“我知道这听上去极其恐怖，”克里斯继续以更加温和的语气说道，“我们所有人最好应该藏在某个安全的地方，让其他人去做那些艰难的决定。不过，某个人需要站出来，为正确的事情而斗争。费尔南多告诉我，你是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战士。”

马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克里斯。

“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和你站在一起，”克里斯补充道，“前提是你要向我妥协。”

马修不仅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战士，也是一个有经验的战士，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妥协。

“你赢了，克里斯。”他平静地说。

“很好。那么，让我们开始行动吧。我想看到生物基因图谱。然后，我想对三种生物的基因组进行排序和重新组合，以便把它们与人类的基因组进行对比。”克里斯一项一项地说着，“我想确定你已经找到了血怒的相关基因。我想分离出能让黛安娜怀上你的孩子的基因。我想你还没有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吧？”

“我还可以为你提供其他帮助吗？”马修挑起了眉毛。

“其实也有的。”克里斯的椅子“砰”的一声落在地板上，“告诉米丽娅姆·谢泼德，我想让她这个该死的家伙星期一早上出现在克莱恩生物学大厦。这座楼在科学之丘上，非常好找。我的实验室在五楼。我想让她解释一下我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结论错在哪里，然后让她十一点参加我们的第一次团队会议。”

“我会传达这个消息的。”马修和费尔南多对视了一眼，费尔南多耸了耸肩，仿佛在说，他这是在作死啊。“提醒你一句，克里斯。你目前规划的这项研究需要几年时间。我们不会在耶鲁停留太久。为了让我们的双胞胎在英国降生，我和黛安娜需要在10月回到英国。在那以后，黛安娜就不能做长途旅行了。”

“要是这样的话，这个项目就更需要多添加一些人手了。”克里斯站起来，伸出了手，“成交？”

过了好一会儿，马修才握住了他的手。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克里斯晃了晃马修的手，“希望你能带上支票簿，克莱蒙。耶鲁基因组分析中心和DNA分析处都会收取高昂的费用，但它们可以迅速得出准确的结果。”他看了看表，“我的包已经在车上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出发？”

“在你离开几个小时以后。”马修说。

克里斯吻了吻萨拉的脸颊，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他伸出手指，以提醒我们：“星期一上午十一点，马修。不要迟到。”

说完，他转身离去。

“我做了什么？”当前门“砰”的一声关上时，马修嘟囔道，他看上去非常震惊。

“不会有事的，马修，”萨拉以令人吃惊的乐观语气说道，“对于所有这些事情，我都有一种良好的预感。”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钻进了车子。我在副驾驶座上向萨拉和费尔南多挥手，强忍着眼泪。萨拉在微笑，但她的胳膊紧紧地抱在自己身上，指关节都变白了。费尔南多和马修说了几句，然后以德·克莱蒙家族的方式用手简单握了握对方的手肘。

马修钻进了驾驶室。“准备好了吗？”

我点了点头。马修用手指按下开关，启动引擎。

音响系统中传出了琴声和鼓声，同时伴随着刺耳的吉他声。马修摆弄着各种按钮，试着把音量调低，但是都没有成功。随后，他试着关掉音乐。不过，不管他怎么做，佛利伍麦克仍然在警告我们不要停止对明天的思考。最后，马修举起了手，宣布投降。

“我明白了，这所房子正在以一种个性化的方式为我们送行。”他摇了摇头，启动了车子。

“别担心。只要我们离开家，音乐就会停下来的。”

我们沿着长长的行车道驶向公路。多亏了路虎揽胜的减震器，我们完全感觉不到任何颠簸。

当马修打开转向灯，准备离开毕晓普农场时，我在座位上转过身，想要回头看一眼。不过，当我听到最后一段歌词时，我却转回头。

“不要回头看。”我低声说道。



Sol in Virgo
太阳在处女座

太阳运行到处女座的时候，把孩子送到学校。
这个星座象征着地点的变化。

——匿名英国摘录簿，c.1590，
贡萨尔维斯手抄本 4890，f.9^r

“还想再来点茶吗，毕晓普教授？”

“嗯？”我抬起头，眼前站着一个人，穿得像一个预备学校的学生，脸上带着期待的表情。“哦。是的。当然。谢谢。”

“茶马上就来。”他拿起桌子上的白色瓷茶壶，像一阵风一样走开了。

我朝门的方向望去。马修依然没有出现。当他去人力资源部办理身份识别卡时，他让我在附近环境高雅的“纽黑文草坪俱乐部”里等着他。在安静的主楼中，你可以隐隐听到打网球时发出的独特撞击声以及暑假最后一周孩子们在游泳池里嬉戏的声音。三位准新娘和她们的母亲被人护送着穿过我所在的房间，去查看他们在这里举行结婚典礼时要用到的设施。

这个纽黑文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纽黑文了。

“来了，教授。”那位体贴的侍者又回来了，带着清香的薄荷叶味道。“薄荷茶。”

和过去相比，我和马修在纽黑文的生活将会有所不同。我的小排屋^①坐落在法院街一段只允许步行的林荫道上，它比我们过去一年中在过去或当代住过的任何一所房子都要更加简朴^②。这里只有从跳蚤

① 欧美地区常见的民居建筑模式，每幢房屋紧密相连。

② 原文为 spartan，意为“斯巴达式的”。

市场淘来的便宜货、我在研究生时代留下来的廉价松木家具以及一个书架连着一个书架的书籍和期刊。我的床没有床头板和床尾板，更不要说罩篷了。不过，床垫很宽，而且很舒服。当我们经过漫长的旅途从麦迪逊来到这里时，两个人一头倒在了床上，一边呻吟着，一边缓解着浑身的疲惫。

在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就像纽黑文的普通夫妻一样去购买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那些基本物资：我们在惠特尼大街的商店里为马修买了些葡萄酒，为我买了些食品，还买了足以装备一个计算机实验室的电子设备。我之前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对此马修感到非常吃惊。我们在百老汇的一家电脑商店里购买了两台功能完整的电脑——一台供他使用，一台供我使用。之后，我们一边在寄宿学院的小路上漫步，一边聆听哈克尼斯塔楼发出来的排钟声。学院和镇上返校的学生开始多了起来，他们朝四方院另一头的同伴大声打着招呼，相互交流着他们对于阅读书目和课程安排的不满。

“回来真好。”我低声说道，用手挽着他的胳膊。我感到我们踏上了一次新的冒险之旅，而且旅途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今天可不一样。我感觉心烦意乱，很不在状态。

“你在这儿啊。”马修出现在我身边，给了我一个缠绵的吻。“我很想你。”

我笑了：“我们只分开了一个半小时。”

“是的，但还是太长了。”他看了看桌子，上面有一壶没有动过的茶水、我的黄色便笺簿以及还未开封的最新一期《美国历史评论》——这份期刊是我们在去往科学之丘的路上从我那个塞得满满的系内信箱中“解救”出来的。“今天早上过得怎么样？”

“他们非常关照我。”

“这是应该的。”在我们走进这座大型砖石建筑时，马修曾告诉我，

马库斯是这个私人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而且这个俱乐部坐落在他曾经拥有的土地上。

“你想要点什么吗，克莱蒙教授？”

我闭上了嘴。我丈夫两只敏锐的眼睛中间光滑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小小的皱纹。

“谢谢你，奇普，但我想我们得走了。”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可不算短了。我站起身，将自己的物品收起来，放进脚边巨大的邮差包里。

“你能把费用记在惠特莫尔博士名下吗？”马修一边低声说着，一边将我的椅子拉出来。

“当然，”奇普说，“没问题。我们总是非常欢迎惠特莫尔博士的家族成员。”

我推着马修出了门，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车子在哪儿？”我的目光在停车场里搜寻着。

“停在荫凉的地方。”马修举起我肩膀上的邮差包，“我们走去实验室，不用开车。俱乐部会员可以在这里免费停车，而且这里离实验室很近。”他看上去很招人喜欢，“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很奇怪，但是这种奇怪的感觉会过去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马修握着邮差包上的短把手。

“等我进到图书馆里就会好一些了，”进到里面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马修伸出了另一只手。我握住他的手，他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你带路吧。”他说。

我们穿过惠特尼大街上立着大量恐龙雕塑的花园，绕过皮博迪自然史博物馆，向克里斯实验室所在的高楼走去。我放慢了脚步，马修仰起了头，然后又往后仰了仰。

“不，不要去这里。这里还不如拜内克图书馆。”他看着克莱恩生物学大厦那毫无吸引力的轮廓。学院内部的人们通常称之为 KBT。因为拜内克图书馆里的白色大理石墙壁中间凿出方块状的空洞，马修曾把这座图书馆比作一个巨型的制冰格。“它让我想起了——”

“在我的记忆中，你在牛津的实验室也不是很漂亮，”我打断了他的话，免得他向我说出另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形象比喻。“我们走吧。”

现在轮到马修不愿意了。当我们走进大楼时，他嘟囔个不停；当保安让他将带有塑料 ID 磁卡的蓝白色的耶鲁工牌挂绳挂在脖子上时，他拒绝配合；我们走进电梯后，他还在抱怨；当我们寻找克里斯的实验室时，他仍然一脸愤怒。

“没事的，马修。克里斯的学生见到你会很激动的。”我向他保证道。马修是一个闻名世界的学者，是牛津大学教员。能让耶鲁另眼相看的学术机构并不多，牛津就是其中的一个。

“上一次我四周围着学生还是和哈密什在万灵学院担任研究员的时候。”马修扭过脸去，以掩饰自己的紧张，“我更适合待在研究型实验室。”

我拉住他的胳膊，不让他接着走。之后，我们目光相遇。

“你曾向杰克传授各种知识。还有安妮。”我想起了他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和我们两个养子相处的时光。

“那不一样。他们是……”马修没有说完，他的眼中掠过一丝阴影。

“家人？”

我等待着他的回答。他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这些学生跟安妮和杰克没有区别，他们也需要你的关注、坦诚以及投注在他们身上的信心。你一定会表现得很出色。我打包票。”

“只要能过得去，我就谢天谢地了。”马修嘟囔道。他朝走廊扫

了一眼。“那就是克里斯托弗的实验室。我们该走了。如果迟到的话，他会把我的身份证明收走的。”

克里斯推开了门，他看上去显然很疲惫。马修伸手抓住门，用脚将其别住。

“要是再晚一分钟，克莱蒙，我就不等你了。嘿，黛安娜，”克里斯吻了吻我的脸颊，“没想到你也来了。你怎么没去拜内克图书馆？”

“我是来送快递的。”我指了指邮差包，马修将包递了过来。“《阿什莫尔 782 号》上的书页，还记得吗？”

“哦。好的。”克里斯话语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他和马修显然都在关注其他问题。

“你们两个答应过的。”我说。

“好的。《阿什莫尔 782 号》。”克里斯抱起了肩膀，“米丽娅姆在哪儿？”

“我把你的邀请转告给米丽娅姆，她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她愿意的话，她会自己选个时间过来。”马修举起了身份证明。他在职业介绍所照出来的相片也很漂亮，就像模特一样。“他们说我像是一名官员。”

“好的。我们走吧。”克里斯从旁边的架子上取下一件白色的实验工作服，然后一缩脖子，套在了身上。他把另一件工作服递给马修。

马修犹豫地看着这件工作服。“我不穿这种衣服。”

“你随便。如果不穿工作服，就不能触碰任何仪器。你自己决定吧。”克里斯转身走了。

一个女人拿着一叠文件走到他身边。她穿着一件实验工作服，上面绣着“康奈利”，名字上还用红色记号笔写着“烧杯”两个字。

“多谢，烧杯。”克里斯看了看文件，“很好。没有人拒绝。”

“那是什么？”我问道。

“保密表格。克里斯说，你们两个不需要填写这张表。”“烧杯”看了看马修，点头示意。“见到你很荣幸，克莱蒙教授。我是乔伊·康奈利，克里斯的副手。我们目前缺少一个实验室管理员，所以，在克里斯找到特蕾莎修女或墨索里尼之前，我只能代理这一职务。请在每次进来的时候刷卡，以便留下记录。离开时也需要刷卡。这样便于我们以后查清真相。”她指着门口的读卡器说道。

“谢谢你，康奈利博士。”马修顺从地刷了卡。不过，他仍然没有穿上实验工作服。

“毕晓普教授也需要刷卡。这是实验室的规矩。而且，请叫我烧杯。大家都这样称呼我。”

“为什么？”当我翻着包寻找ID卡时，马修问道。和以前一样，这张卡片在包的最下面。

“克里斯认为外号更容易被人记住。”烧杯说。

“他第一次授课的时候，课堂上有十七个艾米和贾里德，”我补充道，“我想他这个毛病改不了了。”

“幸运的是，我的记忆力很好，康奈利博士。另外，你在催化性核糖核酸^①方面的工作也很出色。”马修微微一笑。康奈利博士看上去很高兴。

“烧杯！”克里斯咆哮道。

“来了！”烧杯大声回应道。“我真希望他能早点找到特蕾莎修女，”她对我嘟囔道，“我们不需要再来一个墨索里尼。”

“特蕾莎修女已经死了。”我一边用卡片扫过读卡器，一边轻声说道。

“我知道。在新任实验室管理员的工作描述中，克里斯在任职资格一栏列出了‘特蕾莎修女或者墨索里尼’。当然，我们又改了改。否则，人力资源部是不可能将这份招聘启事发布出去的。”

“克里斯给上一位实验室管理员起了什么外号？”我有些担心地问道。

“卡里古拉^①。”烧杯叹了口气，“我们非常想念她。”

马修打开门，等我们进去后又关上。这种殷勤使烧杯显得很窘迫。门在我们身后“嗖”的一声关上了。

一群穿着白大褂、有着不同年龄和相貌的研究员正在里面叽叽喳喳地说话，其中包括一些像烧杯一样的资深研究员、一些看上去很疲惫的博士后研究员以及一群研究生。大多数人坐在实验室工作台旁边的长凳上；少数几个人懒洋洋地倚在水槽或柜子上。一个水槽上有一段不祥的手写文字：“**危险品专用水槽**”。克里斯那个不断遭受折磨的行政助理蒂娜试图将填好的保密表格从一罐碳酸饮料下面解救出来，同时不干扰克里斯正在启动的笔记本电脑。我们进屋的时候，嘈杂的谈话声突然停了下来。

“哦，我的上帝。那是——”一个女人盯着马修，用手捂住了嘴。马修被人认出来了。

“嘿，毕晓普教授！”一个研究生站了起来，理了理实验工作服。他看上去比马修还要紧张。“我是乔纳森·加西亚。还记得我吗？化学史？两年前？”

“当然记得。你还好吗，乔纳森？”当屋子里的人将注意力转向我时，我感受到了一些带有压迫感的目光。克里斯的实验室里有几个

^① 一种核糖核酸分子，能起到催化某种生物化学反应的作用。

^① 即古罗马皇帝盖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被认为是古罗马帝国早期的典型暴君。“卡里古拉”是他的外号。

精灵。我环顾四周，试图将他们找出来。接着，我看到了一只吸血鬼冷冷的目光。他站在一个上锁的柜子旁边，身旁还站着烧杯和另一位女士。马修已经认出了他。

“理查德，”马修冷淡地点了点头，“没想到你已经离开了伯克利^①。”

“那是去年的事。”理查德的表情毫无变化。

我从未想过，我们这些生物已经渗透到了克里斯的实验室里。我只来过一两次，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工作。我突然感受到了邮差包的沉重，里面的秘密似乎即将带来一场灾难。

“请稍后再和克莱蒙叙旧，霰弹枪，”克里斯将笔记本电脑连接到投影仪上。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请关灯，烧杯。”

屋子里暗了下来，笑声渐渐消失了。克里斯的研究团队身体前倾，注视着白板上的投影。画面上方是一排黑白条纹，余下的部分被挤在了画面下方。马修昨天向我解释过，这些条纹又叫意符，各代表一个染色体。

“这个学期，我们会开展一个全新的项目。”克里斯倚在白板上，深色的皮肤和白色的实验工作服使他看上去像是另一个正在被展示的意符。“这就是我们研究对象。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它是活的还是死的？”一名女生冷静地问道。

“问得好，史考莉^②。”克里斯露出了笑容。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马修用尖锐的目光盯着这名学生。史考莉感到很窘迫。

“因为，如果他死了——顺便说一句，这个研究对象是雄性的，

死亡原因可能具有遗传因素。”史考莉解释道。

屋子里的研究生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在笔记本电脑上做记录，就七嘴八舌地指出了各种罕见和致命的基因疾病。

“好了，好了。”克里斯举起了手，“我们的动物园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容纳斑马了。请回到基本问题上来。”

马修的眼里闪过一丝笑意。看到我疑惑的目光，马修作出了解释。

“学生往往会追求奇异的结论，而不是更加明显的结论——比如认为一个病人得了非典，而不是普通的感冒。我们将这种学生称为‘斑马’，因为他们听到马蹄声的时候会想到斑马，而不是普通的马。”

“多谢。”原来是把野生动物当成了外号，怪不得我听不明白呢。

“别再交头接耳了，请看屏幕。你们看到了什么？”克里斯的话中止了一场正在升级的争论。

“它是雄性的。”一个系着领结的瘦弱男生说。他正在使用一个传统的实验室笔记本，而不是电脑。霰弹枪和烧杯对视了一眼，摇了摇头。

“史考莉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克里斯不耐烦地看着他们。他打了一个响指。“不要在牛津大学的人面前让我丢脸，否则你们就得跟着我在整个9月里练习举重。”

人群发出了一阵叹息。克里斯的健身水平已经成了一种传奇。而且，每当耶鲁橄榄球队有比赛时，他就会穿上那件古老的哈佛橄榄球运动衫。他是唯一一个经常公开在教室里发出嘘声的教授。

“不管他是什么，至少他不是人类，”乔纳森说，“他有二十四对染色体。”

克里斯低头看了看表：“四分半。比我的预期慢了两分钟，但比克莱蒙教授的预期快得多。”

“说得好，罗伯茨教授。”马修温和地说。克里斯的团队看了看

^① 此处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② 史考莉是美剧《X档案》中的女主角。

马修，他们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牛津教授会出现在耶鲁研究实验室里。

“等一下。大米有二十四对染色体。我们在研究大米吗？”一名年轻女士问道。我曾在布兰福德学院的食堂里见过她。

“我们当然不是在研究大米，”克里斯很生气，“大米什么时候开始有性别了，危险品？”她一定是贴有标签的那个水槽的主人。

“黑猩猩？”提出这个建议的年轻男子很英俊，很有书生气，穿着蓝色牛津布衬衫，棕色的头发打着卷儿。

克里斯用红色的记号笔在幻灯片上方的一个意符上画了一个圈。

“这看上去像是黑猩猩的 2A 染色体吗？”

“不，”年轻人感到很气馁，“上臂太长了，看上去像是人类的 2 号染色体。”

“这的确是人类的 2 号染色体。”克里斯擦掉红色笔迹，开始为这些意符编号。当他编到 24 号时，他在这个意符上画了一个圈。“这就是我们这个学期的关注对象。24 号染色体。从今以后，我们将这个染色体称为 CC，以免奥斯本^①那个研究转基因大米的团队神经过敏。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DNA 已经得到了排序，但是只有很少的基因功能得到了确定。”

“有多少碱基对^②？”霰弹枪问道。

“四千万左右。”克里斯回答道。

“谢天谢地。”霰弹枪一边嘟囔着，一边直直地看着马修。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他似乎感到很满意，对此我很高兴。

“CC 是什么意思？”一个身材娇小的亚裔女子问道。

“在我回答之前，我想提醒在座各位，你们每个人都已经向蒂娜提交了一份签名的保密协议。”克里斯说。

“我们的工作成果会申请专利吗？”一名研究生搓着手，“太棒了。”

“我们即将参与一个高度敏感、高度保密、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项目。这个实验室发生的事情只能留在这个实验室里。不许告诉你们的朋友。不许告诉你们的父母。不许在图书馆里吹嘘。谁说出去，谁就得立即走人。听明白了吗？”

人们点了点头。

“不允许使用私人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相机。用实验室里的一个终端可以访问互联网，但是只有烧杯、霰弹枪和夏洛克^①拥有密码，”克里斯指着几位资深研究员说道，“我们将以古老的方式做笔记，用笔在纸上写字。在你们刷卡离开之前，需要把笔记本交给烧杯。如果有人忘记了用笔写字的方法，可以去找骨头。”

那个使用纸质笔记本的瘦弱男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原来他就是骨头。烧杯拿着塑料桶，依次走到每个学生跟前。带着一丝不情愿，他们和自己的手机告别，将其放进塑料桶里。同时，霰弹枪将他们的笔记本电脑收集在一起，锁在了一个柜子里。当实验室里的违禁电子产品全部清空时，克里斯重新开了口。

“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会决定把结论公之于众——是的，克莱蒙教授，它们总有一天会被公布的，因为这就是科学家的使命，”克里斯一边说，一边用尖锐的目光看着马修。“到那个时候，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前程担心了。”

^① 美国地名。在多个州区都有名为 Osborne 的市镇。

^② 形成 DNA、RNA 单体以及编码遗传信息的化学结构。

^① 即夏洛克·福尔摩斯 (Sherlock Holmes)。

屋子里的人露出了笑容。

“CC 代表‘生物染色体’。”

之前的笑容消失了。

“生——生——生物？”骨头问道。

“我跟你说过，外星人是存在的。”坐在危险品旁边的一个男人说道。

“他并非来自外太空，穆尔德。”克里斯说。

“这个名字起得好，”我对马修说。马修看上去很困惑。毕竟，他没有电视机。“我稍后向你解释。”^①

“是狼人吗？”穆尔德满怀希望地问道。马修的脸沉了下来。

“别再猜了，”克里斯慌忙说道，“好了，队员们。请精灵们把手举起来。”

马修张大了嘴。

“你在干什么？”我低声向克里斯说道。

“研究，”他一边环顾房间，一边回答道。人们震惊了。沉默了一会儿，克里斯打了个响指。“快点。别害羞了。”

那个亚裔女子举起了手。另一名长着姜黄色头发和长长的脖子、看上去有点像长颈鹿的年轻男士也举起了手。

“我就知道是 Game Boy 和 Xbox^②，”克里斯嘟囔道，“还有吗？”

“黛西。”亚裔女子指了指一个有着迷离眼神的生物，她穿着亮黄色和白色的衣服，正在向窗外眺望，嘴里还哼着歌。

“你确定吗，Game Boy？”克里斯有些难以置信，“她是这么

的……嗯，正常。而且很是井井有条。她一点儿也不像你和 Xbox。”

“黛西还不知道呢，”Game Boy 低声说道，她的额头由于关切而显现出了皱纹，“所以，请对她温柔点。如果她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会被吓到的。”

“这完全可以理解。”克里斯回答道。

“精灵是什么？”史考莉问道。

“这个研究团队里面非常有价值的、与正常人不同的成员。”克里斯回答得非常迅速。霰弹枪饶有趣味地紧闭着嘴。

“哦。”史考莉淡淡地回应。

“那么，我也必须变成精灵。”骨头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真有抱负。”Game Boy 咕哝道。

马修撇了撇嘴。

“哇，精灵啊。我就知道，我应该来耶鲁，而不是去约翰·霍普金斯^①，”穆尔德说道，“这是 Xbox 的 DNA 吗？”

Xbox 看着马修，似乎是在请他说话。黛西停止了哼唱，开始审慎地倾听着谈话内容。

我、马修和霰弹枪是这里的成年人。向人类介绍生物的任务不应该由学生来完成。我张开嘴，准备回应，但马修把手放在了我的肩上。

“这不是你同事的 DNA，”马修说，“是我的 DNA。”

“你也是精灵吗？”穆尔德对马修产生了兴趣。

“不，我是吸血鬼。”马修走到投影仪的灯光下，和克里斯站在一起。“这么说吧，我可以在白天外出，头发不会在阳光下燃烧。我信奉天主教，有一个十字架。我不经常睡觉，但睡觉的时候更喜欢

^① 穆尔德是《X 档案》中寻找外星人的人物。

^② Game Boy 和 Xbox 是两种不同的游戏主机。

^① 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睡在床上，而不是棺材里。如果你想用木桩扎我，木桩可能会在进入我的皮肤之前就变成碎片。”

他露出了牙齿。“而且，我没有尖牙。最后一点：我从不发光。”在强调最后一点时，马修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我曾在之前的许多场合为马修感到自豪。我曾目睹他勇敢面对女王、暴君以及他那个令人敬畏的父亲。不管是挥剑拼杀，还是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恶魔抗争，他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过，面对眼前这个马修——站在一群学生和科研同行面前承认自己身份的马修，我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动。

“你多大了？”穆尔德几乎停止了呼吸。他和电视里的那个同名人物一样，真诚地相信一切异乎寻常的奇特事物。

“三十七。”

我听到了一阵失望的叹息。马修对他们表示同情。

“误差是一千五百岁左右。”

“天哪！”史考莉脱口而出，她的理性世界似乎已经被完全颠覆了。“这可不是一般的老。我无法相信，耶鲁竟然会有吸血鬼。”

“你显然从未去过天文系，”Game Boy 说道。“那里的教员中有四只吸血鬼。经济系刚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招来的那个女教授显然也是吸血鬼。据说，化学系也有几只，但他们从不和其他吸血鬼交往。”

“而且，耶鲁还有巫师。”我平静地说，同时避开了霰弹枪的视线。“我们和人类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你当然希望研究所有三种生物的染色体，对吧，罗伯茨教授？”

“我会的。”克里斯慢慢地露出了一个诚挚的微笑，“你愿意贡献出你的 DNA 吗，毕晓普教授？”

“让我们一次就研究一种生物的染色体吧。”马修用警告性的目光看了看克里斯。虽然他愿意让学生窥探他自己的基因信息，但他仍

然不想让他们研究我的 DNA。

乔纳森打量着我。“是那种会发光的巫师吗？”

“我只会发出微光，”我说，“不是所有巫师都能发光。我猜我是少数幸运的巫师之一。”说完这些话，我产生了一种释放的感觉。当屋子里的尖叫声停止后，我心中充满了安慰和希望。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想要傻笑的疯狂冲动。

“请开灯。”克里斯说。

屋子里很快亮了起来。

“你说我们有好几个项目？”烧杯提示道。

“你们还需要研究这个东西。”我把手伸进邮差包，取出一个很大的马尼拉纸信封。信封里撑着一个硬纸板，以防里面的内容被弯曲损坏。我解开细绳，取出《生命之书》中的那一页纸。太阳和月亮神秘结合的鲜艳插图在实验室的荧光灯下发出光芒。有人发出了尖叫。霰弹枪站直身子，眼睛紧盯着那张纸。

“嘿，那是水银和硫黄的化学婚礼，”乔纳森说，“我记得在课堂上见过类似的东西，毕晓普教授。”

我向我曾经的学生点了点头，以示赞同。

“它不应该放在拜内克图书馆吗？”霰弹枪问马修，“或者放在其他某个安全的地方？”他把“安全”一词说得如此之轻以至于我甚至觉得这个词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不过，马修脸上的表情告诉我，我并没有产生幻觉。

“它在这里当然是安全的，不是吗，理查德？”马修的笑容中重新出现了王子和刺客的神情。看到马修在烧瓶和试管中间表现出恐怖的一面，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们如何处理这张纸？”穆尔德显然很好奇。

“分析它的 DNA。”我回答道，“这张插图画在皮肤上面。我

想知道这块皮肤的年龄——以及这个生物的类型。”

“我刚刚读到过这种研究，”乔纳森说，“那些人正在对中世纪的书籍进行线粒体 DNA 分析。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分析确定这些书籍的日期和制作地点。”线粒体 DNA 可以记录一个生物从所有母系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

“也许你可以把这些文章拿给你的同事看看，他们的阅读可能不像你那么广泛。”看到乔纳森对最新文献如此熟悉，马修感到很高兴。

“不过，我们不仅要提取线粒体 DNA，也要提取核 DNA。”

“那是不可能的，”霰弹枪抗议道，“这张羊皮纸经历了一次化学过程，以便将皮肤转化成可以写字的材料。即使你能从中提取出足够多的 DNA，它所经历的漫长岁月和它在制造过程中经历的变化也会使 DNA 遭到破坏的。”

“这很难，但并非没有可能。”马修纠正道，“我曾对古老、脆弱和已经损坏的 DNA 进行过大量研究。我的方法应该也适用于这个样本。”

意识到这两项研究计划的意义，屋子里的人都显得很激动。这两个项目属于那种所有科学家都希望参与的工作，不管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哪个阶段。

“你确定这张纸不是用牛皮和羊皮做的吗，毕晓普博士？”

“我确定不是。我认为是精灵、人类、吸血鬼或者巫师的皮肤。”我曾经确信这张纸不太可能是用人类皮肤做的，但还不能将其完全排除。

“人类？”听到这种说法，史考莉瞪大了眼睛。她似乎对于其他生物被剥皮制造书籍这件事感到无动于衷。

“人皮书，”穆尔德嘟囔道，“我还以为这只是一种传说。”

“准确地说，这不是人皮书，”我说，“这张纸属于的那本书不仅仅是用生物的遗体包装的——而是完全用生物的遗体制造出来的。”

“为什么？”骨头问道。

“为什么不能呢？”黛西神秘兮兮地说，“疯狂的时代会产生疯狂的行为。”

“不要操之过急，”马修将那张纸从我的手里拿过来，“我们是科学家。我们应该先研究它是什么，然后再问为什么。”

“我想今天就到这儿吧，”克里斯说，“你们看上去都需要休息一下了。”

“我要喝啤酒。”乔纳森咕哝道。

“现在放你们走有点早，但我完全理解你们现在的感受。只是你们需要记住——谁说出去，谁就得走人。”克里斯严厉地说，“而且，你们也不能在其他地方相互交流。我不想让任何人偷听到你们的谈话。”

“如果有人听到我们在谈论巫师和吸血鬼，他们只会认为我们在玩《龙与地下城》^①的游戏。”Xbox 说道。Game Boy 点了点头。

“禁止谈论这种内容。”克里斯重复道。

门“嗖”的一声打开了。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穿着紫色的迷你裙、红色的靴子和黑色的 T 恤，T 恤上印着“**后退——我要研究科学了**”。

米丽娅姆·谢泼德来了。

“你是谁？”克里斯问道。

“你最可怕的噩梦——新的实验室管理员。嗨，黛安娜。”米丽娅姆指了指那罐碳酸饮料，“那是谁的？”

“我的。”克里斯说道。

^① D&D，全称为 Dungeons & Dragons，早期魔幻角色扮演类桌游。

“实验室里不允许吃喝。尤其是你，罗伯茨。”米丽娅姆用手指着克里斯说。

“人力资源部没跟我说有求职者过来呀。”烧杯感到非常困惑。

“我不是求职者。我今天早上填了表，被雇用了，还领到了自己的狗牌^①。”米丽娅姆按要求将她的ID卡系在了挂绳上，她举起了ID卡。

“但我应该先面试你……”克里斯开口了，“你说你是谁？”

“米丽娅姆·谢泼德。在我给人事部的人看了这个以后，他们取消了面试。”米丽娅姆将手机从腰带上取下来，“我当时引用了这样一段话：‘上午九点滚到我的实验室里，做好准备在两个小时内将我的错误解释清楚——不允许找任何借口。’”她从装有笔记本电脑和纸质文件的邮差包里取出两页纸，“谁是蒂娜？”

“我。”蒂娜面带笑容，向前跨了一步，“你好，谢泼德博士。”

“你好。我要把我的聘任证明、医保弃权书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交给你。这是对罗伯茨不当短信的正式谴责书。请把它收好。”米丽娅姆把文件递给蒂娜。接着，她把包从肩膀上拿下来，扔给马修。“我买了你所需要的所有东西，马修。”

实验室里的人全都张着嘴，看着这个装满计算机的包在空中飞过。马修接住了包，没有损坏一台笔记本电脑，克里斯看着米丽娅姆那只投掷挎包的手臂，脸上是赤裸裸的羡慕。

“谢谢你，米丽娅姆，”马修低声说道。“我相信你能平安到达这里。”他的语气和措辞很正式，但掩盖不了他见到米丽娅姆时感受到的宽慰。

“我这不是来了吗？”米丽娅姆用尖刻的语气说道。她从迷你裙

后面的口袋里取出另一张纸。她仔细看了看，抬起了头。“你们谁是烧杯？”

“我在这儿。”烧杯走向米丽娅姆，伸出了手。“乔伊·康奈利。”

“哦。对不起。我只有一份搞笑的花名册，上面全都是从流行文化的糟粕中提取出来的外号，以及一些缩写。”米丽娅姆握了握烧杯的手。她从靴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在纸上画掉某样东西，然后在旁边草草地写了几笔。“很高兴见到你。我很欣赏你在核糖核酸方面的工作。你的科研成果很可靠，而且非常有用。我们去喝杯咖啡吧，然后聊聊如何把这里的风气整顿一下。”

“离这里最近的像样一点儿的咖啡馆也要走上一段距离。”烧杯带着歉意说道。

“无法接受。”米丽娅姆在纸上又写了一笔，“我们需要尽快在地下室弄一个咖啡馆。我过来的时候在这座大楼里转了转，那个位置现在是空置的。”

“我应该跟你一起去吗？”克里斯准备迈开双脚。

“现在不行，”米丽娅姆说道，“你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我一点钟回来。到时候，我想见”——她停下来，看了看花名册——“侦探、Game Boy 和史考莉。”

“我呢，米丽娅姆？”霰弹枪问道。

“我们晚一点再聊，理查德。很高兴能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她低头看了看花名册，“罗伯茨管你叫什么？”

“霰弹枪。”理查德撇了撇嘴。

“我想这是因为你的测序速度很快，而不是因为你像人类那样喜欢打猎。”米丽娅姆眯起了眼睛，“我们要在这里做的事情没有问题吧，理查德？”

“我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理查德稍微耸了耸肩，“圣会和他

^① 美军士兵胸前佩戴的牌子，上面刻有所属部队的番号和自己的名字。

们关心的事情远在我的工资级别之上。”

“很好。”米丽娅姆看了看她即将管理的这些明显露出好奇表情的人，“你们在等什么？如果你们想做点事情，可以去制作凝胶，或者打开物料箱。走廊里堆着好多物料箱呢。”

实验室里的人立即作鸟兽散。

“这就对了。”她朝克里斯露出了微笑。克里斯看上去很紧张。“至于你，罗伯茨，我会在两点钟和你见面，讨论你的那篇文章，检查你的实验室规程。在那以后，你可以带我去吃晚餐。去一个好点的地方，有牛排和上等葡萄酒的地方。”

克里斯看上去很茫然，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能让我们说几句话吗？”我对克里斯和烧杯说道。他们退到了一边，烧杯的脸上笑开了花，克里斯则捏着鼻梁。马修走了过来。

“虽然你去了趟16世纪，马修，但你看上去出奇的精神。而且，黛安娜显然怀孕了。”米丽娅姆将“怀孕”一词说成了法语。

“谢谢。你住在马库斯那里吗？”马修问道。

“奥伦治街那幢奇形怪状的建筑吗？不可能。住在那里是很方便，但它让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米丽娅姆打了个哆嗦，“那里的桃花心木太多了。”

“你可以去法院街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提议道，“四楼有一间空房。你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谢谢，但我已经在附近住下了。在加洛格拉斯的公寓里。”米丽娅姆回应道。

“哪个公寓？”马修皱了皱眉。

“他在伍斯特广场买下的那个公寓。公寓的一部分被改造成了教堂。那里非常好——虽然具有浓厚的丹麦装饰风格，但比马库斯阴郁

的住处要好得多。”米丽娅姆用尖锐的目光看着马修，“加洛格拉斯没告诉你他跟着我一起过来了吗？”

“没有，他没告诉我。”马修用手指挠了挠头发。

我知道丈夫此刻的感受：德·克莱蒙家族已经切换到了过度保护模式。这一次，他们保护的不只是我，还有马修。

16

“恐怕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露西·梅里韦瑟咧了咧嘴，冲我做了一个同情的鬼脸。她是拜内克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之一，曾为我提供多年的帮助，不仅让我做自己研究的时候来查阅资料，还允许我带着我的学生来图书馆使用珍本书。“如果你想看 408 号手抄本，你需要和一名管理员共同进入一个单间，只能看三十分钟。他们不让你把书带到阅览室里。”

“三十分钟？和管理员一起？”我被这种限制惊呆了。在过去十个月里，我一直和马修在一起，他从不关心规章制度。“我是耶鲁教授，为什么要让管理员来陪着我呢？”

“这些规则适用于所有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员工。所有资料都可以在线阅读。”露西提醒道。

不过，不管电脑图像像素有多高，它都无法提供我所需要的信息。我上次见到这本《伏尼契手稿》——现在被称为拜内克图书馆 408 号手抄本——还是在 1591 年，当时马修将这本书从迪伊博士的图书馆带到鲁道夫皇帝的布拉格王宫里，希望我们可以用它来交换《生命之书》。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这本书知道爱德华·凯利对《生命之书》的缺页做了什么。

自从回到麦迪逊后，我一直在寻找这些缺页的下落。其中一张缺页上画着两只长着鳞片和长尾巴的生物，它们的血正在滴进一个圆形

容器里。另一张缺页上画着一棵壮观的树木，树枝上长着不可能长在一起的各种花朵、果实和叶子，树干则是由扭动的人类身体组成的。我曾以为，在这个拥有互联网搜索和数字化图像的时代，找到这两页纸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到目前为止，情况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

“也许，如果你能解释清楚需要看到实体书的原因……”露西没有把话说下去。

可是，我怎么能告诉露西我要对这本书使用魔法呢？

别忘了，这里是拜内克图书馆。

如果有人发现这件事，我的职业生涯就会毁掉。

“我明天再来看那本《伏尼契手稿》吧。”我不能当着管理员的面拿出我母亲的暗影之书，并设计新的魔咒。希望明天我能想出另一个计划。事实证明，在巫师身份和学者身份之间保持平衡是很困难的。“我要的其他书到了吗？”

“到了。”当露西将一堆中世纪魔法文本和几本早期印刷版图书摊到桌子上时，她挑起了眉毛。“你改变研究方向了吗？”

为了应对取回《阿什莫尔 782 号》并将其与缺页重新放在一起时可能出现的任何魔法事件，我要了一些可能启发我编织出新式高级魔法咒语的书。虽然我母亲的魔咒书是一本很重要的参考书，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了解现代巫师同过去的巫师之间存在有多大的差距。

“炼金术和魔法并非没有任何关系。”我辩解道。多年来，萨拉和埃姆一直想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它终于被我接受了。

我在阅览室里坐了下来。我发现，这些魔法手抄本和我想象的一样有趣，它们不仅介绍了准确有效的玄术，还有一些与编织者绳结类似的魔符。相比之下，近代早期关于巫术的书籍内容则很恐怖，其中大部分书籍我只听说过书名和评价。每一本书都充斥着仇恨——仇恨

巫师，仇恨所有异于常人、桀骜不驯、拒绝顺从社会期望的人。

几个小时以后，我一边回想着让·布丹^①提出的“所有关于巫师及其恶毒行为的邪恶观点都是必要的”这一刻薄观点并为之怒火中烧，一边将书和手抄本退还给露西，并且约定明天早上九点钟在管理员陪同下阅读《伏尼契手稿》。

我拾级而上，来到图书馆一楼。在这里，罩在玻璃中的图书是拜内克图书馆最基本的支柱、知识核心和灵魂。书架上的一排排珍本书沐浴在阳光中。这是一种极为壮观的景象，它让我想起了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将这些古老、陈旧的书籍中隐藏着的被人遗忘的真相重新发掘出来。

马修正在外面等我。他倚在矮墙上，面对着拜内克图书馆前方光秃秃的雕塑花园，两腿交叉在脚踝处，一边翻阅着手机上的消息。他意识到了我的出现，抬起头，露出了笑容。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生物能够抵挡住那个笑容和那双灰绿色眼睛的注视。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他给了我一个吻，然后问道。我曾让他不要经常给我发短信，结果他异常严格地遵守这条命令。所以，他的确不了解我的情况。

“感觉有点失望。我想，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的研究能力势必有所退步。而且”——我降低了声调——“在我看来，这些书有点奇怪。和16世纪相比，它们现在显得极度老旧。”

马修仰天大笑。“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自从你上次在贝纳德城堡

开始工作以来，你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扭头看了看拜内克图书馆。“我知道这个图书馆是建筑领域的瑰宝，但我仍然认为它看上去很像一个制冰格。”

“的确如此。”我笑着附和道，“我想，如果让你来建造拜内克图书馆，你会把它建造成诺曼式要塞或者罗马式修道院。”

“我会把它建造成更具现代风格的建筑，比如哥特式建筑。”马修打趣道，“回家吧。”

“走吧。”我想把让·布丹抛到脑后。

他指了指我的书包。“可以让我拎吗？”

马修通常是不会问的。他正在努力学着不把我宠坏，同时也在努力克制自己对我的过度保护欲。我对他微笑，然后默默把书包递给他。

“罗杰在哪儿？”我一边低头看表，一边问露西。我只有三十分来翻阅《伏尼契手稿》，但管理员到现在还没出现。

“罗杰打电话请了病假，他每到第一天开课的时候都会这样。他讨厌这一天的喧嚣和那些问这问那的大一新生。你只能跟着我了。”露西拿起装有拜内克408号手抄本的箱子。

“听上去不错。”我试图掩饰内心的激动。这也许正是我所需要的。

露西领着我走进一个小单间，从窗口处可以俯瞰阅览室，这里灯光昏暗，还有一个破旧的泡沫支架。高高挂在墙上的摄像头可以监视任何读者，防止有人偷走或者损坏那些珍本书籍。

“只有当你打开这本书后，我才会开始计时。”露西把装在箱子的手抄本递给我。她只带了这一个箱子。没有任何文件、阅读材料或者手机可以让她分心。她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监视我。

通常，我会直接翻开手抄本，查看里面的插图，但是这一次，我想仔细品味这本《伏尼契手稿》。我用手指摸索着手抄本柔软的牛皮

^① 让·布丹(1530—1596)，法国法理学家、政治哲学家。生前曾担任过巴黎市议会议员、图卢兹市法学教授。他最有名的学术成就是系统提出了国家主权学说(sovcreignty)。同时，他还研究魔鬼学(demonology)，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纸封面——这算是近代早期的平装书封面。我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些影像，同时我的巫师触感告诉我，这本书现在的封面是在成书几个世纪以后加上去的，那个时间至少比我在迪伊的图书馆里看到手抄本的时间晚了五十年。我摸着书脊，眼前可以浮现出装订工的脸和他那17世纪的发型。

我小心翼翼地将《伏尼契手稿》放在面前的泡沫支架里，然后打开，把鼻子凑上去，几乎碰到了污迹斑斑的第一页纸。

“你在干什么，黛安娜？你在闻味道吗？”露西轻轻地笑了。

“其实我就是在闻味道。”如果今天上午想让她配合我的奇怪要求，我需要尽可能的诚实。

露西显然很好奇，她走到桌子跟前，凑近《伏尼契手稿》，使劲闻了闻。

“我闻到了古老手抄本的味道，书虫对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她摘下老花镜，往前凑了凑，仔细端详这本书。

“罗伯特·胡克^①曾在17世纪用显微镜研究书虫。他把书虫称为‘时间的牙齿’。”看到《伏尼契手稿》的第一页，我终于理解了这种说法。这一页纸的右上角和下方边缘都是污迹斑斑，布满了孔洞。“我想，一定是读者手指上的油沾到了羊皮纸上，书虫才会被吸引过来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露西问道。这正是我所期待的问题。

“在读者翻页的地方，损坏是最严重的。”我把手指放在书页边角上，仿佛在指着什么东西。

这短暂的接触使我看到了更多面孔，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我眼前：鲁道夫皇帝贪婪的表情；一批穿着不同时代服装的陌生男子，

其中有两个是神父；一个女人在仔细地做着笔记；另一个女人把一摞书放进一个箱子里。还有精灵爱德华·凯利，他正在鬼鬼祟祟地将某样东西塞进《伏尼契手稿》的封面里。

“下方边缘处也有许多破损。当你拿着手抄本时，这个位置会紧靠在你身上。”露西看不到我用巫师之眼看到的那些幻影，低头观察着纸张。“那时候的衣服很可能非常油腻。大多数人都穿着用羊毛做的衣服吧？”

“羊毛和丝绸。”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决定赌上我的一切——借书证、名誉，甚至还有我的工作。“我能请你帮个忙吗，露西？”

露西警惕地看着我：“这得看情况。”

“我想把我的手平放在书页上。就放一会儿。”我谨慎地盯着她，想看她是不是准备叫保安过来。

“你不能触碰书页，黛安娜。你知道这一点的。如果我允许你这样做，会被开除的。”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对不起，我不应该为难你。”

“你为什么要触摸这本书呢？”沉默了一会儿，露西问道。她产生了好奇。

“我对旧书有第六感。有时，我可以探测到肉眼看不到的信息。”这句话听上去比我预想的还要怪异。

“你是某种书巫吗？”露西眯起了眼睛。

“正是。”我笑道。

“我愿意帮助你，黛安娜，但这里有监控——幸好它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这个房间发生的一切都会被录下来，只要屋子里有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视。”她摇了摇头，“太危险了。”

“如果没有人能看到我的行为呢？”

“如果你把摄像头的电线切断，或者用口香糖粘住镜头——是的，

^① 罗伯特·胡克（1635—1703），英国科学家、博物学家、发明家，涉及制造了真空泵、显微镜和望远镜。

的确有人试过这种方法——但是保安会在五秒钟之内赶到这里。”露西回答。

“我不会用口香糖的，但我会使用一种类似的方法。”我戴上熟悉的伪装咒。它可以让我使用的任何魔法都变得隐形。接着，我把右手翻过来，让无名指和拇指的指尖相碰，将房间里的绿色和黄色丝线紧紧地聚拢在一起。两种颜色混合成了一种非天然的黄绿色，这是制作迷惑和欺骗咒的良好材料。我准备把它们系在第五绳结之中——因为监控摄像头显然已经对我构成了一种挑战。我右手手腕上的第五绳结图像提前灼烧起来。

“编织得不错，”露西看着我的手，评论道。“你为什么选择灰色的墨水呢？”

灰色？当我施展魔法时，双手就像彩虹一样绚丽。一定是我的伪装咒发挥了作用。

“因为灰色可以搭配所有的颜色。”这是我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想法。

“哦。好聪明。”露西看上去仍然很困惑。

我重新回到魔咒上来。它需要一些黑色、黄色和绿色。我用左手拇指将周围的黑色细线拉过来，然后穿过右手拇指和无名指围成的圆圈，做出一种奇特的手势——这是瑜伽里的一种手势。

“绳结归五，魔咒吞吐。”我嘟囔着，用第三只眼想象出编织好的作品。缠绕在一起的黄绿线和黑线自动系成了带有五个交叉点的牢不可破的绳结。

“你刚刚对《伏尼契手稿》施了魔法吗？”露西惊慌地低声问道。

“当然没有。”在接触过带有魔法的手抄本之后，我是不会轻易去做这种事情的。“我对它周围的空气施了魔法。”

为了向露西解释这件事，我把手放在第一页纸上方距离纸面大约

两英寸的位置上。由于魔咒的关系，我的手指看上去仍然停在书本下面。

“怎么回事，黛安娜？你的魔法没有发挥作用。你仍然只是把手放在了纸页的边缘。”露西说道。

“实际上，我的手在这里。”我动了动手指，使其从书本上方探出头来。这有点像那种古老的魔术技巧：魔术师会把一个女人放进箱子里，然后将箱子锯成两半。“你来试试。不要触碰页面——只是移动手，用它盖住文字。”

我把手移开，为露西腾出了地方。她按照我的要求将手放在了《伏尼契手稿》和欺骗咒之间。她的手看上去停在了书本边缘。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可以看到她的前臂正在变短。她迅速把手抽了回来，仿佛碰到了烫手的铁锅。她转过身，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你是巫师。”露西咽了一口吐沫，然后露出了笑容。“我终于放心了。我一直怀疑你在隐藏什么东西，我还以为是不道德甚至不合法的事情呢。”和克里斯一样，在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巫师以后，她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

“你会允许我违反图书馆规定吗？”我低头看了看《伏尼契手稿》。

“前提是你告诉我你了解到的信息。这个该死的手抄本真是个好祸害。我们每天收到的十个请求都和这本书有关，但我们会把几乎所有请求都拒绝掉。”露西重新坐下来，进入监视状态。“请小心一点。如果被人发现，你就会失去对图书馆的使用权。我想，如果进不了拜内克图书馆，你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低头看着打开的书本。激活魔法的关键是好奇心。不过，如果我想看到更多画面，而不仅仅是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面孔，需要仔细选择一个问题，然后再把手放到羊皮纸上。我比以前更加确信这个《伏尼契手稿》中包含着关于《生命之书》及其缺页的重要线索。不过，我只有一次寻找线索的机会。

“爱德华·凯利在《伏尼契手稿》里放了什么，之后它又经历了哪些事情？”我低语道。然后，我低下头，把手轻轻放在手抄本的第一页纸上。

我的眼前出现了《生命之书》中的一张缺页，上面画着一棵树，树干由扭动的人类身体组成。那张图是灰色的，朦胧而透明，可以透过它看到我的手和《伏尼契手稿》第一页纸上的文字。

第二张模糊的纸页出现在了第一张上方，上面的两只龙在流血，血液落在了下面的容器里。

第三张虚幻的纸页出现在了前两张上方，上面画着炼金术婚礼。

由文字和图像堆叠而成的魔法重影在《伏尼契手稿》污迹斑斑的羊皮纸上停留了一会儿。接着，炼金术婚礼逐渐消失了。随后，两只龙的画面也消失了。不过，带有树木的页面仍然停留在手抄本上方。

我把手从纸页上抬起，然后抽了回来，希望这个影像能够变成现实。我拾起魔咒中间的绳结，把它塞进我的铅笔橡皮里，使其暂时消失，以便让拜内克408号手抄本显示出来。我的心一沉，手抄本上并没有《生命之书》的缺页。

“没有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吗？”露西同情地望着我。

“是的。这里曾经有某样东西——来自另一个手抄本的几页纸——但它们很久以前就被人取走了。”我捏了捏鼻梁。

“销售记录上也许会提到这件事。我们有好几箱关于《伏尼契手稿》的历史记录。你想看看吗？”露西问道。

人们会把一本书的销售日期和买卖双方的名字编成一种时间表，描述一本书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和所有者。如果能看到这个时间表，我也许可以推测出凯利从《生命之书》上撕下来的树和龙的插图曾经出现在谁的手里。

“当然！”我回答道。

露西将《伏尼契手稿》装进箱子里，送回到那个容器并上锁。她很快就推来一个小车，里面放着文件夹、书箱、各种笔记本以及一个纸筒。

“这就是那本充满荣耀而又令人困惑不解的《伏尼契手稿》的所有资料。研究人员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上千次的筛查，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要寻找那三张手抄本缺页。”她走向我们的单间。“来吧。我来帮你整理吧。”

我们花了三十分钟时间才将这些资料整理到长长的桌子上。其中一些资料没有任何用处：纸筒，收集剪报的剪贴簿，古老的影印件，收藏家威尔弗里德·伏尼契1912年买下这个手抄本以后人们撰写的关于它的讲稿和文章。将这些资料收起来以后，桌子上仍然摆放着装满信件的文件夹、手写笔记以及威尔弗里德的妻子埃塞尔收藏的一摞笔记本。

“这是一份手抄本化学成分分析报告的复印件，一张编目信息的打印件，以及过去三年看过这个手抄本的人员清单。”露西递给我一叠纸，“你可以留着它们。不过，你不能让人知道我把图书馆顾客名单给了你。”

马修需要和我一起研究那份化学成分分析报告——报告上讨论的是手抄本中使用的墨水，我们俩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看过这个手抄本的人员名单短得出奇。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追捧这本书了。获得阅读权限的人大多数都是专业学者——一位来自南加州大学的科学史学家，还有一位来自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一位来自普林斯顿的数学密码学家，还有一个人来自澳大利亚。我还看到了一位对炼金术感兴趣的通俗小说家——我在离开牛津之前曾经和他喝过咖啡。一个名字突然跳入了我的视线。

彼得·诺克斯曾在今年5月埃米莉去世之前看过《伏尼契手稿》。

“这个杂种。”我的手指感到一阵刺痛，手腕上的绳结灼烧起来，

似乎是在提出警告。

“有问题吗？”露西问道。

“我在名单上看到了一个我不想看到的名字。”

“啊。学术对手。”露西点了点头，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不过，我和诺克斯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于历史解读的争论。这是一场战争。要想赢下这场战争，我需要抢在他的前面做出改变。

问题是，在追踪手抄本、寻找下落方面，我几乎没有什么经验。我最了解的是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的那些文件，所有七十四卷书都在1769年被送给了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学会的其他文件一样，人们也一丝不苟地对这些文件进行编目、添加索引和交叉参考。

“如果我想追查《伏尼契手稿》的归属历史，我应该从哪儿开始呢？”我望着眼前这堆材料，自言自语。

“最快的方法是我们俩一个从手抄本的起源开始向后查找，另一个从拜内克图书馆得到手抄本的时刻开始往前查找。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在中间某个地方会合。”露西递给我一个文件夹，“你是历史学家，你从古老的材料看起。”

我打开文件夹，希望能够看到与鲁道夫二世有关的东西。不过，我只看到了布拉格数学家约翰内斯·马库斯·马尔奇在1665年写的一封信。信是用拉丁文写的，收信人是罗马一个被称为“牧师及教会最高神父^①”的人。也许他就是我触摸《伏尼契手稿》第一页角落时看到的其中一个人。

我迅速浏览这封信。根据信中的说法，这位牧师叫作阿塔纳斯神父，马尔奇同时还向他寄了一本需要破译的神秘书籍。也许就是《生

命之书》？

马尔奇说，他曾试图联系阿塔纳斯神父，但是一直没有回音。我感到很兴奋，接着往下读。不过，当我在第三段看到阿塔纳斯神父的身份时，我的激动变成了恐慌。

“《伏尼契手稿》曾经落在阿塔纳斯·珂雪的手里？”如果珂雪看过那些缺页，它们就有可能散落到任何地方。

“恐怕的确如此，”露西回答道，“我知道，他……呃，兴趣很广泛。”

“你这是低估他了。”我说。对阿塔纳斯·珂雪来说，掌握全部知识是一个很正常的目标。他出版了四十本书，是国际畅销书作者，也是一个发明家。他的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罕见而古老的物品，是早期欧洲大旅行的一个著名景点。他与许多人都有过信件往来，而且拥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我目前的语言能力还不足以研究他的全部著作。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吓得我跳了起来。

“不好意思，露西。”我掏出手机一看，原来是马修发来的短信。

你在哪儿？加洛格拉斯在等你。我们九十分钟后要去看医生。

我默默地发出了一句诅咒。

我正要离开贝克尼。我回复道。

“我和我丈夫有个约会，露西。只能明天再来研究了。”我合上了装有马尔奇写给珂雪那封信的文件夹。

“据可靠人士透露，他曾校园里看见你和一个高大、英俊、深色皮肤的人在一起。”露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① 原文为拉丁语 Reverende et Eximie Domine in Christo Pater。

“是的，那是我丈夫。”我说，“我能明天再来研究这些东西吗？”

“一切都交给我吧。现在这里还不是很忙。我看我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谢谢你的帮助，露西。我现在做的事情存在一个最后完成期限，既严格又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拾起铅笔、笔记本电脑和一叠纸，冲到外面去找加洛格拉斯。马修临时委派他的侄子充当我的保镖。此外，加洛格拉斯也负责监视本杰明的网络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屏幕上一直空无一物。

“你好，婶婶。你看上去真漂亮。”他亲了亲我的脸颊。

“对不起。我迟到了。”

“这是当然的。你一直在看书。我还准备再等至少一个小时呢。”加洛格拉斯轻松地消除了我的愧疚感。

我们到达实验室时，马修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那张来自《阿什莫尔 782 号》的炼金术婚礼插图。当门“吱扭”一声打开时，他甚至都没有抬头看一眼。克里斯和夏洛克站在他的身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纸。史考莉坐在旁边的一把旋转凳上。Game Boy 手里的小型工具正放在距离手抄本纸页极近的位置上。

“你总是那么邈邈，加洛格拉斯。你上次梳头是在什么时候？”米丽娅姆在门口的读卡器上刷了一张卡。卡上标着“访客”字样。克里斯的安全措施真是严格。

“昨天。”加洛格拉斯拍了拍后脑勺和两边的头发，“怎么了？上面有鸟窝吗？”

“很可能有。”米丽娅姆朝我点了点头，“嗨，黛安娜。马修很快就会来找你了。”

“他在做什么？”我问道。

“他在指导一个研究生。那个研究生没有任何生物学知识，不懂

得正确的实验室操作方法，她居然不知道如何从羊皮纸上提取 DNA 样本。”米丽娅姆用蔑视的眼光看着围在马修身边的那群人，“我不知道罗伯茨为什么要招收一些不知道如何制作琼脂糖胶的生物，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是一个实验室管理员。”

在屋子另一头，Game Boy 发出了一声失望的咒骂。

“找个凳子坐吧。看来还得等一会儿了。”米丽娅姆翻了翻白眼。

“别担心。熟能生巧，”马修安慰着 Game Boy，“我在玩你们那些电脑游戏的时候也很笨拙。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我无语了。在《阿什莫尔 782 号》纸页上反复扎眼会损坏这个重写本的。我走向我的丈夫。克里斯看到了我。

“嘿，黛安娜。”他拦住我，给了一个拥抱。他又看了看加洛格拉斯。“我是克里斯·罗伯茨，是黛安娜的朋友。”

“加洛格拉斯。马修的侄子。”加洛格拉斯环顾房间，抽了抽鼻子。“什么味道？”

“研究生和马修开了个小玩笑。”克里斯指了指计算机终端，上面挂着一圈大蒜。鼠标垫上用吸盘吸着一个用在汽车仪表盘上的那种十字架。克里斯用类似于吸血鬼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加洛格拉斯的脖子。“你摔跤吗？”

“这个嘛，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拿摔跤锻炼身体。”加洛格拉斯害羞地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了酒窝。

“不会是希腊罗马式^①吧？”克里斯问道，“我的摔跤搭档伤了膝盖，需要休养几个月。我正在找一个临时替代人选。”

“肯定是希腊式摔跤。我不太了解罗马式摔跤的规则。”

^① 又称“古典式摔跤”，由站立开始，摔倒后在垫上继续翻滚至一方两肩着地为止。比赛时不许抓摔跤服，只可用手臂握抱头颈、躯干和上肢，不许握抱下肢或用腿使绊，也不准使用反关节或窒息动作。

“你是在哪儿学的？”克里斯问道。

“是我爷爷教我的。”加洛格拉斯扳起面孔，变得专注起来，“他曾经和一个巨人摔过跤。他是一个凶猛的战士。”

“你的爷爷也是吸血鬼吗？”克里斯问道。

加洛格拉斯点了点头。

“观看吸血鬼摔跤一定很有趣。”克里斯露出了笑容，“就像观看没有尾巴的短吻鳄摔跤一样。”

“别再摔跤了。我是认真的，克里斯。”因为我让这个麦克阿瑟天才^①受伤，这个责任我可不想担，就算是间接导致的也不行。

“真扫兴。”克里斯吹了一声尖厉的口哨，“狼人！你老婆来了。”
狼人？

“我知道，克里斯托弗。”马修的语气很冷淡，但他向我露出了一个温暖的微笑，让我感到非常尴尬。“你好，黛安娜。我把珍妮特的事情处理完就去找你。”

“Game Boy 叫珍妮特？”克里斯嘟囔道，“谁知道呢？”

“我知道。马修也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实验室里？”米丽娅姆问道，“珍妮特攻读的是计算生物信息学^②方向的博士学位。她面对的应该是电脑，而不是试管。”

“我喜欢她的思维模式，”克里斯耸了耸肩，“她是个游戏爱好者，能够在实验结果中发现我们其他人看不到的规律。因此，她从不做生物学方面的前沿工作。谁会介意这件事呢？光是生物学家的事情就够我忙的了。”

^① 克里斯曾经获得过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的奖项，所以称他是“麦克阿瑟天才”。

^② 指在生命科学研究中，以计算机为工具对生物信息进行储存、检索和分析的科学。它是当今生命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大前沿领域之一。

克里斯看了看站在一起的马修和 Game Boy，摇了摇头。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

“马修待在研究型实验室里有点浪费人才。你的丈夫属于课堂。他是个天生的教师。”克里斯拍了拍加洛格拉斯的胳膊，“如果你想体育馆和我练练，可以给我打电话。黛安娜有我的号码。”

克里斯回去接着做他的工作。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马修身上。除了我的丈夫在伦敦指导安妮和杰克的那段时光，我很少见到他表现出这方面的天分。克里斯说对了，马修正在运用一名合格教师所需要的一切技巧：示范、正强化^①、耐心、适度的表扬以及一丝幽默感。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棉签再试一次呢？”Game Boy 问道，“我知道这上面带有老鼠的 DNA，但如果我们选择另外一个点，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也许吧，”马修说道，“但是中世纪图书馆里有许多老鼠。不过，在你提取完这个样本以后，你还可以再试一次。”

Game Boy 叹了口气，然后举起了手。

“深呼吸，珍妮特。”马修朝她点了点头，表示鼓励，“别着急。”

Game Boy 极为小心地将一根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针扎进羊皮纸的最边缘。

“就是这样，”马修轻声说道，“慢一点，稳一点。”

“我做到了！”Game Boy 喊道。光看她的反应，你可能以为她分离出了一个原子。旁边的人发出了一阵欢呼，和她击掌庆祝。“早该如此。”米丽娅姆轻声道。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马修的反应。Game

^① 心理学术语，指奖励那些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以使这些行为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Boy 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尤里卡^①。”马修把两手摊开。Game Boy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干得好，珍妮特。我们会把你培养成遗传学家的。”

“没门。我宁愿用零件搭建出一台计算机，也不愿意再去做这种工作了。”Game Boy 飞快地脱掉手套。

“你好啊，亲爱的，今天过得怎么样？”马修站起来，亲了亲我的脸颊。他斜眼看了看加洛格拉斯，后者默默地向他传达出“一切顺利”的消息。

“让我想想……我在拜内克图书馆使用了一些魔法。”

“我好担心你。”马修显然想到了巫风和巫火可能导致的混乱。

“不需要，”我说，“还有，我得到了一条关于《阿什莫尔 782 号》其中一张缺页的线索。”

“进度真快。你可以在我们去看医生的路上讲讲这件事。”马修将他的卡片在读卡器上刷了一下。

“你尽可以和黛安娜慢慢聊。这里没有任何紧急的事情。我们已经确定了一百二十五个吸血鬼基因，还有四百个需要确定，”我们离开时，米丽娅姆喊道，“克里斯会抓紧时间的。”

“还有五百个基因！”克里斯喊道。

“你的预测数字错得离谱。”米丽娅姆回应道。

“我可以用一百美元打赌。”克里斯的目光从桌子上的报告移到了米丽娅姆身上。

“你只能拿出这么多钱吗？”米丽娅姆撇了撇嘴。

“等到家的时候，我会清空储蓄罐，然后把金额告诉你，米丽娅

姆。”克里斯说。米丽娅姆的嘴唇抽动了一下。

“我们走吧，”马修说，“他们吵起来没完没了。”

“哦，他们不是在争吵，”加洛格拉斯为我们打开门，“是在调情。”我张大了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克里斯很喜欢给人们起外号。”加洛格拉斯转向马修，“他管你叫狼人。他管米丽娅姆叫什么？”

马修想了一会儿。“米丽娅姆。”

“没错。”加洛格拉斯咧嘴笑了。

马修发出了一句诅咒。

“别担心，叔叔。自从伯特兰被人杀死以后，米丽娅姆心中没有放进任何男人。”

“米丽娅姆……和一个人类？”马修有些震惊。

“他们不会有结果的，”当电梯门打开时，加洛格拉斯安慰道，“她一定会让克里斯伤心的。不过，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由衷地感激米丽娅姆。现在，除了我之外，马修和加洛格拉斯终于有一个能让他们操心的人了。

“可怜的家伙。”加洛格拉斯叹了口气，按下了关闭电梯门的按钮。我们坐着电梯，他把手指关节捏得噼啪直响。“也许，我还是得和他练练摔跤。如果能把他重重地摔在地上，他一定会清醒过来的。”

几天以前，我还在担心吸血鬼能否在耶鲁大学学生和教员的包围之中生存下来。

现在，我开始担心耶鲁能否扛得住霸道的吸血鬼了。

^① 原文是古希腊语 Eureka，意为“好啊！有办法啦！”相传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有一次在浴盆里洗澡，突然来了灵感，发现了他久未解决的计算浮力问题的办法，惊喜地叫了一声“尤里卡”，从此发现了阿基米德定律。

17

我站在冰箱前，凝视着孩子的图片，两只手弯曲着放在肚子上。
9月这么快就过去了吗？

我和马修决定先不去探定孩子的性别，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宝宝A和宝宝B。这两个孩子的三维超声图像非常神奇。和我在朋友的孕期扫描图像上见到的那种熟悉的、像鬼魂一样的侧影不同，这张图片显示出了详细的脸部特征，包括皱起的眉毛、放在嘴里的大拇指以及弯曲成完美弧线的嘴唇。我伸出手指，摸了摸宝宝B的鼻子。

一双凉爽的手从后面抱住了我，高大结实的身躯像坚固的柱子一样供我随时倚靠。马修轻轻地按着我耻骨上方几英寸的位置。

“在图片里，B的鼻子就在这儿，”他轻声说道，把另一只手放在我的肚子隆起处高一点的位置上。“A在这儿。”

我们静静地站着，将我和马修捆绑在一起的锁链上又多了两个明亮而脆弱的链环。几个月来，我知道马修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正在我的体内成长。不过，我感受不到。现在不同了，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脸，他们正在皱着眉头专心致志地努力成长。

“你在想什么？”马修对我持续的沉默感到很好奇。

“我没有在想什么，我在感受。”我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他的笑声很轻，仿佛害怕自己会打扰到婴儿的睡眠。

“他们都很好，”我向自己保证，“很正常，很完美。”

“它们非常健康。不过，我们的孩子是不会正常的，这得感谢上帝。”他给了我一个吻，“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继续去图书馆研究。”我最初发现的那个很有可能揭示至少一张《生命之书》缺页下落的神奇线索最终变成了长达几周极为辛苦的学术工作。我和露西一直在对《伏尼契手稿》从鲁道夫皇帝到阿塔纳斯·珂雪再到耶鲁大学的流转经历进行细密的探究，希望能够找到那张神秘树木插图的线索，它曾夹在《伏尼契手稿》中，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小小的单间里驻扎下来，我在那里施展了屏蔽声音的魔咒，所以旁边那个阅览室里的学生和教员越来越多，但他们根本听不到我们的谈话。我们在这个单间里仔细研究珂雪所写信件的图书馆清单和索引，而且给美国和海外的各种专家写了几十封信——但是并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你还记得医生提出的那些休息建议吗？”马修问道。除去超声检查的部分，我们那次就医经历令人感到非常警醒。医生反复向我强调早产和先兆子痫^①的危险、补水的必要性以及我的身体对于休息的额外需求。

“我的血压很稳定。”我知道，在脱水、疲劳和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血压可能会突然升高，这也是当前最大的风险之一。

“这我知道。”对我的血压进行监测是马修的职责。作为一名吸血鬼丈夫，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严肃。“不过，如果你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血压就无法保持稳定了。”

“这是我怀孕的第二十五个星期了，马修。10月马上就到了。”

“我知道。”

^① 指某些孕妇在妊娠24周左右，因高血压、蛋白尿而出现头痛、眼花、恶心、呕吐、上腹不适等症状。

根据医生的说法，过了10月1日，我就不能再坐飞机了。如果我们继续待在纽黑文工作，要想去博德利图书馆，我就只能采取轮船、飞机和汽车相结合的交通方式。即使是现在，我也只能乘坐不超过三个小时的航班。

“我们仍然可以坐飞机去牛津。”马修知道我在担心什么，“我们可以先到蒙特利尔，再先后飞到纽芬兰、冰岛和爱尔兰。如果你一定要去伦敦的话，我们总是有办法的。”他的表情说明，他和我对于这种像玩“跳房子”游戏一样穿越大西洋的方式所适用的情况有着不同的理解。“当然，如果你想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欧洲。”

“我们还是不要自找麻烦了。”我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谈谈你今天的计划吧。”

“克里斯和米丽娅姆认为他们找到了一种理解血怒基因的新方法，”马修说，“他们正在计划用马库斯关于非编码DNA^①的理论对我的基因组进行排查。他们目前的假设是，这种DNA可能包含一种触发开关，而这种开关可以控制血怒在某个个体身上显现的方式和程度。”

“这就是马库斯所说的垃圾DNA——就是基因组中不负责对蛋白质进行编码的占比98%的DNA，对吧？”我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水，把盖子拧开，以显示我的补水决心。

“没错。我仍然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但他们收集的证据很有说服力。”马修苦笑道，“正像克里斯说的那样，我已经成了孟德尔学派的老顽固了。”

“是的，但你是我的孟德尔学派老顽固，”我说。马修笑了。

“如果马库斯的假设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找到治愈血怒的方法有什么意义？”

马修的笑容消失了：“这可能意味着不存在治疗方法——意味着血怒是一种先天性的遗传病，而这种病症又是多种因素混合作用下的结果。相比之下，由某种细菌或单个基因突变等单一明确因素导致的疾病要更容易治愈。”

“我的基因组能否起到帮助作用？”自从我做了超声检查以后，我们对婴儿进行了大量讨论，推测巫师的血液——尤其是编织者的血液——可能对血怒基因产生的影响。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成为科学实验品，尤其是在见到本杰明那个可怕的实验室以后。不过，我并不反对为科学的进步贡献出我自己的微薄之力。

“我不想让你的DNA成为接下来的科研对象。”马修大步走到窗边，“我当时根本就不应该在牛津采集你的样本。”

我忍住了一声叹息。马修曾一次次艰难地为我赢取自由，一次次有意识地压制自己的过度占有欲望，不让我感到窒息。因此，他的专制天性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宣泄口。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试图用修筑大坝来抵挡汹涌的河流。而且，马修找不到本杰明，释放被俘虏的女巫，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就像我对《阿什莫尔782号》缺页的追查工作那样，马修收到的每一条有关本杰明当前位置的线索都会走入死胡同。就在我想要规劝他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铃声很独特——是《同情魔鬼》^①的开头——我一直没能改成其他铃声。给手机预装系统的时候，有人把这个铃声和电话簿中的一个联系人绑定起来，还无法撤销。

“你哥给你打电话了。”马修那冰冷的声音足以将“老实泉”^②

^① 或称“垃圾DNA”，是指不包含制造蛋白质的指令，或是只能制造出无转译能力RNA的DNA序列。

^① Sympathy for the Devil，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的一首歌曲。

^② 美国黄石公园中的热喷泉。

的泉水冻住。

“你想干什么，鲍德温？”我不需要和他说客套话。

“你对我的不信任伤害了我，妹妹。”鲍德温笑道，“我在纽约。我想我应该去一趟纽黑文，看看你住得舒不舒服。”

马修那对吸血鬼耳朵将我和鲍德温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听到哥哥的话语，他发出了一句愤怒的诅咒。

“马修和我在一起。加洛格拉斯和米丽娅姆住在一个街区以外。你还是操心自己的事情吧。”我把电话从耳朵上拿下来，准备迅速挂掉。

“黛安娜。”鲍德温的声音很有穿透力，我那双人类的耳朵也听到了。

我重新把手机拿到耳边。

“还有一只吸血鬼在马修的实验室里工作——他现在的名字叫作理查德·贝灵厄姆。”

“是的。”我看了看马修，他正以一种看似放松的姿势站在窗前——两条腿稍微分开，两只手在身后紧紧握在一起。这是一种准备出击的姿势。

“在他身边要小心。”鲍德温的语气平静下来，“你也不想让我命令马修做掉贝灵厄姆吧？不过，如果我认为他掌握的信息可能对我们家族造成不利的影响，我会毫不犹豫地下达诛杀命令。”

“他知道我是巫师，而且知道我怀孕了。”显然，鲍德温对我们纽黑文的生活非常了解。我没有必要隐瞒事实。

“那座乡下小镇的每只吸血鬼都知道的。他们经常来纽约。”鲍德温停了一会儿，“在我的家族里，如果你制造了麻烦，你——或者马修——就得把它处理干净。你们的选择就是这些。”

“能聆听您的教导总是让人感到很高兴啊，哥哥。”

鲍德温笑了笑。

“就这些吗，老爷？”

“你应该说‘先生’。需要我带你复习一遍吸血鬼的律法和礼仪吗？”

“不了。”我啐出这句话。

“很好。告诉马修，不要拒接我的电话，这样我们就需要重复这种谈话了。”电话挂断了。

“我去你——”我忍不住说道。

马修将手机从我的手里夺过来，扔到屋子的另一头。手机摔在已经沦为摆设的壁炉架上，发出了悦耳的打碎玻璃的声音。接着，他双手捧着我的脸，仿佛刚才那个暴力瞬间只是一种幻觉。

“我得再买个手机了。”我仔细看着马修那愤怒的双眼。这双眼睛能够忠实地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放松的时候，眼睛是灰色的；有情绪的时候，眼睛会变成绿色，瞳孔会放大，挤得眼眶里只剩虹膜最外层的一圈亮环。此刻，灰色和绿色正在激烈争夺在眼眶中的统治地位。

“鲍德温一定会在今天送一个过来的。”马修盯着我那跳动的喉咙。

“希望你的哥哥不会亲自过来送手机。”

马修的目光移到了我的嘴唇上。“他不是我的哥哥。他是你的哥哥。”

“打扰了！”楼下大厅里传来了加洛格拉斯那愉快的洪亮声音。

马修吻得很用力，也想吻得更深一些。我配合着他，故意松弛后背和嘴巴，让他至少在这一刻感觉到自己才是那个老大。

“哦。不好意思。我要回避一下吗？”加洛格拉斯已经站在了楼梯上。接着，他抽了抽鼻子，闻到了我丈夫那强烈的丁香味道。“出了什么事，马修？”

“只有鲍德温意外暴毙，我心中的怒火才能熄灭。”马修恶狠狠地说。

“我还以为出事了呢。我想，你可能想让我陪婶婶去图书馆。”

“为什么？”马修问道。

“米丽娅姆打来了电话。她心情不好，想让你‘从黛安娜的内裤里钻出来，来到我的实验室里’。”加洛格拉斯看着手掌，上面写着一段文字。“没错。她就是这么说的。”

“我去拿包。”我喃喃说道，从马修怀里挣脱出来。

“你们好啊，苹果和豆子。”加洛格拉斯看着冰箱上的图片，沉醉道。他觉得把孩子称为宝宝 A 和宝宝 B 显得不够尊重，就给他们都起了外号。“豆子的手指和我奶奶的手指一样啊。你注意到了吗，马修？”

在去往校园的路上，加洛格拉斯不停地和我们开玩笑，营造出轻松的氛围。马修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拜内克图书馆，仿佛是在担心鲍德温突然从道路旁边跳出来，交给我一部新手机，再提出一个严重警告。

离开德·克莱蒙家族的陪伴，我松了一口气，打开门，走进了那个研究室。

“我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转手经历！”看到我来后，露西发出了感叹，“这么说，约翰·迪伊的确拥有过《伏尼契手稿》？”

“没错。”我放下手中的铅笔和一叠纸。除了魔法，我只带了这些东西。幸运的是，金属探测器探测不到我的法力。“迪伊把《伏尼契手稿》给了鲁道夫皇帝，换来了《阿什莫尔 782 号》。”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比这要复杂一些，因为每当加洛格拉斯和马修在场时，物品的转移过程都会变得更加复杂。

“博德利图书馆那本缺了三页纸的手抄本？”露西双手托腮，低头看着散落在桌子上的笔记、剪报和信件。

“在《阿什莫尔 782 号》被送回英国之前，爱德华·凯利取走了那三页纸。他暂时将其保存在了《伏尼契手稿》里。不知什么时候他把其中两页纸给了别人。不过，他留下了一页纸，那张纸上有一幅树

木插图。”这的确复杂得令人难以想象。

“所以，一定是凯利将《伏尼契手稿》以及那幅树木插图送给了鲁道夫皇帝的植物学家雅各布斯·德·特珀涅克兹，也就是在第一页背面签名的那个人。”在时间的洗礼下，签名的墨迹已经褪色，但露西给我看了人们在紫外线照射下拍出来的签名照片。

“很有可能。”我说。

“在这个植物学家之后，它落到了一个炼金术士的手里？”露西在《伏尼契手稿》流转的时间轴上做了一些注释。由于我们一直在添加和删除各种标记，这个时间轴显得有点乱。

“格奥尔格·巴雷什。我没能找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我看了看我的笔记，“巴雷什是德·特珀涅克兹的朋友，马尔奇从他那里拿到了《伏尼契手稿》。”

“《伏尼契手稿》上画着奇怪的植物，这显然会引起植物学家的兴趣——更不要说《阿什莫尔 782 号》上的那幅树木插图了。不过，炼金术士为什么也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呢？”露西问道。

“因为《伏尼契手稿》上的一些插图与炼金设备有相似之处。制作哲人石的原料和制作程序是一种需要严格保守的秘密，炼金术士常常将它们隐藏在代表植物、动物甚至是人的符号之中。”《生命之书》同样具有现实与象征意义相结合的强烈特征。

“阿塔纳斯·珂雪对文字和符号也很感兴趣。所以你才认为他也会对树木的插图和《伏尼契手稿》产生兴趣。”露西缓缓说道。

“是的。所以格奥尔格·巴雷什所说的在 1637 年他寄给珂雪的那封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但那封信却消失了。”我把一个文件夹丢给露西，“我在斯坦福认识的那个研究珂雪的专家现在就在罗马。

她特意去了收藏珂雪大量信件宗座额我略大学^①档案馆进行查找。她寄给我一份巴雷什 1639 年写给珂雪的信件的副本。其中提到了他们之前的交换，但是档案馆的耶稣会会士^②告诉她，原件已经找不到了。”

“当图书管理员说‘找不到了’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怀疑。”露西咕哝着说。

“我也是。”我想到了自己和《阿什莫尔 782 号》有关的经历，感到一丝讽刺意味。

露西打开文件夹，发出一声抱怨。“这是拉丁文啊，黛安娜。你得告诉我上面写的是什么。”

“巴雷什认为珂雪也许可以解开《伏尼契手稿》的秘密。珂雪当时正在研究埃及象形文字，这让他成了国际名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向他寄送神秘的文本和字体。”我解释道，“为了吊起珂雪更强烈的兴趣，巴雷什分别在 1637 年和 1639 年将《伏尼契手稿》的部分副本寄到了罗马。”

“但他并没有具体提到什么树木的插图。”露西说。

“是的。不过，巴雷什仍然有可能把这幅插图作为额外的诱饵寄给了珂雪。这幅图的质量比《伏尼契手稿》上那些图片的质量要高得多。”我坐回椅子上，“恐怕我能取得的进展应该就这么多了。关于威尔弗里德·伏尼契购买这个手稿的那次交易，你还有什么发现？”

就在露西张开嘴巴要回答的时候，一位图书管理员叩击房门，然后走了进来。

“你的丈夫打来了电话，毕晓普教授。”他目光中带着非难，“请

告诉他，我们又不是宾馆的电话交换机，不会转接打给顾客的电话。”

“抱歉，”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我的手机今天早上出了点问题。我的丈夫有点……呃，保护欲过强。”我带着歉意指了指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图书管理员的怒气似乎有了轻微的缓和，他指了指墙上一部闪着灯的电话。“用那个打。”

“鲍德温怎么来得这么快？”电话接通后，我问马修。在我看来，这是唯一能让马修给图书馆主机打电话的理由。“他是坐直升机来的吗？”

“不是鲍德温。关于《阿什莫尔 782 号》里面那张化学婚礼图片，我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怎么个奇怪法？”

“你过来看看吧。我不想通过电话里说。”

“马上到。”我挂上电话，转向露西，“真对不起，露西，我得走了。我丈夫想让我帮个忙，他的实验室出了问题。我们可以稍后再继续吗？”

“当然了。”露西说。

我犹豫了一下。“你愿意跟我过去吗？你可以见见马修——然后看看《阿什莫尔 782 号》上的一张纸。”

“神秘纸页之一吗？”露西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等我一分钟，我们楼上见。”

我们向外面跑去，迎面撞上了我的保镖。

“你慢点，婶婶。别晃到宝宝。”加洛格拉斯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扶稳，然后低头看到了我那矮小的同伴。“你没事吧，小姐？”

“你是问，问我吗？”露西张口结舌。她仰起头，以便和眼前的大个子盖尔人对视。“我没事。”

① 又称格列高利大学或宗座格列高利大学，是天主教罗马教廷一所大学，始建于 1551 年。教学语言是拉丁语，主要培养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研究者。

② 耶稣会 (The Society of Jesus) 成员的统称。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又名耶稣连队。

“随口问问。”加洛格拉斯和蔼地说，“我长得就像满帆的大帆船^①一样大。曾经有一些比你个头大得多的男人和我相撞，最后他们都皮青脸肿的。”

“这是我丈夫的侄子，加洛格拉斯。加洛格拉斯，这是露西·梅里韦瑟。她和我们一起走回家。”做完这段简略的介绍，我立即朝克莱恩生物学大厦的方向走去，我的包上下拍打着我的屁股。加洛格拉斯笨拙地紧走几步，把包从我身上取下来。

“他拿着你的书？”露西低声说道。

“还有随身物品，”我低声回答道，“如果我同意的话，他会把我整个人都抱起来。”

加洛格拉斯扑哧一声笑了。

“快点。”我那双破旧的运动鞋在马修和克里斯工作的办公楼里光滑的地板上发出吱吱的声响。在克里斯实验室的门口，我刷了一下ID卡，门开了。米丽娅姆正在里面等着我们，她低头看了看手表。

“时间到！”她叫道，“我又赢了。给我十美元，罗伯茨。”

克里斯发出一声抱怨。“我本来以为加洛格拉斯一定会让她放慢速度的。”今天的实验室里很安静，只有四五个人在工作。我朝烧杯招了招手。史考莉也在，她的旁边是穆尔德和一台电子秤。

“很抱歉打扰你们研究了。不过，我们想让你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所发现的事情。”马修看了一眼露西。

“马修，这位是露西·梅里韦瑟。我觉得应该让露西看看《阿什莫尔 782 号》上的那张纸，因为她一直在寻找另外两张丢失的纸页。”我解释道。

“很高兴见到你，露西。过来看看你正在帮助黛安娜寻找的东西吧。”马修的表情从警惕转变成了热情，他指了指穆尔德和史考莉。“米丽娅姆，你能在实验室系统里把露西登记成客人吗？”

“已经登记完了。”米丽娅姆拍了拍克里斯的肩膀，“死盯着基因图谱是没有用的，罗伯茨。休息一会儿吧。”

克里斯将钢笔扔到桌子上。“我们需要更多数据。”

“我们是科学家。我们当然需要更多数据。”克里斯和米丽娅姆之间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不管怎么样，先过来看看这幅美丽的插图吧。”

“哦，好的。”克里斯嘟囔道，他向米丽娅姆露出了一个腼腆的笑容。

炼金术婚礼的插图被摆放在一个木质书架上。不管我看了多少次，这幅画面总是让我感到非常震撼——这不仅仅是因为水银和硫黄的拟人化形象看上去很像是我和马修。这对化学夫妇的周围环绕着如此多的细节：岩石景观，婚礼上的宾客，见证这场仪式的神秘且具有象征意义的野兽，用燃烧的翅膀将整个画面包围起来的凤凰。书页旁边似乎是一台平平的金属邮包秤，托盘里放着一张空白羊皮纸。

“请看史考莉能从上面发现哪些东西。”马修把发言的机会交给了这名学生。

“这幅带有插图的纸页非常重，”史考莉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下面眨了眨，“我是说，它超过了一张纸应该具有的重量。”

“我和萨拉都认为它很重。”我看着马修，“还记得麦迪逊那所房子最初把这页纸交给我们的情景吗？”我低声提醒道。

马修点了点头。“也许吸血鬼感觉不到这一点。即使现在看到了史考莉展示出来的证据，我仍然感觉这张纸是完全正常的。”

“我从网上一个制作传统羊皮纸的制造商那里订购了一些牛皮纸，”史考莉说，“今天早上到货了。我把纸张裁剪成一样的尺寸——

^① Galleon，一种大型多甲板帆船，在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各国主要用作武装货船。

9 英寸乘 11.5 英寸——然后称了称重量。我给你剩了一些边角料，克莱蒙教授。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用你开发的探针在那些纸上练习。”

“谢谢你，史考莉。这个主意不错。而且，我们可以在现代牛皮纸的核心部位采集一些样本，用来相互比较。”马修笑道。

“你们可以看到，新的牛皮纸重量只有 1.5 盎司多一点。”史考莉接着说道，“当我第一次测量毕晓普教授那张纸时，它的重量是 13 盎司——相当于将近九张普通牛皮纸的总重量。”史考莉取下那张新鲜的小牛皮，将《阿什莫尔 782 号》里的纸页放在托盘上。

“墨水的重量不足以解释这种矛盾。”露西戴上眼镜，仔细看了看数字读数。“而且，《阿什莫尔 782 号》里的羊皮纸看上去还要薄一些。”

“它的厚度大约是牛皮纸的一半。我测过了。”史考莉推了推眼镜。

“但是《生命之书》有一百多页——很可能将近两百页。”我简单算了算，“如果一页纸的重量是 13 盎司的话，整本书的重量将接近 150 磅。”

“不止如此。每一页的重量并不是保持不变的，”穆尔德说道。他指了指秤上的数字读数。“看，克莱蒙教授。重量又下降了。现在已经变成了 7 盎司。”他拿起一块写字板，记下了时间和重量。

“今天上午的数字一直在随机波动，”马修说，“幸运的是，史考莉的判断力很强，将纸页留在了秤盘上。如果她直接将纸页取下来，我们就会错过这个现象。”

“我也不是有意那样做的。”史考莉涨红了脸，降低了声音，“当时我去了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读数已经涨到了 1 磅。”

“你的结论是什么，史考莉？”克里斯用教师的口气问道。

“我没有结论，”史考莉显然很沮丧，“牛皮纸的重量不可能自动升高和降低。它不是活物。我所观察到的现象是不合理的！”

“欢迎来到科学的世界，我的朋友，”克里斯笑道。他转向史考

莉的同伴。“你怎么看，穆尔德？”

“这张纸显然是某种魔法容器。它的内部还包含着其他纸页。它的重量之所以产生变化，是因为它与手抄本的其他纸页之间仍然存在某种联系。”穆尔德扫了我一眼。

“我想你说得没错，穆尔德。”我笑道。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那里，每十五分钟记录一次重量。也许，这种变化存在某种模式。”穆尔德提议道。

“这计划听上去还不错啊。”克里斯用赞许的目光看了看穆尔德。

“那么，毕晓普教授，”穆尔德谨慎地说，“你认为这张书页里真的包含其他书页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阿什莫尔 782 号》就是一个重写本，带有魔法的重写本。”露西的想象力迸发出了火花。

根据今天我在实验室的经历，我认为人类比我们这些生物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它的确是重写本，”我证实了露西的说法，“不过，我从不认为《阿什莫尔 782 号》是——你刚才是怎么说的，穆尔德？”

“魔法容器。”穆尔德看上去很高兴。

我们已经知道，《阿什莫尔 782 号》的文字和基因信息具有极大的价值。如果穆尔德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本书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未曾发现的秘密。

“你几个星期以前采集的 DNA 样本有结果了吗，马修？”如果知道这张羊皮纸来自哪种生物，我们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头绪。

“等一下。你从这张手抄本上取走了一块，然后对其进行了化学分析？”露西仿佛受到了惊吓。

“只是从页面核心部位取走了很小的一块。我们在页边插入了一个微型探针。你根本看不到我们扎出来的洞——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

到。”马修安慰道。

“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露西说道。

“因为这种技术是克莱蒙教授开发的，他还没有和全班同学共享这种技术。”克里斯用责难的目光看了看马修，“不过，我们会改变这一点的，对吧，马修？”

“也许吧。”马修说。

米丽娅姆耸了耸肩。“别藏着了，马修。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用这种方法从各种软组织^①样本上提取DNA。现在也该让其他人玩玩这种技术了。”

“我们就不打扰你对这张纸的研究了，史考莉。”克里斯的脑袋向实验室另一边歪了歪，显然是在请我们过去说话。

“我能摸一摸吗？”露西的眼睛盯着那张纸。

“当然。毕竟，这张纸多年来一直在被人触摸。”马修说，“穆尔德，史考莉，你们能帮帮梅里韦瑟女士吗？等你想走的时候，露西，请告诉我们，我们会送你回去工作。”

从露西那渴望的表情判断，我们的谈话时间足够了。

“怎么了？”我问克里斯。避开学生以后，克里斯露出了忧虑的表情，似乎遇到了麻烦。

“想了解关于血怒的更多信息，我们需要更多数据。”克里斯说道，“我应该提前说明，米丽娅姆，我不是在批评你和马修的工作成果。考虑到你们的大部分DNA样本都是取自很久以前的死人——或者活人——你们的工作已经很出色了。不过，DNA的质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而且，要想对你的病因得到准确的结论，我们还需要画出精灵和巫师的基因图谱，并对他们的基因组进行测序。”

^① 人体的皮肤、皮下组织、肌肉、肌腱、韧带、关节囊、滑膜囊，神经、血管等。

“那么我们就去获取更多数据吧，”我松了一口气，“我还以为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呢。”

“这的确是严重的问题，”马修严肃地说，“巫师和精灵的基因图谱之所以不太完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于获取活体捐献者的DNA样本，我并没有更好的方法。当然，阿米拉和哈密什愿意主动提供他们的样本，阿米拉在旧馆瑜伽课堂上的一些常客也愿意提供自己的DNA。”

“不过，如果你想更加广阔的生物群体之中获取样本，他们就会问你这些样本的用途。”现在我明白了。

“还有一个问题，”克里斯说，“我们所拥有的具有马修血统的DNA太少，不足以建立一个能够确定血怒遗传方式的谱系。我们只有马修、他的母亲以及马库斯·惠特莫尔的样本。”

“为什么不让马库斯去新奥尔良呢？”米丽娅姆向马修问道。

“新奥尔良有什么？”克里斯敏锐地问道。

“马库斯的孩子。”加洛格拉斯说。

“惠特莫尔还有孩子？”克里斯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马修，“有多少？”

“不少，”加洛格拉斯把头扭向一边，“还有孙子。而且，和其他后代相比，疯狂迈拉继承到了更严重的血怒，不是吗？你一定也想得到她的DNA。”

克里斯的拳头重重地砸在实验台上，一排空试管像骨头一样发出铛铛的声音。

“真该死，马修！你告诉我，你没有其他活着的后代了。当你的孙子和曾孙在波旁街上跑来跑去的时候，我一直就在这三个家族成员的样本检测结果上浪费时间！”

“我不想打扰马库斯，”马修简短地说，“他还有其他事情。”

“比如？另一个精神错乱的兄弟？几个星期以来，那个孽种的视频网站上一直都没有动静，但是这种情况一定不会持续下去的。本杰明再次出现的时候，要想用计谋打败他，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预测模型和直觉！”克里斯大声说道。

“请冷静一下，克里斯，”米丽娅姆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和巫师和精灵的基因组相比，吸血鬼的基因组数据已经很好了。”

“但它在某些位置仍然很不可靠，”克里斯反驳道，“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寻找垃圾 DNA 了。我需要更多巫师、精灵和吸血鬼的 DNA——马上^①。”

“Game Boy、Xbox 和黛西都愿意接受采样，”米丽娅姆说道，“这违反了现代研究规范，不过我想，只要你稍后公开这件事的话，这也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规则，克里斯。”

“Xbox 说，皇冠大街上的一家俱乐部里有许多精灵出没。”克里斯揉了揉疲惫的眼睛，“我会去那里招募一些志愿者。”

“你不能去那儿。你是人类，而且还是教授，会很显眼的。”米丽娅姆坚定地说，“让我来吧。我比你更加可怕。”

“只有在天黑以后才可怕。”克里斯抛给她一个长长的笑容。

“好主意，米丽娅姆。”我急忙说道。我不想听他们描述日落以后米丽娅姆的样子。

“你可以提取我的样本，”加洛格拉斯说道，“我不是马修的直系亲属，但我的基因信息也是有用的。而且，纽黑文还有很多其他的吸血鬼。给伊娃·耶格尔打个电话。”

“鲍德温的那个伊娃吗？”马修非常吃惊，“自从伊娃发现鲍德温在 1911 年德国股市崩盘中起到的作用并离开他以后，我就一直没

有见过她。”

“我想，他们两个人都不会欣赏你这种轻率的，马修。”加洛格拉斯责备道。

“让我猜猜看：她就是经济系新招的那个教员吧，”我说，“太棒了。鲍德温的前任。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你遇到过纽黑文的其他吸血鬼吗？”马修问道。

“遇到过几个。”加洛格拉斯含糊地说。

正当马修准备进一步询问时，露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就在刚才这段时间里，《阿什莫尔 782 号》那张纸的重量改变了三次。”她惊讶地摇着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的。我不想中断你们的谈话，但我现在得回拜内克图书馆了。”

“我跟你一起，露西，”我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对《伏尼契手稿》的研究成果呢。”

“我的成果并没有这些科学成果那样令人振奋。”露西带着歉意说道。

“但是对我来说，你的发现是很重要的。”我给了马修一个吻，“晚上见。”

“我今天下午早些时候就能回到家。”他把我抱住，嘴巴贴在我的耳朵上。他接下来发出的声音很轻，即使是吸血鬼也很难偷听到。“不要在图书馆待太长时间。别忘了医生的嘱咐。”

“我没忘，马修，”我向他保证道，“再见，克里斯。”

“回头见。”克里斯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很快放开了我。他用责备的目光低头看着我那突出的肚子。“你的一个孩子刚刚击我。”

“或者用膝盖顶了你一下。”我笑着用一只手抚摸着肚子，“他们俩这些天很活跃。”

马修看着我，目光中包含着自豪、温柔和一丝忧虑。我仿佛落在

^① 原文是拉丁语“statim”的缩写 stat。

了一堆刚刚降下的雪里，既松软又柔软。如果是在家里，他就会抱住我，感受婴儿的蹬踢，欣赏他们的脚丫、拳头和肘部的轮廓。

我羞怯地朝他笑了笑。米丽娅姆清了清嗓子。

“要当心，加洛格拉斯。”马修低声说道。这不是随意的道别，而是一道命令。

他的侄子点了点头。“我会像保护自己的妻子那样去保护婶婶的。”

我们一边谈论着《伏尼契手稿》和《阿什莫尔 782 号》，一边迈着更为稳健的步伐返回拜内克图书馆。露西现在对这个秘密更加沉迷了。加洛格拉斯建议我们买点东西吃，所以我们在华尔街^①的一家披萨店里待了一会儿。我看见了一个历史系同事坐在一个破旧的简易小隔间里，面对着一堆索引卡片和一大瓶软饮料^②。我朝她挥手，但她一直埋头于工作，没有注意到我。

我们把加洛格拉斯留在拜内克图书馆外面的“岗位”上，然后带着我们迟来的午餐走向员工休息室。其他人都已经吃完了，所以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露西一边吃，一边向我介绍她的发现。

“耶鲁那个神秘的手抄本是威尔弗里德·伏尼契 1912 年从耶稣会会士那里买到的，”露西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健康沙拉里的黄瓜，“他们当时正在罗马城外的蒙德拉戈内别墅悄悄变卖他们的收藏品。”

“蒙德拉戈内？”我摇着头，想到了科拉。^③

“是的。这个名称来源于教皇额我略十三世的纹章图案^④——就

是那个改革历法的教皇。你也许比我更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我点了点头。在穿越到 16 世纪晚期的那些日子里，要想弄清每一天的日期，你必须对额我略的历法改革有所了解。

“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候，罗马耶稣派学院里的三百多本书被转移到了蒙德拉戈内别墅。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这次转移的具体细节，只知道在意大利统一期间，人们没收了一些教会财产。”露西用叉子叉起一块不太红的小番茄，“据说，送到蒙德拉戈内的图书是那座学院图书馆里最有价值的图书。”

“是吗。不知道我能不能得到这些图书的清单。”我还得去麻烦那位斯坦福的朋友，因为这些书里可能隐藏着某张缺页的线索。

“值得一试。伏尼契当然不是唯一感兴趣的收藏家。蒙德拉戈内别墅的那次拍卖会是 20 世纪规模最大的私人图书拍卖会之一。这个手抄本差一点落到另外两位买家的手里。”

“你知道那两个买家是谁吗？”我问道。

“现在还不知道，但我正在查。其中一个来自布拉格。这就是我的全部发现。”

“布拉格？”我感到有些头晕。

“你看上去不太舒服，”露西说，“你应该回家休息了。我会在这里继续研究的，你明天再来吧。”她盖上了泡沫塑料餐盒。

“婶婶，这次你出来早了。”当我离开大楼时，加洛格拉斯说道。

“研究遇到了一点麻烦。”我叹了口气，“今天的进展小得就像三明治中间的菜肉，被两块厚厚的失望夹着。希望马修和克里斯能在实验室里取得更多进展，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也许我应该说，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① 此处指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华尔街，而不是指位于纽约曼哈顿的金融中心。

② 指酒精含量低于 0.5% (质量比) 的天然的或人工配制的饮料。

③ 蒙德拉戈内 (Mondragone) 一词含有 dragon (龙)。

④ 教皇额我略十三世的盾形纹章中画有一头龙。

“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的，”加洛格拉斯审慎地点了点头，“这是个永恒的真理。”

我们穿过绿地，走过法院和市政厅之间的街道。我们在法院街穿过铁轨，朝我的房子走去。

“你在伍斯特广场的那个公寓是什么时候买的，加洛格拉斯？”我终于有时间提出涉及德·克莱蒙家族与纽黑文之间关系的一个问题了，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在你来到这里任教之后，”加洛格拉斯说道，“我想确保你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马库斯经常编故事，要么是他的家里进了强盗，要么他的车子被别人蓄意破坏。”

“我想，马库斯现在不住在这里，对吧？”我挑起了眉毛。

“哦，是的。他已经几十年没有来纽黑文了。”

“现在这里非常安全。”我看了看法院街上这段只允许步行的林荫道，这是一块位于市中心、由住宅环绕的“飞地^①”。和以前一样，这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只黑猫和一些盆栽植物。

“也许吧。”加洛格拉斯不是很肯定。

当我们走到通往前门的台阶脚下时，一辆黑色的汽车突然停在了我们刚刚经过的法院街和橄榄街的十字路口。车子还没有熄火，一个长着沙黄色头发的瘦高年轻男子就从副驾驶座上走了出来。他的胳膊和腿很长，宽宽的肩膀和苗条的身材显得不成比例。我想，他一定是大学生，因为他穿着深色牛仔裤和黑色T恤——标准的耶鲁学生装。他的脸上戴着一副太阳镜。他弯下腰，和司机说着什么。

“上帝啊。”加洛格拉斯仿佛见到了鬼魂，“这不可能。”

我端详着这个大学生，但是没有认出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年轻人的目光转向了我。镜片没能挡住吸血鬼冰冷的注视带给我的刺痛感。他摘下眼镜，向我露出了一个有些歪斜的微笑。

“您可真难找，罗伊登夫人。”

^① 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比如美国的阿拉斯加。文中是一种比喻，不是真的飞地。

18

那个声音。我上次听到它时，它的音调还很高，也没有从喉咙后面发出的那种低沉的声音。

那双眼睛。金棕色的眼睛中带着一丝金黄和草绿色。这双眼睛看上去仍然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更成熟。

他的笑容。左边的嘴角总是扬得比右边的嘴角高一些。

“杰克？”我心头一紧，说不出话来。

一头一百磅的白犬从后座伸出了爪子，它跃过变速杆，跳过开着的车门，长毛随风飘舞，粉色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来。杰克抓住他的项圈。

“待着别动，罗贝罗。”杰克理了理那只狗蓬乱的毛发，让那双像纽扣一样的黑眼睛露出来。罗贝罗用崇拜的目光望着他，使劲儿摇着尾巴，然后坐在那里喘着气，等候新的指示。

“你好，加洛格拉斯。”杰克不慌不忙地朝我们走来。

“杰基^①。”加洛格拉斯非常激动，“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我的确死了，然后又活过来了。”杰克低头看着我，不知道我是否欢迎他。我毫不犹豫地抱住了他。

“哦，杰克。”他的身上已经没有了儿时热面包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煤火和晨雾的味道。他犹豫了片刻，然后用瘦长的胳膊抱住了

我。他比之前更加高大，更加成熟，但他仍然给人一种脆弱的感觉，仿佛那成熟的外表只是一层外壳而已。

“我很想你。”杰克低语道。

“黛安娜！”马修出现在了两个街区以外，他看到了挡在法院街入口处的汽车以及抱着我的陌生人。虽然加洛格拉斯站在我身边，但他一定以为我被劫持了。在本能的驱使下，马修箭一般冲了过来。

罗贝罗发出了低声的咆哮，以示警告。可蒙犬和吸血鬼有许多相似之处：天生喜欢保护自己所爱的对象，忠于家庭，个头足够大，能够打败狼和熊，宁死也不愿意向另一种生物投降。

杰克没有看到马修，但他感受到了威胁。他在我眼前变成了一种来自噩梦的生物，张着嘴，露出牙齿，眼睛变成黑色，目光也变得呆滞起来。他紧紧地抱着我，挡住身后任何可怕的事物。不过，他也抱得我呼吸困难。

“天哪！为什么你也……”我气喘吁吁。我现在没法提醒马修那个脆弱的阳光少年从某人那里继承到了血怒。

就在马修即将越过汽车引擎罩的时候，一个人从驾驶座里钻出来，抓住了马修。我感到头昏眼花，心里想，这个人能把马修拉住，一定也是吸血鬼。

“等等，马修。那是杰克。”他那低沉的声音和独特的伦敦口音使我回想起“吸血鬼等着一滴血掉入口中”这样令人不快的场景。

安德鲁·哈伯德。伦敦吸血鬼之王居然来到了纽黑文。我双眼直冒金星。

马修咆哮着扭动身躯。哈伯德的脊柱撞到了汽车的金属框架上，发出骨头碎裂的巨大声响。

“那是杰克。”哈伯德掐着马修的脖子，试图让马修能听到他的话。

^① 杰克的昵称。

这一次，马修听见了。他睁大眼睛，朝我们的方向看去。

“杰克？”马修嘶哑着声音。

马修的声音穿透了血怒的黑色阴霾。杰克没有转身，把头转向一边。“罗伊登老爷？”他放开双手。

我深吸了一口气，驱散了眼前闪烁的星星，然后本能地把手放到肚子上。我感受到了令人安心的一击，然后又是一击。罗贝罗嗅了嗅我的手和脚，仿佛是在研究我和他主人的关系。然后，他坐到我的前面，冲着马修咆哮起来。

“这是个梦吗？”他的男低音里还残留有一丝那个曾经的流浪儿童的声音。杰克把眼睛紧紧地闭上，似乎害怕眼前的梦境会突然消失。

“这不是梦，杰克，”加洛格拉斯轻柔地说，“请放开罗伊登夫人吧。马修是不会伤害他的伴侣的。”

“哦，上帝。我碰到了她。”杰克似乎很害怕。他慢慢地转过身，举起双手，摆出投降的姿势，准备接受马修认为应该给予他的一切惩罚。杰克那双正在恢复正常的眼睛又变黑了。不过，他并没有生气。那么，为什么血怒又重新出现了呢？

“嘘，”我轻轻地把他手拉下来，“你已经碰过我很多次了。马修不会在意的。”

“我之前……不是……这样的。”杰克紧张的声音中蕴含着一种自我厌恶。

马修缓缓地走过来，生怕吓到杰克。安德鲁·哈伯德关上车门，跟在他身后。这个来自伦敦的吸血鬼以乐善好施著称，收养了一批不同种族和年龄的生物。和几个世纪前相比，他的样子几乎没有变化：金色的头发，白皙的面庞，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不过，他那蓝灰色的眼睛和灰暗的服装与之前白色的装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是他唯一的一个变化。他仍然又高又瘦，肩膀很宽，稍微有些驼背。

当两只吸血鬼向我们走近时，狗吠中的威吓意味更强烈了，它张开大嘴，露出尖利的牙齿。

“过来，罗贝罗。”马修命令道。它蹲了下来，耐心等待。

“这只狗只认一个人，”哈伯德警告道，“他只听杰克的话。”

罗贝罗的湿鼻子钻进了我的手里。接着，它嗅了嗅主人，然后抬起头又嗅了嗅，走向马修和哈伯德。它认出了哈伯德神父，对马修进行全面的“侦查”。之后，它的尾巴从左边移到右边。这算不上是摇尾巴，但它凭借本能已经承认了马修才是这群人里的头。

“好孩子。”马修站起来，指了指它的脚后根。罗贝罗顺从地在他的脚边转圈，并且跟着马修来到我、杰克和加洛格拉斯的面前。

“没事吧，我的心肝儿？”马修低声说道。

“当然。”我还是有点呼吸急促。

“你呢，杰克？”马修把一只手放到杰克的肩膀上。这不是德·克莱蒙家族典型的见面礼，而是一个父亲在长久的别离后和他的儿子打招呼——这位父亲担心儿子曾遭受过深重的苦难。

“我现在好多了。”你直接询问杰克的时候，他永远不会撒谎。“受到惊吓的时候，我会有点反应过度。”

“我也是。”马修握住他肩膀的手稍微放松了一些，“对不起。你刚才背对着我，我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离开你的日子……不太顺利。”杰克的话音中带着轻微的颤抖，说明不只是“不太顺利”。

“我能想象得到。进屋吧，你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邀请；马修正在邀请杰克敞开心扉。听到这句话，杰克露出担忧的表情。

“你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杰克，”马修安慰道，“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也可以一言不发。不过，我们还是先进屋吧。”

你最近养的这个罗贝罗比你的第一只狗还要吵闹。如果他再这么叫下去，邻居们就要报警了。”

杰克点了点头。

马修把头扭向一边，这个动作使他看上去有点像杰克。他笑了。“我们的小男孩儿去哪儿了？我再也不需要蹲下来看着你了。”

这个小小的玩笑驱散了杰克身体里仅有的一点紧张情绪。他腼腆地笑了，用手拉了拉罗贝罗的耳朵。

“哈伯德神父也进屋吧。加洛格拉斯，你能把那辆车停在不挡路的地方吗？”马修问道。

加洛格拉斯伸出了手，哈伯德把钥匙交给他。

“后备厢里有个公文包，”哈伯德说，“把它拿出来吧。”

加洛格拉斯点了点头，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他狠狠看了哈伯德一眼，然后大步朝汽车走去。

“他一直都不喜欢我。”哈伯德理了理翻领。他穿着一件朴素的黑色外套，里面是一件黑色衬衫。即使过了六百多年，这只吸血鬼仍然保持着教士的作风。他朝我点了点头，头一次向我打招呼。“罗伊登夫人。”

“我叫毕晓普。”我希望他能想起我们上次见面时的情景以及他对我做出的承诺——根据眼前的状况，他并没有遵守那个承诺。

“好吧，毕晓普博士。”哈伯德那双混杂多种颜色的奇怪眼睛眯了起来。

“你没有信守承诺。”我低声说道。杰克不安的目光落在我的脖子上。

“什么承诺？”杰克在我身后问道。

该死。杰克的听力一直都很好，现在他又具备了超自然感受能力。我把这件事给忘了。

“我曾经发誓为罗伊登夫人照顾你和安妮。”哈伯德说。

“哈伯德神父没有食言，夫人，”杰克平静地说，“否则，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我们谢谢他了。”马修脸上挂着讽刺。他把房门钥匙扔给我。我的钥匙放在了包里，包在加洛格拉斯手上。

哈伯德伸手接住了扔给我的钥匙，把它插进锁孔。

“把罗贝罗带上楼，让它喝点水，杰克。厨房在二楼。”当马修从哈伯德身边走过时，他抓起哈伯德手里的钥匙，放进大厅桌子上的一个碗里。

杰克很听话，他喊了罗贝罗一声，沿着破旧的漆面台阶往上走。

“你死定了，哈伯德——还有把杰克变成吸血鬼的那个家伙。”马修的声音低得像是在哼哼，但还是被杰克听到了。

“你不能杀了他，罗伊登老爷。”杰克站在楼梯口，手指紧紧地扣在罗贝罗的项圈上。“哈伯德神父是你的孙子。他把我变成了吸血鬼。”

杰克转身走了，我们听到了橱柜门打开的声音，然后是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声音。这种温馨的声音和刚才那句像炸雷一样的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的孙子？”马修吃惊地看着哈伯德，“就是说……”

“本杰明·富克斯是我的尊长。”安德鲁·哈伯德的血统问题曾经一直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根据伦敦人的说法，当黑死病1349年首次传到英国时，哈伯德就已经是一名教士了。他的教区居民全部病死后，哈伯德给自己挖了一座坟墓，爬了进去。后来，某个神秘的吸血鬼将他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似乎没有人知道这只吸血鬼的真实身份。

“对你的儿子来说，我只是一个工具——他之所以把我变成吸血

鬼，是为了实现他在英国的目标。”哈伯德继续说道，“本杰明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血怒，他还想让我组建一支军队，对抗德·克莱蒙家族及其盟友。不过，他这两个计划都没有得逞，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成功地让他远离了我和我的孩子。”

“出了什么事？”马修唐突地问道。

“本杰明想得到杰克。我不能让他再次占有这个孩子。”哈伯德的回答同样很奇怪。

“再次？”那个疯子曾经和杰克在一起。我下意识地转身向楼梯走去，马修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把我抱在怀里。

“待在这里。”他命令道。

加洛格拉斯从门外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公文包和我的书包。他仔细看了看屋子里的情形，然后将手里的东西放在了地上。

“出了什么事？”他看了看马修，然后看了看哈伯德。

“哈伯德神父把杰克变成了吸血鬼。”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毕竟，杰克也能听到我们的谈话。

加洛格拉斯一下子将哈伯德推到了墙上。“你这个杂种。杰克浑身上下全都是你的味道。我还以为——”

这次被摺倒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加洛格拉斯被摔到了地板上。哈伯德一只锃光瓦亮的黑鞋踩在大个子盖尔人的胸脯上。没想到，这个看上去骨瘦如柴的人竟然如此强壮。

“你以为什么，加洛格拉斯？”哈伯德的话里充满威胁，“以为我糟蹋了一个孩子？”

楼上的杰克变得越发焦虑不安，空气中出现了一种发酸的气味。他从小就知道，普普通通的争吵可能迅速演变成暴力冲突。小时候，他甚至可以从我与马修的烦乱中看出一丝争执的迹象。

“科拉！”我本能地喊道，希望得到她的支援。

当我的火龙从我们的卧室俯冲下来，降落在楼梯中柱上的时候，马修已经消除了任何流血冲突的可能，他从后面掐着加洛格拉斯和哈伯德的脖子，把他们分开，然后使劲抖了抖，直到他们的牙齿碰撞发出咯咯的声音。

科拉愤怒地叫了一声，然后用恶毒的目光看着哈伯德神父——她准确地辨认出吵醒自己的罪魁祸首。

“哇！”杰克可爱的脑袋从栏杆上探了出来，“我早就说过，科拉能够顺利通过时光旅行的考验，H神父^①。”他高兴地叫了一声，然后“蹬蹬蹬”地从油漆木板上跑下来。杰克的动作像极了那个曾经的小男孩儿。我差一点儿掉下泪来。

科拉叫了一声，表示欢迎，然后一边喷火一边鸣叫，房屋入口处顿时充满了欢乐的氛围。她飞了起来，直线上升，用翅膀围住杰克。然后，她把头放在他的头上，轻轻地哼着，尾巴围在他的肋骨上，桃形的尾尖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罗贝罗走到主人跟前，怀疑地嗅了嗅科拉。她身上一定有家人的味道，所以它可以把她添加到负责保护的那些生物之中。他在杰克身边趴了下来，头放在爪子上，眼睛仍然注视着屋子里的一举一动。

“你的舌头比罗贝罗的舌头还要长，”杰克说道。科拉一直在用舌头舔他的脖子，他强忍不笑。“真不敢相信，她还记得我。”

“她当然记得你！她怎么会忘记那个用葡萄干圆面包喂她的人呢？”我笑着说。

当我们在俯瞰法院街的客厅里落座时，杰克体内的血怒已经消退了。他知道自己在这群人中的辈份最低，因此等到其他人都坐定之后才开始寻找自己的座位。就在他准备和狗一起坐在地板上的时候，马

^① 哈伯德神父的简称。

修拍了拍沙发坐垫。

“坐在我旁边，杰克。”马修的邀请中带着一丝命令。杰克拉了拉膝盖上的牛仔裤，然后坐了下来。

“你看上去也只有二十岁左右。”马修想让杰克也加入我们的谈话。

“二十岁吧，也可能二十一，”杰克说道，“我和伦纳德——你还记得他吧？”马修点了点头。“凭借我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记忆，我们俩推算出自己的年龄。你知道的，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只是对一些对西班牙人占领街道的恐惧，烟火的光亮还有胜利后的庆祝活动。能够记住这些事情，那我1588年的时候至少得有五岁了。”

我在心里算了算。这就是说杰克在1603年变成了吸血鬼。“瘟疫。”

那一年，瘟疫再度席卷了整个伦敦。我看到杰克脖子上有一块色斑，就在耳朵下面。那块斑看起来像是擦伤留下的，但我确定它是瘟疫溃瘍留下来的痕迹。杰克已经变成了吸血鬼，但是这个痕迹依然存在，就说明哈伯德把他变成吸血鬼的时候，他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

“是啊，”杰克低头看着两只手。他一会儿把手心翻过来，一会儿把手背翻过来。“安妮1593年死于瘟疫。当时，马洛老爷刚刚在德特福德遇刺。”

我曾想过安妮的命运，想象她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裁缝，自己做生意；也曾希望她嫁给一个好男人，生养了许多孩子。没想到，她十几岁就去世了，生命之火还没燃烧起来就熄灭了。

“1593年是一个可怕的年份，罗伊登夫人。到处都在死人。我和哈伯德神父知道她得病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杰克又一次感受到了丧亲之痛，一脸痛苦。

“你长大了，可以叫我黛安娜了。”我轻柔地说。

杰克拉扯着牛仔裤，没有回话。“你……离开后，哈伯德神父收留了我，”他继续说道，“沃尔特爵士遇到了麻烦，诺森伯兰勋爵忙

着处理宫廷中的事务，都没有时间照看我。”杰克朝哈伯德笑了笑，他显然对哈伯德怀着深深的感情。“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一帮人在伦敦跑来跑去。”

“在你所说的这段美好的时光里，我要经常和治安官打交道，”哈伯德带着嘲讽的语气说道。“你和伦纳德是世界上最能惹祸的两个孩子。”

“哪有，”杰克露出了笑容。“我们只遇到过一次真正的麻烦，那时我们潜到伦敦塔里，把沃尔特爵士的书拿给他，然后待一会儿，再把他写的信送到他的妻子雷利夫人手上。”

“真的吗——”马修颤抖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天哪，杰克。你永远没有分清楚什么是轻罪，什么是会被判处绞刑的重罪。”

“我现在分得清了。”杰克愉快地说。然后，他的表情又变得紧张起来。罗贝罗抬起头，把嘴放在杰克膝盖上。

“不要对哈伯德神父发火。是我要求他这样做的，罗伊登老爷。在我成为吸血鬼之前，伦纳德很早就向我解释了关于生物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你、加洛格拉斯和戴维的身份。之后，我对某些事情的理解就更容易了。”杰克停了一会儿，“我当时应该勇敢地面对死亡并坦然接受它，但想在走进坟墓之前再见你一面。我感觉自己的生命……还没有结束。”

“那么你现在对自己这种生命的看法呢？”马修问道。

“漫长。孤独。而且很艰难——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杰克揉搓着罗贝罗的毛发，把中间几缕缠在一起，编成一条结实的绳子。他清了清嗓子。“不过，我今天能看到你们，一切都值了。”他轻柔地说。

马修伸出长长的胳膊去摸杰克的肩膀。他捏了捏，然后迅速把手拿开。我在我丈夫的脸上看到了忧伤和悲痛，但他很快又戴上了沉着的“面具”。这是吸血鬼版本的伪装咒。

“哈伯德神父告诉我，他的血液可能会让我得病，罗伊登老爷。”杰克耸了耸肩。“但我已经病了。从一种疾病转换成另一种疾病，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

只有一种区别，那就是一种疾病会杀死你，另一种却会把你变成杀手，我想。

“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对的，”马修说。对于这种认可，哈伯德神父看上去有些吃惊。“我想，你的祖尊长并没有告诉神父这件事。”对于哈伯德和杰克在描述他们与本杰明的关系时使用的这个词，马修讲起来显得小心翼翼。

“是的，他不会的。我的祖尊长认为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他的任何行为。”杰克跳了起来，漫无目的地在房间里走动。罗贝罗跟在他身后。他端详着门口的装饰图案，用手抚摸着木板。“你的血液里也含有这种疾病，罗伊登老爷。我在格林威治的时候就知道了。不过，它对你的控制力没有对我和祖尊长的控制力那么强。”

“它曾经控制过我。”马修看了看加洛格拉斯，朝他稍微点了点头。

“我记得马修曾经像魔鬼一样疯狂。当他手里拿着剑的时候，简直就是不可战胜的。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会惊慌地跑开。”加洛格拉斯身体前倾，两腿叉开，双手紧握。

“我的祖尊长跟我讲了罗伊登——马修的过去。”杰克颤抖了一下，“他说，我继承了马修的杀人天赋，我必须充分运用这种天赋，否则你永远不会将我认作你的血亲。”

我曾在摄像头里见识过本杰明那难以形容的残忍，他把希望和恐惧作为武器，摧毁了一个生物的自我意识。没想到他竟然把杰克对马修的感情也当作了武器。我气得差点晕过去。我双手握拳，绷紧手指里的丝线，我的魔法差点从皮肤里迸发出来。

“本杰明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了解我。”马修的怒火也在累积，

他身上那股辛辣的味道变得更加浓烈了。“就算你体内没有流着我的血，我也愿意在全世界面前自豪地承认你是我的孩子。”

哈伯德看上去很不安。他的目光从马修转到了杰克身上。

“你愿意让我成为你的血誓儿子吗？”杰克慢慢地转过身来，“就像菲利普对罗伊登夫人那样？”

马修点了点头，眼睛稍微瞪大了一点，试着消化这样一个事实，即菲利普知道了马修这些孙子的存在，而马修却不知道。他的脸上闪过一丝遭到背叛的表情。

“菲利普每次来伦敦都会来看我，”杰克没有注意到马修的脸色变化，“他让我留心他的血誓。因为血誓的声音很大，在看到罗伊登夫人之前，我可能就会听见血誓发出的声音。而且，你说得没错，罗——黛安娜。马修的父亲真的像皇帝养的熊一样高大。”

“如果你见过我的父亲，相信你一定听到了许多关于我的坏话。”马修的表情从失望变成了痛苦，下巴上的肌肉抽搐起来，瞳孔变得越来越大。他的血怒继续增强。

“不，”杰克困惑地皱起了眉头，“菲利普只提到了他对你的赞美，他说，你会教给我摆脱血液控制的方法。”

马修的身子颤抖了一下，仿佛受到了打击。

“菲利普总是让我觉得我与你和罗伊登夫人非常亲近，还让我变得更加镇定。”杰克看上去又变得紧张起来，“不过，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菲利普了。”

“他后来成了战俘，”马修解释道，“受尽折磨死去了。”

这句话巧妙地隐去了部分事实。

“哈伯德神父跟我说了。幸运的是，菲利普没有活着看到——”这一次，杰克的颤抖从骨髓深处传到了皮肤表面。他的眼睛毫无预兆地完全变黑了，里面充满惊慌和恐惧。

杰克此时承受的痛苦比马修曾经承受过的痛苦要严重得多。马修的血怒只会被强烈的愤怒所激发，但对杰克来说，很多感情都会触发他的血怒。

“没关系。”马修立即来到了他的身边，一只手放在他的脖子上，另一只手放在他的脸颊上。罗贝罗用爪子挠着马修脚，仿佛在说，做点什么。

“不要在我表现出这种状态的时候碰我，”杰克咆哮着，把手按在马修胸口上，想把他推开。不过，推开马修比推开一座山还要困难。“你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你以为你能支使我吗，小子？”马修的眉毛立了起来，“不管事情多么可怕，你只管说出来。只要说出来，感觉就会好一些了。”

在马修的鼓励下，杰克终于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埋藏在内心深处某个阴暗角落的那件恐怖的邪恶事情。

“本杰明几年前找到了我。他说，他一直在等我。他同意带我去见你，条件是我能证明自己的确有马修·德·克莱蒙家族的血统。”

加洛格拉斯骂了一句。杰克的目光转向加洛格拉斯，发出一声咆哮。

“看着我，杰克。”马修的语气暗示，对他的任何违抗都会迅速遭到严厉的报复。我的丈夫正在维持一种极其艰难的平衡，那不仅需要无条件的爱，还需要一种稳定的权威。家族关系的处理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血怒可能在一瞬间带来致命的后果。

杰克的目光离开了加洛格拉斯，肩膀稍稍放松了一些。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马修提出了一个引导性的问题。

“我杀了人，杀了一个又一个。我杀的人越多，杀人的愿望就越强烈。那些血液不仅喂养了我，也喂养了血怒。”

“你很聪明，这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马修赞许道。

“有时候，我恢复了足够的理智，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我试着去挽救那些温血动物的生命，但是还是无法停止吸血。”杰克坦诚地说，“我成功地将我的两个猎物转变成了吸血鬼。本杰明对此非常满意。”

“只有两个吗？”马修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

“本杰明想让我救下更多的人，但那需要很强的控制力。我已经尽了力，但大多数人还是死了。”杰克漆黑色的眼睛里充满了血泪，瞳孔呈现出了一种红色的光泽。

“那些人都是在哪儿死的？”马修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好奇心，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要想了解杰克的遭遇，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哪儿都有。我需要不停地换地方。死的人太多了。我需要躲开警察的追捕，还有报纸上的报道……”杰克颤抖了一下。

吸血鬼在伦敦游荡。我想起了这个生动的标题以及马修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吸血鬼谋杀案”的剪报。我低下头，不想让杰克知道我已经意识到了他就是欧洲当局一直在追捕的杀人犯。

“不过，活下来的人才是最遭罪的，”杰克的声音越来越轻，“我的祖尊长带走了我的孩子，他说他会好好抚养他们的。”

“本杰明利用了你。”马修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试着和他建立眼神交流。杰克摇了摇头。

“当我创造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就打破了自己对哈伯德神父许下的誓言。他说，这个世界上的吸血鬼已经很多了，不需要再创造吸血鬼了。如果我感觉孤独的话，可以照顾那些被家人遗弃的生物。哈伯德神父只对我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不要再创造孩子，但我一次又一次违背了他的意愿。在那以后，我的双手沾满了太多的鲜血，已经无法返回伦敦了。而且，我也不能和祖尊长待在一起。当我向本杰明

表达离去愿望的时候，他变得极为愤怒。作为报复，他杀死了我的一个孩子。他的儿子还把我制服住，强迫我观看那个过程。”杰克把一个刺耳的声音咽了回去，“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他们——”

他开始呕吐，用一只手堵住嘴，但没有来得及挡住喷出来的血液。血从他的下巴流下来，浸染在黑色的衬衫上。罗贝罗跳了起来，尖厉地叫着，两只爪子扒在他的后背上。

我再也待不住了，冲到杰克身边。

“黛安娜！”加洛格拉斯叫道，“你不能——”

“别告诉我应该做什么。给我拿条毛巾！”我厉声说道。

杰克倒了下去，马修用强壮的胳膊扶住他。我跪在他身边，呕吐还没有停下来。加洛格拉斯递给我一条毛巾。我用它擦了擦杰克沾满血迹的脸和手，慌乱地想要止住他的呕吐。毛巾很快就湿透了，变得异常冰冷。接触了大量的吸血鬼血液，我的双手变得麻木而笨拙。

“一定是呕吐的冲击力震破了胃部和喉部的一些血管，”马修说，“安德鲁，你能打一壶水吗？在里面多放点冰。”

哈伯德走向厨房，不一会儿工夫，他回来了。

“给。”他把水壶递给马修。

“黛安娜，你把他的头抬起来，”马修命令道，“安德鲁，你把他按住。他的身体正在渴求血液，所以一定会对喝水产生抗拒心理。”

“要我做些什么？”加洛格拉斯的语气很生硬。

“把罗贝罗的爪子擦干净，免得他在屋子里踩得到处都是血印。杰克不需要看到这个事情留下来的痕迹。”马修抓着杰克的下巴，“杰克！”

杰克呆滞的黑眼睛转向马修。

“喝了它。”马修命令道，他把杰克的下巴抬高了几英寸。杰克

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牙齿咯咯直响，试图挣脱马修控制。不过，哈伯德按住了杰克，强迫他把整整一壶水喝了下去。

杰克打了个嗝，哈伯德放开他。

“干得好，杰基。”加洛格拉斯说。

杰克坐了起来，捧着明显鼓起来的肚子。我把杰克披散在前额上的头发拨开。

“我把血溅到你身上了。”他低声说道。我的衬衫的确沾上了一些血迹。

“是的，”我说，“这不是吸血鬼第一次把血溅在我身上，杰克。”

“现在休息一会儿吧，”马修对杰克说道，“你已经很累了。”

“我不想睡觉。”杰克的喉咙咕噜咕噜直响，他努力把里面的东西咽了下去。

“嘘。”我抚摸着他的脖子，“我可以保证你不会做噩梦。”

“你用什么保证呢？”杰克问道。

“魔法。”我在他的额头上画出了第五绳结的图案，然后压低了声音，“镜子闪闪发光，妖怪内心惊慌，噩梦退避三舍，直到天光放亮。”

杰克慢慢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侧过身子，蜷缩起来，安静地睡着了。

我又编织了一道魔咒——这个魔咒是为他一个人准备的。它没有咒语，因为除了我，没有人会用这个魔咒。此刻，红线、黑线和黄线正在杰克周围疯狂缠绕。我拉紧围在自己身边的具有治疗功能的绿线和可以解咒的白线，开始编织新的魔咒。我把它们拧成一条细绳，系在杰克的手腕上，并用带有六个交叉点的绳结将其牢牢地固定住。

“楼上有一间客房，”我说，“我们把杰克搬过去吧。如果他醒了，科拉和罗贝罗会提醒我们的。”

“这样可以吗？”马修向哈伯德问道。

“对于杰克的事，你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见。”哈伯德回答。

“需要的。你是他的父亲。”马修说。

“我只是他的尊长，”哈伯德轻声说道，“你才是杰克的父亲，马修。你一直都是他的父亲。”

19

马修像抱婴儿一样抱着杰克来到四楼。罗贝罗和科拉跟着我们，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职责。马修脱下杰克带血的衬衫，我在卧室橱柜里给他找衣服穿。杰克很可能有六英尺高，和马修身高相仿，但是非常瘦弱。我找到了一件自己睡觉时穿过的特大号男式耶鲁教员衬衫，希望他穿上合身。马修把杰克看上去软绵绵的胳膊塞进袖子里，然后将衬衫从他耷拉着的脑袋上套进去。我的魔咒已经使杰克完全失去了意识。

我们一起把杰克放到床上。除了必要的交流，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沉默。我拉起被单，盖在杰克的肩膀上，罗贝罗一直站在地板上看着我的一举一动。科拉栖息在台灯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们，她把灯罩压弯了，弯曲弧度惊人。

我抚摸着杰克沙黄色的头发和脖子上的黑印，然后把手按在他的心口处。尽管他处于睡眠的状态，但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头脑、身体和灵魂为争夺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哈伯德将杰克的年龄永远定格在了二十一岁，但他疲惫不堪，看上去像六十多岁。

杰克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这笔账应该算到本杰明头上。我希望这个疯子能够从地球上消失。我左手的手指伸展开来。绳结在脉搏四周缠了一圈，那里的手腕感到了一阵刺痛。所谓魔法，不过就是可以实现的愿望而已。血管中蕴含的力量对我心中的复仇欲望做出了反应。

“杰克应该由我们来照顾，但我们并没有陪在他身边。”我的声音很低，但是语调很激烈，“还有安妮……”

“我们现在就陪在杰克身边。”马修的眼神中流露出了和我一样的悲伤和愤怒，“至于安妮，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祈祷她的灵魂可以安息。”

我点了点头，艰难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去洗澡吧，我的小母狮。哈伯德的触摸和杰克的血液……”马修无法忍受我身上带有其他生物的味道，“在你洗澡的时候，我会陪在他身边。之后我们再下楼去和……我的孙子谈谈。”马修缓慢而审慎地说出了最后几个字，仿佛他的舌头还没有适应这种称呼。

我握了握他的手，轻轻地亲了亲杰克的前额，然后极不情愿地向浴室走去，希望能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冲洗掉——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三十分钟后，我们发现加洛格拉斯和哈伯德面对面坐在一张朴素的松木餐桌旁。他们怒目而视，瞪着对方，低声咆哮。幸好杰克没有看到这一幕，我想。

马修放下我的手，走了几步来到厨房。他取出一瓶苏打水、三瓶葡萄酒，分给我们。当然，苏打水是给我的。然后，马修又回厨房拿来一个开瓶器和四个杯子。

“虽然你是我亲戚，但我还是不喜欢你，哈伯德。”加洛格拉斯的低吼声渐变成了一种非人类的声音，虽然音量降低了，但却让人感到更加不安。

“彼此彼此。”哈伯德举起黑色公文包，把它放到桌子上一个很容易够到的位置上。

马修一边将开瓶器的螺丝扎进瓶塞里，一边默默地看着侄子和哈

伯德的争执。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然后分两次喝了下去。

“你不配做家长。”加洛格拉斯眯起了眼睛。

“那么谁配呢？”哈伯德回击道。

“够了。”马修没有提高声音，但他的语气使我脊背一阵发凉。加洛格拉斯和哈伯德顿时闭了嘴。“杰克的血怒总是这样影响他吗？遇到本杰明以后，他的情况恶化了吗，安德鲁？”

哈伯德重新靠在椅子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这就是你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吗？”

“你也可以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杰克变成吸血鬼。你知道这样会让他患上血怒！”怒火烧掉了我对他应保持的礼节。

“我让他选择，黛安娜，”哈伯德反驳道，“更别说那还是一次机会。”

“杰克当时几乎要被瘟疫折磨死了！”我喊道，“他无法做出清晰的判断。你是成年人。杰克只是个孩子。”

“杰克当时已经满二十岁了——他是一个男人，而不是你留给诺森伯兰勋爵的那个小男孩。而且，他一直在痛苦而徒劳地等着你回来！”哈伯德说。

我担心把杰克吵醒，因此压低了声音。“我留给你的钱足以保证杰克和安妮的平安。他们不会缺少任何东西。”

“你觉得温暖的床铺和丰盛的食物能够修复杰克受伤的心灵吗？”哈伯德那双吸血鬼的眼睛显得异常冰冷，“整整十二年，他每天都在寻找你。他一次次地去码头迎接从欧洲驶来的船只，希望能在船上看到你；他一次次地询问来到伦敦的外国人，问他们是否在阿姆斯特丹、吕贝克^①或者布拉格见过你；他一次次地拦住他认为是巫师

^① 位于德国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

的人，给他们看他所画出的著名女巫黛安娜·罗伊登的画像。他最终能死于瘟疫，而不是女王的法律制裁，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我的脸变白了。

“你也可以选择，”哈伯德提醒道，“如果你想追究杰克变成吸血鬼这件事的责任所在，应该把责任归到你和马修头上。你们是杰克的监护人，却把他交给了我。”

“这不是我们当初讲的条件，你是知道的！”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这句话，然后就后悔了。我怔怔地坐在那里，一脸惊恐的表情。这是我瞒着马修的另一个秘密，曾以为它是安全的。

加洛格拉斯发出惊叹声。马修冰冷的目光撕扯着我的皮肤。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

“我需要和我的妻子和我的孙子单独谈谈，加洛格拉斯。”马修说。他在“我的妻子”和“我的孙子”这两个词语上添加的重音很轻微，却又很明显。

加洛格拉斯站起来，露出不悦的表情。“我上楼去陪杰克。”

马修摇了摇头。“你回家吧，在家等米丽娅姆。等安德鲁和杰克准备好去你们那里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的。”

“杰克应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我再次提高了嗓门，“他属于这里。”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在 21 世纪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虽然在一年前我可能还会抗议马修的专横，但他向我投来的冷峻目光还是让我立刻闭了嘴。我知道，我的丈夫现在距离失控只有一步之遥。

“我不会和德·克莱蒙家族成员待在同一个屋檐下，尤其是他。”哈伯德指着加洛格拉斯说。

“你忘了，安德鲁，你也是德·克莱蒙家族成员，杰克也是。”马修说道。

“我从来就不是。”哈伯德恶狠狠地说。

“从你喝下本杰明血液的那一刻起，你的身份就已经注定了。”马修的声音短促而清晰，“在这个家族里，你必须听我的。”

“家族？”哈伯德用嘲讽的语气说道，“你以前听菲利普的指挥，现在听鲍德温的命令。你没有自己的家族。”

“我当然有。”马修的嘴唇扭曲，饱含悔恨。“你该走了，加洛格拉斯。”

“那好吧，马修。这一次听你的，但我不会走远的。如果本能告诉我这里出了问题，我还会回来的，到那时，我不会顾忌吸血鬼的任何习俗和律法。”加洛格拉斯站起来，亲了亲我的脸颊，“如果需要的话，请随时喊我，婶婶。”

马修看着加洛格拉斯关上前门，然后转向哈伯德。“你到底和黛安娜做了什么交易？”他问道。

“是我的错，马修。我当时去找哈伯德——”我准备承认错误，结束这场危机。

马修一拳砸下去，桌子晃了好久。“回答我，安德鲁。”

“我同意保护属于她的任何人，其中包括你。”哈伯德简短地说。他只回答了他必须回答的问题，没有主动提供任何多余的信息——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符合德·克莱蒙家族成员的标准。

“条件呢？”马修的问题很尖锐，“如果得不到同样宝贵的东西，你是不可能立下这种誓言的。”

“你的伴侣给了我一滴血——只有一滴。”哈伯德的语气中充满了怨恨。我当时戏弄了他，没有按照请求的实际的含义，而是按照它的字面意义完成了交易。安德鲁·哈伯德显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

“你当时知道我是你的祖父吗？”马修问道。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与我们的交易有什么关系。

“知道。”安德鲁的脸色有些发青。

马修越过桌子抓住了安德鲁，他直直地看着对方。“你从那滴血液中了解到了什么？”

“她的真名——黛安娜·毕晓普。没有别的了，我发誓。她是女巫，用魔法做到了这一点。”在哈伯德的嘴里，“女巫”一词听上去肮脏而下流。

“不准你以后再去利用我妻子的保护本能了，安德鲁。否则，我就会要了你的命。”马修抓住哈伯德的手稍微松了松，“考虑到你那么好色的本性，没有一个在世的吸血鬼会责备我这种行为。”

“我才不关心你们俩关上门以后做什么呢——其他人就不一定了，因为你的伴侣显然已经怀孕了，而且她身上又没有其他男人的味道。”哈伯德轻蔑地撇了撇嘴。

我终于明白了马修之前那个问题的含义。安德鲁·哈伯德之所以想要获取我的血液，是为了搜寻我的思想和记忆，就是用吸血鬼的方式偷窥祖父母的性生活。要不是我想办法降低血液流速，只让他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滴血液，哈伯德就会看到我们的私生活，从而有可能发掘到我和马修的秘密。联想到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我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安德鲁的公文包里发出了连续而低沉的沙沙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想起课堂上学生手机突然来电话时发出的声音。

“你的手机开了扬声器，”我仔细倾听这种低低的震颤声，“有人正在给你留言。”

马修和安德鲁皱起了眉头。

“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马修说。

“而且我并没有手机。”哈伯德补充道。

“那么，这种声音是从哪儿来的？”我环顾四周，“有人打开收音机了吗？”

“我的公文包里只有一样东西。”哈伯德松开了两颗黄铜扣，把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

震颤声变得更加响亮，一股能量像闪电一样进入了我的身体。我的每一种感官都增强了。捆绑世界的丝线突然躁动地鸣响起来，在我和安德鲁·哈伯德拿在手里的羊皮纸之间盘旋着缠绕在一起。这张来自《生命之书》的纸页中残留的轻微魔法唤醒了我的血液，我的手腕灼烧起来。一种非常熟悉的微弱而古老的霉味充满了整个屋子。

哈伯德把羊皮纸翻过来，以便让我看到上面的内容，但我早就知道了：两头炼金术之龙缠绕在一起，从它们的伤口处流出来的血液掉在一个水盆里，一些裸露而苍白的人体从水盆里生长出来。这幅画描绘了炼金术程序中月亮女王和太阳国王结成炼金术婚姻之后的受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男人和女人、光明和黑暗、太阳和月亮的结合创造出一种强大的新物质。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在拜内克图书馆寻找《阿什莫尔782号》的缺页。没想到，我竟然在自己家的餐厅里看到了其中一页。

“在你离开以后的那个秋天，爱德华·凯利把它寄给了我。他让我随时随地将这张纸带在身边。”哈伯德将羊皮纸递给了我。

我们只在鲁道夫的皇宫里看过一眼这幅插图。后来，我和马修认为我们看到的那两只龙可能一只是火龙，一只是衔尾蛇。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其中一只的确是火龙，有两条腿，长着翅膀，另一只是将尾巴含在嘴里的蛇。我手腕上的衔尾蛇认出了画在纸上的同类，扭动起来，色彩不断变幻。这幅插图令人着迷。现在我有时间对它进行仔细研究了，结果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细节：两只龙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对方；它们从水盆中生长出来的后代脸上带着惊奇的表情；这两只强大的生物之间保持着非比寻常的平衡。

“不管爆发了瘟疫、火灾还是战争，杰克一直都小心翼翼地守护

着爱德华交给他的这张图。他说，这张图是属于你的，罗伊登夫人。”哈伯德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属于我？”我摸了摸羊皮纸的一角，肚子里一个孩子用力踢了我一脚。“不。它属于我们所有人。”

“但你和它之间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你是唯一能听到它说话的人。”安德鲁说，“很久以前，我收养的一个巫师认为这张纸来自巫师的第一本魔咒书。不过，一个路过伦敦的老吸血鬼说，这张纸来自《生命之书》。但愿这两种说法都不是真的。”

“关于《生命之书》，你都知道哪些事情？”马修的声音像是隆隆的雷声。

“我知道本杰明想得到这本书，”哈伯德说，“他是这么对杰克说的。不过，这不是我的尊长第一次提起这本书。本杰明很久以前就曾在牛津找过这本书——那时他还没有把我变成吸血鬼。”

这意味着本杰明从14世纪中叶开始就一直在寻找《生命之书》——比马修要早得多。

“我的尊长认为这本书可能在一个牛津巫师的藏书室里。为了交换这本书，本杰明送给这个巫师一件礼物：一个据说能够预测未来的黄铜头。”哈伯德露出悲伤的表情，“看到这样聪明的人搞迷信，我总是感到很遗憾。主说：‘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①”

据说，欧里亚克的热尔贝有这样一件神奇的设备。我曾以为彼得·诺克斯是对《阿什莫尔782号》最感兴趣的圣会成员。说不定，热尔贝这些年一直和本杰明勾结在一起，彼得·诺克斯仅仅是他的帮手而已。

“那个牛津巫师收下了那个黄铜头，但是不肯交出那本书，”哈伯德继续说道，“几十年以后，我的尊长仍然在咒骂他的奸诈。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巫师的名字。”

“一定是罗杰·培根——他不仅是巫师，也是炼金术士和哲学家。”马修看着我。培根曾经拥有过《生命之书》，他将其称为“真正的终极秘密”。

“巫师会做许多毫无价值的研究，炼金术就是其中之一，”哈伯德轻蔑地说。接着，他表情变得忧虑起来。“我的孩子告诉我，本杰明已经回到了英国。”

“是的。本杰明一直在监视我牛津中的实验室。”现在，《生命之书》就在距离这个实验室几个街区的地方，但马修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虽然哈伯德是他的孙子，但这并不意味着马修信任他。

“如果本杰明在英国，我们该怎样保护杰克呢？”我用急切的口吻向马修问道。

“杰克跟我回伦敦。和马修相比，我的尊长在那里也没有更加招人待见。”哈伯德站了起来，“只要杰克和我在一起，他就是安全的。”

“只要有本杰明在，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杰克不能回伦敦。”马修恢复了命令的口吻，“你也不能回去，安德鲁。至少现在不行。”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一直都过得很好，”哈伯德反驳道，“你现在还想跟古代罗马家长那样去管孩子，是不是有点晚了？”

“家父制^①是一种很迷人的传统。”马修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酒杯。此刻，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国王，而不是王子。“想象这么一个男人，他对于自己的妻子、孩子、仆人、任何由他纳入家庭中的人

^① 出自《圣经》旧约《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四节。

^① 在古罗马时期，家父（paterfamilias）指一家之主，是一个家族中年龄最大的在世男性成员，对全体家族成员有完全的控制权。

乃至缺乏强势父亲的近亲拥有生杀大权。这有点像你在伦敦所做的事情。”

马修呷着葡萄酒。哈伯德感觉越来越不舒服。

“我的孩子对于我的服从是自愿的，”哈伯德生硬地说，“他们尊重我，虔诚的孩子也应该这样。”

“你还真是个理想主义者啊，”马修话语中带着一丝嘲讽，“你当然知道‘家父制’的理念是谁提出来的。”

“我说过，是古罗马人，”哈伯德用尖刻的语气回答道，“我是受过教育的，马修，这一点你不用怀疑。”

“不，是菲利普。”马修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之光，“菲利普传授给古罗马人一些吸血鬼家族纪律，并且向他们强调了父亲的重要性，认为罗马社会可以从中受益。”

“菲利普·德·克莱蒙犯下了傲慢^①这宗罪。上帝才是唯一真正的父亲。你是基督徒，马修。你当然应该同意这种观点。”哈伯德表现出了忠实信徒所具有的那种热情。

“也许吧，”马修仿佛正在认真考虑孙子的说法，“不过，在上帝将我们召唤过去之前，我不得不代理这个职位。不管你是否愿意，安德鲁，在其他吸血鬼眼里，我就是你的家父，你的家族首领，你的领导者——或者，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称呼。根据吸血鬼的法律，你的所有孩子都是我的，其中包括杰克和你收养的那些流浪者，不管他们是精灵、吸血鬼还是巫师。”

“不。”哈伯德摇了摇头，“我永远也不想和德·克莱蒙家族扯上任何关系。”

“你怎么想都没有用。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马修放下酒杯，抓住了我的手。

“要想对我发号施令，你需要把我的尊长本杰明认作你的儿子。而你是永远也不会那样做的。”哈伯德怒气冲冲地说，“作为德·克莱蒙家族的首领，鲍德温非常重视荣誉和地位。考虑到你的血液中所隐藏的疾病，他是不会允许你独立出去的。”

在马修回应安德鲁之前，科拉发出了一声粗厉的警告。一定是杰克醒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去找他。杰克小的时候总是在陌生的房间里感到害怕。

“待在这儿。”马修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他需要我！”我抗议道。

“杰克需要来自他人的有力支持，并保持稳定的距离。”马修轻声说道，“他知道你爱他。不过，他现在还无法处理好这种强烈的感情。”

“我信任他。”我又气又恼，声音也颤抖起来。

“我不信任，”马修语气尖锐，“诱发发怒的不只是愤怒，还有爱和忠诚。”

“不要让我坐视不管。”我一直想让马修改变家父的旧作风，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

“对不起，黛安娜。”马修眼中出现一丝阴影，我曾以为这种阴影已经永远消失了。“我必须首先考虑杰克的需要。”

“什么需要？”杰克出现在门口。他打了个哈欠，几缕头发像收到警报似的在头上支楞着。罗贝罗从主人身边挤进屋子，直接朝马修跑来，似乎是想让他夸奖自己的完美表现。

“你得去打猎。哎呀，今晚的月亮很明亮，但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马修的谎言像蜂蜜一样从嘴里流淌出来。他抚弄着罗贝罗的耳朵。“我们都去——你，我，你父亲，还有加洛格拉斯。罗贝罗

^① 天主教教义中，罪恶的来源有七种，分别是贪婪 (greed)、色欲 (lust)、暴食 (gluttony)、嫉妒 (envy)、懒惰 (sloth)、傲慢 (pride)、暴怒 (wrath)。

也可以跟着我们。”

杰克皱起了鼻子。“我不饿。”

“你可以不吃东西。不过，你还是得去打猎。在午夜之前做好准备。我会去接你的。”

“接我？”杰克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哈伯德。“我还以为我们会待在这里呢。”

“你和加洛格拉斯还有米丽娅姆住在一起，他们就在附近。安德鲁也和你们住在一起。”马修向他解释，“这所房子太小了，住不下一个巫师和三只吸血鬼。我们是夜行生物，黛安娜和婴儿都得睡觉。”

杰克看着我的肚子，眼中充满向往。“我一直想要一个小弟弟。”

“可能会是两个小妹妹。”马修轻笑。

一个婴儿再次用力踢了我一脚，我的手下意识地放到了肚子上。自从杰克出现以来，这两个婴儿变得异常活跃。

“他们在动吗？”杰克满脸热切的表情。“我能摸摸吗？”

我扭头去看马修。杰克的目光也落在了马修身上。

“让我给你演示一下吧。”马修的声音很随和，但目光却很尖厉。他抓起杰克的手，按在了我的肚皮上。

“我没有感到有任何动静。”杰克皱着眉头，全神贯注。

婴儿异常用力地在我的子宫壁上踢了一脚，然后又是一记重重的肘击。

“哇！”杰克的脸色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尺，他的眼里充满了惊奇。“他们整天都这样踢你吗？”

“差不多。”我想把杰克蓬乱的头发弄平，想抱着他，告诉他以后没有人会伤害他了。不过，我却无法这样安慰他。

马修感受到了我的母爱情绪，就把杰克的手从我的肚子上拿了下来。杰克露出了沮丧的表情，感觉自己遭到了拒绝。我被马修的举动

激怒了，想把杰克的手拉回来。我还没有动手，马修已经把手放到了我的腰上，把我拉到了一边。这显然是一种占有的姿态。

杰克的眼睛变黑了。

哈伯德站起来准备干预，但马修冰冷的目光把他冻在原地。

过了五次心跳的时间之后，杰克的眼睛重新变回了棕绿色。马修向他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你想要保护黛安娜的本能是完全正常的，”马修说，“但保护她免受我的侵扰，你这种想法却是不正常的。”

“对不起，马修，”杰克低声说道，“下次不会了。”

“我接受你的道歉。遗憾的是，这种事情以后还会发生。对这种疾病的控制并没有那么容易——你需要练习很长的时间。”马修恢复了轻快的语气，“和黛安娜吻别吧，杰克，然后就去加洛格拉斯的住处。它就在拐角的地方，以前是座教堂。你会感受到家庭般的温馨。”

“听到了吗，H神父？”杰克露出了笑容，“不知道那座教堂是不是也像你的教堂那样，钟楼里藏着蝙蝠。”

“我的钟楼里现在已经没有蝙蝠了。”哈伯德没好气地说。

“H神父现在还住在那座城市的教堂里，”杰克突然变得活泼起来，“不是你们之前去的那个教堂，那座已经被烧掉了。对了，现在的这座大部分也已经被烧毁了。”

我笑了。杰克总是喜欢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好。

“现在只有钟楼留下来。H神父做了精心的修缮工作，你几乎看不出来那只是一堆垃圾。”杰克朝哈伯德笑了笑，然后在我的脸上轻吻了一下。他的情绪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从血怒转变成了欣喜。

他走下楼梯。“过来，罗贝罗。我们去和加洛格拉斯摔跤吧。”

“我们午夜再见，”马修在他身后喊道，“做好准备。对米丽娅姆好点，杰克。否则，她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别担心。我很擅长应付难缠的女士！”杰克回答。罗贝克兴奋地叫着，围着杰克的两条腿转圈，希望能够早点出门。

“把那张图留好，罗伊登夫人。既然马修和本杰明都想得到它，我还是离它远点比较好。”安德鲁说道。

“你可真大方啊，安德鲁。”马修伸手掐住哈伯德的喉咙，“在我让你离开之前，你就待在纽黑文。”

两个人灰蓝色和灰绿色的眼睛激烈地对视着。最后，安德鲁把头扭向了一边。

“走吧，H神父！”杰克吼叫道，“我想看看加洛格拉斯的教堂，罗贝罗也要散散步了。”

“午夜再见，安德鲁。”马修友善的话语中隐含着警告的意味。

门关上了，罗贝罗的叫声渐渐远去。当这种声音彻底消失时，我转向了马修。

“你怎么能——”

我的话突然停住了。马修用双手捂住了脸。我心中一直在燃烧着的愤怒之火慢慢熄灭了。马修抬起头，他的脸因内疚和悲痛而变得扭曲。

“杰克……本杰明……”他颤抖着，“上帝啊，救救我吧，我都做了些什么呀？”

20

马修坐在一把破旧的安乐椅上，看着另一组还没有得出结论的测试结果，准备在明天的会议上和克里斯一起对他们的研究策略进行重新评估。他对面有一张床，黛安娜正睡在上面。突然，手机屏幕亮了，他吃了一惊。这么晚了，谁会给他打电话呢？

马修不想把妻子吵醒，他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轻轻走出房间，来到楼下的厨房里。在这里，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

“你得过来一趟，”加洛格拉斯的声音低沉而生硬，“马上。”

马修的皮肤一阵刺痛，他朝天花板望去，仿佛可以透过水泥和地板看到卧室。他的第一反应永远都是去保护他的妻子，尽管现在这个危险显然在别的地方。

“把婶婶留在家里，”加洛格拉斯干脆地说，仿佛看到了马修的动作。“米丽娅姆正在路上。”电话挂断了。

马修呆呆地看着手机屏幕，明亮的色彩仿佛是迎接黎明的曙光。很快，屏幕再次变黑了。

前门“吱呀”一声打开了。

马修来到楼梯口时，米丽娅姆正在沿着楼梯往上爬。马修仔细地打量她。谢天谢地，她的身上没有一丝血迹。不过，米丽娅姆瞪大了眼睛，显得非常焦虑不安。他的这位老朋友和老同事很少会被什么事情给吓到，但她现在显然非常惊慌。马修骂了一句。

“出了什么事？”黛安娜从四楼走了下来，她那红铜色的头发仿佛把房子的光都吸走了。“是杰克吗？”

马修点了点头。加洛格拉斯不可能因为其他事情给他打电话。

“等我一分钟。”黛安娜转身准备去换衣服。

“不，黛安娜。”米丽娅姆静静地说。

黛安娜僵住了，她的手停在了栏杆上。她转过身，看着米丽娅姆的眼睛。

“他死了吗？”黛安娜麻木地低语道。不过一次心跳的工夫，马修已经来到了她的身边。

“不，我的心肝儿。他没死。”马修知道，对黛安娜来说，和所爱的人在没有正式告别的情况下分开是最可怕的噩梦。不过，伍斯特广场那所房子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可能比这还要可怕。

“和米丽娅姆待在一起。”马修在她僵硬的嘴唇上亲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他的表现一直很好。”黛安娜说。杰克在纽黑文已经住了一个星期，他的血怒在频率和强度上都减小了。马修为他划定的严格界限和持续保持的期望已经产生了效果。

“反弹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马修将黛安娜一绺柔顺的头发别在耳朵后面。“我知道你睡不着，但至少可以歇一歇。”他担心在他把消息带回来之前，黛安娜将会一直在房间里踱步，或者向窗外眺望。

“你可以一边等，一边读这些材料。”米丽娅姆从包里取出厚厚一摞文章。她努力保持着轻快和平静的语气，但她身上白松香和石榴那种又苦又甜的味道变得比以前更加强烈了。“你想要的都在这里，我还增加了你可能感兴趣的其他一些文章，包括马修对狼群的全部研究，还有关于抚养幼崽和狼群行为的一些经典论文。这基本上就是现

代吸血鬼父母的育儿经^①。”

马修吃惊地看着黛安娜。他的妻子再次做出了令他出乎意料的举动。黛安娜涨红了脸，她从米丽娅姆手里接过文章。

“我得理解吸血鬼家庭的存在方式啊。你走吧。如果可能的话，告诉杰克我爱他。”黛安娜的声音有些哽咽。

马修紧紧握着她的手，没有说话。在这一点上，他无法做出任何承诺。杰克需要知道，他和黛安娜的会面要取决于他的行为——还要获得马修的同意。

当马修从米丽娅姆身边走过时，她低声说道：“做好心理准备。我不管本杰明是不是你的儿子。发生这件事以后，就算你不动手，我也会杀了他。”

虽然现在已经很晚了，但是这个街区亮着灯的房子仍然为数不少。毕竟，纽黑文是一座大学城。伍斯特广场上的大多数夜猫子有一种奇怪的癖好，喜欢拉开窗帘和百叶窗，在众目睽睽之下工作。只有加洛格拉斯把窗帘捂得严严实实。不过，根据窗户周围透出的金黄色光亮判断，里面的人仍然没有入睡。

房子里，一盏盏灯把温暖的光芒投射到几件私人物品上。家中其他地方疏疏落落地摆放着一些金黄色的丹麦现代木制家具，稍微带有一点古代样式，上面点缀着醒目的斑点。地板上胡乱堆放着加洛格拉

^① 此处原文是 Dr. Spock，即 Benjamin McLane Spock，美国著名儿科医师。他于 1946 年出版的《婴儿和儿童护理》(Baby and Child Care) 一书在美国是关于育儿的经典畅销书。

斯最珍贵的物品之一——一面被划破的18世纪英国商船旗^①，那是他和戴维·汉考克从他们最喜爱的货船彭布罗克伯爵号上摘下来的。在那以后，这艘船被人改装，重新被命名为奋进号。

马修嗅了嗅。房子里有一种被黛安娜形容为煤火的苦涩辛辣的味道，耳边隐约传来巴赫的音乐。它是《马太受难曲》——也就是本杰明在实验室里折磨女巫时播放的那首曲子。马修感到肚子里一阵剧烈的绞痛。

马修走到客厅拐角。眼前的景象使他立刻停住了脚步。帆布色的墙壁上画满了由不同明暗度的黑色和灰色组成的清晰壁画。杰克站在一个用废旧家具临时搭建起来的脚手架上，正在用一支软炭笔在墙上画画。地上散乱着铅笔头和杰克在使用新木炭笔时撕下来的纸屑。

马修扫视着眼前的壁画。这些画从地板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上面的风景、动物和植物画得极为精细，简直就像是显微镜照出来的一样。细腻的肖像画融入了超越绘画理念的，令人窒息的线条和形状。这些壁画的整体效果既令人赏心悦目，又让人惶恐不安，仿佛安东尼·凡·戴克爵士^②对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进行了重新演绎。

“主啊。”马修下意识地用右手画了一个十字。

“杰克两个小时以前把纸用完了。”加洛格拉斯用手指着前窗后面的画架，话中充满恐惧之情。每个画架上都只有一张纸，但围在三脚支架周围的一卷卷纸表明眼前这些只是一系列绘画的一部分而已。

“马修。”克里斯从厨房走出来，呷着一杯黑咖啡，烘烤咖啡豆的清香和杰克发出的苦涩味道混在了一起。

“这里不是温血动物待的地方，克里斯。”马修仍然警惕地看着杰克。

“我向米丽娅姆保证过我会待在这里。”克里斯在一把破旧的木椅上坐了下来，然后将咖啡杯放在宽宽的肩膀上。他一动，椅子上的坐垫就像一艘扬起风帆的船只那样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么，杰克是你的另一个孙子？”

“现在不是，克里斯。安德鲁在哪儿？”马修仍然看着工作中的杰克。

“他正在楼上找铅笔。”克里斯呷了一口咖啡，用黑眼睛注视着杰克正在绘制的形象：一个裸体女人正在痛苦地仰着头。“天哪，真希望他能像以前那样画着黄水仙。”

马修擦了擦嘴，想擦掉从胃里反上来的酸味。幸亏黛安娜没有跟着他过来。如果杰克知道她看到了这幅画，他就永远也无法正视她的眼睛了。

过了一会儿，哈伯德回到了客厅。他把一箱新的生活用品放在杰克正在使用的活梯上面。杰克完全沉浸在工作中。和刚才对待马修的态度一样，他并没有对哈伯德的出现做出任何反应。

“你应该早点叫我。”马修努力保持平静的语气。不过，杰克仍然转过脸来，用呆滞而茫然的目光看着马修。他的血怒对空气中的紧张氛围做出了反应。

“杰克之前也有过这样的表现，”哈伯德说，“他曾在卧室墙壁和教堂地下室的墙壁上作画。不过，他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画出这么多图画，而且也从来没有画过……他。”哈伯德抬起了头。

本杰明的眼睛、鼻子和嘴占据了一面墙壁的大部分空间，他正在用一种既贪婪又恶毒的表情低头看着杰克。他的相貌显然极为凶残，而且由于没有人脸轮廓的束缚而显得更加恐怖。

^① 原文是 Red Ensign。又名 Red Duster，是英国一种民用旗帜。底色为深红色，左上角是英国米字旗。自1707年起，英国商船一直悬挂此旗帜。

^② 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佛拉芒裔画家，画风为巴洛克式的。生前曾担任英格兰王廷首席宫廷画师。

杰克画完本杰明的肖像，往旁边移动了几英尺，开始在最后一块空白墙壁上作画。屋子周围的一幅幅画面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描绘了杰克所经历的种种事件：从变成吸血鬼之前在伦敦度过的岁月一直画到了今天。窗边的画架是杰克这些令人不安的一系列绘画的起始点。

马修仔细检查这些画。每一幅都是艺术家所说的“特写”，即一个大场面中的单一元素，用于帮助他们理解具体的构图或角度问题。第一幅画的是一个人的手，手上的皮肤由于贫穷和劳作而变得极为粗糙，满是裂痕。另一个画架上画着一张饱含冷酷的嘴，嘴里缺了几颗牙。第三幅画是一个人短裤上系着的十字蝴蝶结，旁边一只弯曲的手指正准备把它解开。最后一幅画里有一把刀，刀尖压在一个男孩儿突出的髌骨上，刀已经扎进了皮肤。

马修默默地将这些单独的形象组合在一起——手，嘴，短裤，刀子。《马太受难曲》那慷慨激昂的旋律仍然在耳畔回响。马修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了一个虐待场面，他骂了一句。

“这是杰克最早的回忆之一。”哈伯德说道。

马修想起了他第一次与杰克相遇时的情景。要不是黛安娜拦着，他就会揪住杰克的耳朵。和其他生物一样，他没有同情杰克，而是诉诸暴力。

“要是没有绘画和音乐，杰克一定会毁了自己。我们经常因为菲利普送给他的礼物而感谢上帝。”安德鲁指了指立在角落里的大提琴。

马修一眼就认出了这件乐器独特的琴头^①。由于它那宽大而不失优雅的曲线，马修和这件乐器的威尼斯制造商蒙塔尼亚纳先生将其称为“马尔伯勒公爵夫人”。当鲁特琴的地位下降，被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取代时，马修曾学着演奏“公爵夫人”。当他在新奥尔良管

教马库斯那群孩子的时候，“公爵夫人”神秘地消失了。他曾向菲利普打听“公爵夫人”的下落。结果，他的父亲耸了耸肩，说了一堆和拿破仑和英国人有关，却毫无意义的事情。

“杰克画画的时候总是听巴赫的音乐吗？”马修低声问道。

“他更喜欢贝多芬。杰克开始听巴赫的音乐是在……你知道的。”哈伯德的嘴唇抽搐了一下。

“也许他的画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本杰明。”加洛格拉斯说。

马修的目光在壁画上扫视着可能提供重要线索的众多面孔和地点。

“克里斯已经拍过照了。”加洛格拉斯向他保证道。

“还拍了视频，”克里斯补充道，“直到他画到……呃，他。”克里斯也在回避本杰明的名字，只是指了指杰克。杰克仍然在画着，还低声唱着什么。

马修举起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国王所有的骏马和战士 / 也不能把杰克恢复回来。’”杰克颤抖了一下，扔掉手里的笔头。安德鲁递给他另一支铅笔。杰克开始绘制另一幅特写，画的是一个男人的手，这只手伸出来，正在做着乞求的动作。

“谢天谢地。他的疯狂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伯德紧绷着的肩膀稍微有所放松，“杰克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了。”

马修希望好好利用这个时刻，他悄悄走到大提琴旁边，握住大提琴的颈部，把杰克随意丢在地板上的琴弓捡了起来。

马修坐在一把木椅边缘，旁边一个书架上的扬声器仍然在用很大的音量播放着巴赫的曲子，里面充满了大提琴那圆润的音色。马修把耳朵凑到乐器跟前，拨了拨琴弦，然后用琴弓在琴弦上拉了拉。

“把这种噪声关掉。”他对加洛格拉斯说，同时对弦轴进行了最

^① 指大提琴最顶端的部分。

后一次调整，然后开始了演奏。在前几个小节中，大提琴的声音与人声合唱和管弦乐混在了一起。接着，巴赫那首伟大的合唱音乐作品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马修演奏的音乐，这段音乐在受难曲戏剧化的旋律中加入了一些新的成分，马修希望这些成分能够帮助杰克恢复正常的情绪。

马修非常小心地从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的《安魂曲》中选择了《痛哭之日》这首曲子。即便如此，杰克仍然对于背景音乐的变化感到吃惊，他的手在墙上停了下来。音乐流过他的身体，他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正常。当他重新开始绘画时，他画出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轮廓，而不是又一个处在痛苦之中的生物。

马修一边演奏，一边低头祈祷。这首曲子原本是配有合唱团的，他们会为逝者颂唱拉丁文弥撒曲。现在只有马修一个人，所以他就用大提琴凄切的音色来模拟缺失的人声。

在那痛哭之日^①，马修的大提琴“唱”道：“泪水将充盈世界，/ 那将被审判的罪人 / 从灰烬中升起。”

所以，请原谅他吧，上帝，马修一边祈祷，一边演奏接下来的几个小节。他把自己的信念和痛苦都贯注到每一次的运弓中。

《痛哭之日》结束后，马修开始演奏贝多芬的《F大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贝多芬这首曲子既有钢琴版本，也有大提琴版本。马修希望杰克对这段音乐足够熟悉，能够在脑海中填补缺失的音符。

随着音乐一个小节接一个小节地展开，杰克挥动铅笔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缓慢，越来越轻柔。马修看明白了，杰克画的是自由女神像的火炬和纽黑文中心教堂的尖顶。

当杰克的绘画内容向当代生活演变的时候，他这种暂时的疯狂似

乎就要画上句号了。不过，马修知道，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

还有一个形象没有出现。

为了推动杰克前进，马修转到了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上，开始演奏福莱^①那首充满希望、令人振奋的《安魂曲》。在很久以前，他还没有遇到黛安娜，那时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牛津大学新学院听合唱团演唱这首曲子。当音乐演奏到最后一节《在天堂》时，马修所等待的那个形象终于在杰克笔下出现了。杰克画画的动作和庄严的音乐实现了同步，他的身体跟随着大提琴祥和的旋律摇晃起来。

“愿天使列队迎接你和拉撒路，/ 愿你不再贫穷，获得永恒的安息。”这段歌词已经铭刻在了马修的心里。每当人们将逝者从教堂送到坟墓时，他们都会提到这段话——不过，像马修这样的生物常常被拒绝进入安静的墓地。马修送别菲利普的遗体时，他曾吟唱过这段歌词；休去世时，听着这些歌词，他痛哭流涕；埃莉诺和西莉亚去世时，他曾用这些话语惩罚自己；他在一千五百年里不断哀悼自己的温血妻子布兰卡和孩子卢卡，一遍遍重复这段祈祷词。

不过，今天晚上，这段熟悉的词句为杰克以及马修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在马修聚精会神的注视下，在杰克出神入化的画笔下，黛安娜那张他们熟悉的可爱面孔出现在了乳白色的墙壁上。她瞪着大大的眼睛，眼中充满喜悦，因吃惊而张开嘴唇，嘴角向上抬起，仿佛即将露出灿烂的笑容。马修错过了黛安娜第一次认出杰克的那个宝贵瞬间，现在，他看到了。

这幅黛安娜的肖像证实了马修之前的猜想：黛安娜有能力为杰克带来完整的人生。马修也许可以用父亲的方式让杰克获得安全感，但是只有黛安娜才能让杰克产生被爱的感觉。

^① 原文为拉丁语 Lacrimosa dies illa。

^① 福莱，Gabriel Urbain Fauré。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钢琴家以及音乐教育家。

马修继续用琴弓拉动琴弦，不时用手指按压和弹拨琴弦，以延长音乐的余韵。最后，杰克停止绘画，笔头从他那无力的手中掉了下来，“咔嚓”一声落到地板上。

“天哪，杰克，你真的是一个艺术家。”克里斯在座位上身体往前倾，以便更好地观赏黛安娜的画像。

杰克的肩膀疲惫地耷拉下来。他环顾四周，想找到克里斯。他双眼因劳累而变得混浊，但是已经没有了血怒的迹象，重新变回棕色和绿色。

“马修。”杰克从脚手架顶端跳下来，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然后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地着地。

“早上好，杰克。”马修把大提琴放在一边。

“刚才的音乐——是你拉的？”杰克困惑地皱起眉头。

“我觉得一些巴洛克^①风格不太重的音乐可能对你有帮助。”马修站了起来，“17世纪对于吸血鬼来说有点过于华丽了。这段时期的音乐还是少听为妙。”他瞟了一眼墙壁。杰克用一只颤抖的手抚摸着额头，他意识到了自己做过的事情。

“对不起，”杰克战战兢兢地说，“我今天会把它刷掉的，加洛格拉斯。我保证。”

“不！”马修、加洛格拉斯、哈伯德和克里斯异口同声地说。

“但是这些墙壁，”杰克抗议道，“我把它们毁了。”

“与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相比，你这样做也难分伯仲啊。”加洛格拉斯温和地说，“说起来马修在布拉格皇宫里的涂鸦也是。”杰克的眼睛里闪出了幽默的光芒，但很快就熄灭了。

^① 一种代表欧洲文化的典型艺术风格，在音乐领域中特指17—18世纪欧洲华丽、精致的音乐。

“如果我画的是一只奔跑的小鹿，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这些画面——没有人想看到它们，就是我也不想。”杰克盯着一个特别可怕的形象，那是一具仰面朝天漂浮在河里的、正在腐烂的尸体。

“真正的艺术和音乐必须发自内心，”马修抓住了曾孙的肩膀，“即使是最阴暗的角落，也需要暴露在阳光下，否则就会不断扩大，把一个人完全吞噬。”

杰克露出了沮丧的表情。“如果它已经把一个人吞噬了呢？”

“如果你已经完全被黑暗控制的话，就不会去救那个女人了。”马修指着一个凄惨的形象，那个人正在抬头看着伸过来的一只手。这只手和杰克的手一模一样，在大拇指根部有一块伤疤。

“但是我并没有救她。她太害怕了，不肯让我帮助她。她怕我！”杰克试着挣脱马修，肘部由于用力而发出噼啪的声音，但马修并没有放开他。

“她这么做是出于自己的黑暗和恐惧，而不是因为你的黑暗和恐惧。”马修加强了语气。

“我相信你说的话。”杰克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他的血怒都是一种罪恶。马修稍稍体会到了当年他坚决拒绝接受赦免时菲利普和伊莎波内心的感受。

“那是因为你的身体里有两只狼在打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克里斯站在了马修一边。

“这是什么意思？”杰克露出了警惕的表情。

“这是切罗基人^①的一个古老传说——是我的奶奶娜娜·贝茨从她奶奶那里听到的。”

^① 属于易洛魁族系的北美印第安民族，现居住在田纳西州东部和北卡罗来纳州及南卡罗来纳州的西部。原来住在大湖区周围。

“你看上去不像切罗基人。”杰克眯起了眼睛。

“说起我的血统，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我的血统主要来自法国和非洲，另外还有一些英格兰、苏格兰、西班牙和美国原住民的成分。实际上，我和你有许多相似之处。显性性状^①有时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克里斯笑道。杰克露出了困惑的表情。马修想，他应该给杰克买一本生物学基础教材。

“呃—嗯，”杰克带着怀疑的语气说，克里斯笑了。“那么狼呢？”

“根据我奶奶那个民族的说法，每个生物的身体里都住着两只狼：一只邪恶的，另一只是善良的。它们一直在试着杀掉对方。”

对马修来说，这是他从没有血怒的人那里听到过的关于血怒的最佳描述。

“那只邪恶的狼要赢了。”杰克看上去很悲伤。

“不一定，”克里斯保证道，“娜娜·贝茨说，你给哪只狼喂东西吃，哪只狼就会取得胜利。愤怒、内疚、悲伤、谎言和悔恨会使邪恶的狼变得更加强壮。善良的狼则需要爱和诚实，再加上几大勺同情心和忠诚。所以，如果你想让善良的狼取得胜利，你就不能给邪恶的狼提供食物。”

“如果我无法停止对恶狼的喂养呢？”杰克看上去很担心，“如果我失败了呢？”

“你不会失败的。”马修坚定地说。

“我们不会让你失败，”克里斯点头赞同，“这个屋子里有五个人。你那只大恶狼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

“五个人？”杰克低声说道，他看了看周围的马修、加洛格拉斯、哈伯德和克里斯。“你们都愿意帮我吗？”

^① 指具有相对性状的纯合亲本杂交所产生的子一代中能显现出的亲本性状。

“每一个人。”克里斯保证。他拉起了杰克的手，然后扭头去看马修。马修顺从地将自己的手放在了上面。

“人人为我，赴汤蹈火。”克里斯转向加洛格拉斯，“你在等什么？快过来吧。”

“呸。那些火枪手都是些傻瓜，”加洛格拉斯绷着脸走了过来。虽然他嘴上显得很轻蔑，但他还是把自己那只像爪子一样的大手放在了最上面。“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鲍德温，小杰克，否则我就会喂给那只恶狼双倍的食物。”

“你呢，安德鲁？”克里斯朝屋子另一头喊道。

“我记得那句话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①，不是‘人人为我，赴汤蹈火’。”

马修咧了咧嘴。哈伯德说的倒是没错，但他的伦敦东区口音太重了，很难让人听懂。要是菲利普在教大提琴的同时教点法语就好了。

哈伯德把他那只枯瘦的手放到了最上面。马修看到这位牧师的大拇指从上边移动到下边，然后从左边移动到右边。原来，他正在为这个奇怪的团队祈福。马修想，他们这个团队实在是很奇特：三个生物之间有血缘关系，第四个生物忠心耿耿，还有一个人类之所以加入其中，似乎完全是因为他的善良。

他希望这个团队有足够的力量帮助杰克恢复正常。

在狂暴的艺术创作后，杰克想和人聊一聊。他同马修和哈伯德坐在那个客厅里，四周的壁画上画满他过去的经历。他把一些痛苦经历带来的负担转移到了马修的肩上。不过，在谈到本杰明时，他沉默了。马修并不吃惊。杰克在本杰明那里感受到的恐惧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① 原文为法语 Un pour tous, tous pour un, 是法国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一句话。

“走吧，杰基，”加洛格拉斯举起罗贝罗的皮带，“这‘拖把’得去遛遛了。”

“我也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安德鲁从一把奇形怪状的红色椅子上站起来。这把椅子看上去像是一件现代雕塑，但马修发现坐在上面格外舒服。

前门关上了，克里斯拿着一杯刚冲的咖啡慢悠悠地走进客厅。这个家伙喝了这么多咖啡因，居然还活着，真是不可思议，马修想。

“我今天晚上和你的儿子聊了几句——是你另一个儿子，马库斯。”克里斯坐在他经常坐的那把木椅上，“那家伙不错，而且很聪明。你一定为他感到自豪吧？”

“是的，”马修警惕地说，“马库斯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是我们给他打的电话。”克里斯呷着咖啡，“米丽娅姆认为应该让他看看那段视频。当他看完以后，马库斯认为我们应该从杰克身上再提取一些血液。所以我们就提取了两份样本。”

“你们做了什么？”马修惊呆了。

“哈伯德同意了。他是杰克最近的血亲。”克里斯平静地回应道。

“你以为我在乎的是知情同意权^①吗？”马修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从一只受血怒控制的吸血鬼身上提取血液——会没命的。”

“血怒发作的起始阶段是观察吸血鬼体内化学物质变化的最佳时机，”克里斯说，“要想找到可以缓解症状的药物，我们必须获得这种信息。”

马修皱了皱眉。“缓解症状？我们要找的是治愈方法。”

克里斯伸手从下面取出一个文件夹，然后递给马修。“这是最新发现。”

他们已经获取了哈伯德和杰克的脸颊棉签标本和血样，正在分析这些样本，基因组报告随时会出来。马修接过文件夹的时候双手软绵绵的，他担心里面藏着可怕的信息。

“对不起，马修。”克里斯的语气中带着诚挚的歉意。

马修翻开文件，扫视着报告结果。

“是马库斯找到的。其他人不可能找到。我们全都找错了方向。”克里斯说。

马修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结果改变了……一切。

“杰克非编码DNA中的触发结构比你的多。”克里斯停顿片刻，“我必须问你，马修。你真的放心让杰克待在黛安娜身边吗？”

还没等马修做出回答，前门突然开了。他们既没有听到杰克喋喋不休的谈话，也没有听到加洛格拉斯愉快的口哨，更没有听到安德鲁虔诚的说教。他们只听到了罗贝罗低低的呜咽。

马修的鼻孔瞬间变大，他跳了起来，测试结果散落一地。接着，他像闪电一样冲到了门口。

“怎么回事？”克里斯在他身后问道。

“我们在外面散步时遇到了一个人。”加洛格拉斯一边说，一边把不想进屋的罗贝罗拉进去。

^① 指患者表示自愿进行医疗治疗的文件证明。

21

“走！”鲍德温掐着杰克的后脖颈命令道。马修曾见过他用这只手把另一只吸血鬼的脑袋整整齐齐地拧下来。

杰克没有见过那个野蛮的场面，但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只能任由鲍德温摆布。这个孩子脸色惨白，双眼圆睁，两只硕大的瞳孔已经变成了黑色。毫不意外的是，他遵从了鲍德温的命令，并没有犹豫。

罗贝罗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加洛格拉斯仍然攥着皮带，它一边围着这个盖尔人的两条腿转圈，一边用眼睛紧盯着主人。

“没事的，拖把。”杰克低声安慰他的狗，但罗贝罗并没有听进去。

“出问题了吗，马修？”克里斯离得很近，马修甚至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

“问题从来就没有断过。”马修冷冷地说。

“回家吧，”杰克开始催促克里斯，“带上拖把，还有——”杰克突然龇牙咧嘴，血从他脖子上黑色的伤痕处渗了出来，那是鲍德温弄出来的。

“他们不能走。”鲍德温低声怒道。

杰克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鲍德温总是乐于破坏其他人喜爱的人或物。这种冲动一定是他过去某段经历造成的，但马修一直没有弄清楚那段经历是什么。在鲍德温实现自己的目的之前，他是绝不会把克里斯和拖把放走的。

“还有，你不能发出命令，只能接受命令。”鲍德温一边推着这个孩子向客厅走去，一边小心地让他的身体挡在自己和马修之间。这是一个极为简单有效的策略，却给马修带来了痛苦的回忆。

杰克不是埃莉诺，马修对自己说。杰克是吸血鬼，但他也是马修的血亲，鲍德温可以用他来要挟马修。

“你刚才在广场上耍的花招是你对我的最后一次冒犯，狗杂种。”鲍德温肩膀处的衬衫上出现了牙印，被撕裂的布料周围还可以看到血珠。

天哪。杰克咬了鲍德温。

“我不是你的人。”杰克的话听上去很是孤注一掷，“告诉他我是你的人，马修！”

“那么你觉得马修又是谁的人呢？”鲍德温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平静的语气中隐藏着威胁。

“黛安娜。”杰克咆哮道。

“黛安娜？”鲍德温嘲讽地笑了笑，给了杰克一拳，打得他跪到了坚硬的木制地板上。如果杰克是温血动物，即使把他的身高和体重增加一倍，也会被这一拳打倒在地。“你进来，马修。让那只狗别叫了。”

马修从哈伯德身边走过，哈伯德拉住他的袖子，低声说道：“如果你在德·克莱蒙家族尊长面前否认自己和杰克的关系，我就会亲自把你送进地狱。”

马修冷冷地看着他，哈伯德放开了他的胳膊。

“放开他。他是我的血亲，”马修一边说，一边大踏步走进房间。“然后回到曼哈顿，那里才是你的家，鲍德温。”

“哦，”克里斯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对啦。你住在中央公园^①，没错吧？”

^① 位于纽约市的曼哈顿，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被称作“纽约的后花园”。

鲍德温没有回答。实际上，第五大道^①那片区域的大部分店铺都是属于他的。他喜欢对自己的生意保持密切关注。最近，他把业务拓展到了肉库区^②，在各个肉铺中开了一些夜总会。不过，他通常不喜欢住在自己吸血的地方。

“难怪你这么嚣张，”克里斯说，“不过，伙计，你已经来到了纽黑文。这里的游戏规则不一样。”

“规则？”鲍德温拉长了声调，“纽黑文的规则？”

“是的。人人为我，赴汤蹈火。”这是克里斯的战斗号角。

马修和克里斯离得很近，他可以感受到克里斯肌肉绷紧，当一把小刀从他耳边划过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薄薄的刀片实在微不足道，几乎无法划伤人类的皮肤，更不要说皮糙肉厚的鲍德温了。马修抬手将刀夹在指尖，阻止了这次袭击。克里斯用责备的目光瞪着马修，马修摇了摇头。

“别这样。”马修可以让克里斯结结实实地打他一拳，但鲍德温不会这样宽容地让着温血动物。马修转向了鲍德温。“离开这里。杰克是我的血亲，他的问题由我来解决。”

“那多没意思。”鲍德温将杰克的脑袋扭向一边。杰克抬头看着鲍德温，露出了想要和他拼命的阴郁表情。“挺像你的，马修。”

“我也是这样想的，”马修冷冷地说，然后对杰克露出了僵硬的笑容。他从加洛格拉斯手里接过罗贝罗的绳子。罗贝罗立刻安静下来。

“鲍德温大概渴了。给他拿点喝的，加洛格拉斯。”

也许这种做法可以缓解鲍德温的坏心情，让他放开杰克，还杰克平安。马修可以让杰克和哈伯德住到马库斯家，比住在黛安娜法院街的家要好。如果他的妻子听说鲍德温来了，就会带着火龙像闪电一样来到伍斯特广场。

“我的食品柜里装满了喝的，”加洛格拉斯说道，“咖啡，葡萄酒，水，血。就算你想喝毒芹汁和蜂蜜，我也能给你弄点过来，叔叔。”

“只有这个孩子能够提供我想喝的。”鲍德温的牙齿毫无预兆地突然刺进杰克的脖子。这一口咬得很野蛮，而且是故意的。

在吸血鬼的世界里，这是一种迅速、严厉、冷酷无情的法律制裁。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尊长只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这种惩罚方式制服违法者。尊长可以通过血液了解到后代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和记忆。这种仪式把吸血鬼的灵魂完全暴露出来，让他处于一种极其羞耻的脆弱状态。不管通过哪种方式，获得另一个生物的秘密都可以使一只吸血鬼处于和猎人非常相似的位置，同时还滋养他那需要不断占有其他事物的灵魂。

如果某个后代的罪行再严重一些，这种制服仪式最后将以死亡收场。杀死另一只吸血鬼会使人在生理、心理和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因此，大多数吸血鬼尊长都会指派一个家族成员替他们完成这项工作。几个世纪以来，菲利普和休将德·克莱蒙家族的门面营造得十分光鲜，他们的所有脏活都是马修在暗地里完成的。

杀死一只吸血鬼的方法有几百种，马修对此了如指掌。你可以将一只吸血鬼的血液喝干，马修杀死菲利普的时候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你可以慢慢放血，用绳子把他吊起来，让他失去反抗能力，陷入恐惧之中。这只吸血鬼可能会在拷打下招供，或者行刑者出于仁慈把他直接杀掉。此外，还有斩首和剖腹的方法，更加古老的做法是穿透胸腔，挖出心脏。你还可以割断颈动脉和主动脉，热尔贝钟爱的刺客朱丽叶

① 位于曼哈顿的一条重要的南北向干道，处于曼哈顿岛的中心地带，是世界著名的高级购物街区。

② 曾经是纽约市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工厂的聚居区，后来随着肉类加工业的没落，一些时尚品牌店及一些豪华酒店及特色餐厅进驻该区，同时很多艺术人员及创意人员也聚集到这里，使到该区逐渐成为一个充满时尚风情的地区之一。

曾经试着用这种方法杀死马修，但没有成功。

马修希望鲍德温今晚能够止步于获取杰克的血液和记忆。

可惜，他的反应太迟钝了。

他想起杰克的记忆中还包含着一些不应该泄露的秘密。

他嗅到金银花和夏季风暴的味道。

他看到黛安娜把科拉释放出来了。

黛安娜的火龙从主人的肩膀上腾空而起。她尖叫了一声，张开利爪，展开燃烧的翅膀，朝鲍德温俯冲过去。鲍德温用空着的一只手抓住科拉脚，手腕一翻，把她摔了出去。科拉撞到墙上，翅膀折了。黛安娜弯下腰，用手抓着胳膊，感到一阵剧痛，但这并没有动摇她的决心。

“放开——我的——儿子。”黛安娜一字一顿地说。她的皮肤闪闪发光，平日里隐藏在伪装咒之中的光环散发出了独特而灿烂的光芒。她的皮肤——包括双手、胳膊乃至颈筋——全都呈现出了彩虹的颜色，这些色彩盘旋着，扭动着，仿佛她手指上的丝线已经扩展到了全身。

罗贝罗拉扯着绳子，想要冲到科拉那里。见此情景，马修松开了手。罗贝罗蹲在火龙身边，舔着她的脸，用鼻子抚摸她。科拉挣扎着站起来，想去帮助黛安娜。

黛安娜不需要帮助——她不需要马修，不需要罗贝罗，甚至不需要科拉。马修的妻子站直了身子，伸出左手，手心向下，手指指向地板。木制地板条碎裂开来，变成了细密的藤条，藤条向上延伸，缠住了鲍德温的双脚，将他固定在原地。藤条的嫩枝上长出了致命的长棘刺，刺穿鲍德温的衣服，扎进他的肉里。

黛安娜盯着鲍德温，伸出右手往回拉。杰克的手腕猛地抬起来，向侧面伸开，仿佛变成了黛安娜的提线木偶。杰克踉踉跄跄地朝黛安娜走去，转眼之前，他已经脱离了鲍德温的控制，倒在了地板上的一堆杂物上。

马修摆出与罗贝罗类似的姿势，站在杰克身边，挡住了杰克的身体。

“够了，鲍德温。”马修的手在空中划过。

“对不起，马修，”倒在地板上的杰克低声说道，“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冒了出来，直接向加洛格拉斯奔去。我当时惊得呆住了——”他颤抖了一下，膝盖向胸口靠了靠。“我不知道他是谁。”

米丽娅姆走进了屋子。她研究了一下眼前的局面，然后承担起指挥官的角色。她用手势示意加洛格拉斯和哈伯德去照看杰克，然后用担忧的目光看了黛安娜一眼。黛安娜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仿佛变成了客厅里的一尊雕像。

“杰克没事吧？”克里斯紧张地问道。

“他不会有事的。每一个在世的吸血鬼都至少被尊长咬过一次。”米丽娅姆试图安慰克里斯。不过，这条关于生物家族生活的信息似乎并没有让克里斯感到放松。

马修把杰克扶起来。杰克脖子上的咬痕并不深，很快就会愈合，但是这个伤口目前看上去很可怕。马修摸了摸伤口，希望杰克就像米丽娅姆所说那样恢复。

“你能照看一下科拉吗？”马修一边问米丽娅姆，一边把杰克交给加洛格拉斯和哈伯德。

米丽娅姆点了点头。

转瞬之间，马修已经来到了屋子的另一头，用两只手捂着鲍德温的喉咙。

“你得保证，如果黛安娜放了你，你不会因为今晚发生在这里的事去找她的麻烦。”马修勒紧了手指，“否则，我会杀了你，鲍德温。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今天的事情可没完，马修。”鲍德温警告道。

“我知道。”马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哥哥，直到他点头同意。

然后，他转向了黛安娜。黛安娜皮肤下面跃动着的色彩让他想起了在麦迪逊她送给他的那个闪亮的能量球，当时他们两个都不知道她编织者的身份。黛安娜指尖的色彩是最明亮的，仿佛她的魔法正在那里蓄势待发。马修了解自己的血怒在如此接近爆发的情况下会是多么难以预测，所以在对待妻子时显得十分谨慎。

“黛安娜？”马修把她脸上的头发理到后面，看着她那蓝金色的虹膜，希望她能够认出自己。不过，他只看到了无限的深邃目光，她正盯着远处某种无形的东西。他换了一种方法，试图把她拉回此时此地。

“杰克现在待在加洛格拉斯和安德鲁身边，我的小母狮。鲍德温今晚不会伤害他了。”马修的措辞非常谨慎，“你该带他回家了。”

克里斯吃了一惊，准备提出抗议。

“克里斯可能也会跟你一起，”马修继续平静地说道，“还有科拉和罗贝罗。”

“科拉。”黛安娜的声音低沉沙哑。她眨了眨眼睛。不过，即使是对火龙的担心也没有中断她那如醉如痴的凝视。马修既不知道她究竟看到了怎样一幅其他人看不到的景象，也不知道这种景象为何对她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他感到一阵嫉妒和不安。

“米丽娅姆和科拉在一起。”马修被黛安娜那双深邃的深蓝色眼睛吸引住了。

“鲍德温……把她弄伤了。”黛安娜的语气显得很困惑，仿佛她忘记了吸血鬼与其他生物的不同之处。她心不在焉地揉了揉胳膊。

就在马修认为黛安娜对某种未知事物的痴迷可能会被理智取代的时候，她的愤怒再次涌了上来。马修可以闻到它——甚至可以用舌头品尝到它的滋味。

“他把杰克弄伤了。”黛安娜猛地张开了手指。马修已经顾不得

考虑她的编织者身份和法力了，没等她开始施展魔法，马修就抓住了她的手。

“鲍德温允许你带杰克回家。作为交换，你需要放了鲍德温。我们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开战。这个家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根据马修今天晚上的观察，在扫清前进障碍这件事上，黛安娜和鲍德温一样头脑简单。

马修举起黛安娜的手，把指关节放到嘴唇上来回摩擦。“还记得我们在伦敦那场关于孩子的讨论吗？当时我们提到了孩子会需要的东西。”

这句话引起了黛安娜的注意。终于，她的目光落在了马修身上。

“爱。一个对他们负责的成年人。一片柔软的落脚地。”黛安娜低声说道。

“没错。”马修笑了，“杰克需要你。快把鲍德温从你的魔咒中释放出来。”

黛安娜从头到脚打了一个激灵，停止了魔法。她朝鲍德温的方向打了一个响指。棘刺从鲍德温的身体里退了出来。藤条放开了他的双腿，退回到这只吸血鬼周围的条形地板里。很快，鲍德温重获自由，加洛格拉斯的房子也恢复了正常，之前的魔法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魔咒逐渐消解的时候，黛安娜走到杰克身边，捧起他的脸。他脖子上的皮肤已经合在了一起，但是要想彻底痊愈，还需要几天的时间。黛安娜丰满的嘴唇抵成了一条细线。

“别担心。”杰克有意识地挡住了自己的伤口。

“来吧，杰基。我和黛安娜会把你送到法院街。你一定饿了。”加洛格拉斯用手拍了拍杰克的肩膀。杰克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努力表现出不那么疲倦的样子，以免黛安娜担心。

“科拉。”黛安娜向她的火龙招手。科拉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在靠近主人的过程中，她也变得精神起来。就在编织者和火龙即将碰到一起的时候，科拉逐渐消失了，和黛安娜融为一体。

“让克里斯送你回家吧。”马修小心地将自己宽大的身躯挡在妻子和令人不安的壁画之间。幸好，黛安娜非常疲惫，连看一眼墙壁的力气都没有。

除了鲍德温，米丽娅姆已经把这所房子里的所有生物都聚集在了一起，这让马修感到很高兴。克里斯、安德鲁、罗贝罗和米丽娅姆正挤在门口，等着黛安娜、加洛格拉斯和杰克。护送这个孩子的生物当然越多越好。

送他们走的时候，马修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当黛安娜最后一次回头看的时候，他强迫自己脸上带着鼓励朝她挥手。当他们终于消失在法院街的房屋之间时，马修转身去看鲍德温。

他的哥哥正抬起头欣赏壁画的最后一部分，杰克的牙齿和黛安娜的棘刺在他的衬衫上留下了一个个黑点。

“杰克就是那个吸血鬼杀人犯。我从他的意识中看到了，现在这些壁画上也画着那些谋杀场面。我们已经找了他一年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成功躲开了圣会的追捕。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鲍德温问。

“他和本杰明在一起。他一直都在亡命天涯。”马修故意不去看围在本杰明那张没有轮廓的面孔四周的可怕画面。在他看来，这些画面并不比吸血鬼多年来犯下的残酷行径更加邪恶。它们之所以令人无法忍受，是因为都出自杰克之手。

“必须要阻止杰克。”鲍德温语气平淡。

“上帝啊，原谅我吧。”马修低下了头。

“菲利普说得没错。你的基督信仰的确很适合这份工作。”鲍德温轻蔑地说，“只要认罪，你就可以把所有罪孽洗刷干净，其他哪种

信仰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呢？”

遗憾的是，鲍德温从来没有搞清楚赎罪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他认为马修的信仰只是一种交易——只要去教堂忏悔，犯下的罪孽就会被赦免。不过，救赎并没有这么简单。长期以来，菲利普一直认为马修不断寻求宽恕的做法缺乏理智，令人恼火，但是到了最后，他终于理解了。

“你很清楚德·克莱蒙家族中并没有属于他的位置——如果他的疾病真像这些壁画表现得那么严重的话。”鲍德温和本杰明对杰克有着同样的认识，都认为杰克是一件危险的武器，经过打磨，这件武器可以变得极其致命。和本杰明不同的是，鲍德温还有一定的道德意识。他不愿意使用这件意外落入自己手中的武器，但是也不允许它落到别人手里。

马修仍然低着头，脑子里满是回忆和悔恨。鲍德温接下来的话并不出乎意料，但他还是感觉自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杀了他。”德·克莱蒙家族的首领命令道。

马修回到家时，那扇刷着鲜艳的红色油漆、带有白色镶边和黑色三角楣饰^①的门已经打开了。

黛安娜正等着他。她已经换上足以御寒的衣服，还裹上了他的一件旧羊毛衫，这使她今天晚上接触到的其他生物的味道变得不那么浓了。即便如此，马修吻起来还是那么粗暴、霸道，吻完恋恋不舍地放开她。

“出了什么事？”黛安娜用手抚摸着菲利普的箭头。每当焦虑感

^① 希腊罗马时代和文艺复兴时期常用的建筑横梁上一种三角形的装饰形式，由柱子或壁柱支撑。

上升的时候，她就会做出这个动作。箭头尖端的污迹颜色也变得越来
越明显，同样显示出黛安娜的不安。

马修抬头仰望天空，希望找到一些指引。不过，天空中一颗星星
也没有。属于人类那部分的理智告诉他，这种现象是由城市里明亮的
灯光和今晚的满月造成的。不过，他内心深处属于吸血鬼的部分让他
本能地感到了惊慌。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东西给他指引方向。

“走。”马修捡起黛安娜放在前厅椅子上的外套，抓着她的手，
带着她走下台阶。

“我们去哪儿？”黛安娜努力跟上马修的脚步。

“去一个能看到星星的地方。”马修回答道。

22

马修开车向北行驶，然后转弯向西，离开了市区。黛安娜一直坐
在他的身边。马修的行驶速度快得有些反常。在不到十五分钟的时间
里，他们已经开上了一条延伸至山峦阴影中的宁静小路。当地人把这
些山峦称为“沉睡的巨人”。马修把车停在了一条阴暗的马路上，熄
了火。门廊上的灯亮了，一位老人往黑暗中张望。

“是你吗，克莱蒙先生？”老人的声音纤细无力，但眼中闪耀着
智慧的光芒。

“是的，费尔普斯先生，”马修点头说道。他转到车子另一边，
把黛安娜扶下车。“我和我的妻子要去那个小屋。”

“很高兴见到你，夫人，”费尔普斯用手摸着额头，“加洛格拉
斯先生打电话说，你们可能会过来看看。他告诉我，如果听到外面有
声音的话，也不要担心。”

“对不起，我们把你吵醒了。”黛安娜说。

“我是个老人了，克莱蒙夫人。我现在也睡不了多少觉了。我想，
等我死了，我也就能多睡一会儿了，”费尔普斯先生喘着气笑了起来，
“你们会在山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谢谢你照看这个地方。”马修说。

“这是家族传统，”费尔普斯先生回答，“如果你们不想开我那

辆老良特运载车^①，可以用惠特莫尔先生停在车棚里的那辆漫游者^②。我想，你的妻子可能不想走那么远的路。公园大门已经关上了，但你知道怎样进去。祝你们今晚玩得开心。”

费尔普斯先生回到屋子里，纱门上的丝网撞在铝制门框上，发出“啪”地一声。

马修挽着黛安娜的胳膊，带着她走向一辆汽车，那辆汽车既有点像轮胎异常结实的高尔夫球车、又有点像沙滩车。他在副驾驶车门前放开了黛安娜，然后绕到另一头，钻进车子里。

通往公园的大门隐蔽得近乎隐形，用来行车的土路上又没有任何灯光和路标，但这对于马修来说根本算不上问题。他开过几处急转弯，从山脉侧面匀速向上行驶，越过茂密的树林边缘，最后来到了一片开阔地。树荫下隐隐可以看到一座小木屋。屋子里开着灯，小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小房子一样诱人。

马修停下马库斯的漫游者，松开刹车。他深吸了一口气，品味着夜晚的山松和带有露水的青草的气息。脚下的山谷看上去很荒凉。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心情还是那银色的月光让夜色显得如此令人生厌。

“地面很崎岖。我不想让你摔倒。”马修伸出手，让黛安娜自己选择扶着他还是自己走。

黛安娜意味深长地看了马修一眼，然后把手放在他的手里。马修仔细地看脚下，小心翼翼地搜寻着新的潜在危险。接着，他的目光转向了天空。

“今晚的月亮太亮了，”马修若有所思地说，“这里也很难看到星星。”

“那是因为今天是玛布秋分节。”黛安娜平静地说。

“玛布秋分节？”马修似乎吃了一惊。

黛安娜点了点头。“一年前，你走进博德利图书馆，也走进了我的心里。当时，你嘴边挂着坏笑，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你仿佛认出了我，双眼闪着光芒。就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

对马修来说，黛安娜的话暂时缓解了鲍德温的命令和克里斯关于杰克基因的消息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焦虑。在短短一瞬间里，世界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中和了无欲和欲望、鲜血和恐惧、夏日的温暖和冬日的深寒。

“出了什么事？”黛安娜端详马修的面容，“是杰克吗？血怒？鲍德温？”

“是。不是。算是吧。”马修用手挠着头发，转过脸去，躲开黛安娜敏锐的目光。“鲍德温知道杰克在欧洲杀了那些温血动物。他知道杰克就是那只吸血鬼杀人犯。”

“这肯定也不是由于吸血鬼对血液的渴望引发的第一次意外死亡事件了。”黛安娜试着弱化情况的严重性。

“这次不一样。”马修无法找到更好的表述方法，“鲍德温命令我杀了杰克。”

“不。我不允许。”黛安娜的话语在山间回响。一阵风从东方吹来，黛安娜随风旋转。马修抓住了她，她试图挣脱马修，在他的脚下放出了一个呼啸着的灰棕色气旋。

“不要离开我。”他知道，即使黛安娜能控制住自己，他也不一定能控制住自己。“你必须理智。”

“不。”她还在试着挣脱。“你不能放弃他。杰克的血怒不会一直存在的。你会找到治疗方法的。”

^① 美国约翰·迪尔公司生产的小型运载车，可以在各种地形上行驶。

^②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1968—1978年生产的一种车型。

“血怒是不可治愈的。”如果能改变这个事实，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什么？”黛安娜显然很震惊。

“我们刚刚对新的 DNA 样本进行了检测，第一次绘制出了范围超过马库斯那一代的家族系谱。克里斯和米丽娅姆追踪了从伊莎波、我、安德鲁到杰克的血怒基因。”黛安娜全神贯注地听着马修的话。

“血怒是一种发育异常，”马修继续说道，“它有一个基因成分，但是这个血怒基因似乎是由我们的某种非编码 DNA 触发的。我和杰克体内都有这种触发结构。妈妈、马库斯和安德鲁没有这种结构。”

“我不懂。”黛安娜低声说道。

“在我重生的时候，我的人类非编码 DNA 中已经存在的某种结构对侵入体内的全新基因信息做出了反应。”马修耐心地解释道，“我们都知道吸血鬼基因是很野蛮的——它们把人类的基因推到一边，占领被它们刚刚改变的细胞。不过，它们不会把原有基因清除殆尽。否则的话，我就会获得和伊莎波完全相同的基因组。实际上，我是她的孩子——我的身体里既有从人类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成分，也有从伊莎波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成分。”

“这么说，在伊莎波把你变成吸血鬼之前，你就已经患上血怒了，是吗？”黛安娜很困惑，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不。我只是带有血怒基因所需要的触发结构，”马修说，“马库斯发现了一些非编码 DNA，他认为这些 DNA 起到了触发作用。”

“这些 DNA 就是他所说的垃圾 DNA 吗？”黛安娜问道。

马修点了点头。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治愈血怒的。”黛安娜的态度很坚决，“在几年的时间里——”

“不，我的心肝儿。”马修不能让她产生任何希望，“随着我们

对血怒基因和非编码基因的深入了解，我们可能会提出更好的缓解方法，但是这种疾病是无法治愈的。我们只能努力阻止它的出现，减轻症状，如果上帝允许的话。”

“在那之前，你可以告诉杰克控制它的方法。”黛安娜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你不需要杀死他啊。”

“杰克的症状比我的要严重得多。那种似乎能触发血怒的基因在他体内的含量比我的要高得多。”马修感到眼睛里出现了血泪，就把眼泪眨了回去。“他是不会感到痛苦的。我向你保证。”

“但你会的。你曾说过，为了处理和生死有关的事情，我付出了代价。你也一样。杰克会死，但你活着会永远憎恨自己的。”黛安娜说，“想一想菲利普的死给你带来的是什么。”

马修也想到了这一点。在他父亲死后，他曾杀死过其他生物，但仅仅是为了复仇。今天晚上之前，最后一个命令他杀人的德·克莱蒙家族尊长是菲利普，而且要求他杀死的正是菲利普本人。

“杰克正在受罪，黛安娜。这可以结束他的痛苦。”菲利普当年用同样的话说服了自己的妻子。

“这也许可以结束他的痛苦，但是无法结束我们的痛苦。”黛安娜的手不由自主地移动到了圆滚滚的肚子上。“这对双胞胎也可能患有血怒。你也想杀了他们吗？”

她以为他会否认，告诉她那是一种疯狂的想法。但是，她的希望落空了。

“圣会迟早会发现杰克做过的事情，到那时，他们就会除掉他。而且，他们不会考虑他会多么恐惧，或者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在事情发展到那一步之前，为了阻止圣会插手家族事务，鲍德温会想办法除掉杰克。如果杰克逃掉，就会落到本杰明的手里。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本杰明会对杰克的背叛行为进行恐怖的报复。所以，死亡对他

来说是一种福分。”马修平静地说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过，黛安娜眼中闪过的痛苦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

“那么，杰克可以消失。他可以远走高飞，去一个没有人能找到他的地方。”

马修抑制住内心的焦躁。第一次见到黛安娜的时候，他就知道她很倔强。那是他爱上她的一个原因——尽管这种性格有时让他心烦意乱。“孤独的吸血鬼是活不下去的。和狼一样，我们需要生活在群体里，否则就会发疯。想一想本杰明，黛安娜。想一想我抛弃他以后，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那我们就和他一起走。”黛安娜试图抓住所有的救命稻草。

“那只会让本杰明和圣会更容易找到他。”

“那么，你必须立即成立一个支派，就像马库斯说的那样，”黛安娜说道，“那样保护杰克的就会是整个家族了。”

“如果这样做的话，我就不得不承认本杰明在家族中的身份。这不仅会暴露出杰克的血怒，也会暴露我的血怒。伊莎波和马库斯将陷入可怕的危险局面——还有双胞胎。而且，如果我们在没有鲍德温支持的情况下对抗圣会，受苦的将不仅仅是他们几个。”马修吸了一口气，发出刺耳的声音，“如果你在我身边——和我站在一起——圣会会要求你屈服于他们，就像要求我屈服于他们那样。”

“屈服？”黛安娜低声问道。

“这是战争，黛安娜。参与作战的女人都要接受这个结果。你听过我母亲的故事。你觉得在吸血鬼手里，你的命运和她的会有什么区别吗？”

黛安娜摇了摇头。

“你必须相信我：和建立支派相比，留在鲍德温的家族里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加舒服。”马修坚持道。

“你错了。根据鲍德温定的规则，我和双胞胎永远都无法获得足够的安全感。杰克也是如此。坚持自己的立场是我们唯一可行的出路。其他任何一条道路都只会把我们引回过去。”黛安娜说道。“根据我们的经验，回到过去只能暂时拖延问题，不能解决问题。”

“你不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会面临极大的阻力。根据吸血鬼的律法，我的儿子和孙子已经做过的或将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被记到我的头上。吸血鬼谋杀案需要由我来负责，本杰明的罪行也需要由我来承担责任。”马修需要让黛安娜看到做出这种决定可能会付出的代价。

“他们不能因为本杰明和杰克的行为而怪罪于你。”黛安娜抗议道。

“不。”马修捧着黛安娜的双手。“本杰明是我创造出来的。如果不把他变成吸血鬼，这些罪行就不会发生了。作为本杰明的尊长和杰克的曾祖尊长，我有责任约束他们，如果他们不服从约束，我就有责任除掉他们。”

“这是野蛮人的做法。”黛安娜把手往回拉。马修可以感受到她皮肤下面燃烧着的法力。

“不，这是吸血鬼的荣誉。吸血鬼之所以能够在温血动物中间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拥有三套信仰系统：法律、荣誉和制裁。你今天晚上看到的就是吸血鬼的制裁，”马修说，“它非常迅急——还很残忍。如果我以尊长的身份建立自己的支派，我也需要对自己的家族成员实施制裁。”

“你来实施制裁总比让鲍德温实施制裁要好，”黛安娜反驳道，“在他的管理下，我总是怀疑他会某一天对保护我和双胞胎的责任感到厌倦，然后下令把我们处死。”

黛安娜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让马修陷入了两难境地。要想挽救杰

克，马修就不得不违背鲍德温的命令。如果他违背鲍德温的命令，他将别无选择，只能以尊长的身份另立支派。这样一来，他需要说服一群叛逆的吸血鬼接受自己的领导。而且，当他们的血怒暴露出来的时候，自己也面临着被消灭的风险。那将是一个血腥、暴烈、复杂的过程。

“求你了，马修，”黛安娜悄声说道，“求你不要遵从鲍德温的命令。”

马修观察着妻子的脸。她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痛苦和绝望，这也是他需要考虑的因素。他没有办法拒绝她。

“那好吧，”马修勉强说道，“我会去新奥尔良那边——但是有一个条件。”

黛安娜显然松了一口气。“什么条件都行。你说吧。”

“你不能跟着我。”马修努力保持着平静的语气。不过，光是离开伴侣的提议就足以让他的血怒从血管里爆发出来了。

“你怎么敢命令我待在这里！”黛安娜怒火燃烧。

“在我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不能留在我身边。”虽然他的妻子情绪很激动，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练习，马修已经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了。“我不想撇下你去任何地方。天哪，我甚至不能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不过，当我在新奥尔良和自己的孙子战斗的时候，你不能跟着，因为那会极其危险。而且，给你带来安全威胁的不是鲍德温，也不是圣会，而是我。”

“你永远也不会伤害我的。”从他们相识那天起，黛安娜一直坚持着这种信念。现在应该告诉她真相了。

“埃莉诺曾经也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在一个充满疯狂和妒意的时刻杀了她。你知道爱和忠诚可以引发杰克的血怒。在这个家族里，拥有这个特点的吸血鬼不止杰克一个。”马修看着妻子的眼睛，“还有我。”

“并且你和埃莉诺只是情人，我们俩可是伴侣。”黛安娜的表情说明她听懂了这句话的含义，“你一直在说，我不应该信任你。你发誓说，你宁可亲自杀了我，也不愿意让其他任何人碰我。”

“我对你说的都是实话。”马修的指尖沿着黛安娜的颧骨边缘向上滑动，抹去她眼角处即将滴落的泪水。

“但你并没有把所有真相都告诉我。你为什么告诉我，我们之间的纽带会让你的血怒变得更严重吗？”黛安娜哭喊道。

“我曾以为自己可以找到治愈血怒的方法。在那之前，我觉得我可以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马修回答，“不过，对我来说，你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就像空气和血液一样。我的心里不再清楚自己从哪里结束，而你又从哪里开始。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强大的巫师，但我怎么能想象到你对我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

黛安娜没有用语言回答他，而是给了极其强烈的一个吻。马修回吻了她。他们分开后，两个人都在颤抖。黛安娜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摸了摸自己的嘴唇。马修的头抵着黛安娜的头，两个人的心脏因为激动而怦怦直跳。

“成立新的支派需要动用我的全部精力和控制力，”当马修缓过劲来的时候，他终于开了口，“如果我成功的话——”

“你必须成功，”黛安娜坚定地说，“你一定会成功。”

“那好吧，我的小母狮。当我成功的时候，我仍然需要在某些时候独自处理某些事务，”马修解释道，“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无法相信自己。”

“就像你处理杰克的事情那样。”黛安娜说道。马修点了点头。

“离开你让我感到生不如死，但为你分心显然也是极其危险的。至于我的自制力……我想我们都知道，有你在的时候，我几乎就没有

什么自制力。”他在她的嘴唇上扫过另一个吻，颇具挑逗性。黛安娜的脸颊发红。

“当你在新奥尔良办事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呢？”黛安娜问，“我一定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帮到你。”

“找到《阿什莫尔 782 号》的那张缺页，”马修回答道，“不管我和马库斯的孩子之间发生什么事情，《生命之书》都是一个有力的帮手。”而且，如果这个轻率的计划以失败收场，这还可以避免黛安娜直接卷入灾难之中。“菲比可以帮助你寻找第三幅插图。去塞图尔城堡吧。在那里等我。”

“我怎样才能知道你没有出事呢？”她开始感受到两个人即将到来的离别。

“我会想办法的。不能打电话。不能发电子邮件。为了防止鲍德温或者我自己的某个后代出卖我们，我们不能给圣会留下任何证据，”马修说，“至少在你被认作德·克莱蒙家族的成员之前，你都需要继续接受鲍德温的保护。”

“但这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黛安娜露出绝望的表情，“如果孩子在那之前出生了呢？”

“玛尔特和萨拉可以接生，”马修轻柔地说，“这件事情的时间长短是难以预料的，黛安娜。”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马修想。

“我该如何让孩子们明白父亲不在身边的原因呢？”黛安娜似乎听到了马修没有说出来的话。

“你告诉双胞胎，我之所以不在家，是因为我发自内心地爱着他们——还有他们的母亲。”马修哽咽了。他把她拉到怀里抱住，仿佛这样可以延缓那不可避免的离别。

“马修？”黑暗中传来熟悉的声音。

“马库斯？”黛安娜没有听到他走近的声音，但马修首先闻到了他的味道，然后听到了儿子爬山时轻轻的脚步声。

“你好，黛安娜。”马库斯从阴影中走出来，来到一片有月光的地方。

她关切地皱起了眉头。“塞图尔城堡出事了吗？”

“法国那边一切正常。我是觉得马修这边需要我。”马库斯说道。

“菲比呢？”黛安娜问。

“她在阿兰和玛尔特身边。”马库斯似乎很疲倦，“我忍不住偷听了你们的计划。一旦实行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回头了。你确定要建立支派吗，马修？”

“不确定，”马修无法撒谎，“但是黛安娜的态度很坚决。”他看了看妻子，“克里斯和加洛格拉斯正在路上等你。你走吧，我的心肝儿。”

“现在？”对于他们即将发出的行动，黛安娜瞬间一脸恐惧。

“这一点儿也不简单。你必须从我身边走开。不要回头。还有，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跑。”如果她跑起来的话，马修绝对控制不住自己。

“但是——”黛安娜闭上了嘴。她点了点头，把手背放在脸颊上，擦掉突然流下的泪水。

马修把超越千年的渴望化作最后一个吻。

“我永远不会——”黛安娜说。

“嘘。”马修用另一个吻打断了她的话，“你忘了吗？我们之间没有‘永远不会’。”

他放开了黛安娜。两个人相距只有几英尺，但仿佛隔着一千里

格^①的距离。他刚刚放开手，体内的血液就咆哮起来。他转过她的身子，让她能看到他们的朋友用手电筒照出来的两个微弱的光圈。

“不要让他为难，”马库斯低声对黛安娜说道，“走吧。慢点。”

马修不知道黛安娜能否做到。他看到从她指尖垂下来的金色和银色丝线闪闪发光，似乎想要把某种猛然断开的东西再熔合起来。几秒钟之后，她犹犹豫豫地迈出了一步，然后又一步。她努力保持平衡，马修看到了她后背上的肌肉在颤抖。她先低下了头，接着挺起了胸脯，慢慢地走远了。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一定会让她伤心。”当黛安娜来到克里斯身边时，他朝马修喊道。然后，他抱住了黛安娜。

不过，马修才是此刻最伤心的人。他失去了镇定的姿态，失去了健全的心智，失去了最后一点人性的痕迹。

当加洛格拉斯和克里斯把黛安娜带走时，马库斯一眼不眨地看着马修。等到他们消失在视野时，马修突然向前冲去。马库斯抓住了他。

“身边没有她，你能行吗？”马库斯问他的父亲。马库斯离开菲比还不到十二小时，但他已经感到不安了。

“我不得不这样做。”马修说。不过，他现在也想象不出该怎么做。

“黛安娜知道这种分别对你的影响吗？”马库斯现在仍然会做噩梦，梦到菲利普被捕和去世那段时间里伊莎波所遭受的痛苦。那种场面就像是看着一个人经历你能想象出来的最可怕的戒毒过程——浑身颤抖、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还要经受身体上的痛苦。而且，他的祖父母

很幸运，属于那种少数的可以分开一段时间的吸血鬼情侣。马修的血怒让他失掉了这种福气。在马修和黛安娜完全结为伴侣之前，伊莎波就曾警告过马库斯，黛安娜出事时，他的父亲是不值得信任的。

“她知道吗？”马库斯再次问道。

“不完全知道。不过，她知道我待在这里服从哥哥的命令会带来什么后果。”马修甩掉儿子的胳膊，“你不需要赞同我所做的这件事。你还有其他选择。如果你乞求鲍德温的原谅，他会接纳你的。”

“你忘了吗？我1781年的时候就做出选择了。”马库斯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银色光芒，“你今晚的表现证明了我的选择是对的。”

“这件事不一定能成功，”马修警告道，“鲍德温可能会拒绝承认这个支派。在我们成功之前，圣会就可能会听到风声。天知道，你自己的孩子会不会也反对这件事。”

“我的孩子不会让你过得很舒坦，但他们最终一定会服从我的命令。”马库斯说，“而且，你现在处于我的保护之中。”

马修吃惊地望着他。

“你、你的伴侣以及她身上那对双胞胎的安全是拉撒路骑士团目前最重要的任务。”马库斯解释，“鲍德温想威胁谁就威胁谁，但我手下掌管着一千多只吸血鬼、精灵，甚至还有巫师。”

“如果他们知道你让他们保护的是什么，他们就不会遵从命令了。”马修说道。

“你觉得我一开始是怎样招到他们的呢？”马库斯摇了摇头，“你真的认为这个地球上只有你们两个生物有理由讨厌圣约的限制吗？”

^① 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3英里。

马修已经烦乱得无法回答了。他已经感受到了第一波想要追逐黛安娜的焦躁不安的冲动。过不了多久，驱使他去找黛安娜的本能就会让他变得坐立不安。在那以后，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

“走吧。”马库斯抱住父亲的肩膀，“杰克和安德鲁正等着我们。我想，那只该死的狗也会被带到新奥尔良。”

马修仍然没有做出反应。他在侧耳倾听，想要听到黛安娜的话语、她那独特的脚步声以及她的心跳节奏。

周围一片寂静，微弱的星光无法照亮回家的道路。

